武俠世界

風　雲　路（俠情倫理小說）東方英著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小小子彭明浩因福惹禍，却能看破生死大關，義無反顧的步上風雲路，成爲風雲之人……

$4.00

第24年

3

革新號

編者話

名作家黃鷹今期又有新作與各位見面了。他的作品素爲讀者喜愛閱讀，尤以沈勝衣故事及御用殺手故事更爲傳聞遐邇，交相稱譽。是期刋出之「風雲十七劍」也是上乘之作，且是他本年度首部精心作品，無論題材構思、人物造型個性，俱充滿清新雋永氣息，與過去他所有著作有更進一步之成功，愛好黃君作品讀者，萬勿錯過今期的首次刋出，請參閱內文第五十頁。

＊＊　　＊＊　　＊＊

「風雲路」是今期刋出之巨型小說，東方英最新作品，內容風趣諧妙，警世惕人，描述一個出身寒微的小廝，際遇奇逢，因福惹禍，在曲折迂迴的風雲路徘徊往返，却能看破生死大關，終於成爲風雲之人……過程之精采處，編者保証令你滿意。

＊＊　　＊＊　　＊＊

下期除了刋出龍乘風的獵刀奇俠故事「好漢羣英」外，其他佳作也有不少，有石中火一期完故事「風雪埋恩仇」、秦紅精選短篇「虬髯客」、新奇刺激搜秘錄「迷宮千艷」……等等大量推出，屆時記得買本「武俠世界」，多謝捧場！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風　雲　路（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一個小小子，出身寒微，際遇坎坷，因福惹禍，却能看破生死大關，義無反顧的步上風雲之路，成爲風雲人物……東方英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犀　甲　衣（天涯亡命故事之二）

青荷冒險救　秋千出生天
弱女險遭汚　禽獸墜崖亡……馬　騰3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風雲十七劍（俠義傳奇中篇）◀一▶

濃烟瀰漫中　殺手逃無踪……黃　鷹50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三▶

細訴傷心事　捕頭伸援手……秦　紅57

倚刀春夢（俠情哀艷奇情小說）◀三▶

初試夜鳴刀　勝過劍千鋒……司馬翎63

七　金　剛（超人的故事）◀三▶

警方追緝索　賭王求合作……李　璟71

惡　人　船（司馬洛傳奇故事）◀三▶

故佈疑陣　殺知情人……馮　嘉8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筆、血掌、峨帽刀（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利害在當前　合力去擒魔……慕容美91

明日世界・宇宙搜秘

從浮木到太空穿梭機（明日世界）…刀　戈101

萬里招魂（宇宙搜秘錄）……羅唐納103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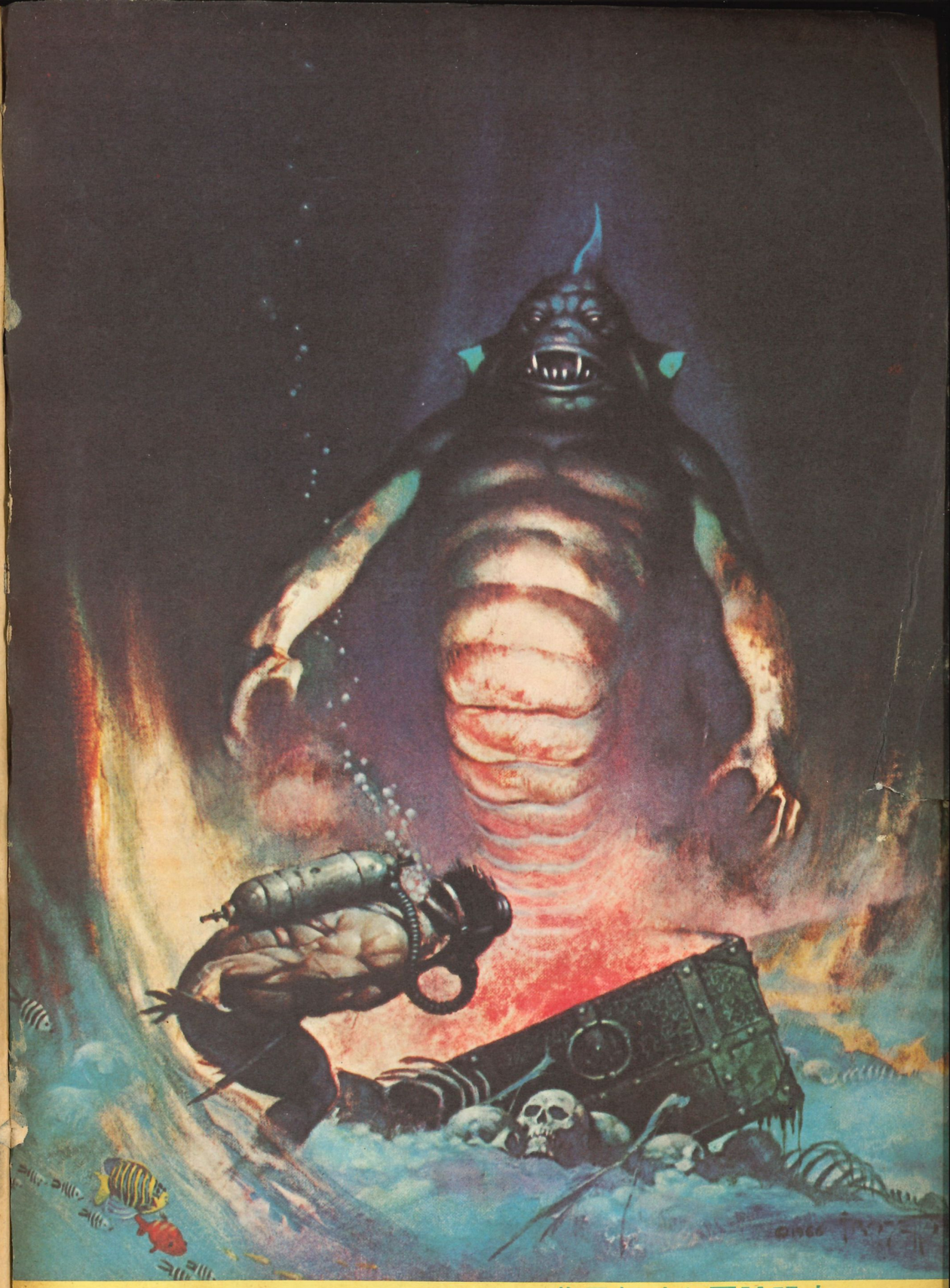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1.6.5
第24年
第3期
（總號118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萬里招魂彩圖說明之一

意大利的巨富奧比音被妖婦奪去魂魄，鎖在鉄箱之內，沉入火山湖，他的妻子聘請殺手入湖尋親，前後死於湖中的「黑湖妖」之手達十七人之多。

巨型俠義奇情小說

風雲路

東方英・文
黃耀基・圖

學武心切入圈套

「好小子，你敢打我，有種，你就別走，我回去叫我大哥去！」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指着一個十八九歲，年紀比他還輕的年輕人，一面裝腔作勢，一面返着身子一步一步向後退，當他退出丈遠之後，忽然一扭身，拔腿就跑，片刻之間就跑得不見了人影。

「哈！哈！哈哈！」圍觀的人，看得賞心大樂，無不大笑了起來。

哄笑聲中，有人打量起那位留在現場的年輕人來，這年輕人雖然穿得還算整潔，人也生得清清秀秀，但是和城裏人比起來，就顯得有點土氣和不及城裏人靈活。這是個初進城的鄉下孩子，人雖顯得土氣一點，但他眉宇之間，却隱現着一股無畏的勇氣。

這一點，從他立在當場的神情就可以看出來，他望着那脚底抹油溜之乎也的小子，臉上可沒有半點嘲笑之色，一本正經的站在那裏等他叫他大哥回來。

等了半天，那位去叫大哥的小子，沒有回來，當然他的大哥也沒有來。

但這時却有一個人走到了他身邊，這個人肩頭上搭着一塊發了黃的白布，他就是前面一家賣茶水也賣些早點的店小二，這是一個愛管閑事，心腸也不壞的店小二，人家都叫他小三子。

小三子走到那少年人面前，先乾笑一聲，道：「你這位小爺，可要用點早點，請裏面坐。」

那少年人搖了搖頭，道：「謝了，我還要等人。」

小三子一笑道：「你要等那混小子的大哥……」

那少年人點了一點頭，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打了他的人，自然要等他大哥來說個明白。」

小三子笑聲更大了，搖着頭道：「我的小爺，你也眞是……他是不會來了。」

那少年人皺起了眉頭，有點不大相信地道：「他……」

小三子道：「他有什麼大哥，他連小弟都沒有，仲只是說說而已。」

那少年人抬目望着小三子，一臉惑然之色：「你們……」話到口邊，他又忍回去了。

小三子道：「那小子就是這副德行，吃軟不吃硬，他看你好像是初來的，想吃你，是不是？」

那少年人道：「他想偷我的銀子，給我括了他一記耳光。」

小三子笑笑地道：「他看你不好惹，只有溜之乎也。」

那少年人忍不住也笑了起來，道：「原來如此。」

於是，隨同小三子進了他的店，小三子也沒問他要吃些什麼，就替他送上一壺茶和一籠包子。

這時，已是早點將要收市的時候，座上的客人已經不多了，小三子送上包子之後，站在桌前沒有離開。

他很想幫這少年人一些忙，只是不便出口。

那少年人一口氣吃了三個包子，抬起頭來只見小三子還站在桌前，向他友善的微微一笑。

小三子有了開口的機會：「小爺，你還要點什麼？」

那少年人道：「我叫彭明浩，不叫小爺。」

小三子一笑道：「凡是客人，在我們口中都是爺。」

彭明浩搖首道：「你這聲小爺，叫得我全身起滿了鷄皮疙瘩。」

小三子說道：「那我就叫你彭公子好了。」

彭明浩道：「我也不是什麼公子，在我們村子裏人家都叫我三毛。」

小三子笑道：「我們可不敢這樣稱呼客人，那我就稱你一聲彭小哥兒，小哥，你是經過這裏呢？還是有什麼事待辦？」

彭明浩道：「辦點小事。」

小三子又道：「找人呢？還是採購物件？」

彭明浩道：「找人！」

小三子道：「你要找人，我小三子可有辦法，你坐一坐，等會我陪你去找。」

彭明浩望着小三子那股高興的精神，不由暗地裏皺着眉頭，忖道：「這人好熱心啊！」

人的土氣，那是生活習慣問題，一個人的智慧却是與生俱來的，彭明浩沒有到過大城市，沒有見過大城市的五花大門，千奇百怪，可是，他會用腦子去想，也許他想得不對，但想得多了，見得多了，他就知道得多了。

小三子回到彭明浩身邊時，甚至不收彭明浩的錢。一拉他道：「走，我帶你找人去。」

小三子當前帶路，彭明浩隨後相跟，但他却暗暗好笑，忖道：「你也不問問我找誰，就帶我跑，看你找誰去……」他可也不老實，悶聲不响的跟着就走。

他實在也沒有什麼可怕的，身上只有五錢銀子，餘下就是一條人命了。

小三子帶着他左拐右拐，只在小巷子裏穿來穿去，最後到了一堵高牆之外，止步於一扇小門之前，道：「到了！」好有把握的口氣。

彭明浩不得不說話了，冷冷的道：「你知道我找誰？」

小三子道：「我當然知道。」

彭明浩道：「憑什麼？」

小三子道：「因爲你是彭明浩。」

彭明浩一怔道：「你原就知道我？」

「廢話！」小三子伸手在小門上輕輕的叩了三下。

小門應聲而開，但只開了一半，另一半被一條大漢的身子擋住了。

那大漢足足比彭明浩高出一個頭，彭明浩只見他有着一個酒糟鼻子，又紅又大，把整個的臉都遮住了。

在感覺上，那只是片刻之間的停頓，酒糟鼻子看清小三子之後，便沒再說第二句話，閃身把小門完全打開了。

小門內是一個花園，花園很大，但維護不善，到處長滿了離草，予人一種淒涼寂落之感。經過幾叢花樹，小三子領着彭明浩進入了一座水榭，那座水榭外表很古舊，裏面却是非常整潔。

彭明浩脚一踏上水榭，臉上就堆起了笑容，敢情，他要找的人就在水榭之內。

那是一個年齡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大姑娘，她就是他要來找的秀姑。

彭明浩與秀姑同時相迎在一起，彭明浩道：「大娘在不在？」

秀姑道：「她出去了。」接着一笑，又道：「我們好久不見了，你也不問問我好不好。」

彭明浩臉色頓時紅了起來，訥訥地道：「你不是好得很麼……」

小三子微微一笑道：「好，人給你送到了，秀姑，我回店去了。」轉身走了出去。

秀姑叫道：「小三子，別忙，喝杯茶再走不遲。」

小三子回頭笑道：「我是賣茶的，怕沒茶喝，回頭見。」

秀姑比彭明浩大不了二三個月，就這二三個月，已確定了她大姐的身份，又是茶，又是點心，一下子統統搬到彭明浩面前，笑吟吟的道：「肚子餓了吧，先吃點東西，娘也快回來了。」

彭明浩道：「我剛才在小三子店中吃過包子了。」

秀姑道：「你的食量大，再吃一點也漲不着你。吃吧，這可是我自己做的。」

彭明浩年紀輕輕的，當然吃得下，秀姑做的點心兒實在好吃，不知不覺間，全部掃光了。

秀姑樂着笑道：「你還客氣哩！你看還不是吃完了，再來一點好不好？」

彭明浩一頓吃喝下來，那股初來的拘束感也完全消失了，開朗的一拍肚子道：「留點肚子，好好吃你一頓中飯。」

秀姑笑道：「只要你不走，有得你吃。」話鋒一轉：「你找娘有事嗎？」

彭明浩點了一點頭。

秀姑道：「什麼事？快說。」

彭明浩道：「我把張大戶一隻古董花瓶打破了。」

秀姑笑道：「於是你就逃出來了。」

彭明浩正色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我爲什麼要逃，我要想辦法賠給他之後才走。」

秀姑道：「你來找娘想辦法？」

彭明浩點頭道：「我記得大娘也有一隻古董花瓶，我想借去先還給他們，然後我再聚錢買一個還給你們。」

原來，秀姑和秀姑她媽李大娘，也在張大戶家做過幾個月事，那時，彭明浩是處得非常好。後來，李大娘帶着秀姑來到城裏，他們才分手的。

不久前，李大娘托人把他們的地址告訴了彭明浩，要他進城來玩，不料出了這檔子事，倒促成了他的行程。

秀姑雙眉一皺道：「我們那隻古董花瓶也打破了。」

彭明浩失望的一嘆道：「這却如何是好？」

秀姑道：「別急，等媽回來自然有辦法。」

中午到了，李大娘却還沒有回來。

李大娘的沒有按時回來，不但彭明浩心裏有點着急，秀姑心裏也有點担心起來。彭明浩望着秀姑道：「大娘到那裏去了，中午會不會回來？」

秀姑不能把自己着急的情緒表達出來，反而忍着性子撫慰彭明浩道：「我娘就是中午不回來，晚上一定會回來，有吃有喝，有地方住，你担什麼心。」

彭明浩道：「我是半夜起身，偷偷進城來的，我今天還要趕回去哩！」

「李大娘，不會回來了。」突然有人接上了話，人影一幌，走進來一個年紀和秀姑相若的姑娘。

秀姑一見那姑娘走進來，緊張的心弦已是無法掩飾，急口道：「紫玉姐，可有我娘的消息？」

紫玉輕嘆一聲，道：「夫人叫你去一趟。」目光射向彭明浩，又加問一句道：「他是什麼人？」

秀姑說道：「他就是張大戶家的彭明浩。」

紫玉點了點頭，道：「我們走吧。」

秀姑再三叮嚀道：「明弟，我馬上就回來，你要等我啊。」

秀姑跟着紫玉走了，彭明浩心急帶無聊，更是坐立不安，便在屋中遊走起來。

這座水榭就只住了李大娘母女二人，顯得空空蕩蕩，廳中的家俱都比張大戶所用精美得多，正中桌上供着一塊牌位，那是一塊光板板的木片，上面沒有任何字跡，因此別想知道供的是什麼神聖。

供着一塊光木片，這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事，彭明浩只有搖頭而笑。無意間一轉身，只見水榭門前站了一個黑衣人，這黑衣人來得無聲無色，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來到門口的。

彭明浩自己就是客人身份，更不知道這宅子裏住了些什麼人，因此，不敢隨便發問，只得欠身道：「你是來找李大娘的吧，她還沒有回來。」

那黑衣人道：「秀姑呢？」

彭明浩道：「秀姑到夫人那裏去。」

那黑衣人脚下一跨，人就到了彭明浩身前，伸手一把扯住彭明浩的肩頭，道：「那你隨我走一趟吧。」

彭明浩但覺那人的手向自己肩頭上一搭之後，全身一麻，別說反抗無力，就想說話都說不出口來了。

彭明浩只覺身子一輕，已被那人向脚下一夾，忽高忽低的飛出了後花園。

後花園外面停了一輛車子，那黑衣人把他向車子裏一塞，車子滾動，彭明浩臉

朝下，什麼也看不見，也不知被帶到了什麼地方。

當車子停下來時，黑衣人把他提下車後，他已處身在一座莊院之中了。

接着，黑衣人在身上拍了一掌，他又行動正常了。

彭明浩在張大戶家也學了幾天莊稼把式，有這種功夫的人，他可是聽都沒有聽說過。

他不由得望着那黑衣人，半天回不到眼來。

那黑衣人向他一瞪道：「走，到裏面去。」

走進屋內，黑衣人向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說了幾句話，那五十多歲的人一揚手道：「先把他關起來再說。」

彭明浩一聽人家要把他關起來，不由得大叫一聲，道：「你們憑什麼把我關起來。」

這時，另一個漢子走了過來，先打了他一記耳光，接着喝聲道：「住口！」

彭明浩當然不會住口，可是一張嘴，那漢子一揚手把他的下巴骨給卸了，彭明浩可就說不出話來了。

這人不會點穴，只是卸下巴骨，顯然，比那黑衣人差得多了，可是彭明浩受的罪就大了。

那漢子提着彭明浩推進了一間黑屋子，這才把彭明浩的下巴托回去，然後，嘭！的一聲，關上鐵門走了。

彭明浩又能够呼叫了，他剛叫得一聲：「你們這些惡賊……」

忽然出現了李大娘的聲音：「明浩，是你麼？」

彭明浩驚喜道：「大娘你在那裏？」

李大娘輕喝一聲，道：「不要大聲叫，我就在這屋子裏。」

彭明浩道：「大娘，我看不見你。」

一隻手伸過來，把彭明浩拉了過去，彭明浩感覺到那隻手有點顫抖，冷冰冰的，教人一陣心酸。

李大娘是一個非常慈祥的中年婦人，彭明浩和她相處的日子雖然只有幾個月，但彼此之間的感情却是非常深厚，彭明浩坐到李大娘身旁，輕聲道：「大娘，你怎麼到了這裏呢？」

李大娘道：「我也正要問你這話哩，你先說吧。」

彭明浩道：「我是去找你，莫明其妙的被一個黑衣人抓來了。」

李大娘一震道：「秀姑呢？」

彭明浩道：「他被夫人叫去。」

李大娘緩緩吁了一口氣道：「你進城來，是來看我麼，謝謝你。」

彭明浩訕訕的道：「我打破了張大戶一隻古董花瓶……」

李大娘笑道：「你就偷跑了……」

彭明浩道：「不，我不是偷跑，我要賠他一隻花瓶。唉！可是，現在……」

李大娘安慰他道：「不要担心，你的花瓶大娘和你想辦法就是。」

彭明浩道：「可是我今晚已是趕不回去了，就不是逃跑也會被張大戶認作逃跑了。」

李大娘道：「不要緊，將來大娘找人替你向張大戶說話就是。」

彭明浩只好謝了李大娘，只見那公子說了一聲：「走！」身形一晃，就出去了十幾丈，接着，只見李大娘和秀姑也是身輕似燕，飛也似的掠了出去，眨眼之間，就不見了影子。

彭明浩做夢也想不到李大娘和秀姑都能飛，這一下可把彭明浩看得眼睛都直了，半天回不過神來。

彭明浩總算回到了張大戶的莊子，這半夜，他足足趕了六七十里路，人可累死了。

時已半夜，彭明浩從後門偷回莊內，正要走回自己住的房子，只見房內燈光通明，正有人在他房中檢視什物，彭明浩心中不樂的喝道：「是什麼人？」

屋內首先閃出小斯小六子的頭，一見是彭明浩，便叫道：「大爺，是彭明浩回來了。」

彭明浩倒抽了一口冷氣，人還沒有走進房去，張大戶已從房內走了出來，望着彭明浩一瞪目道：「你到那裏去了？」

彭明浩緩了一緩，欠身道：「回大爺的話，明浩打破了大爺的花瓶……」

張大戶不等他把話說完，便罵道：「好呀，老夫的花瓶果然是你打破了，你……你……」

彭浩明曉得張大戶的脾氣，也不多說話，先把箱子打開，現出箱子裏的花瓶，先給張大戶見到花瓶，就可以少捱兩句罵了。彭明浩可不懂得古董花瓶的好壞，張大戶雖然知道得不多，但比彭明浩總見得多一點，一見箱中那花瓶比他自己那隻又大又漂亮，心中先自樂了，原來要罵的話

，也改了口：「你……你……這古董花瓶是那裏來的？」

彭明浩道：「小的進了一趟城，特別買回來，賠給大爺的。」說着，連箱子帶花瓶一併送到張大戶手中。

張大戶倒也有分人心，接過花瓶，點點頭道：「你也累了，吃點東西，睡個好覺吧，明天就不用工作了。」

彭明浩暗暗吁了口氣，到厨房吃了些冷飯冷菜，回到房中却怎樣也睡不着了。

雖然這次進城只是短短的一天，但帶給他的却是滿腦子的問號和新奇之感，尤其李大娘母女那身能够起飛的功夫，更是叫他大開眼界，同時，也增添了他無盡的憧憬：「人家能，我爲什麼不能？」

人的思想一被放開，便是萬馬奔騰，海闊天空，想之不盡，思之不完……

晨鷄報曉，窗外已現出了淡淡的曙光，彭明浩這才漸漸入睡……

在他的感覺不過是剛剛闔上眼睛，便被人推了醒來：「起來，起來，太陽都要晒屁股了，你還不起來……」

「別吵我，讓我睡，大爺有話，今天不要我做事。」彭明浩眞煩死了，眼睛都懶得睜開來。

那人可一點都不知趣，還是搖着他道：「起來，陪我到胡村去走一趟。」語氣和話聲都有點不對了。

彭明浩心頭一震，睜開眼來，一挺腰就坐了起來，沒口的道：「是，是，小的這就陪少爺到胡村去。」

少爺就是大爺的兒子張少棠，張少棠有話，彭明浩就不敢再提大爺了。

他起床得遲，早飯時候早已過去，只有餓着肚子陪少爺張少棠去胡村。

張少棠騎馬，彭明浩走路，張少棠一高興起來，就打馬小跑一程，彭明浩也就得跟在馬屁股後面大跑起來，到得胡村，彭明浩已是跑得氣喘如牛了。

少爺張少棠把馬匹交給他，道：「去溜一溜馬，傍晚時分，我們就回家去。」

少爺張少棠走了，彭明浩到村外草地上去溜馬，溜好馬，就讓馬吃草地上的草。彭明浩就靠着卸下來的鞍具打盹。

忽然一陣馬嘶人叫把他驚了起來，不得了，有人要偷他的馬，他一個虎撲就衝了過去。

那人一斜肩，就讓開了他的一撲之勢，他却收勢不住，跌了一個狗食屎。

那人向他裂嘴一笑道：「別認眞，在下是和你開玩笑，眞要偷你的馬，還會讓你聽到麼！」

人家說的可是實話，彭明浩雖然跌了個狗吃屎，可發不出脾氣來，只有望着那人乾瞪眼。

那人向他又是一笑，走向他，伸過手來道：「在下翁九皋，對不起，我向你賠禮。」

兩人一拉手，陌生人變成了初交的朋友，翁九皋很會說話，叫人聽了心裏就是受用，三言兩語，他們就眞的成了朋友。

翁九皋拍着他的肩頭道：「老弟，你剛才那一撲，沒有一點架勢，實在是太冒險了，只要眞有兩手的人，你準吃大虧，不過，因那一撲，我倒發現你確有幾分練武的天份，只是你那莊稼把式走錯了路，埋沒了你的天份。」

彭明浩見了李大娘母女的身手後，心中起了學武之念，翁九皋的話，可正說到他心坎裏去了。

彭明浩張着眼睛道：「翁……翁……」他眞不知道怎樣稱呼才好。

翁九皋笑了一笑道：「我比你痴長了幾歲，你就叫我一聲翁大哥好了。」

彭明浩倒也懂得客氣，道：「那麼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叫你一聲大哥了，翁大哥，這樣看，您是大行家了。」

翁九皋一笑道：「行家不敢說，略知一二而已。」有意無意之間，右手一揮，就把一株碗口大的松樹齊腰切斷了。

彭明浩吐着舌頭道：「翁大哥，你的手掌怕不比眞刀還厲害。」

翁九皋笑了一笑道：「我這雙手算不了什麼，家師的那雙手才厲害啦！」厲害到什麼程度，他却沒有再說下去了，讓彭明浩內心之中自然產生一種憧憬的幻覺。

彭明浩自見了李大娘母女身手之後，對於武功方面的探討，產生了近乎狂熱的渴望，他望着翁九皋口中不說，心中可是羨慕到了極點。

他的心思都在眼睛之中透露出來了。

翁九皋微微一笑道：「你倒是一個很好的練武材料，只是沒有遇到明師，實在太可惜了。」

彭明浩終於忍不住問道：「翁大哥，令師現在還收不收徒弟？……」

翁九皋搖着頭道：「家師已經八十多歲了，早就不見外人了。」

彭明浩輕輕嘆了一口氣，臉上盡是失望之色。

翁九皋道：「其實我的武功也不是家師教的。」

彭明浩道：「那是誰教的？」

翁九皋道：「五師兄代師傳藝，我的一身武學，都是五師兄教的。」

彭明浩「啊！」了一聲，眼中又有了一絲希望之色。

翁九皋又從上到下仔細打量了他一陣，道：「你實在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可惜！可惜！」

彭明浩鼓起勇氣道：「翁大哥，小弟也很想學武啦！不知翁大哥你能不能提拔小弟一把？」

翁九皋道：「我雖然有心，可是你也沒有法子跟我走呀！」

彭明浩道：「小弟本是個孤兒，那裏都可以去，眞能有學武的機會，小弟可以離開張大戶。」

翁九皋道：「你能離開張大戶而沒有麻煩麼？」

彭明浩道：「小弟雖然留身在張大戶家，可是沒有任何約定關係，他雖然養了我三四年，我也替他做了三四年的事，平時我也沒有借過他的錢，我要是要走，張大戶也無法强留的。」

翁九皋道：「爲人做事，就要來清去白，你如果能好好離開張大戶，我倒可以幫你一個小忙，這幾天我們五師兄就在附近，我倒可以把你引薦給他，看你的資質，他準會收留你。」

彭明浩倒也細心得很，軒動一下眉頭道：「他怎樣收容小弟？」

翁九皋道：「當然是收你爲小師弟，代師傳藝呀！」

彭明浩道：「翁大哥，你爲什麼不能代師傳藝？」

翁九皋道：「代師傳藝，要師父授權才行，你別看我這麼大的個子，在師父眼中，我還沒有這個資格。」

彭明浩沉吟了一陣道：「小弟要能離開張大戶，到什麼地方去找你？」

翁九皋一笑，指着村旁一家屋子道：「三幾天內，我都不會離開這裏，那是我姑母家，你到她家找我就行了。」

他姑母就是胡村的人，也算是有根有底的人，有根有底的人，就多了一份可靠性，彭明浩下定決心，說道：「好，翁大哥，明天我就來找你……」望了一望天色，接着又道：「現在我要進村去接張少爺了。」

他配好馬鞍，別了翁九皋，向胡村走去。

回到張大戶莊中，彭明浩始終打打不起勇氣向張大戶提起要走的話。最後，只有一咬牙，不告而別了。

他等傍黑時份趕到胡村去的，他正要走向翁九皋姑母家中時，翁九皋已在他背後先叫住了他：「明浩，你爲什麼這個時候才來？」

彭明浩訕訕的道：「我……我……不敢向張大戶說……」

翁九皋道：「那你是不辭而別了？」

彭明浩點了一點頭道：「是！」

翁九皋搖頭一嘆道：「我怎樣向你說的，要來清去白呀！」

彭明浩道：「翁大哥，你放心，小弟絕對是清清白白的！」

翁九皋道：「你清白也好，不清白也罷，我答應了你的話，一定幫你做到，只是你現在不能到我姑母家去了，萬一張大戶找到我姑母家來無理取鬧，豈不叫我姑母受累。」

彭明浩低首無言，不知說什麼好，只有任由翁九皋說什麼就是什麼。

翁九皋接着又道：「你且找地方先躲一躲，別叫村中人看見了，我回去收拾一下，我們只有今晚離開這裏了。」

彭明浩在村外找了一處藏身之處，躲了起來，幸好翁九皋是一個很守信的人，沒讓他久等，就來找他了。

翁九皋帶彭明浩連夜離開了胡村，又走了二天路，來到一座莊院之內。

這可是一座大莊子，翁九皋領着彭明浩直入莊內見到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半百老人，翁九皋對那老人口稱五師兄，他就是彭明浩要見的人了。

五師兄姓婁名大昌，先射出二道精光在彭明浩身上打量了一陣，點點頭道：「這孩子可以教得出來，九弟，他就先交給你了，你先教他些基本功夫，三月之後，要看情形，引他拜師入門。」

翁九皋要彭明浩謝了五師兄，辭別出了莊子，到了另一處地方，他們就在那裏住了下來。

翁九皋教了他一些練功的基本功夫，要彭明浩自己勤練，他就走開了。

這處地方是一家獨立家屋，屋主是一個老太婆，翁九皋要彭明浩稱她史婆婆，史婆婆身前有一個小孫女，約十五六歲，名字叫萍兒。

史婆婆照顧得他很好，萍兒對他也很好，彭哥哥長彭哥哥短的叫得非常熟絡。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練武環境，他練武的時候萍兒絕不過來打擾他，練完武之後，萍兒却能使他疲憊盡滌，在精神上獲得適度的舒解。

三個月很快的就過去了，彭明浩自己也察覺到三個月以後的自己與三個月以前的自己是大大的不同了，別的不說，至少自己一掌劈在磚塊上可以打斷一塊磚了。

眞是名師出高徒，只三個月的時光，就有這等功力，叫彭明浩怎能不高興。

彭明浩在張大戶莊中，練了二三年，都沒有這份功力哩！

正當彭明浩望着被自己擊斷的磚頭高興的時候，却被萍兒一聲冷笑打斷了他的興頭。

萍兒挑着眉兒，聳着鼻兒：「哼！這算什麼，連我一根指頭兒都比不上。」

萍兒可不是說說就算，她果眞提起一塊磚頭用一根指頭敲去，她指頭一敲的結果，眞叫彭明浩臉紅，那塊磚可不是應指而斷了。

萍兒笑着走開了，彭明浩楞了半天，忽然一揚頭，發誓道：「你等着看，總有一天我要强過你的。」

「練功可不是說着玩的……」

彭明浩一回頭，笑道：「翁大哥，你回來了，可要看看小弟的進度？」

翁九皋道：「你的進度甚快，這就隨我去見五師兄去。」

彭明浩在五師兄面前，展示了他三個月來的所學，五師兄非常滿意，讚口不絕，可是拜師入門的事，却絕口不提，翁九皋沒有問，彭明浩更是不能開口，回到史婆婆家中，彭明浩再也忍不住，打着笑臉問道：「翁大哥，小弟是不是合格了？」

翁九皋點頭道：「你的度進完全合格了，要正式拜師入門，却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彭明浩道：「還有什麼問題，請大哥說出來，小弟一定遵辦。」

翁九皋一笑道：「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啊，其實，這也是你應該做的事，本門把武功傳授給你，當然是希望你替本門效力，把本門發揚而光大了。」

彭明浩點頭道：「大哥說的是，這是身爲本門弟子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翁九皋道：「你明白這個道理就好，所以本門入門的第一條件，就是先立功，後拜師入門，你的條件都具備了，現在就看你如何立功了。」

要立功，彭明浩可一腦子茫然，無所適從的道：「立功，我能立什麼功呢？」

翁九皋道：「只要你肯去做，你現在就有一個立大功的機會。」

彭明浩想了一陣，搖頭道：「翁大哥，你就明白指點小弟吧。」

翁九皋說着指手劃脚的說出一番來，彭明浩先是發楞，接着又皺眉頭，皺完眉頭之後又換上一臉苦笑，最後，終於還是點點頭：「小弟可以去試一試。」

翁九皋道：「不是試一試，而是一定要成功。」

彭明浩點頭表示了同意。

翁九皋大喜道：「史婆婆，請準備一桌酒菜，今天我們大家好好爲將來的十三太保預祝勝利成功。」

彭明浩笑道：「什麼叫十三太保？」

翁九皋道：「將來你的排名是十三，是謂十三太保，但願你將來眞能像十三太保李存孝一樣的英勇無匹。」

十三太保李存孝的英名，彭明浩從彈詞唱本上早就仰慕得不得了，當下一笑道：「你太抬舉小弟了。」

彭明浩在張大戶家中只是個小廝，可從來沒有正正式式的坐在桌上大吃大喝過，此刻，他左手邊是翁九皋，右手邊是萍兒，對面是史婆婆，把他當成了主客，你一杯，他一杯，別說酒能迷人，就這股子氣氛，也叫彭明浩大爲迷惘，深爲感動。

第二天，彭明浩換了一身泥汚的衣服，腰中可帶了好幾十兩銀子的銀帶，向秀姑所住的城市走去。

他這時的形像十十足足是個流離失所的小流浪。

他畏畏縮縮的走過小三子作工的茶水舖，却被小三子一眼看到了，跳出店來抓住他大驚道：「明浩，你怎樣成了個小乞丐，也不來找我……」

彭明浩低着頭，掀動嘴唇，那能說得出半句話來。

小三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彭明浩就向店內走，把他帶到後院，替他打了一盆水，道：「洗個澡，換身衣服，有話等會再說，我要先照顧生意去。」

小三子這份熱情，好感人，彭明浩幾乎要放聲哭了出來。

洗完澡，改換了小三子的衣服，彭明浩等了一會，小三子收工進來，望着他一笑道：「明弟，你這糊塗蛋，爲甚麼不來找我……」

彭明浩見了小三子這一份友情眞的有點內愧，訕訕道：「小弟那有臉見人？」

小三子笑道：「你現在見到了我，你的臉還不是好好的，優兄弟，你這樣想就見外了。」

彭明浩道：「我離開了張家……」

小三子道：「我們知道。」

彭明浩說道：「我本來要來找李大娘的……」

小三子道：「那你爲甚麼不來找李大娘？」

彭明浩肚子裏就有了各種各樣的說法，不加思索的道：「我本來要找李大娘的，我也見到李大娘，我叫她，她不理我，我那好意思再來找你們。」

小三子一怔道：「什麼，你見到李大娘，而李大娘竟不理你，有這等事？」這是打死小三子，也不能叫小三子相信的話。話不一定叫人相信，話裏好做文章，這句話就有價值。

小三子可也是一個有性子的人，接着冷笑一聲道：「我去問她去。」他可不顧一切的，留下彭明浩就去找李大娘去了。

彭明浩的心情，這時很是複雜，說不出是得意呢，還是難過？

小三子很快的回來了，這時臉上也沒有那股激憤之色，只淡淡的道：「大娘叫你去吃晚飯。」

彭明浩直接了當的道：「我不去！」

小三子道：「你這樣小心眼，叫人好不失望。」

彭明浩道：「我不是小心眼，我只是保持我僅有的一份自尊。」

小三子吃吃大笑道：「你眞是個實心眼的糊塗蛋，你也不想想，你本來就不是什麼大人物，人家對你一向都很好，你就是由小廝變成了乞丐，對你的身份也不見得有貶低多少，人家又怎會對你改變態度呢？」

彭明浩訕訕的道：「話是說得不錯，可是……」

小三子道：「你是親身所歷，是不是？你可知李大娘怎樣說？」

彭明浩道：「她怎樣說？」

小三子說道：「她根本就沒有見到過你。」

彭明浩道：「難道我會看錯人？」

小三子道：「事實確然如此，你是認錯了人。」

彭明浩道：「怎麼可能呢？我會這樣糊塗？」

小三子說道：「你也許比這個還要糊塗。」

彭明浩道：「我……我……」

小三子道：「發生了疑問，而不去解開疑問的結，就自以爲是，這就是糊塗得不能再糊塗的大糊塗蛋。」

彭明浩道：「歸根一句話，你就是要我去見李大娘？」

小三子道：「你難道不該去把話說個明白，把事情弄個清楚？」

彭明浩實在說不過小三子，只有點頭道：「我去見李大娘就是。」

見了李大娘，李大娘問了彭明浩很多話，彭明浩胸有成竹，答的話都非常得體，最後，李大娘告訴他道：「明浩，有件事情，你一定要相信我們，我們這三個月以來，從沒有離開過城外一步，你說看到老身，如果不是你看錯了人，就是有人長得和老身差不多，因爲人家不認識你，所以，不睬理你，那也是人之常情，你絕不能認爲老身對你有什麼歧視。」

事情本來就是無中生有，彭明浩自己胡說出來的話，他那有不明白內情之理，現在借了這台階，彭明浩當然會點頭，而且現出一副誠摯的態度道：「我相信大娘的話，回想起來，我好不慚愧，我恨我眞太小心眼和無知無識了。」

李大娘輕嘆一聲道：「這也難怪你，你沒有在外面跑過，遇事難免想得少一點，以後見多了，識廣了，就不會不明事理了。」

彭明浩欠身道：「以後尚望大娘多多教誨。」

李大娘含笑道：「大娘沒有把你當做外人，要說的我當然要說你，你可不要暗中生氣。」

彭明浩笑了起來道：「我一錯，不會再錯了，你老人家放心。」其實李大娘只能算是半老徐娘，「老」字還談不上，但這聲「你老人家」却表示了無盡的敬意。

彭明浩雖然有爲而來，但這聲尊稱却是發自內心的感動，因此表現出來的是滿面虔誠。

李大娘大樂道：「你是個好孩子，老身沒有看錯你，現在你就暫時住在我這裏好了，等到機緣來時，老身再替你安排出路。」

彭明浩聽了李大娘的話，心裏只想哭，眼睛一熱，叫了聲：「大娘……」他心中實在難過，人家對他這樣好，自己却受命來計算他們，這却從何說起。

李大娘見他眼中熱淚滾滾，忙道：「什麼話都不要說了，你要住那一間房子，你同秀姑去看吧。」

水榭之內空房還有四五間，彭明浩要了一間靠邊的房子，圖個進出方便。

吃過晚飯，彭明浩藉口身子有點不舒服，要好好的睡一覺，便關上了房門，躺在床上，其實他那能睡得着，滿腦子的心事，擾得他好不爲難。

他腦子轉來轉去就是「我怎樣辦？」四個字，但結果還是不知道怎樣辦。

睡意矇矓中，他忽然被人推醒了，他還沒開口，耳中傳來史萍兒的輕聲細語道：「別驚叫，是萍兒我。」

彭明浩翻身坐起來看清了萍兒的面貌，還是吃驚道：「萍兒，你怎樣來的？」

萍兒微笑道：「我怎樣來的，當然是飛進來的。」

彭明浩道：「我現在什麼頭緒都沒有哩。」

史萍兒道：「不是要你馬上做什麼事情，我只是來探探路，同時，也告訴你幾句話。」

彭明浩道：「九哥吩咐的話我都記住了。」

彭明浩點點頭。

史萍兒道：「我見到了那秀姑了。」

彭明浩說道：「你見到了秀姑又怎樣呢？」

史萍兒道：「她長得很可愛。」

彭明浩皺起了雙眉道：「你不是有話要告訴我麼，爲甚麼談到人家身上去。」

史萍兒道：「小妹的提起她是要你小心，別色迷心竅，忘了自己要做的事。」

彭明浩心中大是反感，冷笑一聲，道：「我們老早就認識了，可從來沒有色迷心竅過，不勞掛心。」

史萍兒笑笑地道：「那你眞是個木頭人了。」

彭明浩道：「木頭人就木頭人，我就是這個樣子。」

史萍兒接着正色道：「你剛才是不是有點不舒服？」

彭明浩一怔道：「你怎樣知道？」

史萍兒道：「九爺要小妹送一瓶藥丸子給你，開始覺得不舒服的時候，就吃一粒，你要不吃，可就有得好受了。」說着取出一隻小瓶子，先倒出了一粒藥丸納入彭明浩口中，然後，把瓶子一併給了他。

彭明浩本待不接受她的藥丸，可是這時肚中已經有一股隱痛開始發作起來，存着試一試這藥丸的心理，於是吃了那顆藥丸。

藥丸入腹，可眞靈驗如神，肚中那股隱痛，一下子就好了。

史萍兒輕輕的道：「這藥丸很要緊，失落不得，否則，你的病發起來，可就不得了，我走了……」身子一扭，就從窗口飛出房外去了。

彭明浩沒有跑過江湖，一點聯想力都沒有，想破了頭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肚子痛，更奇怪的是史萍兒怎知他肚子痛，這時把藥丸送來。

這要是有江湖經驗的人，不用想也知道準是被人暗中下了毒。

彭明浩雖然想不出其中道理，但，這總不是一件好事情，這一點他相信不會看錯。

彭明浩腦中忽然响起一聲輕輕的呼聲：「我這樣做錯了麼？對，錯了，絕對的錯了，只是爲了自己要學武功，出賣朋友，這是大大的不對。」

「既然不對，我爲甚麼還要這樣做下去呢？」

「不，我絕不能這樣做。」

「好，我就不這樣做。」

「哼，我才不任人擺佈啦。」

彭明浩不知那來的勇氣，忽然翻身起來，奔出房外，叩起李大娘的門來。

這時，正是午夜時份，天空一輪明月，洒落在彭明浩的身上。

彭明浩的手指骨已經落到了門上，可是他突然減去了力道，手指碰上了門却沒有發出聲音來。

他又猶疑起來了：「我怎麼說呢？我能够就這樣把眞情告訴他嗎？從此她還會看得起我嗎？……」太多的顧慮，使他的決心發生了動搖。

「唉，我不能太衝動了，還是多想想再說。」輕輕的轉過身子，輕輕的回到了自己房中。

他這晚失眠了，再也睡不着了。

太多的心思，使他這二天起床後教秀姑大吃一驚道：「明浩，你怎樣了？臉色好難看啊。」

彭明浩道：「沒有什麼，我很好。」

秀姑道：「我看你是眞的生病了。」

彭明浩只有道：「就有病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想出去走走。」他不敢和秀姑多說話，頭一低忽忽的走了。

秀姑沒有叫他，却搖了一搖頭，自言自語道：「我看他是眞的病了。」

「你在說誰？」李大娘從房中走了出來。

秀姑道：「明浩的臉色非常難看，我看他是病了，我和他說話，他却跑了。」

李大娘輕嘆一聲道：「好好的照顧他，這孩子心中還有什麼心事。」

秀姑道：「他會有什麼心事呢？」

李大娘道：「我們要知道就好了，秀兒，我要出去一下，明浩回來後，你可以和他談談練功的事，如果他有興趣，你就教他幾下拳脚功夫吧。」

彭明浩回來的時候已是上燈時分了，他一回來就推說頭痛，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了。

秀姑根本沒有和他談話的機會。

彭明浩似乎有意避開她們母女，就這樣早出晚歸過了十幾天。

這天，彭明浩沒有出去，但房中却傳出了一陣滾動之聲……

秀姑撞門進去，只見彭明浩在床上滾來滾去，痛苦極了。

秀姑大驚問道：「明弟，你那裏不舒服？」

彭明浩只說了一個「我」字，就說不出話來了，他能說什麼話呢，他就是痛死了，也說不出口來。

現在正應了萍兒說的那句話，現在眞是有得受了。

說來，眞是活該，萍兒本來給了他一瓶藥丸的，剛才他發覺不對，找那藥丸時，才發現那瓶藥丸不知什麼時候失落了。

秀姑一時慌了手脚，驚得大聲叫道：「娘，不好了，明浩不知生了什麼病，痛得在床上直打滾。」

李大娘聞聲跑進房來，伸手扣住彭明浩腕脈，接着又檢視了一下彭明浩的眼皮內，雙眉一皺道：「不對，明浩好像是中了什麼毒，快去取幾粒解藥來。」

秀姑給彭明浩一口氣服了三粒解毒丹，可是一點效用也沒有，弄得李大娘和秀姑只有乾瞪眼乾着急。

幸好彭明浩的痛苦時光終於自己結束了，漸漸的好了，接着又慢慢沉入睡鄉。

秀姑本待叫醒他，問個明白，却被李大娘搖首止住了。

彭明浩實在太疲憊了，睡到天黑時分，才出來用晚飯，用過晚飯，秀姑又想問彭明浩，李大娘又用眼色止住了她，彭明浩也避而不談生病的事，但却藉口在晚上走出去了。

彭明浩走後，秀姑忍不住問李大娘，道：「娘，你看明浩只怕有了問題，您爲什麼不叫我問他呢？」

李大娘一嘆道：「爲娘早就看出來了，但，絕不能問他，一問他就把他逼上絕路了。」

秀姑道：「那我們怎樣辦呢？」

李大娘道：「看他的良心吧，他要眞是好孩子，一定不會教人失望的。」

秀姑道：「看着他自生自滅，這樣不好吧。」

李大娘道：「誰說看他自生自滅。」

秀姑道：「娘的意思是……」

李大娘道：「這叫讓我攷驗……你好好看住家，娘也有事情要出去一下。」

李大娘有李大娘的事，秀姑是知道的，李大娘走後，秀姑却爲彭明浩憂心忡忡，坐在廳堂之中，了無睡意，不知不覺時間已經到了初更時分。

驀地，秀姑忽然聞到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到了水榭前面，接着，又聽出彭明浩房中窗戶輕輕的响了一陣，似有人從窗中進入了彭明浩房內。

秀姑秀眉一挑，暗罵一聲：「好一個彭明浩，我們都把你看走了眼，原來你是深藏不露，在我們面前裝佯，哼……。」

秀姑年紀不大，江湖經驗却很是老練，她心中罵着彭明浩，却沒有叫破彭明浩的行藏，只輕手輕脚的掩到彭明浩房外，偷偷向房內窺去。

她看清房內之人後，倒暗暗吁了一口氣，因爲，那不是彭明浩，而是一個女孩子，不管這女孩子有什麼企圖，只要那不是彭明浩，至少證明了彭明浩沒有裝佯。

秀姑很想破門而入，逮住那女孩子，可是，一直打不定主意，任由時光過去，也任由那女孩子穿窗而去，當房中空空如也，秀姑又懊惱的頓脚不已。

其實，秀姑自己不覺得，她的沒有適時出面逮住那女孩子，是她潛意識裏在維護着彭明浩，不願把事情鬧開，增加彭明浩的困境！

秀姑深心之中，早就愛上彭明浩了！

浪子回頭金不換

秀姑推門進了彭明浩房中，只見彭明浩桌上多了一瓶丸藥，丸藥下壓着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只寫了二個字：「萍留」。

秀姑一陣心酸，含着眼淚退了出來。

現在，秀姑的心更是其亂如麻，望着清涼如水的銀月，不知不覺臉上已經掛上了兩行清淚。

彭明浩的脚步聲傳過來了，接着彭明浩走上了水榭，秀姑彈去臉上珠淚，叫了一聲：「明弟！」

彭明浩慌亂的應了一聲：「秀姑，你還沒有睡。」

秀姑盡量裝出平靜的聲音道：「娘出去了，我在等她老人家，所以沒有睡。」

彭明浩一怔，道：「大娘出去了，她這晚還出去做什麼？」

秀姑信口說道：「是前面夫人請她去了。」

彭明浩暗暗吁了一口氣，忖道：「只要不是跟踪我就好。」

秀姑又道：「你找小三子去了，是不是？」

彭明浩倒很老實，搖了搖頭道：「我是去看別的朋友去了。」

秀姑望着他微微一笑，却沒有追問下去。

彭明浩接着又補充表白道：「我沒有找到人，所以我就回來了。」說着便向自己房中走去。

秀姑道：「你大約餓了吧，我替你熱菜飯去。」

秀姑熱好菜飯，却沒有叫彭明浩出來吃用，直把菜飯送進了彭明浩房中。

秀姑目光閃動中，已不見了桌上的丸藥瓶子。

彭明浩不經意的問道：「沒有人來過吧。」

秀姑道：「沒有呀，我一直就等在屋裏，有什麼事？」

彭明浩道：「沒有什麼，我只是順口問一問。」

秀姑暗笑一聲，忖罵道：「其實你這句話就不該問，三更半夜有誰來，你明明心裏有鬼，怕被我撞見了，哼！你道我不知道。」

彭明浩一面吃着飯，一面道：「大娘什麼時候會回來？」

秀姑道：「沒有一定，他老人家和前面夫人最是談得來，常常談過沒完，直達通宵。」

彭明浩問道：「大娘怎樣認識那夫人的？」

秀姑道：「那是幾十年以前的事了，她們怎麼認識的我也不大清楚，娘沒說，我也不敢問。」

彭明浩笑了一笑道：「對了，你是從來不問東問西的。」

秀姑可找到了話題，故作嬌嗔道：「你知道就好，要不，我眞有很多話要問你啦！」

秀姑眞想彭明浩答一句這樣的話「你要問什麼？你就問吧！」可是，彭明浩只笑了一笑，什麼都沒有說。

他不說話，秀姑只有另起話題道：「明弟，你昨天是怎麼一回事，眞把我們嚇死了，現在不要緊了吧？」

彭明浩道：「我剛才也順便去看了一個郎中，他說是絞腸沙，現在已經完全好了，不要緊了。」

外面忽然傳了一陣脚步之聲，秀姑叫道：「娘，前面夫人的話也眞多，現在這時分才把你放回來。」

不管李大娘到什麼地方去了，秀姑却先把話遞了過去。

李大娘接口道：「秀姑，千萬不可這樣說，人家夫人可是看得起你娘，要不，她還怕沒有人陪她說話麼。」說着，人也推門走進房來。

李大娘問彭明浩道：「你也剛回來的麼？」

秀姑接口道：「明弟早就回來了，他還客氣，不好意思說肚子餓哩！」

彭明浩放下碗筷，訕訕的道：「大娘，你們待我眞太好了。」

李大娘一笑道：「剛吃飽不要馬上睡覺，我們倒可以多談談。」

彭明浩臉色現得有點緊張，但又說不出任何理由推托，只有揑着冷汗道：「請大娘教誨。」

李大娘道：「明浩，大娘對你的出路想了很久，你有什麼意思，先說給大娘聽聽。」

彭明浩只怕李大娘提起他昨天病痛的事，只要不提起那事，他便暗暗吁了一口氣，精神一振，道：「不瞞大娘說，那天我看到你們一身好功夫後，我就想學功夫，不知有沒有機會？」

李大娘道：「學功夫可是要看機緣，不能强求，也不能亂學，否則功夫學不好，反而身受其害。」

彭明浩道：「大娘，您這話我不大明白。」

李大娘道：「武功一道，分門別類，各有各的特性，各有各的優劣，學武的人，也資質各別，體型各異，有宜於練習長拳，有宜於練習短打……等等不一，總之，自己的天賦體質與所習武功的特性配合得好，則事半功倍，可以登堂入室，而達於大成，否則，所學非所宜，則事倍功半，由小練到老，只不過三流人物而已。」

彭明浩一嘆道：「原來，學武還有這樣多講究。」

李大娘道：「其實什麼事情都有一番講究，做人做事的講究，尤其重要，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後悔莫及了。」

李大娘借題發揮，給了彭明浩一記當頭棒喝，彭明浩的臉色當時紅了一紅，低下頭甚是靦覥。

秀姑搖了一搖頭，收拾好碗筷，道：「娘，大家睡吧。」

李大娘伸了一個懶腰，笑道：「是的，也眞該睡了。」

秀姑讓李大娘先行，李大娘走到門口，彭明浩忽然叫了一聲道：「大娘……」

李大娘身形一住，回頭道：「你有什麼事？」

彭明浩跨步向前，向地上跪了下去：「大娘……」

李大娘面現驚訝之色，拉住彭明浩，道：「你有什麼事，你說就是，萬萬不要如此，薄了我們的情份。」李大娘口中雖然是這樣，暗中却是大大的吁了一口氣，忖道：「這孩子果然不錯，可眞沒有叫我失望。」

彭明浩帶着哭聲道：「大娘，明浩眞是對不起你老人家和秀姑二人。」

李大娘走回桌旁，要彭明浩一旁坐下，道：「有話慢慢說，不要太激動。」

彭明浩道：「大娘有所不知，明浩這次回來，是要出賣您老人家和秀姑。」

李大娘笑笑地道：「你出賣了我們沒有？」

彭明浩道：「沒有。」

李大娘一笑道：「你既然沒有出賣我們，那有什麼對不起我們的。」

彭明浩道：「可是，可是……」

李大娘道：「你把話說明了就好，以後他們要怎樣做你就照他們的話做吧。」

彭明浩一震道：「你知道他們？」

李大娘道：「史婆婆在十幾年前我們就認識了，翁九皋，婁大昌我也知道。」

彭明浩倒抽了一口冷氣，暗自慶幸地忖道：「幸好我把話說了出來，等到他們查問起來，那就百口莫辯了。」訕訕的道：「大娘，我……我……眞不是人，你們對我這樣好，我却反過來要害你們，我……我……」

李大娘含笑道：「孩子，你不要說了，我知道你中了他們的害，受了他們的控制，已是身不由主。」

彭明浩道：「不，中毒是後來的事，我……我……」

李大娘哈哈一笑道：「你也太死心眼了，你可知道『浪子回頭金不換』，就憑你有勇氣把心裏的話說出來這股力量，你就是有天大的不是，大娘也不會怪你，好了，現在你的話已經說出來了，你可以好好的睡一覺了，明天我們再從長計議一下，看看如何對付他們。」

李大娘和秀姑帶着微笑出房去了。

彭明浩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之後，雖然將來的前途難以預料，但總算了了一件心事，也解除了心理上難以平衡的枷鎖，身心爲之一輕，長長吁了一口氣後，倒頭便睡，睡得好舒服好輕鬆。

眞是：「爲人不做虧心事，那怕半夜鬼敲門。」

睡夢中，鼻中忽然透入一股香氣，接着又有一隻溫柔的手撫上了彭明浩的臉龐，彭明浩一驚而醒，朦朧中見是床前坐了一個女孩子，彭明浩一挺腰坐了起來。

那女孩子輕「噓」一聲，道：「別叫，是我。」

是萍兒，彭明浩還以爲是秀姑哩！幸好沒有叫出口來，當下皺了一皺眉頭道：「你這時分來做什麼？」

萍兒說道：「你去找過我。我怎能不來。」

彭明浩說道：「那也不該在這時候來呀！」

萍兒道：「我高興什麼時候來，就什

麼時候來，你難道不高興。」

彭浩明心裏眞是不高興，可是他自把心事向李大娘說開之後，心中反而產生了一股沉穩的力量，也知道有所適應，心中縱是有着千萬個不高興，仰却沒有發洩出來，只輕笑一聲道：「我不敢不高興。」

萍兒道：「你知道就好。」

睨着彭明浩又道：「我來過一次，你可知道？」

彭明浩道：「我看到了你留給我的藥丸，你既然偷了回去又送回來做什麼？」

萍兒道：「你不要寃杜人，誰偷你的藥丸了？」

彭明浩道：「那才怪了，我的藥丸怎會一下子不見了。」

萍兒道：「你想一想，你會不會自己失落？」

彭明浩笑着道：「你是說我自己失落的？」

萍兒道：「你難道不相信？要是我偷了你的，我還會送還給你麼？」

彭明浩只有點頭道：「算你說得有理，天快亮了，你可以走了吧。」

萍兒道：「你就要我走，你也不問問我還有沒有別的事情。」

彭明浩道：「你還有別的事情？」

萍兒道：「當然有，我又不是神經病，要不，我這時來找你做什麼？」

彭明浩無可奈何的道：「有什麼吩咐，你說吧。」

萍兒沒有說，却站起身來向外面走過去。

彭浩明忙輕聲問道：「你爲什麼不說呢？」

萍兒道：「早就放在你枕頭下面了。」

一幌身，失去了身形。

彭浩明伸手向枕頭下面一摸，果然有一張紙條。

反正話已經向李大娘說開了，所以也就少了一份顧慮，在房中點起了燈火，仰燈火一亮，房外就响起了秀姑的聲音：「明弟，剛才有人來過了。」

彭明浩打開房門，道：「她送來一張紙條，我還沒有看哩！」

紙條上寫着：「設法帶秀姑前往太子廟一遊。」

秀姑冷笑一聲，道：「好呀！主意打到我頭上來了，我倒要看看他們能把我怎樣。」

彭明浩道：「秀姑，還是先問問大娘的意思再作決定。」

秀姑道：「這是人家給你的第一次任務，你不能把我帶去行麼？」

彭明浩說道：「我看這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可說你突然病了，也可以說你有別的事情不能出來，反正我有話搪塞他們就是。」

秀姑道：「可是我要門門他們。你不要告訴娘，由我們想辦法來對付他們。」

「胡鬧！你們怎樣可以自己作主，萬一惹出事來，豈不壞了大事。」李大娘聽到了他們的談話，推門走了進來。

彭明浩趕忙把那張紙條遞給李大娘：「大娘，這是他們派萍兒送來的，請大娘過目。」

李大娘把那紙條向懷中一收，道：「秀兒，不要胡來，待娘與夫人商談之後再作決定。」

李大娘可不敢忽視這件事情，立時就到正屋裏去找夫人去了。

當然，這一鬧，天上已經現出了曙光，彭明浩與秀姑也就不能再睡了。

彭明浩道：「秀姑，前屋夫人是怎麼樣一個人，你能告訴我嗎？」

秀姑道：「夫人姓查，娘稱她查夫人，她却叫我娘八妹，查夫人膝前有一女，我叫她查瑛，她年紀比我大不了多少，本事可厲害得不得了，你還記不記得，那天救你們出來的少年公子？」

彭明浩道：「她就查姑娘？」

秀姑點頭道：「就是她，要不是她露了幾手，你道你們能輕易的脫身麼？」

彭明浩長嘆一聲道：「我身爲七尺男子之軀，好不愧煞人也。」

秀姑一笑道：「你也不要自棄，聽娘說，你有很好的資質，只要努力上進，終有出頭的一天。」

彭明浩雙目一亮，興奮的道：「眞的麼？」

秀姑道：「我爲什麼要騙你，我娘還說，你有特異的條件，如能發揮所長，定有相當的成就。」

彭明浩低頭自顧了半天，啞然失笑道：「我有什麼的特異條件，還不是和一般人一樣。」

秀姑道：「你注意到沒有，你的一雙手比一般人要長四五寸之多。」

彭明浩不相信的道：「不會吧，我的手怎會比別人長？」

秀姑說道：「你自己量量，你就知道了。」

彭明浩道：「量手有什麼標準？」

秀姑道：「當然有標準，普通人一般而言，雙手張開的全長度，與一個人的身高是差不多的。」

彭明浩道：「有這回事，我倒是第一次聽到。」

秀姑道：「現在我就可以量給你看。」說着，要彭明浩靠牆站好，量好身高，然後要彭明浩張開雙手，從左手中指量到右手中指，兩相比較之下，雙手張開的長度比他的身高足足多了九寸多，九除二，是四寸五分，也就是說彭明浩的手長比別人要長四寸多。

彭明浩愕然道：「你量量你自己的看看。」

秀姑一笑道：「你好像還不相信哩！我就量給你看吧。」

量後的結果，秀姑的身高和兩手的長度完全一樣，不由彭明浩不大爲嘆服。

彭明浩興沖沖的道：「大娘說過沒有，我學什麼武功最好？」

秀姑道：「她沒有說，不過不難想像出來。」

彭明浩接着問道：「你說說看。」

秀姑道：「脚長宜於練輕功，手長自然是宜於練拳掌了。」

「秀兒，別在胡說八道了，明浩，查夫人要見見你，你隨我去吧。」李大娘適時回來了。

秀姑道：「要不要我一同去？」

李大娘道：「你不用去了。」

彭明浩隨着李大娘穿過一座小橋，走向正屋，這是一座過去很講究的房子，只是年代已久，現出了老態，只能體會它過去的光輝，而徒增現在的感嘆。

李大娘領着彭明浩從側門而入，進入一座小花廳，花廳之上坐着一位年紀比李大娘稍大的夫人，夫人一旁坐着一位白衣姑娘。

李大娘吩咐他道：「向前見過夫人和小姐。」

彭明浩倒也懂得禮數，他先向查夫人行了一禮，然後又向查小姐行了一禮，一面口中說道：「小子彭明浩見過夫人和小姐。」

查夫人慈和的微微一笑道：「不要多禮，一旁坐下，好說話。」

李大娘示意彭明浩在下首一張椅子上就了座，李大娘自己就坐在查夫人一旁。

查夫人先打量了彭明浩一陣，向李大娘點了一點頭道：「老身就托大叫你一聲名字吧，明浩，你的遭遇，八妹都已向老身說過了，年輕人能如此明辨是非，守正不阿，實在難能可貴，聽你李大娘說，你已被他們奇毒所控制，毒發的時候甚是痛苦，那痛苦的情形如何，你且說給老身聽一聽。」

彭明浩把身受之苦，一一告訴了查夫人，查夫人轉向查小姐道：「舜君，你替他看看。」

查小姐走到彭明浩面前，大大方方的看了一下彭明浩的眼色，又要他張開口，看了看他的喉嚨，道：「他中毒不深，暫時可用金針過體之法制住，但是要解除他體中之毒，却得花點時間仔細查驗。」

彭明浩道：「他們給了小的一瓶解藥每日服用一粒，暫時是不會有問題的。」

查小姐道：「你解藥在不在身上？」

彭明浩道：「在身上，請小姐過目。」

接着取出那瓶丸藥，交給查小姐。

查小姐倒出一粒丸藥，用手指壓碎，又聞又看的思量了半天，皺着柳眉道：「這解藥有點不對，待我驗看一下再說。」

查小姐閃身走出了花廳，片刻之後，查小姐臉帶笑容的端了一杯藥水出來：「其實，你這解藥並不是解藥，而是一種慢性毒藥，服用之時雖然可以壓住原有的毒性，但時日一久之後，受害就更大了。」

彭明浩臉色一變，驚悸的道：「這却如何是好？」

李大娘一笑道：「有查小姐在此，你還怕沒有辦法麼！」

查小姐伸手把帶來的藥水遞給彭明浩道：「你先把這杯藥水喝了，看看有沒有效。」

彭明浩喝下藥水之後，查小姐馬上把紫玉叫進來，將彭明浩帶去大解。

這時，彭明浩一點異樣的感覺都沒有，口中沒有說什麼，心中却是半信半疑，可是剛走出小花廳，彭明浩的肚子開始痛起來了，嚇得彭明浩臉色大變，以爲又是毒發了，急急跑到廁所，解了一個痛快，肚子忽然不痛了，他低頭一看廁所，他可嚇了一大跳，只見廁所之內一片赤紅好不怕人。

回到小花廳，查小姐又檢視彭明浩一遍，微微一笑道：「小弟，你沒事了。」

彭明浩大喜道：「眞的沒事了？」

李大娘道：「查小姐說沒事了，就沒有事了。你放一千二百個心。」

彭明浩向查小姐當頭一揖道：「多謝小姐。」

查小姐微笑道：「自己人謝什麼……聽說你的年紀比秀姑要小，我比秀姑大了四五歲，你以後就叫我君大姐好了，別小姐，小姐的太見外了。」

人家是大小姐，自己可只是一個小廝，彭明浩手足無措的訥訥地道：「這……這……」

李大娘也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的道：「這……這不大妥當吧。」

查夫人一笑道：「君兒做事極有分寸，八妹，不可心存世俗之見。」

李大娘喜上眉梢，望着彭明浩道：「明浩，大小姐既然這樣看得起你，你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彭明浩重新見禮，叫了一聲：「君大姐。」

查夫人點點頭道：「明浩，你可知道你君大姐爲什麼這樣看得起你？」

彭明浩苦笑着無言以對。

查夫人笑笑地道：「你君大姐非常看重你『捨身取義』的胸懷，你有此胸襟，將來定有出息。」

彭明浩道：「夫人，您說得太好了，可是小的想都沒有想過『義』之一事。」

查夫人道：「你心無此念，却能力行，那更是難能可貴了。」

查夫人接着向李大娘點了一點頭道：「你對這孩子的將來，有什麼計劃。」

李大娘道：「這孩子長了一雙好手，如能得太乙上人傳授那就相得益彰了。」

查夫人微微一笑道：「你倒打得好算盤，那老怪物到那裏找去。」

李大娘道：「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查夫人話題一轉，忽然問彭明浩道：「人家要你把秀姑帶去太子廟，是什麼時間？」

彭明浩道：「時間沒有說定。」

查夫人道：「那就中午時分去吧。」

彭明浩臉色一變，叫道：「你們就這樣放心讓秀姑去？」

查舜君微微一笑，道：「是我去，我代秀姑去。」

彭明浩道：「人家見過秀姑……」

李大娘道：「待會你就知道了。」

查舜君轉身走進內室去了。

查夫人向李大娘道：「你也回去吧，好好看住秀姑，別讓他知道舜君代她去又生枝節。」

李大娘點着頭走了。

就在李大娘出去不久之後，只見秀姑跳了進來，道：「我們走吧。」

彭明浩一楞道：「去那裏？」

秀姑一笑道：「當然是去太子廟！」

彭明浩望着查夫人，眞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話。

查夫人一笑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她就是你君大姐。」

彭明浩可不是，一點沒有看出來她就是查舜君，心中一陣納悶，却忍着沒有說出來。

走出府門，查舜君道：「兄弟，不要

太拘束，你把我當做秀姑就是了。」

彭明浩道：「我有點緊張，不知人家要玩什麼花樣？」

查舜君道：「有我在，你担什麼心，放自然一點。」

太子廟並不在城內，離城足有十多里地，但香火很盛，因此，在太子廟左近，很有些做香燭紙錢和飲食的小店，自然形成了一個小市集。

現在，正是香火期，顯得人來人往極爲熱鬧。

查舜君與彭明浩在人潮中東張西望，一副賞心悅目的樣子。

忽然，人羣中有人伸過一隻手來，把彭明浩帶了出去，彭明浩一驚，方待張口呼叫，那人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輕喝道：「不要叫，是我！」

彭明浩看清了那人，原來就是翁九臬，忍不住問道：「你們要把她怎樣？」

翁九臬微微一笑，道：「你放心，不會把她怎麼樣。」

彭明浩道：「那爲什麼不讓我和她在一起。」

翁九臬道：「你還要不要回到李大娘身邊去？」

彭明浩道：「你說呢？」

翁九臬道：「你還有很多事要做，當然要回去，所以，你不能和她在一起，你不和她在一起，回去之後，你只要說一聲：『你們走散了！』你就什麼責任都沒有了。」

彭明浩暗罵一聲，忖道：「你們倒想得很週全，還想利用我。」

查舜君當然知道彭明浩被人拉走了，可是，她一點不動聲色，還是那樣東張西望的向前走去。

照彭明浩的想法，他們一定是想法子把查舜君引到僻靜的地方，然後才向她下手。

其實，他們的胆子可大得很，就在廟前人多的地方動手了。

動手的人既不是流氓小癟三，也不是凶神惡煞般的色狠色豹，而是一個小老太婆。

那個小老太婆對面走了過來，猛然一抬頭，接着又是猛然一怔，雙眼發直，大叫一聲，道：「你……你……不就是秀兒嗎？」

查舜君裝的就是秀姑，人家用這種手法開始，她簡直無可否認，只有點頭道：「不錯，我就是秀姑，你老人家……」

那老太婆可不讓她把話說完，一把拉住查舜君道：「秀兒，你就不認得娘了麼？娘想得你好苦啊。」

查舜君自己承認自己是秀姑在先，這時人家把她認爲女兒，她倒眞爲難了。

她是承認呢？還是不承認？

好多人一下子都圍了上來，圍了上來看這幕母女會。

翁九臬也把彭明浩帶了過來，藏在人羣之後，彭明浩看得滿頭霧水，皺起了雙眉。

翁九臬輕嘆一聲，道：「明浩，你想不到吧，你那敬愛的李大娘，原來只是一個拐人兒女的女拐子。」

彭明浩道：「我不相信這是事實，平時她們母女情深，那裏像是假母女。」

翁九臬道：「這個你就不懂了，江湖上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事多的是哩……你先看吧，以後我慢慢再告訴你。」

彭明浩專神向查舜君和那小老太婆望去，只見查舜君微一怔神之下，那小老太婆就大叫了起來，道：「秀兒呀，你難道連你娘都不認了麼？啊，我好命苦啊，我的天呀……」

查舜君一臉爲難之色，好不尷尬。

這時，圍觀的人中，便有人大聲叫道：「天下那有不認父母之理，這丫頭太壞了。」

接着又有人接口道：「不孝之人，留她何用，打，我們打死這丫頭。」

果眞就有那種人衝了過來要打查舜君，那小老太婆却護着查舜君，一面笑，一面叫道：「各位大爺，不能怪她不認娘，是老身變得太多了，叫她認不出來了啊，請各位大爺原諒她吧，慢慢的，他就會把老身認了出來的。」

這時，廟內走出一位身穿青色長衫的人，向那小老太婆和查舜君道：「姑娘不要心慌，老太太您也不要心急，有話請到小廟靜室之內慢慢細談吧。」

查舜君暗笑了一聲，隨同那長衫人進了太子廟。

進得廟內，查舜君以爲他們一定要使用武力了，其實，他們沒有使用威脅力，只把他們帶進一間房間之內，命人送上兩杯茶，就輕輕的替他們帶上房門，退了出去。

查舜君望着那小老太婆怔怔的沒有說話，這話她不能先開口，他不知人家要用什麼手段，只有靜以待變。

那小老太婆上下又打量了查舜君一陣，連連點頭道：「不錯，你就是我的秀兒，秀兒，你難道一點都想不起爲娘了麼？……別急，慢慢的想，娘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只要想起了爲娘，爲娘相信你一定不會不認娘的……你先喝口茶吧。」

她自己端起茶杯，慢慢喝了起來，看她動作又文靜靜的，神情一點沒有失常。

查舜君走了不少路，又費了不少唇舌，口中却也有點乾苦了，再加茶香撲鼻，極是誘人，查舜君端起茶杯也喝了二口。

二口茶水入腹，查舜君只覺這茶葉實是茶中極品，不由又多喝了二口，左二口右二口，不知不覺間，已把一杯茶都喝光了。

這時，那小老太婆忽然發出一種低沉緩慢的聲音道：「秀兒，你不認娘，娘不怪你，因爲你離開娘的時候，你只有七八歲，一個不懂事的孩子那能記得那麼多，可是娘，娘却永遠記得你，你的丹鳳眼，柳葉眉，小小的鼻子，櫻花似的小口，娘都記得清清楚楚，你就是長到一百歲，一千歲，娘都永遠記得永遠忘不了，兒啊！秀兒啊……」

她這套鬼話，簡直胡說八道，只差一點沒把查舜君的腸子笑斷。

當然，查舜君並沒有笑出來，因爲她不能笑，一笑就大煞風景了。

可是，當那小老太婆最後那一聲：「兒啊！秀兒啊！」却叫得查舜君心神爲之猛然一震，不自覺舉目向那老小太婆望去

，她的目光與小老太婆的目光一接，心頭又是猛然一震。

好深邃的一對眼睛，隱隱的發射着一種藍色的光彩，和一種令人神思不屬的吸引力，使你不顧一切的和身撲了過去……

查舜君暗叫一聲：不好，這是勾魂青魔眼，趕忙一凝。

可是，她疏忽在先，這時那還來得及補救，只覺頭腦一陣空虛什麼都忘記了。

這也難怪查舜君抵擋不住，可知人家一點都沒有輕視她，那杯茶先就做了手脚，加上小老太婆的勾魂青魔眼的內外夾攻，查舜君自是抵擋不住了。

這種情形在查舜君的感覺上不過是片刻之間，她就恢復了正常，穩住了陣脚，只是，她一睜眼時，房中已經不見了那小老太婆。

房中一切如常，查舜君看看沒有異狀，她還小心的仔細檢查一下，確實沒有什麼異樣，她這才向廟外走去。

抬眼處，只見彭明浩在廟外張着眼找來找去，查舜君叫住彭明浩道：「明浩，我們回去吧？」

二人走了一程，待得左近沒有其他之人之際，彭明浩問道：「大姐，你沒有事吧？」

查舜君忽然腦子一空，剛才的事，她腦中沒了半點影子；愣了一愣道：「沒有事。」

彭明浩道：「那小老太婆呢？她沒多找你的麻煩？」

查舜君茫然道：「什麼小老太婆？」

彭明浩道：「就是那要認你做女兒的小老太婆呀！」

查舜君苦笑了一下，道：「明浩，你沒有錯吧！我看你是有點糊塗了。快走吧，天都快黑了。」

彭明浩搖了一搖腦袋，自己問自己道：「難道眞是我有錯了，這才怪哩。」

查舜君的話，彭明浩沒有理由不相信，憑查舜君之能，她那會有錯，要是有錯的話，定是彭明浩自己。

彭明浩越想越糊塗，實在理不清那是怎樣一回事，到得家門，彭明浩已是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了。

回到李大娘處，李大娘劈頭就問道：怎樣了？」

彭明浩搖頭道：「我也弄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

秀姑插嘴說道：「明浩，你到那裏去了？」

李大娘道：「他陪你舜君姊姊，替你赴會去了。」

秀姑大發嬌嗔道：「好呀，娘，你騙我。」

李大娘笑笑地說道：「這是你舜君姊的主意，她也是一片好意，你可不要怪人家。」

對舜君姊，秀姑是心服口服，佩服得不得了，一提舜君姊，秀姑只有一笑道：「我怪過誰來，只是娘不該騙我就是。」

李大娘哈哈一笑道：「落不是的還是娘。」

秀姑轉向彭明浩一瞪眼道：「明浩，你說呀，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彭明浩拍了一拍自己的頭道：「我看到的事，查大姊却說沒有，我也不知該怎樣說了。」

秀姑道：「查大姊說沒有，自是沒有，一定是你看錯了。」

彭明浩道：「如此說來，那就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們只轉了一趟就回到了。」

李大娘道：「看到他們的人沒有。」

彭明浩道：「我原和查大姊走在一起，人潮中翁九臬把我拉離了查大姊。」

李大娘道：「那時查大姊的行動你看到了沒有？」

彭明浩道：「看到了一部份，有一部份沒有看到。」

李大娘道：「你看到的那一部份，查大姊不承認有那回事是不是？」

彭明浩道：「正是如此。」

秀姑道：「查大姊神龍見首不見尾，你後來所見的她，也許是就不是她了。」

李大娘點點頭道：「你不大瞭解你查大姊的本事，秀姑的說法很有道理。」

彭明浩本想把那小老太婆要認查舜君爲女的事說了出來，見李大娘和秀姑都認爲查舜君不會錯，暗自忖道：「莫非眞是我自己弄糊塗了。」有了這種念頭，彭明浩也就不敢亂說了。

吃過晚飯，李大娘吩咐彭明浩道：「你今天累了，早點睡吧，明早到小三子那裏去一趟，他有話和你商量。」

彭明浩想起白天的事，那能睡得着，耳邊只聽初更過去了，接着二更又來了。

眼看三更又快要到了，只聽咔嘲一聲輕响，窗戶一閃而張，萍兒飛鳥般的到了他床前，伸手向他肩上推來。

彭明浩忽然輕叫了一聲：「萍兒，是你？」

萍兒嚇了一跳，忙縮手道：「你沒睡着。」

彭明浩道：「我睡不着。」

萍兒道：「你爲什麼睡不着？」

彭明浩說道：「萍兒，我要問你一件事。」

萍兒道：「我也有一件事來問你，你先回答我的，好不好？」

萍兒這時跑來問話，自是要緊的事，彭明浩不便與她爭先，只有點頭道：「什麼事，你問吧。」

萍兒道：「秀姑回來後，大家談了些什麼話？」

彭明浩一笑道：「你問起這話，倒是奇怪得很，秀姑說，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只逛了一圈就回來了，明明有事發生了，你說奇怪不奇怪？」

萍兒道：「你看到了什麼事？」

彭明浩道：「分明有個小老太婆認秀姑爲女，她們兩人還到廟裏去談了一陣，後來秀姑却不承認有那回事，眞把我弄糊塗了。」

萍兒一笑道：「也許你眞是糊塗了，你把這事告訴了他們沒有？」

彭明浩道：「我根本說不上嘴，所以，我也就懶得說了。」

萍兒道：「幸好你沒說，那人實在不是秀姑，也不知怎的，竟然被秀姑溜開了，不巧的偏又來了一個和秀姑差不多的人，我們這次行動算是失敗了，得重起爐灶再來一次哩！」

彭明浩道：「下次是什麼時候？」

萍兒道：「還沒決定，你聽候通知就是，好，現在你問你的問題了。」

彭明浩道：「你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不必再問了。」

萍兒道：「此話怎講？」

彭明浩道：「那人既然不是秀姑，秀姑說不知那小老太婆要認她爲女兒的事，裏面就沒有解不開的結了，我也就沒有問題了。」

萍兒望着彭明浩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那就不要胡思亂想了，好好的睡吧？」

彭明浩心思平靜了下來，人也漸漸入了夢鄉。

一早起來，記着李大娘的話，抹過臉就向小三子那裏跑。

小三子正忙得不可開交，只說了一句：「明浩，你先幫忙洗洗碗筷，待會我有話和你說。」

彭明浩看着他忙，只好點頭一笑，替他洗起碗筷來。

旋風似的忙碌，個多時辰就過去了，小三子取來一盆包子，道：「明浩，現在是我們享受的時候了。」

這種享受別有一番風味，彭明浩一面吃着包子一面瞧着小三子道：「小三哥，你叫我出來，不只是吃這頓包子吧？」

小三子道：「當然還有別的事。」

彭明浩道：「那就快說吧，別叫人等得心煩吧？」

少三子道：「說也說不清，等下我帶你去，你就知道了。」

彭明浩笑道：「我吃飽了。」

小三子道：「好，我們就走。」

他們的目的地是城隍廟，任何地方的城隍廟都少不了花子，而小三子帶彭明浩去見的，就是一個花子，而且是一個老花子。

小三子對那老花子居然顯得非常恭敬，欠着身道：「老前輩，你要找的人，小三子給您找來了，他叫彭明浩。你老有什麼話就向他說吧，小三子告退了。」

小三子話一說完，只向彭明浩做了一個鬼臉，就一溜烟的跑了。

彭明浩可有點急了，不由得叫道：「小三哥，你別走呀！」

那老花子冷言冷語地道：「他不走，難道要他下來挨罵不成。」

彭明浩一怔，道：「你找我來，就是要罵我，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老花子道：「你道老夫是什麼人？」

「什麼人，還不是一個老要飯的。」

彭明浩心裏這樣念着，可不敢說了出來，搖了搖頭。

老花子道：「不知道最好，現在伸出你的手來，給老夫看一看。」

彭明浩伸出了雙手，他的手臂不但長，手掌也比一般人大了許多，不過大雖大，看起來倒是不難看。

老花子伸出二指在彭明浩手心正中，捏了一下，彭明浩一點異樣感覺沒有，但那老花子却點了一下頭道：「好，你可以回去了。」

彭明浩道：「你就叫我來捏我一下，沒有別的事麼？」

老花子道：「沒別的事，你走吧。」

彭明浩道：「你捏了我一下，也得說個明白吧，你這又是爲了什麼？」

老花子頭一低，口中發出了呼，呼的吁聲，竟然睡着了。

彭明浩心中甚是生氣，但又對那老花子無可奈何，只有一踩脚，轉身就走。

他的身剛轉過來還沒有跨開步子，只見身後已一字排開站了三個人，三個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而且每人手中還拿着一把大刀，其中一人揮動着大刀道：「小鬼，快滾！」

彭明浩想不走也不行，另一個揮手一拉，抓住彭明浩的手臂，向外一甩，就把彭明浩的身子凌空甩了出去，把彭明浩甩了個狗吃屎。

這一下可甩得眞不輕，跌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來。

當他剛把身子支起來，只見三條人影，從殿內倒飛了出來，就像他一樣，也是半天都爬不起來。

仔細一看，彭明浩可笑了，原來那三人就是那三個凶神惡煞的大漢。

彭明浩眞有點担心那老花子的生死，舉目向殿角望去，只見那老花子還在打呼睡覺哩。

彭明浩暗中吁了一口氣，也不敢久留，怕那三個大漢找他的麻煩，連爬帶跑的離開了城隍廟。

彭明浩找到了小三子生氣的道：「小三哥，你這是攪什麼鬼，老花子什麼都沒有說，只捏了我一把，他就睡覺着了。」

小三子笑笑地道：「什麼都沒說，不會吧，我想他總說了一個半個字。」

彭明浩想了一下道：「他只說了一個『好』字。」

小三子喜上眉梢，說道：「他沒有說別的？」

彭明浩道：「另外他就是叫我走。」

小三子道：「他捏在你什麼地方，給我看看。」

彭明浩伸出雙手道：「兩隻手的手心，他都捏了一下，怪了，我當時不覺得怎樣，怎麼現在手心都紅了。」

他的兩手手心，各現出了一個指頭大小的紅印，紅得就像胭脂一樣，隱隱地發光。

小三子無由的一抱拳，道：「明浩，恭喜你了。」

彭明浩道：「這有什麼可恭喜的，難看死了。」

小三子笑着道：「這難看要是落在我手上，我可高興死了。」

彭明浩也不是笨得聽不出話中之話，揚了一下眉毛，道：「小三哥，難道這裏面還有什麼文章？」

小三子笑道：「沒有什麼，你可以回去了，我又要忙起來了。」生意上了門，小三子藉口走開了。

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回到李大娘處，彭明浩把經過情形都告訴了李大娘，接着又舉起雙手給李大娘看：「大娘，您看，那老花子還在我手上捏了二個指印哩，大娘，您看，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李大娘道：「你沒有問小三子？」

彭明浩道：「小三子滑得很，什麼也問不出來。」

李大娘道：「這就怪了。」

彭明浩道：「大娘，難道你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名堂？」

李大娘一笑道：「你以爲我會知道，那你完全想錯了。」

秀姑從外面走進來，接口道：「娘，夫人請您和明浩去一趟。」

夫人一人坐在廳堂之上，但却不見查舜君在座。

夫人的臉色也不好看得很，蒼白中還帶着無盡的憂傷，想不到不過一晚之隔，就有了天壤之別。

李大娘一驚之下，脫口問道：「夫人，你怎樣了？」

夫人憂心忡忡的道：「舜君有點不對頭，只怕中了別人的暗算。」

李大娘道：「她什麼地方不對？」

李夫人說道：「說來只怕也不會相信，就在不久之前，她忽然出手暗算我，要不是有人暗中示警，我可就遭了她的毒手了。」

李大娘大驚道：「有這等事，她難道瘋了不成？」

查夫人道：「也許她眞是瘋了，我現在制住了她的穴道，眞叫人好不担心。」

接着轉向彭明浩道：「明浩，你和她一道出去，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情，詳細說給老身聽聽。」

彭明浩想了一下，覺得那小老太婆的事大有可疑，於是說道：「夫人，有一件事小的實在弄不明白是眞是假，所以一直沒有說出來。」

查夫人道：「什麼事？快說出來。」

彭明浩於是把舜君不承認，而他實實在在見到那小老太婆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話聲一落，查夫人已是面容一舒，「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這回事呀，老身知道了。」

彭明浩問道：「眞有那小老太婆的事麼？」

查夫人道：「當然有。」

彭明浩道：「可是查大姊却說沒有那回事哩，所以小的弄得胡裏胡塗，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了。」

李大娘一驚道：「那小老太婆莫非是碧目神嫗歐妙妙來了此地。」

查夫人道：「除了她還有誰。」

李大娘說道：「就算是碧目神嫗出手，照說舜君也不會輕易的就中了她的暗算呀！」

查夫人說道：「這都不必去探討了，知道了碧目神嫗就好，到時候怕不眞像大白。」

李大娘點頭道：「夫人說得是，小妹這就出去追查碧目神嫗去。」

查夫人道：「你不能去。」

李大娘道：「爲什麼？」

查夫人道：「人家對你太熟悉了，只怕你沒找到人家，人家早對你不利了。」

李大娘一笑，道：「夫人，你這話就不對了，說名頭，十個小妹也比不上夫人的一分，認識夫人的人還會少得了麼？」

查夫人搖首道：「錯了，我的名頭也許比你大，但眞正認識我的人並不多，何況近十幾年來，我足不出戶，原來認識我的人，只怕早已把我忘了，就拿你來說，要不是我有意與你相會，只怕你還得待在張大戶家罵人哩！」

李大娘一笑道：「夫人，你可不要寃杜人，小妹可沒罵過你哩！」

查夫人也是一笑道：「我要早不把你接來，你能說你不罵人麼？」

李大娘忍不住「噗哧！」一笑道：「知我者你夫人姊姊也。」

查夫人輕嘆一聲，道：「自君兒她父親去世之後，我本來下定決心不問外事了，可是情勢逼人，只有重作馮婦了。」

李大娘忙說道：「這也是因小妹等無能……」

查夫人截口道：「八妹，快不要說這些不着邊際的話了，你去把秀姑叫來，暫時住在這裏來吧。」

李大娘轉身走的時候，彭明浩也想跟了出去，查夫人却叫住他道：「明浩，我還有話問你。」

彭明浩停身道：「夫人還有什麼垂詢的？」

查夫人道：「你把那小老太婆的衣着容貌說給老身聽一聽。」

彭明浩就他所能記憶的那小老太婆的衣着容貌一一告訴了查夫人。

查夫人要他留在廳中，她進入內室之內，再走出來時眞把彭明浩大嚇了一跳，指着她道：「你……你……」

敢情，這時的查夫人已經變成了那小老太婆。

查夫人微微一笑道：「明浩不要害怕，是老身我。」

話聲沒有改，還是查夫人的聲音，彭明浩暗暗吁了一口氣，道：「夫人可像極了那小老太婆。」

查夫人道：「我沒有見到她的近貌，當然不可能完全像她，你要仔細看看告訴老身。」

查夫人根據彭明浩的看法，又作了一番修飾，不由彭明浩不嘆爲觀止的道：「夫人，你這樣一來簡直和那小老太婆一模一樣了。只怕那小老太婆見了您，也非頭痛不可。」

查夫人道：「完是說得上完美了，只有一件事老身却做不到。」

彭明浩道：「什麼事？」

查夫人道：「她的眼睛是碧色的，這却非人力可以辦到。」

彭明浩道：「我想這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吧。」

查夫人點點頭道：「我只是要引她出面，不是眞的要裝她，你說得不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彭明浩想起手掌心的兩點指印，老是不能釋懷，乘着李大娘還沒有回來，查夫人不會馬上離開之際，便鼓起勇氣，叫了一聲，道：「夫人，小的有一事甚是不明，有請夫人見教。」

查夫人微笑道：「有什麼事，你就說吧。」

彭明浩道：「今天早上，小三子帶小的去見一位老花子，他在我手掌心各捏了一下，留下二個紅印，不知這是什麼一回事？」同時伸出雙掌，給查夫人觀看。

查夫人的眼睛突然一亮道：「那老花子在那裏，快說與老身知道。」

彭明浩道：「他就在城隍廟右旁偏殿之內。」

查夫人道：「老身先走了，不等你大娘了，她來後你告訴她，不管舜君發生什麼情況，都不要睬理她，也不要給她東西吃，好好保護她就是。」說完，也不待彭明浩再問話，就忽忽的走了。

查夫人剛離開不久，李大娘就帶着秀姑來了。

彭明浩把查夫人走前的一切告訴了李大娘，李大娘一怔道：「你說夫人很在乎那老花子？」

彭明浩道：「夫人早早離去，可能就是去找那老花子。」

李大娘凝思了一下，搖了一搖頭，自言自語道：「我怎樣想不起他是誰來。」

彭明浩道：「要不要把小三子叫進來，問個明白。」

李大娘點頭道：「好，你去把他叫來，讓我問問他也好。」

彭明浩別了李大娘到了小三子工作的小店面前，他已看到了小三子，正要過去打招呼時，却被一個人叫住了：「明兄弟，你過來，我有話和你說。」

彭明浩轉頭望去，原來是翁九臬，這可是不能不聽他的話的主兒，當然不能再和小三子打招呼了，不過小三子已經看到了彭明浩。

彭明浩對着小三子的眼光，使了一個手式，示意他不可過來，便轉身向翁九臬走去。

翁九臬也一面轉身一面道：「五師兄要見你，快跟我去吧。」

彭明浩當然不願意去，可是，情勢所逼，他還眞不能不去，彭明浩只好硬着頭皮跟着翁九臬出了城。

五師兄的住處似乎又換了地點，不再是那座老莊子，而是一座山洞之內。

不過，這座山洞裏的人倒不多，一共只有十幾個人，那小老太婆就正在這山洞之內。

五師兄婁大昌對那小老太婆非常恭敬，老前輩之聲不離口。

史婆婆與史萍兒也到了這山洞之內，有史萍兒在，彭明浩先自輕鬆了一半，不管史萍兒如何，她到底是自己最談得來的人，必要時，也不致悶死。

五師兄見了彭明浩先是堆上一臉笑容，道：「你這次立了一件大功，師兄也說話算話，明天起，你就齋戒七日，齋戒期一過，師兄就傳師父之命，收你爲十三師弟。」

彭明浩現在對那成爲十三師弟的誘惑，已沒多大興趣，不過，他還算得出來，現在不是使性子的時候，「大丈夫能屈能伸」他雙膝一跪：「多謝五師兄垂愛。」

婁大昌哈哈一笑道：「現在不是多禮的時候，將來你多聽師兄的話就好了。」

彭明浩道：「師兄代師傳藝，有如師父，小弟不聽師兄的話，聽誰的話。」

婁大昌對彭明浩似乎非常滿意，笑笑地向那小老太婆道：「老前輩，這孩子雙手異於常人，你看是不是個可造之材？」

小老太婆翻起老眼，射出二道碧光，向彭明浩臉上一罩，彭明浩只覺她那二道眼神有如兩道冷燄，照得自己全身直發冷，好不可怕。

幸好，那小老太婆的目光一照即收，怪聲怪氣的道：「不錯，是塊材料。」

婁大昌道：「期以五年時光，老前輩你看，我們的第十三太保，就是第二個李存孝了。」

小老太婆道：「現在我老婆婆要問他兩句話了。」

婁大昌道：「老前輩有話請問。」

小老太婆向着彭明浩道：「老身問你，你回去之後，可曾提過老身？」

彭明浩道：「沒有。」

小老太婆又問道：「你爲什麼不提老身？」

彭明浩說道：「晚輩本來向秀姑提過你老人家，可是，她說沒有這回事，晚輩被弄得糊塗了，也就不敢再提老前輩的事了。」

小老太婆乾笑一聲，道：「你不是糊塗，實在是福至心靈，完全做對了，哼！你要是提起了老身，你可就再沒機會成爲十三太保了。」

翁九臬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老前輩，現在你可放心了吧，晚輩說他不會提及老前輩，這話可沒錯吧。」

小老太婆冷冷的一笑道：「廟會之時，人山人海，也許有他們的人看到了老身也不一定。」

翁九臬道：「這個老前輩儘可放心，李大娘他們一共只有七個人，除開秀姑只有六個人，那六個都沒有離城一步，自是不知道廟會上的事。」

小老太婆悻悻的道：「但願如此。」

接着，又問彭明浩道：「秀姑回去之後，可有什麼不尋常之處？」

彭明浩回答道：「這個晚輩倒沒有注意。」

小老太婆微微一笑，點頭道：「不出三天，你們看，就有好戲上場了……」

這時，忽然有人跑了進來，道：「不好了，那老賊婆把石頭老人給打死了。」

「什麼老賊婆？」婁大昌也從座上站了起來。

那人道：「就是那碧……」那人顯然因爲心情激動，沒有注意到座上正坐了一位碧目神嫗歐妙妙，脫口就說了一個「碧」字。

還是婁大昌見機得快，大叫一聲，截斷了那人的話聲，道：「碧……碧……你可是說那碧雲天老賊婆？」

其實那人說出「碧」字之時，自己先就變了臉色，因爲他已看到了座上的碧目神嫗歐妙妙，只差一點沒有把魂兒嚇得飛掉。

經過婁大昌一聲大喝之後，他才驚魂初定，吁了一口氣，彈去額頭上的豆大汗珠，道：「是，是，是……就是那碧雲天老賊婆……不過……不過……她的樣子有點怪怪的……」

座上碧目神嫗歐妙妙的臉色早就變了，只是沒有發作出來，總算那小子見機得早，馬上改了口，可是改口得太快，話又有點接不上了。

碧目神嫗歐妙妙冷冷的道：「她的樣

子怎樣怪法？」

那漢子道：「怪……怪……」

碧目神嫗歐妙妙怒喝道：「快說！」

那漢子苦着眉頭，提心吊胆的道：「她……她……打扮得就和您老人家差不多……。」捏着冷汗，打着哆嗦，總算把要說的話說出來了。

出奇的冷靜，碧目神嫗歐妙妙只揮了揮手道：「滾你的吧。」

那個漢子磕了一個頭，沒命的跑出去了。

婁大昌訕訕的道：「那碧雲天也太可惡了，老前輩，您看如何是好？」

碧目神嫗歐妙妙道：「你能說那賤人準是碧雲天麼？」

「碧雲天」原是婁大昌怕自己手下出言不愼惹惱了這碧目神嫗，隨口亂說的，是不是眞的，他自己最明白不過了，笑得非常不自然的道：「老前輩以爲她是誰呢？」反問的手法，最是高妙，可以不回答對方的問題，反而把問題推還給對方。

碧目神嫗歐妙妙沉思了一下，也不回答婁大昌的話，只道：「把她的行踪找出來，隨時通知老身，老身倒要看看她是什麼變的。」

婁大昌點頭道：「老前輩說得是，晚輩這就吩咐下去，全力搜索那惡婦人。」

婁大昌站起身走了，其他的人也一一離去，彭明浩沒有得到吩咐，倒不知如何是好。

當他正爲難的時候，史萍不知什麼時候到了他身後，扯了他一下道：「發什麼呆，還不跟我走。」

彭明浩道：「你現在住在那裏？」

史萍道：「說了你又不知道，你跟我去就是了。」

史萍當然不是住在原來的地方，就在這石洞不遠的地方的一座小洞之內。

這小洞簡陋得很，洞內只舖了一些乾草，連牀舖都沒有一張。

彭明浩皺了一皺眉頭道：「你們怎會住到這地方來呢？」

史萍道：「我們只是暫時住在這裏，過不了二天，我們就會回到原來住的地方去。」

彭明浩道：「這是爲了什麼呢？」

史婆婆開口道：「明浩，你沒有知道這原因的必要，你就少開口吧！還有，以後遇事，要讓你知道的，自會告訴你，沒有告訴你的，你就不要多嘴多舌的打聽，自惹麻煩。」

彭明浩只有點頭應了一聲：「是！」不敢問三問四了。

史萍扯了他一下道：「我們到外面去走一走。」

荒山野嶺有什麼可走的，但可以離開這悶人的小洞，總是一件好事。

洞外不遠處有一棵大樹，大樹下面正好留連，史萍兒不願在樹下雜草中站立，一長身上了大樹，叫着向彭明浩道：「喂？你也上樹來吧，樹上又涼快，又看得遠呢。」

彭明浩可沒有史萍那身功夫，可以一跳就跳上樹去，他是費了一番力氣，才爬上樹去。

樹上確實看得很遠，耳中只聽史萍指着一個方向大叫一聲道：「你看！那是什麼？」

甘冒風險入虎穴

那是什麼？那是一個人，一個小老太婆。那小老太越走越近，史萍首先看出了她的面目，發出一聲輕「咦！」道：「你猜，那是誰？」

彭明浩笑道：「猜什麼，你還是直說了吧。」

就這二句話間，那小老太婆又走近了不少，史萍就不說，彭明浩也會看出來。

史萍疑訝地道：「她就是碧目神嫗，奇怪，她朝這裏走來做什麼？」

彭明浩道：「還不是來看你奶奶。」

史萍道：「我奶奶又不認識她。」

彭明浩道：「你怎麼知道你奶奶不認識她，也許她們還是老朋友哩！」

史萍顯然心中並沒有把握，遲遲的道：「可是我奶奶從來沒有提過她呀！」

彭明浩道：「我想你奶奶一定認識不少江湖前輩，難道她都告訴你了。」

史萍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轉眼間，碧目神嫗已經離他們不遠了，抬起頭來，向着他們存身的大樹，尖聲叫道：「樹上藏身的小子，給我老婆子下來。」

下來就下來，有什麼了不起，首先史萍一躍而下，其次彭明浩才慢慢地爬了下來。

碧目神嫗一指史萍道：「去叫你奶奶出來，老身有話和她說。」

來到門口而不入，却叫主人出來相見，這算是什麼話，分明眼睛裏沒把人家放在眼裏。

「哼，你是什麼東西！」史萍年青人，本事雖沒有什麼了不起，一雙眼睛可和任何年輕人一樣，一向是生在額頭上，傲氣一沖，眼睛一翻，話也沒有出口，臉色先就變得不好看了。

可是，當史萍的目光與碧目神嫗的碧眼一對之下，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噤，心中那股不平之氣，不知從那裏消洩得無影無踪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悅服崇敬之心，表現在外的是雙手一垂，應了一聲：「是！」也不招呼彭明浩，轉身跑了出去。

彭明浩方待轉身隨同史萍而去，只聽得碧目神嫗冷喝一聲道：「彭明浩，你回來。」

彭明浩心中冒起一股厭惡之感，但是，他却不能不回來，不過，他的語氣可有點不大友善，冷冷的道：「什麼事？」

他的語氣不好，碧目神嫗倒未放在心上，目光向他臉上一照，道：「我有話問你。」

彭明浩無可奈何地道：「要什麼話，你問吧。」

碧目神嫗道：「你見過查夫人沒有？」

她能問出這種話來，可見對彭明浩的任務，她非常瞭解。

彭明浩一搖頭道：「我沒見過。」

碧目神嫗眼神一冷道：「眞是沒有見過嗎？」

彭明浩能有多大一點道行，那能擋得

住碧目神嫗的迷神眼，心中一陣迷糊，馬上改了口，點頭道：「見過，見過！」

碧目神嫗笑笑地道：「她長得什麼樣子，說來給老身聽聽。」

彭明浩把他觀察所得的印象完全告訴了碧目神嫗。

碧目神嫗道：「你對婁老五沒有說過幾句眞心話，你是不是背叛了婁老五。」

彭明浩又點頭承認了。

碧目神嫗哈哈一笑道：「有我老婆存在，你查夫人算是倒了八輩子霉了。」

「那也不見得！」居然有人無聲無息的來到了身後，而且接上了話。

碧目神嫗悚然一驚：猛然回身望去，可是什麼也沒見到，連連轉身，還是什麼都沒有見到。

這時候，碧目神嫗的目光自然離開了彭明浩，彭明浩像是做了一場惡夢般，頭腦頓時回復了清明，因此，他却看得清清楚楚，只見有一條人影緊貼在碧目神嫗的身後，她始終貼在碧目神嫗身後，所以，碧目神嫗轉了二三次身，還是看不到那人的影子。

這時，史婆婆和史萍兒也走過來了，他們當然也看到了碧目神嫗身後及那條人影。

尤其史婆婆見了那種情形之後，臉色數變，大爲震駭，她年老成精，見多識廣，識得這種身法乃是江湖上極爲罕見的「靈飛身法」。

再仔細一看，只見附在碧目神嫗身後的那人，長得和碧目神嫗一模一樣，幾可亂眞，只是衣服稍有不同而已。

史萍發聲大叫道：「老前輩，那人就在你身後哩！」

碧目神嫗停住身形，冷笑一聲，道：「這樣鬼鬼祟祟附在人身後，算是什麼人物，有種的就和老身的神眼對一對。」

身後那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取碧目神嫗的命，簡直易如反掌。

可是，那人却沒有要碧目神嫗的命，而且，飄身到了碧目神嫗面前，面對面的站着。

碧目神嫗注足玄功，舉目向對面之人望去，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叫之聲，道：「原來你就是那冒牌貨，今天可給老身碰到了……」

那人冷冷的道：「碰到了又怎樣？」

碧目神嫗反問道：「老身要把你變成白痴！」

那人笑道：「你能麼？」

其實，碧目神嫗早已使盡了全力，把她的迷人魔功發揮到了極點，可是那人還是談笑自若，一點不受影响。

這時，碧目神嫗的額頭上已經出現了顆顆黃豆大的汗珠。

本來，碧目神嫗的這套迷魂之功，利在乘人不備，倏襲見功，如果對方知道她的底細，守住心神，運功抗拒，那就要看各人的修爲了。

碧目神嫗年已六十開外，一身功力，當然不弱，只是對方比她更高，而且對她還非常瞭解，因此對起手來，更是擧重若輕，毫不在意。

碧目神嫗盡管頭上流着大汗，盯在對方眼神上的目光却是不敢收回來，只有死撐下去。

因爲，她有不能收功之苦！一收功對方就有隙可乘。那麼自己便成了作法自斃了。

碧目神嫗守住玄功，向史婆婆大叫一陣道：「大敵當前，你們婆孫還不上前出手。」

史萍應聲道：「好，看我的。」

她的身子才一動，却被史婆婆一手抓住道：「萍兒，不得亂來。」

史萍兒道：「爲什麼？」

史婆婆道：「他們兩人容貌一樣，誰眞誰假，我們不得而知，帮錯了人，如何是好？」

碧目神嫗大叫道：「老身是眞的，當然帮老身。」

史婆婆笑笑地道：「兩位身份未確定之前，老身祖孫實在未便妄自出手。」

史婆婆眞的分不出眞假麼？那也不見得，史婆婆剛與碧目神嫗分手不久，碧目神嫗的服飾她是認得清清楚楚，對方在這方面就多少有點不同，這點不同的差異，就足以分辨誰眞誰假了。

史婆婆之所以故作糊塗，就是來人的輕身功夫太高明了，再見碧目神嫗又門不過她的神功，自己祖孫上去，豈不自找倒霉，這種老江湖自然不會睜開眼睛吃這種虧，只有藉口推托了。

再則，碧目神嫗的氣燄太高張了，也正好看看她的笑話。

碧目神嫗又何嘗沒有看出史婆婆存心，只是自己面對强敵，拚力自保已是爲難，又能其奈史婆婆何。

她只恨得牙癢癢的，連瞪她們祖孫一眼的力量都做不到。

更可恨的是史婆婆居然拉着史萍兒離開現場道：「萍兒，走，我們快去找婁五爺去，讓他來作主。」便飛也似的跑了。

碧目神嫗額上的汗珠越來越多了，也越來越大了，身子又是搖搖幌幌快要站身不住了。

那人跨步走到碧目神嫗面前一伸手道：「拿來！」

碧目神嫗顫聲道：「你要什麼？」

那人道：「解藥。」

碧目神嫗道：「什麼解藥？」

那人道：「什麼解藥你應該心裏有數，還要本人多說嗎？」

碧目神嫗還想推托地道：「我身上什麼解藥都沒有帶。」

那人冷笑一聲，道：「那你就太不幸了，我一直沒有全力反擊你，現在只有置你於死地了。」接着雙目猛然一睜，兩道精光直向碧目神嫗眸子射去。

碧目神嫗大叫一聲，道：「且慢，我給你解藥就是。」乖乖的取出一隻玉瓶，拋給對方。

那人接了玉瓶，檢視了一遍，點頭道：「算你知機，饒過你的狗命，你回去好好養息吧！」身子一飄，飄到彭明浩面前，伸手拉住彭明浩一條手臂，帶着彭明浩脚不點地的飛身而去。

彭明浩幾次想說話，一張口就被一股冷風堵住了，那能說得出話來，好容易勢子慢了下來，彭明浩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夫人，是您麼？」

這奔行途中，查夫人已恢復了本來面目，放了彭明浩的手道：「婁大昌那裏，你已不能再去了，老身不願別人看見，帶着你不方便，你自己慢慢走回去吧，你認得路嗎？」

彭明浩打量了四週一眼道：「小的找得到路。」

查夫人道：「老身走了，你路上要小心一點。」身形一閃，快得叫人難以相信的就不見了。

彭明浩看得眼睛都直了，心裏好不羨慕。

回到城內，差不多已是上燈時分，今天的見聞大開眼了，忍不住想去找小三子一吐爲快，剛轉過街角，斜刺裏伸出一隻手，拉住他道：「隨我來。」

彭明浩嚇了一跳，定神望去，原來是史萍兒，一甩手道：「我不去。」

史萍道：「不要怕，我不會害你的，奶奶等你說話哩！」

其實，他不去也不行，史萍雖然算不得什麼高手，但和彭明浩比起來强得太多了，何況她還扣住了彭明浩的動脈，微微一帶，彭明浩就身不由己的跟她走了。

何況，史萍是一個漂漂亮亮的小姑娘，也沒人把他們的拉拉扯扯當做一回事。

史萍兒拉着彭明浩走進一條小巷子，走進一家住家人家，史婆婆就在屋裏等着他。

彭明浩提心吊胆的向前叫了一聲：「史奶奶……」

史婆婆笑咪咪的道：「坐，坐下好說話。」指着一張椅子，顯得非常和藹。

彭明浩暗暗吁了一口氣，謝了史婆婆，坐了下去。

這時，史萍兒也倒了一杯茶過來，笑道：「走了不少路，渴了吧，喝杯茶。」

彭明浩坐立不安的，只有苦笑。

史婆婆終於說話了：「明浩，你放心，老身不會爲難你，雖然你已經背叛了婁大昌……」

彭明浩矢口否認道：「沒有，我沒有背叛五師哥……」

史婆婆一笑道：「你和碧目神嫗的談話，我們都聽到了。」

彭明浩莫明其妙地道：「我說了些什麼？」

史萍道：「別裝蒜了！你說了些什麼，你自己會不知道麼？」

史婆婆道：「萍兒，不要怪你彭大哥不知道，碧目神嫗就是這樣厲害，她掏空了你的心思，你還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哩！」

接着，又把他與碧目神嫗的對話告訴了彭明浩。

彭明浩愕然道：「我自己却是一點不知道啦。」

史婆婆道：「老身把話已經說明白了，現在，我們好好的談一談了。」

彭明浩苦笑道：「史奶奶，你要談什麼？」

史婆婆道：「我問你，那個假碧目神嫗是誰？我想你一定知道。」

彭明浩剛一攤手，話還沒有說出口，史萍搶着道：「不要說不知道，我們也都看見了。」

彭明浩道：「就算我知道，我不說又怎麼樣？」

史婆婆笑笑的道：「有這句話就成了，老身已知道她就是查夫人。」

彭明浩一怔道：「你怎樣知道？」

史婆婆道：「這個老身說了出來，你也不會明白，將來你江湖經驗豐富之後，你就會知。」輕輕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老身想見一見她……」

一語未了，彭明浩已是搖頭不迭地道：「辦不到。」

史婆婆道：「你以爲老身要你帶我去見她？」

彭明浩道：「你的意思是……」

史婆婆道：「老身請你帶一樣東西給他，見不見老身，那是她的事，這個你不能說做不到吧。」

這倒眞是不能說辦不到，彭明浩只有點頭了。

史婆婆交給他一朵小銀花，道：「老婆子等你回信。」

彭明浩想了一想道：「今天時間已晚，我見不見得到夫人，還不一定。」

史婆婆道：「老身等到明天此時，查夫人見不見人你都要給老身一個回音。」

彭明浩點頭道：「好，我走了。」

這一來，彭明浩也沒時間去找小三子閒談了，急急跑回去，李大娘已是等得心焦極了。

桌上擺好了菜飯，母女二人愁眉相對，彭明浩一現身她們齊皆吁了一口長氣。

秀姑劈頭便道：「你早該回來，叫人好不担心啊。」

彭明浩當然也是一片歉然，道：「我碰上了那個史婆婆，所以回來遲了。」

秀姑大驚道：「她沒有爲難你吧？」

彭明浩笑道：「她要爲難我，我還回得來了麼。」

秀姑一笑道：「說得也是，算我白担心了。」

彭明浩道：「她想見見夫人。」

秀姑道：「爲什麼？」

彭明浩道：「她沒說明理由，却給我帶回來一朵小銀花……」

李大娘伸手接過彭明浩遞來的銀花，看了一眼，臉色微微一變，道：「他們寄身在那裏？」

彭明浩道：「大娘可是要去看望他們，我帶你去。」

李大娘道：「沒有你的事了，你只要說出她們的落脚之處就行了。」

彭明浩詳細說明了地點，李大娘道：「你們吃飯吧，我去去就回來。」

秀姑道：「菜飯早擺在桌上了，吃過飯去也不遲呀！」

李大娘道：「你們吃你們的就是了。」急急的走出去了。

彭明浩說的地方很好找，李大娘輕輕的叩了幾下門扉，這是一種特殊的叩門方法，十幾年沒有使用過了，如今再使用起來，李大娘心中不自覺的興起一股不堪回首的情懷。

開門的也是一個老太婆，那老太婆顯然是認得李大娘，臉色一變，問道：「你找誰？」

李大娘道：「史婆婆……」

一語未了，那老太婆已是將門一關道：「你找錯了地方。」

李大娘在門外站立了片刻，又待再次叩門時，手還沒有落下去，那門却呀然一聲，自己打開了，這時伸出頭來的再不是那老太婆，而是史萍。

史萍與李大娘沒有正式照過面，但暗中彼此都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史萍這時却沒有使出調皮的性子，欠身道：「前輩請進。」

李大娘進入屋內，屋內的兩個老太婆都起身相迎，那位給她吃閉門羹的老太婆更是歉然笑道：「老婆子無禮，大娘見笑了。」

李大娘微微一笑道：「小心一點是應該的，何笑之有。」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您定是金婆婆了。」

那老太婆笑道：「大娘好眼力，老婆子不敢相瞞，我正是金婆婆。」

李大娘這才轉向史婆婆道：「您就是史婆婆了。」

史婆婆點頭道：「我們雖然沒有與大娘正式見面，老婆子對大娘心儀已久，今日大娘駕臨，不知有何見教？」

李大娘取出那朵小銀花道：「不知這小銀花可是婆婆之物？」

史婆婆道：「這倒不是老婆子本身之物，是這小銀花原主人相托老身之物。」

李大娘點頭道：「這就是了。」

史婆婆道：「大娘此來，可是查夫人有什麼吩咐？」

李大娘說道：「查夫人她還不知道此事……」

史婆婆神色微變，截口叫了一聲：「大娘……」

李大娘搖手道：「婆婆請不要誤會，實因查夫人另有要事，未便干擾她，加以小妹與這小銀花原主人也有數面之緣，是以特來與婆婆一談。」

史婆婆面色一舒道：「大娘請恕老身無狀。」

李大娘含笑道：「婆婆客氣，請問婆婆，這小銀花原主人近況如何，不知婆婆可得而知？」

史婆婆點着頭道：「這……老婆子知是知道一點……不過……」原是點着頭說的話，但話中的意思却有所保留。

李大娘一笑道：「婆婆不便說，也就不必說了，只要婆婆知道，小銀花原主人就好，小妹這就回去告知查夫人與婆婆一見。」

史婆婆歉然道：「事有未便，尚望大娘見諒。」

李大娘道：「小妹理會得，婆婆不要放在心上，小妹這就告辭了。」

送走李大娘，金婆婆皺了一皺眉頭道：「這李大娘口氣倒不小，竟然在我們老婆子面前以小妹自居。」

史萍道：「她的身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否則，前番也不會失手了。」

史婆婆瞑目沉思了片刻，道：「但她認識這小銀花的原主人，應該不是等閒之人才是。」

史萍道：「奶奶，那小銀花的原主人是什麼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麼？」

史婆婆道：「她……」

只說了一個字，金婆婆忽然豎起耳朵一揮手，止住了史婆婆的話聲，輕聲道：「好像有找麻煩的人來了。」

來人好大的胆子，居然接話道：「史婆婆在屋裏麼？」

史萍口快，道：「是翁大叔。」

史婆婆向金婆婆使了一個眼色，回話道：「九爺請進！」

揮手示意史萍去開門讓翁九皋進來。

翁九皋進得屋來，一雙眼先骨碌碌的搜射了一遍，這才向史婆婆道：「婆婆，五哥有要事相商，請你回去一趟。」

史婆婆道：「有什麼事？」

翁九皋道：「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你回去見了五哥自然知道。」

史婆婆道：「我們老姊妹好容易見了面，今天不想回去了。」

翁九皋倒是二話沒說，轉身便走，道：「在下話已經帶到，婆婆回不回去，那是婆婆的事了。」

金婆婆忽然叫了一聲道：「翁九皋，你可識得老婆子我？」

翁九皋身形一頓，回頭之際，金婆婆一隻鐵鈎的手掌，已搭在翁九皋肩頭上，只聽金婆婆冷森森的一聲乾笑道：「你也不用回去了，就在這裏待吧！」

翁九皋冷笑一聲，反手鈎去。

金婆婆再次發出一聲乾笑道：「你要動爪子，那是自討苦吃。」

金婆婆的手法可眞快，另一隻手已倒翻而上，一搭一收，翁九皋的腕脈就送到了她手中，再一收勁，翁九皋已是承受不住，唉喲！一聲，身子就矮下去了。

金婆婆手起指落，又點了翁九皋七處穴道，把他向地上一摔，道：「小子，你就涼快，涼快吧。」

翁九皋穴道被制，只是全身功力被制，嘴巴還是能言能道，苦着臉，裝出一副糊裏糊塗的面孔道：「婆婆，這是怎樣一回事，在下又沒有招惹您。」

金婆婆道：「你沒招惹老婆子我，我老婆子招惹招惹你，可不可以。」

這話橫得叫人可以氣破肚皮，可是翁九皋沒有生氣，他知道生氣也是白氣，只有自討苦吃，所以，他的對策是連連點頭道：「是！是！是！婆婆年長，教訓晚輩們是應該的。」

史萍張大着眼睛訝然道：「翁大叔，你怎麼這樣沒種？」

翁九皋老着面皮道：「這叫好漢不吃眼前虧。」

史婆婆一笑道：「你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那就好，老身也不會爲難你，你把你的來意老老實實說出來吧。」

翁九皋說道：「你們先讓我坐坐好不好？」

史婆婆道：「好，萍兒，把他提到椅子上去吧。」

史萍到底年紀輕，平時與翁九皋又相處得不錯，一時眞還拉不下臉來，扶起他好好的坐在椅子上。

翁九皋緩了一口氣，苦笑道：「史婆婆，我們一向相處得很好，我的爲人如何，您也知道得很清楚。」

史婆婆笑道：「是的，老婆子知道得很清楚，你要說什麼話你就說吧。」

翁九皋道：「我……我是說，你們實在是誤會我了，我對你絕對沒絲毫惡意，我所看見的事，我也絕不會向老三說。」

史婆婆翻着眼皮道：「眞的麼？」

翁九皋道：「當然是眞的，我可以發誓。」

史婆婆道：「發誓倒也不必，您是什麼好意，說來老身聽聽？」

翁九皋道：「在下剛才看見李大娘從你們這裏走出去了，我只是進來想提醒婆婆少和她們接觸，以免惹出是非來。」

史婆婆說道：「那老五找老身是假的了。」

翁九皋延着臉道：「那是我想把這件事掩蓋過去，乘老五還沒有發覺之前，請你老回去，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史萍說：「嗯！你也上樹來吧，樹上又涼又快！又看得遠。」

很清楚，你要說什麼話你就說吧。」

翁九皋道：「我……我是說，你們實在是誤會我了，我對你絕對沒絲毫惡意，我所看見的事，我也絕不會向老三說。」

史婆婆翻着眼皮道：「眞的麼？」

翁九皋道：「當然是眞的，我可以發誓。」

史婆婆道：「發誓倒也不必，您是什麼好意，說來老身聽聽？」

翁九皋道：「在下剛才看見李大娘從你們這裏走出去了，我只是進來想提醒婆婆少和她們接觸，以免惹出是非來。」

史婆婆說道：「那老五找老身是假的了。」

翁九皋延着臉道：「那是我想把這件事掩蓋過去，乘老五還沒有發覺之前，請你老回去，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史婆婆笑笑道：「這樣說來，老婆子眞得謝謝你的好心了。」

翁九皋道：「不敢當，在下只是要婆婆知道在下不是搬弄是非的人就好了。」

史婆婆聽了他的話，本該替他拍開穴道才是，可是她只笑笑地道：「你知不知道，金婆婆點你穴道，也是一片好意？」

翁九皋「啊！」了一聲，瞪眼望着史婆婆說不出話來。

史婆婆接着說道：「你知不知道，老身決定離開你們那一夥人了，我們要不點了你的穴道，萬一你們老五指說你和老身通同一氣，你豈不是百口莫辯，經金婆婆這獨門手法在你身上一點，你不用解說，你的嫌疑就完全沒有了，你說這是不是好意？」

翁九皋大驚道：「你是說，你們始終不替我解開穴道？」

史婆婆點頭道：「爲了你好，只有這樣了，不過金婆婆的手法雖說獨門，只要知道解法，解起來也不困難。」

翁九皋打蛇隨棍上道：「嗯，那解法是……」

史婆婆道：「解法無他，簡單得很，先喝上一碗老年人的洗脚水後什麼手法都解得開。」

這豈不明明在損他，可是他却處之泰然的一笑道：「婆婆說笑話了。」

史婆婆面色一正道：「老身可不是和你說笑話，信不信在你。」

隨即頭一轉，向史萍道：「去，把這裏的情形告訴李大娘去。」

史萍應聲飛也似的去了。

史婆婆心中有所動的想了一下，道：「金姊，小妹出去看看。」

金婆婆道：「小心點，再失足就回不了頭了。」

史婆婆一矮身走了出去，留下一句話聲，道：「不會有下一次了。」

× × ×

彭明浩與秀姑吃完晚飯又過了不少時間，仍不見李大娘回來，秀姑不免有點担心起來，道：「明浩，娘怎還不回來？」

她問彭明浩，彭明浩那解答得上話來，其實她又何嘗不知道彭明浩答不上話來，這只是表示他心中的不安而已。

所以，秀姑接着又問道：「明浩，和史婆婆在一起的還有什麼人？」

彭明浩道：「史萍兒……」

秀姑道：「此外呢？」

彭明浩道：「還有一個老太婆。」

秀姑自言自語道：「二個老太婆加在一起，倒不可小覷了。」

一轉頭，向彭明浩揮手道：「走，我們也去看看。」

彭明浩當然同意，應聲道：「好，我們走……」

秀姑忽然一擺手道：「且慢，好像有人來了。」

衣袂飄風之聲直達水榭外面，眞是好大的胆子，秀姑秀眉一挑，喝道：「什麼人？」

「是我，萍兒。」身形直射了進來。

彭明浩道：「萍兒，有什麼事？」

史萍道：「大娘呢？」

秀姑知道萍兒，但只是暗中知道，明面上還是陌生人，她見萍兒直闖進來，心

中有點不快意，冷冷道：「還沒回來。」

史萍趨前叫了一聲「秀姐」道：「她眞的沒有回來麼，可是她已經離開了我們那裏哩！」

一聲「秀姐」，叫開了秀姑的心花，化開了她的冷面：「我們也正等她回來啦！家母她們談得怎樣？」

史萍道：「她們談得很好，要不小妹也不敢大胆露面了。」

秀姑道：「你來有什麼事呢？」

史萍道：「奶奶要小妹來告訴大娘，翁九皋已經找去了。」

彭明浩大驚道：「那不糟了？」

史萍冷笑一聲道：「有什麼可怕的，他已被金婆婆拿下來了。奶奶是叫小妹把這件事告知大娘。」

秀姑道：「沒說別的？」

史萍道：「就這件事，沒別的了。」

秀姑秀眉一結道：「娘事情已了，沒有理由不馬上回來呀！」

沒有理由的件事，就顯得不平凡了。

秀姑知道這件事情不能等閒視之，憑他們這三個人，絕對處理不好，只有誤事，當下心中作了決定，道：「你們等一等，我去告之夫人去。」

當着史萍的面，秀姑存心使了一手上乘輕功，不見作勢，身子已飄了出去。

這一手，果然看得史萍雙目一瞪，脫口叫了一聲，道：「好高明的身法啊！」

彭明浩輕笑道：「她比你如何？」

史萍臉色一紅道：「誰跟她比，她年紀本來就比我大。」

彭明浩道：「有件事你知不知道。」

史萍道：「什麼事？」

彭明浩道：「你過去每次進來，他們都知道。」

史萍嚇出一身冷汗道：「好險！」

彭明浩道：「如果不是誠心放你進來，怕你想進這園子都困難。」

史萍又抹了一下冷汗道：「你是說那看園子的老酒糟鼻子很厲害？」

彭明浩道：「聽大娘說，他過去的名氣很大，知道他的人多半不敢招惹他。」

史萍道：「怪不得他們都猜忌你們查夫人，沒有一個人敢到園子裏來撒野。」

彭明浩道：「那些人到底在攪些什麼名堂？」

史萍兒道：「我也說不上來，好像什麼事情都做。」

彭明浩道：「舉幾件事實說說。」

史萍說道：「偷呀！搶呀！販賣人口呀……」

彭明浩伸了一下舌頭道：「你們替他們做什麼？」

史萍道：「我們做的事情，你都經歷過了，就是替他們訓練新手。」

彭明浩道：「一個一個訓練……」

史萍道：「他們很看重你，所以才交給奶奶訓練，普通人奶奶是不管的。」

彭明浩問道：「奶奶替他們教過多少人？」

史萍道：「算來大約五六個人。」

彭明浩道：「那些人呢？」

史萍道：「不知那裏去了，再也沒有見過了。」

正說話間，秀姑回來了。

彭明浩急着問道：「夫人怎樣說？」

秀姑道：「夫人要我們不要出去，就萍兒你，也不要回去了。」

史萍道：「不回去，奶奶會担心。」

秀姑道：「夫人的話不會錯。」

史萍道：「不行，我非回去不可。」

小孩子心性，說不行就不行，不顧三七二十一的，點足就向水榭之外飛了出去。

彭明浩道：「萍兒，快回來……」

秀姑道：「讓她碰個釘子也好，她出不去的。」

彭明浩道：「萍兒鬼得很，園子這麼大，又是由內向外，酒糟鼻子只有一個人，只怕攔不住她。」

秀姑笑道：「你等着看就知道了。」

一語未了，史萍兒可不是回來了，只是這時她已成了一隻落湯鷄，全身濕淋淋的了。

秀姑見了只是抿嘴而笑，彭明浩却大驚問道：「萍兒，是怎麼一回事？」

秀姑一把拉着萍兒向房內走道：「萍兒，到裏面換衣服。」

萍兒換好衣服，出來搖頭苦笑道：「你們這裏眞怪，路上好好的，忽然脚下一落空，就掉到水裏去了。」

彭明浩道：「你走那一條路？」

萍兒道：「我平時來去的那條路。」

彭明浩莫明其妙道：「這就怪了。」

秀姑一笑道：「其實說起來一點也不怪，因爲這園子裏，暗中佈了奇門陣法，不發動陣法的時候，任你來去自如，一經發動陣式，你就別想討好了。」

萍兒嘆惱地道：「秀姊，你也眞壞，爲什麼不早說。」

秀姑笑道：「誰想到你會掉到水裏去，情形不過迷失方向，進出不得而已，同時我那裏來得及說，你一溜烟就跑了。」

萍兒頓足道：「活該，算我倒霉……」

樹外又响起了衣袂飄風之聲，大家耳朵一豎，來人已走了進來，原來是紫玉。

紫玉只向萍兒笑一笑，便向彭明浩道：「彭公子，夫人請你去一趟。」

彭明浩隨同紫玉到得查夫人處，只見李大娘和史婆婆都已好好的在座，彭明浩向查夫人見過禮後，便向李大娘道：「大娘，你回來了，秀姑可急壞了。」

李大娘笑道：「多謝你們的關心。」

查夫人接着道：「明浩，史婆婆帶來了很多寶貴的情報，有件事可要你冒險走一遭，不知你願不願意去？」

彭明浩欠身道：「夫人但有所吩咐，明浩萬死不辭。」

查夫人向彭明浩說了一些話，彭明浩心領神會的點頭不已。

夫人說完話，李大娘起身道：「明浩，我這就送你去吧，也不用回水榭了。」

史婆婆接着道：「老婆子也和你們一同去吧。」

出得宅院，李大娘忽然又叫住彭明浩道：「明浩，這件事情看似容易，實則相當困難，你要不要再攷慮攷慮？」

彭明浩堅定的一搖頭，道：「沒有什麼攷慮的了，明浩下定決心了。」

李大娘一笑道：「好，你沒叫大娘失望，我們先走一步，你到金婆婆家去救翁九皋就是了。」

李大娘與史婆婆飛身而去，彭明浩沒有飛身的本事，只有一步一步走去，當他走到金婆婆住處時，只見金婆婆房子的門虛掩着，彭明浩在外面叫了一聲，道：「史婆婆，史婆婆……有人在家麼？」

裏面沒有人答應，彭明浩推門走了進去，只見翁九皋垂頭喪氣的坐在椅上，睜眼看着彭明浩走進來，瞞眼希冀之色，却是說不出話來。敢情，金婆婆出去的時候，怕他呼叫，又點了他的啞穴。

彭明浩大驚叫道：「九哥，你怎麼也在這裏？」

翁九皋無法開口說話，却能用手直指自己的嘴巴，連連指個不停。

彭明浩大驚道：「你變成啞巴了？」

翁九皋又不住的搖頭，表示他不是啞巴，彭明浩雙眉一蹙道：「那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翁九皋聞言之下可楞住了，叫他如何說得明白哩！

忽然，彭明浩大叫一聲，道：「有了，你會寫字不？」

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翁九皋連連點頭不已。彭明浩取過一杯茶水過來道：「九哥，你用茶水寫在桌上吧。」

翁九皋用手指醮着茶水在桌上寫道：「我被他們制住了啞穴，不能說話。」

彭明浩大驚小怪的道：「什麼，她們弄得你不能說話了。」

翁九皋又寫道：「你要救我，我一定會報答你。」

彭明浩道：「報答的話不要說，我怎樣能救你呢？」

翁九皋寫道：「我有一處地方，你把我送到那裏就好了。」

彭明浩便伸手去攙扶翁九皋道：「好，我這就送你去。」

翁九皋止住他摻扶之勢又寫道：「我也不能走路，要你揹負我去。」

彭明浩道：「沒有問題，我還揹得動你。」

翁九皋又寫道：「你揹我到城外韋駝子那裏就行了。」

彭明浩道：「韋駝子是誰，我不知道呀！」

翁九皋寫道：「你先揹我出了西城再說，一路我指給你走就是。」

彭明浩揹起翁九皋直向西城外奔去，出城的時候，正好還沒有關城門，別人也沒注意他們，他們就這樣出了西城。

彭明浩一路照着翁九皋的指導走去，左彎右拐的來到一片菜園地，種菜的就是韋駝子。其實韋駝子並不駝，爲什麼叫他韋駝子，眞叫人難以理解。

叩門進去，韋駝子見了翁九皋吃了一驚問道：「老九出了什麼事？」

彭明浩道：「他被制住了穴道，不能說話。」

韋駝子伸手拍開了翁九皋的穴道，啞穴倒是一拍而開，翁九皋道：「我的身手也被制住了，快給我解開了。」

韋駝子又伸手向翁九皋身上拍去，這次只拍得翁九皋冷汗直冒，痛得咬牙切齒地叫道：「不行，痛死我了！」

韋駝子道：「這是獨門手法，在下解不開。」

翁九皋苦着臉道：「不錯，這是獨門手法，我一時心急倒忘了。」

韋駝子道：「這却如何是好？」

翁九皋道：「你想辦法送我到老五那裏去吧。」

韋駝子道：「我有事待辦，一時走不開啦！」

彭明浩道：「你有事沒有？我送九哥去好了。」

韋駝子道：「我是沒有事，不過我可以想到辦法，你們等等，我去弄車去。」

韋駝子走後，翁九皋望着彭明浩道：「明浩，你救我一場，我也不能坑你，你還是快快離開吧。」

彭明浩一怔道：「九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翁九皋輕嘆一聲，道：「有人說，你是替李大娘來做工作的。明浩，你救了我，我不能恩將仇報，你還是走吧。」

彭明浩道：「九哥，我原本不是也替你們做事麼？」

翁九皋道：「可是你改變了心意。」

彭明浩道：「我的行藏被李大娘發現了，李大娘要我做事，我能不答應麼？其實眞的該替誰做事，只有我自己心裏有數，九哥，你知不知道，我要眞替他們做事，遲早我會毒發身死的。」

翁九皋默默地點了一點頭，道：「說來也是，你實在不能替我們做事。」

彭明浩道：「九哥，再笨的人，也不會不想想自己的生死大事吧，何況史婆婆這一來投到查夫人那邊去，我還能在那邊待得下去麼？」

翁九皋道：「你的想法不錯，好，你就送我回去，五哥面前我替你解釋。」

韋駝子借來車子，有手推車總比揹着人走路的好，彭明浩小厮出身，也會推這種車子，推着翁九皋倒也不大吃力。

到得婁大昌落脚之處，見了婁大昌，婁大昌察看了翁九皋的制穴手法，也是解不開穴道。

翁九皋迫不得已，只有把金婆婆的話說了出來：「她們說，先喝了一碗洗脚水，才能解得開我的穴道。」

婁大昌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天下那有這種事，簡直鬼話連篇。」

旁邊有人道：「試試又有何妨。」

婁大昌笑問翁九皋道：「老九，你自己願不願意試一試？」

翁九皋一咬牙道：「喝就喝吧！」

洗脚水喝下去了，婁大昌再次向翁九皋解穴時，說來也眞叫人喪氣，可不是，一解就解開了。

翁九皋的穴道解開了後，婁大昌這才向彭明浩一瞪目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還敢回來蒙騙於人。」

翁九皋緊接着道：「五哥，你不要錯怪了明浩，他要心中眞有鬼，他還敢回來麼？」

婁大昌道：「你知道什麼，碧目神嫗還會寃杜他麼？」

翁九皋道：「不錯，李大娘是這樣交付過他，可是要他做才行呀。」

婁大昌道：「他們相處日久，當然會相信李大娘的話。」

翁九皋一笑道：「可是李大娘不能給他解藥呀！」

婁大昌一怔點頭道：「說得也是。」

這時，彭明浩忙又跪倒道：「五哥，同時小弟也不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一天到晚除了教訓人外，就是青菜豆腐，把人煩都煩死了。」

婁大昌道：「過來，我要看看你身上還帶得有什麼東西。」

彭明浩走近前去，婁大昌親手搜了他的身子一遍，身上只有一錠五兩重的銀子和小半瓶每天服用的解藥，此外便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婁大昌這才放心的一揮手道：「老九，你歇着去吧，把明浩也一同帶去吧。」

翁九皋帶着彭明浩回到自己房中，道：「奇怪，今天五哥倒是好說話得很。」

彭明浩道：「小弟是眞金不怕火，五哥明察秋毫，所以才能獨當一面。」

翁九皋皺着眉頭道：「但願如此。」

彭明浩道：「九哥，小弟拜師的事，還算不算數？」

翁九皋回答道：「這要看五哥的意思了。」

彭明浩道：「如果五哥不讓我拜師，我怎樣辦？」

翁九皋道：「我只能盡量替你說話，能不能有效，就看你自己的運氣了。」

彭明浩向翁九皋一禮道：「小弟先謝過九哥了。」

翁九皋一笑道：「你是九哥拉進來的，你有好處，我也有光彩，何謝之有。」

彭明浩道：「小弟但有寸進，絕不會忘記九哥你對我的好處。」

翁九皋一笑說道：「自己兄弟，不要說這些話了，你餓不餓，我可要吃點東西了。」

彭明浩說道：「好，小弟陪九哥喝二杯吧。」

外面有使喚的人，翁九皋吩咐下去，不久之後酒肉美食都送上來了。

兩個人說說談談，吃吃喝喝，彭明浩忽然發現翁九皋這人雖然不是好人，但還沒有到喪心病狂的地步，有時還能發出一二聲人性的嘆惜。

不知不覺，兩人已是酩酊大醉，相與枕藉，倒在一張床上睡去了。

睡到第二天中午時分，彭明浩睜眼醒來，房中已經不見了翁九皋。

彭明浩淨過手，吃過中飯，翁九皋仍不見回來，他這時禍福猶未定，也不敢隨便亂走，只得守在房中，聽天由命。

正當苦悶之際，翁九皋回來了，眉開眼笑的回來了，一見彭明浩的面就大聲道：「兄弟，眞得恭喜你了。」

彭明浩道：「五師哥准小弟如期舉行拜師大禮了。」

翁九皋道：「這倒不是，是師父有飛鴿傳命到來，要親自見一見你。」

彭明浩緊張地道：「九哥，能不去麼？我好怕。」

翁九皋道：「別怕，師父比幾個師哥都好說話得多，師父要見你，包你有好沒壞，以小兄來說吧，我雖入門已經八九年，每年也只見過師父一次，每次見面，師父總有二手絕活相傳，所以我們兄弟間，年資越老，所得越多，本事也越大，這次準是師父看中了你某一方面，要親自傳授你絕藝了。」

他心中眞是高興，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堆話。

彭明浩問道：「過去有過這種事沒有呢？」

翁九皋道：「大二三師兄都是師父親身傳授的，還有一位七師哥，也是師父親傳的，所以七師哥的本事，在師兄弟間，要算是第四，將來你要得到師父親傳，你就後來居上，算是第五了。那時，你可別忘了九哥啊！」

聽了這番話，彭明浩也是高興得很，笑道：「小弟來日如有寸進，都是九哥你所賜，九哥該知道小弟不是忘恩的人。」

翁九皋笑哈哈的道：「這個小兄知道，只是提醒你一句吧了，走，五哥等着要見你哩！」

見了五師哥婁大昌，五師哥婁大昌也是一臉笑意的向他道：「師父要親自培植你，將來可別忘了五師哥啊，你好好的用功吧。」

接着轉頭向翁九皋又道：「外面備好了快馬，你就送明浩上路吧。」

翁九皋大喜過望，但又有點不敢相信的道：「五哥是要小弟送明浩去？」

五師哥婁大昌笑道：「你的耳朵沒聾吧。」

翁九皋大聲說道：「小弟的耳朵好得很。」

五師哥婁大昌一揮手道：「那就快走吧。」

翁九皋向五師哥婁大昌行了一禮道：「多謝五師哥。」

彭明浩也跟模學樣向婁大昌行了一禮，道：「多謝五師哥。」

五師哥婁大昌笑着道：「只要你好好上進，五師哥就臉上光彩了，快走吧。」

別過五師哥，上了快馬，走出莊子，蹄聲的的，帶着兩顆噗噗跳的心，連夜走出百里之外。

一路上打尖住店，就沒見過翁九皋花過一分錢，只一抬眼，一挑眉，一拍手就又揚長上路了。

彭明浩冷眼旁觀，不難看出他們有很大的組織，住自己的店，吃自己的飯，難怪不要花一分錢了。

彭明浩心中明白，口中還不免裝糊塗的問道：「九哥，你的朋友眞多，好像住店吃飯都不要花錢。」

翁九皋一笑道：「不是我的朋友多，這都是我們二師哥的安排，住自己的店又舒適又安全，何樂不爲。」

彭明浩伸着舌頭道：「乖乖，那得有多少店呀。」

翁九皋道：「那也不算多，目前不過五十多家，聽二師哥說，將來要擴充到一千家以上哩。」

彭明浩瞪着雙眼驚叫道：「那得花多少錢呀！」

翁九皋道：「錢不是問題，倒是管理的人難找，否則，千把二千家，也要不了多少銀子。」

彭明浩用手指頭計算着道：「一家五〇〇兩，十家五〇〇〇兩，百家五萬兩，

千家就是五十萬兩，這麼多銀子還說不多，九哥，他們怎麼賺來的？」

翁九皋道：「我們賺錢的方法很多，有的買賣是自己做，有的是幫人家做，反正一做就有錢賺，生意好得不得了。」

彭明浩忽然問道：「九哥，你管那一部門的生意？」

翁九皋輕嘆一聲道：「說來慚愧，你九哥還沒有專管的生意，以後還得靠你老弟多多關顧。」

彭明浩失聲笑道：「九哥，你在說笑話了，小弟算什麼東西，孰有後來居上之理。」

翁九皋搖頭苦笑道：「你不知道，十、十一、十三都跑到我前頭去了啦，據我側面瞭解，你將來的前途，只怕五哥都趕不過你。」

彭明浩笑着不相信地道：「你越說越神了。」

翁九皋道：「我說的是事實，關於你的事，五哥還後悔得很哩！」

彭明浩道：「五哥後悔什麼？」

翁九皋道：「五哥眞後悔沒早傳師命先代師將你正式收入門牆。」

彭明浩道：「這有什麼可後悔的，我還不是進來了麼。」

翁九皋說道：「不是你入不入門的問題，而是五師哥對你有沒有代師傳藝的問題。」

彭明浩搖頭道：「我還是不明白。」

翁九皋道：「我問你，你現在對五師哥的關係與感情如何？」

彭明浩回答道：「師兄弟當然情如手足。」

翁九皋道：「如果五師哥對你親自傳授了武功呢？是不是會有點不同？」

彭明浩道：「當然不同，他雖無師父之名，却有師父之實……啊！我明白了，那樣一來，五師哥雖然不是師父也等於師父了。」

翁九皋接着道：「如果你將來出人頭地，五師哥不但面上光彩，而且誰都得對他另眼相看了。」

彭明浩道：「其實小弟本是九哥你和五哥領進入門的，這份情小弟心裏有數，五哥雖然沒有親自傳授小弟什麼，小弟與九哥五哥還不是心連心，肩併肩的。」

翁九皋笑道：「明浩，你眞是好兄弟，如此明白事理，五哥知道了不知要多高興。」

彭明浩在感情上也許有點明白，說到眞的用心方面，他可一點都不明白，他那裏知道老五和老九是把他當做一顆同門間爭權奪利的棋子。

接風宴上誅惡魔

一路說說談談，不知不覺奔馳了三天，這天他們到了漢口西南邊的馬家湖，馬家湖離漢口不遠，有水陸交通之便，青山綠水之美，靠着湖邊，有一片大莊院，莊院門楣上懸着一塊金字匾額，匾上有着三個叫人見了肅然起敬的大字「狀元府」。

這座狀元府氣勢非凡，紅漆朱門八字開，朱門外面還有一對其大無比的石獅子，石獅子前面更有四個站班的彪形大漢，好不神氣威風。

翁九皋領着彭明浩馬也不下的直向府內闖去，彭明浩捏着冷汗叫了一聲，道：「九哥，我們要先下馬吧……」

那知呼聲未了，翁九皋的馬已然越過了那四個彪形大漢，而進入了莊院。

那四個彪形大漢居然視而不見，任由他長驅直入。

彭明浩一個驢勒，跟着進了莊院。

進入院門，目光所及之處，就像走到皇宮內院，一花一草，一樹一木，一人一物，莫不充滿了富貴之氣，令人自然產生一種拘謹不安之感。

落蹬下馬之後便有二個穿着整齊的小廝過來，將馬匹接手牽了過去。

上得台階迎面又走出二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欠身一禮道：「請用蘭湯入沐。」

這是什麼話，彭明浩不由聽得一怔，幸好翁九皋一旁扯了他一下，輕聲道：「師父最愛潔淨，你我風塵僕僕而來，自應沐浴後入見。」

彭明浩是明白了，不覺暗自嘆惜一聲忖道：「只怕見皇帝老子都沒有這種規矩，這位師父倒也怪得可以了。」

進入浴室，浴室的設備就像大小姐的閨房一樣的華麗，洗澡水都是香噴噴的，滑膩膩的，洗淨一身風塵之後，人都好像輕了好幾斤似的。

合體的新衣服都已被取走。

彭明浩心中緊記着他的那解藥瓶，伸手向新衣服的袋中一摸，他的一顆心，不由得一沉，驚叫了一聲，道：「我的解藥呢？」

他話聲出口，眼前人影一閃，一個俏生生的少女已托着他的解藥瓶子出現在他眼前，笑哈哈的道：「藥瓶在此，請公子查收。」

這時彭明浩的衣服都還沒有穿整齊，當下面孔一紅，接過藥瓶，連連揮手道：「請出去，請出去。」

那少女若無其事的一笑，道：「婢子侍候公子穿戴。」她不但不出去，而且還幫彭明浩穿着起來。

彭明浩冷眼向翁九皋望去，只見翁九皋也有一位少女替他穿着，但他却處之泰然，和那少女有說有笑的，非常融洽。

彭明浩只感覺到說不出的蹩扭，但最後總算過去了。

少女退出之後，翁九皋拉着他出去向一面大鏡子前面，道：「看！看！你只怕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

鏡子裏面的那個人，彭明浩眞不敢相信那人就是自己，那人不但一身富貴氣，是個十十足足的公子爺，而且眉目之間居然英氣勃勃，與從前的自己完全不同了。

彭明浩夢囈般的道：「眞是我麼？」

翁九皋一笑道：「當然是你，走吧，師父要等待得不耐煩了。」

一個少女領着他們穿過一條長廊，進入一座非常精巧的花廳，花廳正中坐着一位滿面紅光的小老頭子，那小老頭子面如滿月，粗粗看去只有三四十歲左右，仔細看看，不難發現他已是上了年紀的人了。

小老頭左右站着二位如花似玉的美女，背後還有一位美女正在輕輕替他搥骨。

翁九皋跨步向前，叩首下去，道：「徒兒九皋叩見恩師金安萬福。」

彭明浩也只有拜倒道：「晚輩彭明浩叩見老前輩。」他還沒有正式拜師，這種稱呼最是適當。

那小老頭子抬了一下手道：「你們都起來，明浩你走近來，伸出你的雙手，給老夫看一看。」

彭明浩走向前去伸出雙手，那小老頭子忽然出手一指，點在他中指指尖之上，彭明浩倒不覺得怎樣，那小老頭子却是微微一點頭，道：「好，爲師收下你這徒兒了，今後你就是老夫座下的十三太保。」

翁九皋大喜喝道：「明浩，還不快快叩謝師恩。」

彭明浩向小老頭拜了三拜，道：「多謝恩師成全之德。」

小老頭子轉頭向身旁一位美女點了一點頭道：「你去把他送到『金谷園』去，吩咐趙園主好好造就他。」

彭明浩又拜了一拜師父，站起身來，還想和翁九皋說二句話，翁九皋却向他一抱拳道：「明浩，恭喜你了，你快隨琪姑娘去吧。」

這時，那琪姑娘已開口催促他離去了：「彭公子，請吧！」

彭明浩隨着那琪姑娘出了小花廳，向後院走去，彭明浩鼓起勇氣，笑問那琪姑娘道：「姐姐，上姓芳名，尚請見示，小弟也好稱呼。」

那琪姑娘道：「我們姊妹四人，都是以美字排列，我叫美琪，是老大，老二是美玲，老三是美珊，老四美珍。」

彭明浩重新抱拳一禮道：「小弟有禮，見過美琪姊姊。」

美琪見彭明浩禮數週到，心中高興，微微一笑道：「自己人，不要客氣了。」

彭明浩道：「小弟初來乍到，難免疏忽不週，以後尚望姊姊多多指教。」

美琪點頭一笑道：「你這聲姊姊叫得好，你放心好好的用功吧，姊姊會隨時照顧你的。」

彭明浩暗暗吁了一口氣，道：「琪姊姊，這金谷園是什麼地方，趙園主好相處麼？」

美琪道：「金谷園是個培養人才的地方，你去後就知道了，不過趙園主這人，有時很難說話，你小心一點就是了，你放心，姊姊會隨時來看你的。」

金谷園就在一座莊院之內，不過位處一隅，另有高牆相護，是一處別有天地的地方。

進入金谷園之後，美琪送彭明浩進去見了趙園主，想不到趙園主是個婦道人家，看上去不過四十多歲，但滿面秋霜，與之相對，如坐冰宮。

趙園主只與美琪說了兩三句話，就送客道：「姑娘你忙，你就請回吧。」美琪就是想多說兩句話，也說不出口，只有退了出去。

趙園主向彭明浩冷冷的道：「你師父很看重你，你是什麼人推薦給他的，一一道來。」

彭明浩搖頭道：「晚輩什麼都不知道，他們要晚輩來，晚輩就來了。」

趙園主道：「你眞糊塗，誰把你引進門來的你都不知。」

彭明浩道：「這個晚輩倒知道。」

「誰？你說。」

彭明浩道：「晚輩首先遇見九師哥，後來見五師哥，五師哥就叫晚輩來了。」

趙園主冷「哼！」一聲，道：「事情會有這樣簡單？你最好老實一點，實話實說，否則，老身有權叫你死活不得，永遠見不到天日。」

彭明浩眉頭一皺道：「實情如此，您叫晚輩說什麼呢？」

趙園主面孔一板道：「你在老五手下，立過什麼功來？」

彭明浩道：「五師哥曾命晚輩到一位查夫人家中去臥底，但結果並沒有成功，不知這算不算立功？」

趙園主道：「你怎樣進入查夫人家中去的？」

彭明浩道：「晚輩早年原是張大戶家的小廝，後來得遇見一位李大娘和他的女兒秀姑，彼此相處甚好，李大娘離開張大戶家後，就投奔了查夫人，晚輩因李大娘的關係而進入查夫人家的。」

趙園主嗤笑一聲，道：「你後來爲什麼又背叛查夫人？」

彭明浩道：「晚輩並沒有背叛查夫人，晚輩只是奉派去臥底的啊。」

趙園主的話問得古怪，彭明浩心中一動，於是在答話的時候，有意無意之間用自己的左手挽了一個手花，趙園主視若無睹，冷笑一聲道：「算你答得有理，金姑，把他送到泰字十三號去。」

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婦人應聲走了出來，她當然就是金姑了，二話不說的就把彭明浩領走了。

所謂「泰字十三號」乃是一間起坐睡臥的房子，房子一共有兩間，獨門進出，見不到其他的人，金姑把他送進屋內之後，交待了一句話：「此後，你的起居作習，就在這兩間房子之內，非經奉准，不得擅自走出一步。」一扭腰不讓彭明浩有問話的機會就走了。

房子的設備倒是很華麗，隨時有人送飲食進來，生活也很舒服，只是，一住就是三天，除了吃喝睡之外，就沒有任何一個人來看他，也沒有任何一件事可做，更不要說練什麼功了。

第四天，來了一位老夫子，開始教他讀詩詞歌賦，但沒有人教他工夫，那老夫子教了他半個月唐詩三百首，唐詩三百首，彭明浩原本就知道不少，半個月下來，他已能够倒背如流了。

這天，老夫子又來了，他坐下之後一抹臉，老夫子變成了趙園主。

彭明浩當下大爲震驚，張口結舌，話也說不出來了：「您！您！您……」您了半天，還只是一個「您」字。

趙園主忽然道：「老身認識查夫人，她可有什麼東西交給老身？」說話之際，左手手指也挽起了一式手花。

彭明浩大喜過望，離座一禮道：「晚輩見過老前輩。」

趙園主伸手道：「把東西拿來。」

彭明浩全身衣服都換過了，身上只有小半瓶解藥，他取出那半瓶解藥遞給了趙園主。

趙園主只說了一句：「你安心的住下去。」就沒再說別的，恢復老夫子的容貌後走了。

稍後，又來了一個老夫子，這是眞的教彭明浩讀書的老夫子，他開始教彭明浩宋詞了。

此後，開始有人來教他各式各樣的武功，尤其有個老頭子特別教他指上功夫，又有一個老頭子教他「縮骨功」，他這一學就學了一年多，可是在這一年中間，他再沒有見過趙園主的面，心中嘀咕着，也不知趙園主到底怎樣了。

這天，教彭明浩詩詞歌賦的老夫子，放下書本道：「老夫能教你的就此爲止，你以後就沒老夫的課了。」

彭明浩學了一年多詩詞歌賦，性格上已經開放洒脫得多，笑問道：「先生如此才華，爲什麼不教學生讀些經史之籍，治亂之書呢？」

老夫子笑了一笑道：「那些學問你用不着，有些詩詞歌賦的學問，沾點才氣，你就足以應世了。」

彭明浩還想堅請的時候，老夫子已起身走出房去了，他心頭上剛感惆悵的時候，只見老夫子去而復回。

彭明浩大喜道：「夫子可是改變了主意。」

老夫子坐下道：「老身不是那老夫子。」她確實不是老夫子，從她說話的聲音，他聽得出來，她就是趙園主。

彭明浩驚喜地道：「園主，是您！」

趙園主舉手輕搖道：「說話小聲，你大約還有兩個月，就可以出園了。」

彭明浩道：「晚輩這一年多來，並沒學到什麼東西。」

趙園主道：「眞實工夫你當然沒有學到，但做個出色的綉花枕頭是足足的有餘了。」

彭明浩道：「這不是在浪費我的時間麼？」

趙園主道：「話不是這樣說，一年多的時間，你有這樣大的收穫，你也該滿足了。」

彭明浩道：「我想園主當知道晚輩的初衷。」

趙園主道：「老身要不知道你的抱負，也就不會替你安排這些課程了。」

彭明浩道：「晚輩仔細想了一想，這一年多來所學，對我的幫助不大。」

趙園主道：「對你的幫助也許不大，但對他們的幫助却是很大。」

彭明浩道：「可是晚輩不是爲他們而來。」

趙園主微微一笑，道：「你當眞覺得浪費了你的時間？」

彭明浩點了點頭道：「晚輩確是這樣想。」

趙園主道：「那麼查夫人教給你的六句眞言口訣你也沒有下工夫苦練。」

彭明浩一震道：「前輩少何知道？」

趙園主道：「你不要問老身如何知道，告訴老身你下工夫苦練了沒有。」

彭明浩點頭道：「晚輩已能吐納自如，結胎行功了。」

趙園主道：「那你在這裏學的縮骨玄功，也有四五成火候了。」

彭明浩點頭道：「園主明察秋毫，確是有了五成以上的火候，不過晚輩在教習面前只顯出三成火候，他已把晚輩視爲奇才。」

趙園主道：「這不能算是你的收獲麼！一年半不到，你就能有這樣成績，除了在這裏之外，別的地方只怕很難達到這種進境。」

彭明浩皺着眉頭思忖道：「聽他的意思，好像這裏還給了我不少好處。」

想了一想，實在想不通，但趙園主沒叫他猜疑，接着就把實情告訴了他：「你道這是一個什麼集團，偷、騙、帶販賣人口，因其偷騙，手中積存了不了培元補氣的珍貴奇藥，他們因爲來得容易，所以並不知道珍惜他們，凡是得進入『金谷園』造就的人才，在日常食物之中，就有一份進補的菜單，你得了這菜單不少好處，所以你才有今天的進境，你這種進境，要在普通環境，怕莫要五年以上的工夫。」

彭明浩聽了這番話，不由他不愕然而驚：「啊！園主您……」「您」什麼，他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趙園主道：「你什麼都不要說，只要你替老身做好一件事，你在這裏的所得，就受之無愧了。」

彭明浩道：「園主但有所命，晚輩萬死不辭。」

趙園主笑了一笑道：「我要你替我帶一件東西給查夫人……。」

彭明浩應口道：「晚輩一定替園主帶到。」

趙園主道：「話別答應的太早，要帶這樣東西出去，可不容易啦！」

彭明浩道：「晚輩一定替您帶到，除非我死了。」

趙園主道：「你死了你就盡了心是不是？」

彭明浩回答道：「晚輩只能做到這一點。」

趙園主說道：「但是，你誤了我的大事，又當如何，年輕人以爲死就是盡了責麼？……」

彭明浩道：「那晚輩……」

趙園主道：「你答應了老身，就得替老身做，就死都得替老身做到。」

彭明浩道：「這就爲難了。」

趙園主道：「這當然是一件爲難的事，否則也不會等到今天了，你攷慮一下，能不能答應？」

彭明浩倒眞正的想了半天，最後一點頭道：「晚輩答應了。」

趙園主道：「老身告訴你一件事，他日你走出我『金谷園』時，要全身赤裸而出，並且腹中還得服下一劑瀉藥，這表示你在這裏除了胸中所學之外，不得帶出任何一事一物，老身問你，你如何將老身所托之物帶出去？」

彭明浩道：「園主所托帶出之物有多大？」

趙園主道：「有小姆指大小。」

彭明浩道：「可否現在就交付給晚輩呢？」

趙園主說道：「老身正是要將它交給你。」

東西交出來，是一枚蠟丸。

彭明浩接着蠟丸在掌指之間滾動了一下，趙園主似是看穿了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講手法，我們院主可是天下第一，你別想在他面前班門弄斧了。」

彭明浩自來到之後，就不知道師父怎樣稱呼，這時聽了「院主」兩字，不由接口道：「園主說的可是師父？」

趙園主點頭道：「正是他。」

彭明浩道：「晚輩出院的正確日子還有多少天？」

趙園主道：「從今天算起，還有八十一天。」

彭明浩道：「有八十一天時光，晚輩想够我安排的了。」

趙園主道：「我走了，再見面時，就是你出關時候了。」

趙園主走了，彭明浩却陷入困境。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而又非解決不可的問題。

想了四五天後，彭明浩忽然靈機一動，忖道：「手法不行，我用脚法如何。」

於是，他開始練習自己的脚指了。

八十一天轉瞬而到。

彭明浩一早就被喚了出去，地點是「金谷園」前面庭院裏。

院主當中而坐，趙園主就坐在他旁邊，院主考問了他一些所學，非常滿意的一點頭道：「你很用功，不負老夫所望，美琪，替他把衣服脫下來。」

彭明浩故意一怔，說道：「師父……徒兒……。」

院主含笑道：「沒有什麼，這只是出園的規矩。」

趙園主頭一側，背過臉去，美琪就當着大家面前把彭明浩的衣服脫得精光，只羞得彭明浩一張臉漲得通紅。

脫去衣服之後，院主走下座來，握着彭明浩的雙手，道：「我們在手法上較量較量。」

他們的較量手法，可不是眞力相拚，只是在指法上的變化出奇爭先。

院主的指法實在太快太神奇了，彭明浩不得不打從心底眞的佩服他。

他當然比不過院主，但是院主對他也很滿意，點頭一笑道：「你很好，老夫賜你一顆解藥，服下之後，除去餘毒，你以後就是老夫心腹弟子了。」

當面就叫彭明浩服了那顆解藥，那藥力可眞靈驗如神，院主剛走回座上，彭明浩已是腹鳴如雷，美玲提過一隻便桶，就叫彭明浩瀉於便桶之內。

這原是大爲羞人之事，除了趙園主背過臉之外，其他的人都視如不見，處之泰然。

彭明浩瀉完肚子，院主一揮手道：「出園去，晚上老夫與你設宴送行。」

彭明浩光着身子走出園門，門外已有人替他準備好了衣服，穿上新衣服之後，彭明浩臉色忽然變得一片慘白，幾乎昏倒了過去。

原來，他藏在脚指之間的蠟丸已然安全無恙的帶出了「金谷園」，誰知他却完全失敗了，他不但失敗了，而且還敗得莫明其妙，自己竟然渾然不知。

原來，當他穿鞋襪的時候，他才發現他那蠟丸不知在什麼時候變成了一粒小石子。

他的蠟丸，不知什麼時候，已被人換走了。

彭明浩心情沉重得幾乎支持不住身子，憂心忡忡的向侍者道：「有休息的地方沒有，我要休息一下。」

侍者欠身道：「早已替公子準備好了，公子請！」

現在彭明浩的身份不同了，休息的地方是華麗到了極點，如不是他心中有一個理想的話，眞要樂不思蜀了。

彭明浩坐在花團錦簇的房中，腦中煩惱待要炸裂開來，那有心情休息？

忽然房門外响起了輕叩之聲，彭明浩惱怒的喝道：「去！去！去！別煩我。」

「明浩，是我，大姐美琪。」

彭明浩滿腦子不高興的打開了房門，悻悻的道：「你有什麼事？」

美琪微笑道：「沒有事就不能來麼？老弟，你現在是大功告成了，可是不想看我這位大姊了。」

彭明浩自從在「金谷園」受教一年多以來，人可圓滑得多了，當下面色一變，堆上一臉笑容道：「大姊，小弟怎敢，只是心裏煩得很。」

美琪道：「凡打從『金谷園』出來的人，將來前途似錦，應該高興才是，你沒有煩惱的理由呀！」

彭明浩長嘆一聲，道：「大姊，你不知道，我……我……唉……」

美琪道：「你爲什麼這樣煩惱，可否告訴大姊我一二？」

彭明浩搖了搖頭道：「我有難言之隱啊！」

美琪忽然伸手一揚道：「你是不是爲了這個東西煩惱？」

她手裏可不還捏着他失去的那枚蠟丸，彭明浩眼睛也直了，臉色也變了，人却跳了起來道：「你這從那裏來的？」

美琪笑道：「這是不是你的東西？」

彭明浩話到口邊，却又一搖頭道：「不是。」說得還眞決絕。

美琪道：「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彭明浩道：「不知道。」

美琪道：「既不是你的，你又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你管我那裏來的。」

彭明浩一咬牙點頭，道：「是我的又怎樣？」

美琪更出乎意料之外地將那蠟丸向他手中一放道：「是你的就給你。」

彭明浩望着美琪一怔，口中只叫得一聲：「大姐……」

美琪已二話不說的走出房外去了。

彭明浩捏着那粒蠟丸，站在房中，腦中是一片空白，簡直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彭明浩由極度的懊喪轉變到極度的迷惑，他不能糊塗下去，他一定要弄個是非明白。

他不加思索的走出休息的房間，向師父居住的精舍走去。

路上正好遇見美珍，美珍道：「公子，院主有請啦！」

彭明浩隨着美珍進入小廳堂之中，只見廳堂之中已經坐了七八個人，彭明浩參見了師父。

師父指着那七人道：「明浩，這是你七位師兄：老大陳勝一；老二吳得廣；老三康季；老五婁大昌你已經認識了；老七姜心如，十一遇安。」

彭明浩向前作了一個大揖道：「小弟彭明浩見過各位師兄，以後還望各位師兄多多教誨。」

老五婁大昌因爲彭明浩最先認識他，特別熟絡的一笑道：「一年多不見，你簡直成了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也。來，就坐在爲兄一旁。」一面說着，一面親自拖了一張椅子靠在自己身旁。

這時，只見老七姜心如鼻子一翹，輕輕的哼了一聲。

他這一哼，倒給了彭明浩一個暗示，表明他們兄弟間的明爭暗鬥，而高高在上的師父，却是聞而不聽，毫無表示。

彭明浩又冷眼旁觀那七位師兄，由老大到老五都是富家翁的打扮，只有老七和自己是公子哥兒的打扮，十一遇安穿着利落，看來是位少年俠士的模樣。

這時師父也是目光流轉，望了大家一眼，眉開眼笑的說道：「你們覺得彭十三如何？」見鬼，他在師父口中，成了彭十三了。

幾乎是衆口齊聲的回答道：「師父慧眼賞識的人，自是一流中的一流，徒兒等慚愧。」

師父哈哈大笑道：「說武功方面的成就，彭十三實在還入不得流，但除武功之外，凡我門中應該具備的才藝，他倒頗有成就，不負老夫所望。」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作了一番解釋道：「要造就一個武功高强的傑出之士，沒有十年以上的工夫，難望有成，花十年以上的工夫，去造就一位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打手，老夫想來想去，都覺得那是浪費人才，所以老夫對彭十三的武功，要求並不高，而在才藝方面特別注重，你們在武功方面都下過一番苦功的，老夫問你們，你們行道江湖以來，眞正和人動手，以武功分生死決勝負的機會多不多？」

「不多。」這是老大回答的。

師父點點頭道：「你這話一點不錯，咱們有的是銀子，要動手的時候，也不必自己動手，怕沒有人替我們賣命，有錢能使鬼推磨，老夫見多了，多少武功高强之士，還都一一死在老夫手中。」

說話之間，眼睛不住的望向彭明浩，那意思是告訴彭明浩頭腦比武功要重要得多。

「老大，爲師要你羅致的四位特級高手，可曾請到了？」

老大陳勝一欠身道：「請到了，弟子已將他們帶來莊中，有候師父吩咐。」

「你答應給他們每人每月的月薪是多少？」

老大陳勝一道：「每人每月紋銀五千兩，以三年爲期，三年期滿之後，另每人加送程儀紋銀五萬兩。」

師父點頭道：「不算多，他們答應了我們的條件沒有？」

老大陳勝一道：「他們答應在三年之內，絕對效忠，悉聽吩咐，師父可要見見他們？」

師父道：「老夫對他們知道很清楚，不必見了，你把那四人交給彭十三吧，以後彭十三就是他們的主人，叫他們好好保護彭十三，聽彭十三的命令行事就是。」

老大陳勝一聽了應道：「是，弟子遵命。」

師父笑向彭明浩一笑道：「他們每一個人的功力，都在三十年以上，現在你不費吹灰之力，就具有一百二十年以上的功力了，這豈不勝過你自己苦練三十年。」

雖不知師父眞正的用意所在，但他所說的話，倒也眞有幾分道理，彭明浩這時唯一能做的就是起座向師父躬身一揖道：「多謝師父愛護之德。」

師父含笑道：「你知道爲師愛護你就好，但望你以後爲人處事的時候，心中時時有師父就好了。」

彭明浩心中眞有些感動，俯首道：「徒兒不敢有忘師父再造之恩。」

師父一揮手道：「好，你先坐下，大昌，你把最近的情形說給大家聽聽。」

婁大昌於是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查夫人自獲得史婆婆投效之後，顯然知道不少本門中活動的情形，也暗中結集了一股力量，處處與本門爲難，使本門這一年來的活動大受打擊，尤其，查夫人的女兒舜君更是機詐百出，防不勝防，最是令人頭痛，查家不除，本門的事業只怕很難進展了。

師父笑問彭明浩道：「常言有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對查家最是清楚，對於這個問題，你有什麼意見？」

天呀，彭明浩可說是剛剛見到天日，他能提得出什麼好意見來，一陣作難，口中便訥訥難言了：「這……這……」

師父一笑又道：「別急，先想想，然後再說不遲。」

師父一臉和藹的笑容，如果不知道他的底細的話，那眞叫人感激得五體投地，死而無怨。就現在知道了師父底細的彭明浩，也還是忍不住興起陣陣知遇之感。

這時候，老七姜心如忽然接口道：「師父，弟子倒是有一計，不知師父以爲如何？」

師父道：「你平時心眼兒不少，說來聽聽。」

老七姜心如道：「要彭十三想辦法把查舜君娶過來，不就化仇家爲親家，化大事爲小事了？」

彭明浩猛的站起來，師父却向他一揮手道：「老七這辦法不錯，彭十三你就免爲其難，去把查舜君弄到手吧。」

彭明浩剛叫得一聲：「師父……」

師父又一揮手止住他道：「你苦學了一年多，也該顯顯你的本事了，你不要多說了，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明天你就着手進行吧，費用要多少，老五全力支援你，爲師只問結果，不問過程，你可以放手的做去。」

彭明浩心中好不作難，可是看着大家集中射來的眼光，彭明浩領悟到，現在是不能說「不」字的時候，只有點頭道：「好，弟子就這麼辦。」

吃過餞行宴，第二天帶了大師兄高薪請來的四個保鏢，彭明浩回到了查夫人住的當陽。

說起大師兄替他請來的四個保鏢，那

是二男二女兩對夫妻，看他們年紀都在四十左右，現在他們的姓名是：褚萬年，羅湘景、譚開山、詹文卿。至於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就不得而知了。

一年的時光不算長，小三子還是小跑堂，而彭明浩的氣派却完全不一樣了，以前他是一個鄉巴佬，現在他是金裝玉琢的公子哥兒了。

首先他叫人把小三子找來，叫小三子去先向查夫人請安，第二天一早，帶了四個保鏢，和一些禮物，去拜訪查夫人了。

彭明浩過去與查府來往都是由後園進出，從來沒有走過正門進過前門大廳，只聽說查夫人人口簡單，除了母女二人外，在後面招呼他們生活起居的就是紫玉一人，在前面招呼一切的就是一對王氏老夫婦和一個二十多歲的許姓少男，此外，就是後園的那位酒糟鼻子和一位負責伙食的老湯了。

前面的老王夫婦與許姓少年彭明浩從來沒有見過，老湯他倒是見過一二次面，點過頭，可從來沒有說過話。

這次彭明浩前來查府氣派非凡，人已非當年吳下阿蒙，加上二男二女四保鏢的英雄氣概，顯得他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送上名帖，由王氏夫婦迎入正廳，傳報進去，片刻之間紫玉出來傳話道：「夫人有請彭公子後院相見。」

彭明浩一揮手將隨身四位保鏢留在前廳，自己便隨着紫玉向後院走去。

剛出得前院大廳，紫玉便輕笑一聲，道：「彭公子，你好大的氣派，這一年多來，到那裏發財去了。」

彭明浩料想紫玉還不知道自己別後的去處，只有隨口答道：「做生意去了，總算運氣不錯，頗有收獲。」

紫玉嗤笑一聲道：「你還記得夫人，倒眞難得了。」她這一笑，可看出她對彭明浩的爲人帶了輕視的眼光。

彭明浩暗中發笑，口中唯唯而已。

幾句話間，便已到了查夫人的內廳門口，只見廳內已經坐滿了人。

有查夫人母女；李大娘母女；史婆婆祖孫；金婆婆和一位似曾面熟的老人。

彭明浩跨步向前，向大家行過見面禮，查夫人微微一笑道：「這一年多來辛苦你了。」

彭明浩欠身道：「說什麼辛苦，其實晚輩還得謝謝夫人的成全。」

查夫人疑訝的道：「你得了很多好處麼？」

彭明浩道：「晚輩這一年多，日夕用功學習，自覺稍有寸進。」

查夫人道：「你見到了老身要你見的那位夫人沒有？」

彭明浩道：「見到了，她就是『金谷園』的主持人，大家稱她爲趙園主，晚輩這一年多來，就在她維護下學習用功。」

接着忙又離座而起，將帶回來的那顆蠟丸雙手送給查夫人道：「晚輩幸不辱命，趙園主有回信給夫人，請夫人過目。」

查夫人接過那蠟丸，雙目之中不自覺的流下兩行清淚，輕嘆一聲道：「總算等到她的訊息了。」

查舜君問道：「娘，這是怎樣一回事，從沒見你提起呀！」敢情，彭明浩受命的事連查舜君都還不知道。

查夫人又是一聲長嘆道：「你們年輕一輩的，只怕都還不知道，老身就乘這機會與你們說個明白吧。」

原來，查夫人的娘家姓石，父親石中英在當年武林中可是一位名聞天下的大俠，膝下無兒，只生了一雙女兒，那就是查夫人石明輝，趙園主石明霞，她們兩姊妹原是江湖上一對美艷照人的姊妹花，不知羨煞了多少江湖少年俠士，後來石明霞被騙上當，無顏再走江湖，不顧父親姊姊的在江湖上失了踪，從此杳如黃鶴再無音訊，多少年下來人事全非，父親死去之後，查夫人却沒有放棄找尋這位妹妹的心願，近十幾年來，江湖上忽然出現了一股暗潮黑勢力，四處廣佈眼綫，專做那些偷盜拐騙的事情，細細推敲觀察，覺得這和她妹妹上當受騙時的情形極爲相似，只苦於這個集團，眼綫密佈，神秘莫測，找得到小的，却找不到大的，費盡了心機，也找不到幕後的主腦，倒是查夫人的行動反被對方注意了。

只是查夫人的身份還保持着相當的神秘性，還沒有被對方知道她就是當年江湖上的石明輝。

以上的事情都已經成了過去，直到這次史婆婆送來一朵銀花，查夫人才知道自己的妹妹也在找自己，這才揭開心中久藏的疑點，而彭明浩負起了雙方交通重任。

查夫人說完過去的辛酸往事，彈淚一笑道：「明浩，你也該正式拜見你的師父了。」

彭明浩一怔道：「晚輩的師父……」

查夫人道：「老身教給你的六句眞言口訣練得怎樣了？」

彭明浩道：「據趙園主說，晚輩已經有了五成火候。」

查夫人笑向那位彭明浩似曾相識的老頭兒道：「恭喜上人，您的衣缽有了傳人了。」

彭明浩心中明白了過來，但口中還是不免叫了一聲：「夫人……」

查夫人笑指那位老人道：「老身那有那高明的六句眞言心法，師父就在你眼前，還不快快拜見。」

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彭明浩再無猶疑，翻身撲倒在地上叩首道：「徒兒拜見恩師。」

那老人哈哈一笑道：「起來！起來！老花子不作興這一套。」

一聲「老花子」猛然提醒了彭明浩的記憶，師父不就是城隍廟的那老花子，彭明浩心裏叫了一聲：「慚愧！」含笑站了起來。

查夫人又道：「你師父就是江湖上人人景仰的三木丈人，你別看他老愛當叫化子，但却不算是丐幫中人，你放心，將來不會要你當花子的。」

三木丈人長眉一豎道：「誰說，將來不要他當花子，走，現在就跟老花子當花子去。」說着站起身來就向外走。

彭明浩這一年多來的學習沒有白花時間，使他的頭腦不但冷靜，而且也非常機智，毫不猶豫的就跟着師父向外走。

經過前廳，彭明浩揮手示意要四個保鏢就留在查府聽候後命。

三木丈人領着彭明浩直向城外走去，來到一座破廟之內，攷驗一下彭明浩的眞言心訣的火候，但見他老顏笑開，心中甚是滿意，留他住了三天，教了他九招武功，便道：「有這九招武功，苦練七七四十九天之後，你已足可應付當前的形勢了，查夫人事了之後，你再來找老夫吧。」說着就飄然走了。

彭明浩急問道：「師父，徒兒到什麼地方找您？」

三木丈人回答道：「到時候你自會知道。」

彭明浩回到查府把需要七七四十九天的事告訴了查夫人，查夫人點頭道：「你不是要和舜君談婚事麼？這不正好給你七七四十九天的時光。」

彭明浩道：「可是晚輩那四個保鏢不好安置。」

查夫人道：「你回到你住處去，白天來老身這裏練功，你有很好的口實，他們就不便緊跟在你身後來，同時，老身也要利用這時間，好好佈置一下，一鼓消滅那些爲害社會的惡蟲。」

七七四十九天眨眼就過去了，彭明浩把那九招武功也練得出神入化，這時他才發現這九招武功，非同凡响，威力之大，出人意料之外。

查夫人見了，點頭笑道：「三木丈人把看家本領都傳給你了，這次你可不能丟他的臉啊。」

彭明浩道：「夫人，你們準備得怎樣了？」

查夫人道：「現在萬事皆備，只欠東風。」

彭明浩不明地道：「夫人所謂的東風是……」

查夫人道：「就等你們結婚成禮。」

彭明浩一震道：「這只是權宜之計，夫人怎可當眞？」

查夫人笑道：「老身知道你和秀姑的感情很好，老夫可以叫秀姑變成君兒，你以爲如何？」

彭明浩大喜過望地道：「多謝夫人成全。」

查夫人道：「婚禮到他們的基地舉行，送親的人由老身帶領王氏夫婦和許大年紫玉四人前往。」

彭明浩謹愼的道：「夫人，你不覺力量大太單薄了麼？」

查夫人道：「你不是還有四個保鏢的嗎？」

彭明浩道：「他們能用麼？」

查夫人神秘的一笑道：「你放心，老身已經和他們說好了。」

至於查夫人怎樣說服那四個保鏢的事，彭明浩沒有詳問，他知道查夫人的能耐，她說收服了那四個保鏢，就一定是收服了那四個保鏢。

彭明浩回到住處，翁九皋正好奉命來問他進展的情形，彭明浩笑道：「九哥，不是小弟吹牛皮，自經師父傳授妙法之後，只要是女人，一經小弟進攻沒有不俯首帖耳的。」

翁九皋道：「這樣說來你是已經成功了？」

彭明浩道：「當然成功了。」

翁九皋道：「師父希望你能在馬家湖成親。」

彭明浩故意一頓道：「這……我去試試。」

這原是彭明浩的腹案，所以第二天，彭明浩就告訴翁九皋道：「九哥辦喜事地點這件事，查夫人是堅決的反對……」

翁九皋急急道：「這可不行啊，你一定要辦到啊！」

彭明浩一笑道：「你聽我說，查夫人雖然反對，但查小姐是百分之百的贊成，所以娘拗不過女兒，查夫人只有點頭了，而且帶去的人手也決定了。」

翁九皋緊張的道：「他們決定去多少人？」

彭明浩道：「六個，查氏母女和一個丫環；另外就是管事的王氏夫婦和跑跑腿的許大年。」

翁九皋問道：「他們就只是這幾個人了？」

彭明浩一笑道：「他們家裏就只有這幾個人呀。」

翁九皋道：「日期決定了沒有？」

彭明浩道：「決定了，喜期就在下月初六。」

翁九皋一掌拍在彭明浩肩頭上道：「老弟，我還替你白担心哩！想不到你辦起事來，像探囊取物一樣。」

彭明浩道：「你道那一年多的苦學是白學的麼！」

翁九皋高高興興的回去復命去了。

期前三天，查夫人一行人就到了馬家湖。

當查夫人見到那小老頭子時，查夫人一怔道：「小馬，怎麼會是你？」

敢情這院主原來姓馬，單名叫馬鵬，早年就在石府當差，因人生得小巧機伶，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馬。

馬鵬一笑道：「大小姐，叫你想不到的事還多啦！快請進，更有一位您意想不到的人等着要見你哩！」

他說的自然是她妹妹石明霞，她那會意想不到，意想不到的應該是馬鵬自己才對。

姊妹倆在「金谷園」之內見面了，趙園主一聽查夫人只來了六個人，大驚失色道：「大姐，你也太粗心大意了，馬鵬這人外表和善，其實陰險到了極點，他還有着一身邪功，厲害非凡，否則小妹當年也不會上他的當了。」

查夫人正色道：「霞妹，我問你，你現在和他有沒有夫妻關係？」

趙園主道：「沒有。」

查夫人又問道：「你要他死，還是要他活？」

趙園主道：「死！我等了幾十年，就是要眼睜睜的看他遭報。」

查夫人點頭道：「他販賣人口、拐、騙、偷、盜，危害人羣，罪大惡極，萬死難贖其咎，有你這句話就够了，其他的你就不用担心，愚姊自有辦法。」

趙園主一嘆道：「小妹自知道他的眞面目之後，悔恨得要死，但又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只有虛與委蛇，忍辱至今，可惜我全身功力被他破去了十之五六，難以出手對付他，否則，小妹眞望能親手除去他。

這惡賊。」

查夫人微微一笑，說道：「他爲惡一生，這次愚姊就要叫他自己嘗嘗上當的滋味。」

趙園主道：「大姐，除惡務盡，其他方面……。」

查夫人道：「這就得謝謝你送來的情報了，到時候包叫他驚慌失惜，無所適從了。」

趙園主皺起雙眉道：「大姐，你帶來的人手實在太少了，小妹眞放心不下。」

查夫人道：「兵在精不在多，再加上你良好的配合，就萬無一失了。」

趙園主道：「你要小妹怎樣配合？」

查夫人道：「我要你明天晚上替我舉行一個接風酒會，你辦不辦得到？」

趙園主道：「你要在酒會上動他？」

查夫人點頭道：「愚姊正有此意。」

趙園主道：「小妹與他之間雖然彼此猜忌，但在表面上他還非常尊重我，這酒會的事，說來不會有問題，不過……。」

查夫人道：「你有什麼顧慮？」

趙園主道：「他可是一個最會利用機會的人，萬一那酒會被他利用了，反而不好。」

查夫人一笑道：「這就得各看各的神通了。」

忽然有人來報：「美琪請見園主。」

趙園主道：「着她進來。」

美琪有禮貌的見過查夫人，然後才向趙園主稟告道：「院主有意思在金谷園爲查夫人擺宴接風，不知園主意下爲何？」

趙園主道：「時間定好了沒有？」

美琪道：「院主說：如果今日擺宴，過於草率，不成敬意，明晚最好，院主也好約上二三好友作陪，以示隆重。」

趙園主臉色微微一變，轉目向查夫人望去，查夫人暗示她點頭答應，她才勉强的道：「好吧，就明天晚上吧。」

美琪欠身道：「婢子告退了。」轉身之際，忽然塞了一張小紙條給查夫人。

查夫人早聽彭明浩說過美琪暗助他之事，曉得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消息，只見小紙條上寫道：「明晚酒會有詐，夫人千萬小心。」

趙園主一嘆道：「美琪四婢，是那惡賊最信任的心腹之人，想不到居然也會叛離他。」

查夫人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甘墮落的人，自然有一份人心，如果愚姊猜想得不錯的話，只怕美琪姑娘她們也是被他拐騙而來的吧。」

趙園主點頭道：「大姊說得一點不錯，她們也都是好人家的兒女。」

查夫人點頭道：「這就是了。」

金谷園在整個的莊院之中別具一格，四週有高厚的風火牆，裏面有各種訓練用的設施，當然也有寬大的練功房，接風宴就擺在練功房之內，酒席一共擺了三桌，查夫人方面連許大年和紫玉都有席位，一個都沒有漏掉，院主馬鵬方面，十三太保也都到齊了，除此之外還有三個年紀半百的陪客。

至於美琪等四女和彭明浩的四個保鏢，也在三席之外另外坐了一桌。

主客查夫人上坐，院主馬鵬和趙園主左右相陪，另外那三個陪客的半百老人便在同桌相陪，用心何在，不言可知。

彭明浩也在主席上下位相陪。

酒過三巡，大家臉上還堆滿了笑容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人，向院主馬鵬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馬鵬臉色大變，竟然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一拍桌子怒目瞪視着查夫人喝道：「石明輝，你好狠毒的心腸，居然使用詭計偷襲老夫多地分支站卡，却沒有想到你自己也落到了老夫手中，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查夫人端坐席上既不驚悸也不張惶，只是含着微笑道：「院主，你的話可要說清楚一點，是老身挑了你各地的分支卡站嗎？這可不是信口胡說的啊！」

院主馬鵬怒笑道：「當然不是你本人，是你派人去下手的，老夫有證據，證明你的作爲。」

有證據當然得拿出證據來，可是查夫人沒要他拿出證據來，居然一點頭道：「你既然有證據，那麼老身只有承認了。」

大大方方的承認，也就是明明白白的叫陣。

院主馬鵬暴喝了一聲道：「來人，給老夫拿下這老潑婦。」他自己却是身形一旋，轉到外方去了，美琪四婢一擁而上，護住了他。

查夫人緩緩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笑着道：「那位前來賜教？是你們三位嗎？」

趙園主橫身在查夫人身前道：「你們不能動手。」

那三人之中，其中一人，哈哈大笑道：「哈！哈！哈！不能動手，你說能動什麼？哈！哈！哈！哈哈！」笑得邪說得更邪。

當時只見人影一閃：「該打！」啪的一聲，臉上硬生生的被人刮了一個耳光，那一記耳光可打得眞重，只見那老人臉上立時現出一隻五指掌印。

不但那老人想不到會有人敢打他一個耳光，院主馬鵬更是不相信，在大廳之中，還有人能打得到他的耳光。

一震之下注目望去，原來竟是那位大丫頭紫玉。

院主馬鵬冷笑一聲，道：「石明輝，你可知道當面的三位是什麼人？」

查夫人道：「蛇鼠一窩，會是什麼好東西。」

院主馬鵬道：「你眞是有眼不識泰山，連天山三鷹都不認得，還走什麼江湖，稱什麼字號。」

查夫人一聲冷笑，王氏夫婦閃身掠到天山三鷹前面接話道：「原來是你們三個姓尤的小輩，你們睜大你們的狗眼看看，可又識得老夫夫婦？」

天山三鷹尤飛、尤翔、尤滑是同胞同母不同父的三兄弟，所練鷹爪掌力，確實算得上是當今江湖上三位厲害已極的人物，差不多的人，根本不敢惹他們，能惹得起他們的人，又不屑於招惹他們，這倒促成了他們不可一世的凶名。

尤飛嗤笑一聲道：「你是什麼東西，也配出來和老夫兄弟說話。」

王老丈道：「老夫不配說話，那就叫你做個糊塗鬼好了。」雙目猛烈一睜，兩道閃電似的睛光，露出了可怕的稜芒。

王婆婆冷喝一聲道：「老頭子，咱們

年紀雖老，但還是不能忘了規矩，告訴他們我們是誰。」

王老丈嘻嘻一笑道：「王婆子既然這樣說，我老頭子只好厚起臉皮來，向三位大英雄報名求教了，老夫冷公公是也。」

王婆婆接道：「老身熱婆婆是也。」

冷公公熱婆婆在早年江湖上可是二個殺人不眨眼的凶人，怎樣也想不到會收心改性做了查夫人的管事。

縱然他們事先想不到他們就是冷公公熱婆婆，可是這時他們尤氏兄弟都嚇呆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如何是好。

沒來由的，熱婆婆竟然在這時候一字一字的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數了一遍又數一遍，足足數了三遍。

熱婆婆數完三遍，一臉驚訝之色，望着天山三鷹冷笑道：「老婆子要殺人之前，向來給人一個逃跑的機會，三位眞是大英雄大好漢，居然不把老婆子放在眼裏，看來是有一身驚天動地的奇學了，哼！掌刑弟子何在？」

在這個時候，她忽然端起來了。

她端了起來，更有人應聲而出道：「弟子在！」

熱婆婆一揮手道：「殺！」

「殺！」字出口，刀光起處，只見尤氏三兄弟，一招未發的仰身倒在地上了。

只見他們胸口上各自插了一把雪亮的飛刀，飛刀插進了胸口，他們只有倒在地上了。

應聲殺他們的人，竟是那年紀輕輕的小跑腿許大年。

尤氏三兄弟不是不知道熱婆婆的規矩，也不是不想跑，只是這時雙腿出了毛病，忽然發起軟來，要想抬腿就是拉不開步子，所以，他們死後，臉上還是一臉驚愕之色。這股殺氣震懾全室，鴉雀無聲，一片死寂。

查夫人緩緩的道：「老身不爲已甚，有心改過自新的，老身給你們一條自新之路，請站過一邊去。」

大家望着院主馬鵬，却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走過一邊去。

查夫人笑道：「幸生不生，幸死不死，你們就不爲自己的清白想一想麼？」

院主馬鵬哈哈一笑道：「石明輝，你眞會唬，裝出二個老兒來嚇唬孩子，可惜孩子們不信你那一套，你就乖乖的認命吧。美琪，告訴他們，老夫在這裏外外有些什麼佈置。」

美琪忽然一揚頭道：「什麼佈置，我不知道呀！」

院主馬鵬臉色一變道：「什麼，你不知道，你沒照老夫的吩咐做？」

美琪道：「做了呀！」

院主馬鵬道：「那你怎說不知道？」

美琪道：「一個時辰之前，院主不是親口吩咐婢子把引綫撤除了麼？至於，另外還有什麼佈置，婢子就不知道了。」

院主馬鵬吼叫一聲道：「胡說，老夫什麼時候吩咐過你……」

「對不起，在下可否插一句話。」彭明浩挺身而去，打斷了馬鵬的話。

馬鵬一笑道：「是你出賣了老夫。」

彭明浩道：「在下根本就不是你的人，爲何可以說是出賣你？」

馬鵬哈哈一笑道：「你的那一套，你道老夫不知道麼？老夫是將計就計，引你們前來上鈎而已……。」

趙園主接口冷笑道：「只是人家棋高一着，你成了作繭自縛，自速其死。」

馬鵬道：「那也不見得，你們都中了老夫暗下的毒藥，沒有老夫的解藥誰也別想活着出去。」

美琪忽然道：「啊！婢子想起一件事來了。」

馬鵬道：「什麼事？」

美琪道：「婢子把院主的毒藥都換成了麵粉。」

馬鵬目眦皆裂的怒吼一聲：「你這該死丫頭！老夫非親手殺了你不可。」

彭明浩橫擋住馬鵬道：「但不知你過不過得在下這一關。」

馬鵬哈哈大笑道：「你以爲你學到了多少本事。」

彭明浩道：「你試試就知道了。」

這時，彭明浩的四個保鏢忽然插身而上道：「保護公子是我們的責任，院主最好不要妄自出手。」

馬鵬氣得白眼大翻道：「沒有老夫誰給你們銀子，給老夫退過一邊去。」

褚萬年更是冷笑一聲道：「我們說話算話，保護彭公子就是保護彭公子，你敢不付銀子，我們就要你的狗命。」

彭明浩微微一笑道：「多謝四位前輩，還是請前輩們去看住十二太保吧。」

褚萬年一聲：「領命！」身形一轉，圈住了十二太保，但是並沒有馬上動手，因此未引發混戰的局面。

這時雙方人數對比起來，都差不多，說實力，馬鵬方面死去了天山三鷹，又叛倒了四大保鏢和一個美琪，同時有了美琪的榜樣，另外三美還可不可靠，不敢人不敢自恃了。

院主馬鵬可不是一個四肢發達的勇者，當下眼睛一轉，嘆了一口氣道：「明浩，老夫在你身上花了一年心血，希望有一天你會心悅誠服的成爲老夫的接班人，所以老夫實在捨不得殺死你，同時，就是殺死了你，也還是免不了與查夫人一戰，你又何苦來，退向一邊去罷，讓我們這死對頭作一次了斷吧。」

這話其實是以退爲進，他料定彭明浩年輕，最是咽不下這口氣，非和自己一搏不可，只要拿話扣住他，先脫身出去，就有重新佈置，一鼓消滅他們的契機。

果然，彭明浩一搖頭道：「你放心，只要你勝得過在下，查夫人絕不會再和你動手。」

馬鵬雙目一亮道：「此話當眞？」當不當眞，他全沒放在心上，但這時，他眼睛一轉，又有了一個計較，暗忖道：「殺死他，不如制住他，用他作人質，不就可以離開這裏，捲土重來麼！」他眞沒把彭明浩放在眼裏！

查夫人冷冷的道：「我們不論誰說出來的話，都是鐵錚錚的，老身給你一次再起的機會。」

馬鵬裝模作樣的冷笑一聲，道：「老夫對你可不會再客氣了。」

（以下轉入第壹一叁頁）

二之事故命亡涯天

文・馬騰
圖・黃耀基

犀甲衣

青荷冒險救 秋千出生天

楚秋千醒來之後，恍似大夢初醒。

——他不知自己此刻身在何處！

但他立刻就知道了。

他張開雙眼一看，才知道自己躺在一間石室的床上。

那張床好硬，令到他很不舒服，用手一摸，才知道那是一塊硬木板，連草蓆也沒有舖上，怪不得渾身不舒服。

他不明白怎會躺在這間石室的木板床上，他感到驚奇不已。

他只記得自己在小酒舖中與「天殺」組織的殺手古鳴、薔薇及三名殺手的搏殺經過，及他失去知覺前的情形。

當時，他確實無法同時閃避封擋追射飛刺向他的三樣兵器及一名殺手，他記得很清楚，就在危機一髮間，店堂中先是有幾道白光從屋頂射下來，將追掠飛擊他的一名殺手擊殺及將兵器截擊落，接着白烟瀰漫，籠罩了店堂，也籠罩了他，跟着，他就忽然失去了知覺……

昏迷之後的事情他雖然不知道，但他總算想通了，那一定是有人將他自小酒舖中救走，將他安置在這間石室中。

——是誰有這樣高明的身手，將自己從古鳴及薔薇四個一等一的殺手眼前將自己救出來？

楚秋千想得雙眉緊皺，也想不出來。

也難怪他想不出來，因爲他根本不知道救他的人是誰，及什麼樣貌。

但他却很感激這位出手救他出生天的人。

可惜他這種感激的心情，保留得不很久。

既然躺在硬板床上不舒服，那何不起床走動一下？

他立刻撐起身，但是也吃了一驚。

因爲他發現自己渾身痠軟無力，連撐起來也很費力。

他立刻就知道自己被人點了穴道。

因爲他一運氣，發覺自己氣海，膻中等五處穴道被人點封了，怪難勁道全失。

他不由驚駭不已。

是誰點了他的穴道？

他立刻就找到了答案。

——除了那位將他救來此地的人外，還會是誰！

那人爲何要點了他的穴道？

當然是爲了怕他逃走。

那麼，這救他來此的人也是不懷好意，有目的的了？

楚秋千想到這裏，出了一身冷汗。

既然救他來此的人也不懷好意，那就要弄清楚周圍的環境了，必要時，可以逃出去。

楚秋千想到就做，立刻下床。

但他立刻將伸向床下的雙脚急速地縮回掩蓋在他身上的布被內。

這剎那，他不但一絲感激也沒有，可說又羞又怒又恨！

——因爲他這才驚覺到，他的全身衣服被人脫個精光，一絲不掛，有如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孩。

一種被羞辱的感覺迅速襲上他心頭。

他不敢再下床了，簡直連動也不敢動，將那張薄薄的布被緊緊地將全身裹住，只露出一顆腦袋。

他的身軀四肢雖然不敢動，但他的腦袋都可以隨意轉動，他張大雙眼，打量起這間石室來。

石室不很大，丁方只有一丈左右寬闊，却很高，足有三丈高下，四面的牆壁是用一塊塊岩石砌成的，正對床的那面牆壁一角有一道窄窄的鐵門，也只有那面牆壁上開有一個兩尺見方的窓口，窓口用兒臂粗的鐵枝封起來，從這石室的格式看來，可能是專門用來關押囚人的地方。

楚秋千怔怔地望着那個有明亮光綫透射入來的窓口，思潮起伏不已。

從那透進來的明亮光綫，楚秋千估計是白天，而且可能是日上三竿時分。

窓外靜悄悄的，一點聲响也沒有，楚秋千猜測石室外可能沒有人把守。否則，不會一點聲响也不弄出來。

救他的人將他點了穴道，脫光衣服關在這間像監牢一樣的石室內，到底是何居心？楚秋千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合乎情理的答案。

他自問絕對沒有仇人，也沒有得罪過任何人，除了「天殺」這個組織之外。

——因爲他是從「天殺」這個殺人組織中叛逃出來的，所以只有「天殺」組織必欲殺他而後甘心。

他自小在「天殺」這個組織中長大，江湖上的人與事，他所知有限，但由於自幼即接受「殺手」訓練，加上是「天殺」組織的首領「令主」親手訓練的，所以他無論心智及身手各方面，皆是非常出色的，最主要的是，他學會了在任何極端惡劣兇險的環境下，逃生自保的各種方法。

天殺組織的首領——令主曾稱讚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若他專心做一個職業殺手，不出五年，他將會是殺手道中頂兒尖兒的人物。

可惜他不想一生做一個只會殺人的工具，所以他毅然背叛了令主及組織，逃了出來。

既然現在什麼也不可能弄個清楚明白，他干脆不想，澄心淨慮，運氣衝穴。

——越是在兇險的情況下，越要冷靜，這是他在受殺手訓練時學到的第一條。

而他現在運氣衝穴的內功心法，是一門奇特而又怪異的獨門心法，是那位撫養他長大的令主特別傳授給他的，他在修習這種奇特怪異的內功心法時，曾經試過很多次被那位令主以各種手法將身上的穴道封閉了，結果被他一一衝開，屢試不爽。

這種內功心法名爲「大小周天衝穴心法」。

× × ×

楚秋千運起「大小周天衝穴心法」，被點封的氣海穴首先被衝開，他正想運氣再衝膻中穴，驀然間石室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他急忙將運起的氣勁散去，目光却盯着那個齊肩高的窓洞上。

——他要看看來的人是誰。

沉重的脚步聲越來越接近，楚秋千也越加冷靜。室內的光綫一黯，出現了一張臉龐。

楚秋千的目光刀鋒一樣盯在從窓外出現的那張臉龐。那張臉龐很白淨，八字眉，鷹目曲鼻，雙唇削薄，束髮，從其樣貌來看，至多四十歲左右。

楚秋千的目光一接觸到窓外那人的目光，不禁在心裏暗道：「好深沉難測的目光。」

那人亦將目光投射在楚秋千身上，一見他醒來，掀唇一笑。「老弟，睡得好嗎？我還以爲你不會醒得這樣早。」

楚秋千在心裏暗罵一聲：「好個屁！」表面上却不動聲息，淡淡地說道：「閣下是什麼人？」

中年人哈哈一笑說道：「老弟，你不至於這樣糊塗吧？竟連救你脫險的人也認不出？」

楚秋千心頭一動，露出一抹感激的神色。「原來閣下就是將我自小酒舖內救出來的人，請教高姓大名。」

中年人八字眉一聳，目光一閃，說道：「封不平。」

「原來是封大俠，多謝援手之恩。」楚秋千不得不咀上說些客氣話。

同時，他在心中迅速地將他知道的武林知名之士的姓名想了一遍，沒有聽說過這「封不平」三個字。

封不平的目光一直盯在楚秋千的臉上。「老弟，我也還未請教貴姓大名。」

楚秋千心頭又跳了一下，暗道：「原來這人根本不認識我，但他却救了我，一定有目的。」

咀上却說道：「楚秋千。」

封不平目光連閃，說道：「原來是楚老弟。」

楚秋千在心裏暗罵一聲，道：「閣下原來不認識我，那爲何出手救我出險？」

封不平嘿嘿笑說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之所爲。」

楚秋千在心裏冷笑一聲。「那麼閣下爲何將我關在這座石室內，並點了我身上五處穴道？」

封不平立時再也笑不出。「因爲這裏最安全，而我又怕你醒來後到處亂走，發生危險，才這樣做。」

楚秋千接道：「那現在可以解開我被點封穴道的，將我放出去了吧？」

封不平奸笑一聲。「現在還不能。」

楚秋千冷笑說道：「爲什麼？」

「因爲你現在還很危險，那些人仍在這鎖上各處找你，萬一你出去之後遇到他們，豈不是白救你一場？」

「那將我身上的衣服還給我總可以吧？」楚秋千有點無可奈何。

「我早已給你拿來了。」封不平將左手舉起在窓前，手上果然拿着楚秋千那一身衣服，接探臂入窓，將衣服拋落床上。

楚秋千的目光落在散開的衣服上，猶不見了那件「犀甲」寶衣，他不由脫口問：「還有一件衣服呢？」

封不平目光一閃，狡黠地說道：「你可是說那件黑得發亮，綴滿了鱗甲般的皮衣？」

楚秋千緊接說道：「正是。」

「我留下來了。」封不平聳了聳鼻子

。「我救你一命，你好應該報答我，將那件衣服送給我，可以嗎？」

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這位封不平確是懷有目的才救他脫險的，謀奪寶衣只不過是他的目的之一，可能還有其他目的。

楚秋千想到這裏，他的一顆心緊搐了一下。

「閣下不問自取，我說不送給你，可以嗎？」

封不平的目光倏然一凝，接又一轉，仍是笑道：「請問那件衣服有何妙用，我曾見你穿着他刀槍不入，可有名稱？」

楚秋千一下子明白了，他與古鳴薔薇等殺手在小酒舖內拚鬥的情形，必是被他看到了，不然，他怎會知道那件「犀甲」寶衣的妙用？可能引起了他覬覦之心，才出手救他出險。

「那件皮衣名『犀甲』，確是一件寶衣，穿在身上，刀槍不入！」楚秋千知道不說對方也知道了，干脆直說。

果然，封不平在聽了後，臉上露出興奮之色。「果然是一件寶衣！初時我還以爲你練成了金鐘罩鐵布衫一類的童子功，後來看看又不像，你的頭臉及雙手雙足可是刀槍可入，我才想到你身上可能穿了一件刀槍不入的寶衣，果然被我猜中了。」

「這就是你決定將我救出來的原因？」楚秋千咀角含着一抹冷笑。

封不平臉上却沒有絲毫不豫之色，却將話題岔開了。「你怎會被他們追殺的？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楚秋千這一次不得不隱瞞了，也慶幸這位封不平沒有聽到他與古鳴等人的說話，可能是他們動手後，被其經過看到了，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潛登屋面上，窺看究竟。

「我也不知他們是些什麼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來。」楚秋千找了個最易爲人相信的說詞。

「楚老弟，那你呢？」封不平目光灼灼。

「我是家傳之學，孑然一身，到江湖上闖一闖。」楚秋千不敢將他的出身來歷說出來。

「你的身手足可列入一流高手之列，既是家傳之學，一定大大有名，請問令尊是那一位高人？」封不平一臉凝重之色。

楚秋千心裏冷冷一笑。「好一條狡猾的狐狸，奪去了我的『犀甲』寶衣，還想摸清楚我的底！」

表面上却不動聲息。「家父是一位山野草民，不說也吧，再說，家父母也早死多年了。」

他確實說不出，因爲他是個孤兒，根本不知道父母的名諱，只知姓楚，那還是因爲他脖子上繫着一塊翠玉，之上刻了個楚字，那位收養他的「天殺」令主就以楚爲他的姓。

封不平八字眉皺了皺。「楚老弟，你肚餓嗎？」

楚秋千立刻覺得肚子內空空如也，發出一陣空谷雷鳴之聲，忙點點頭。「你不說，我還不覺得，餓得很呢！」

「那我去着人送些吃的來，你也趁這時候將衣服穿好。」封不平說完就離開了窩口。

楚秋千聽着封不平沉重的脚步聲去遠，才坐起來，費了一番手脚，才將衣服穿好，累得他喘息不已，重又躺回床上，默運「大小周天衝穴心法」，希望能將餘下被封的穴道一一衝開。

× × ×

接近晌午的時候，楚秋千終於將身上被點封的穴道完全衝開，調息了一會，他感到全身充滿了勁道，氣機充盈，跳下床來，站在窩前往外看。

窩子外面是一座園子，遍植花草，倒也栽種得頗有格局，他張望了一會，約略弄清楚了，困住他的這間石室築在園子的一角，被一叢修竹遮蔽住，倒也蔭蔽。

只是他弄不清楚這裏是什麼地方。

他也不去想它了，現在，他只盼望送食物來的人快些來到。

因爲他感到很肚餓，他已是昏迷了一夜，那麼，他已經一日一夜沒有東西下肚了。

他越盼望送食物的人快些來，肚子就越餓，而偏偏又將眼望穿了也不見有人將食物送來。

他雙手抓着那足有兒臂粗細的窗枝，猛吞口水。

驀地，他的神情震動了一下。

他盡量將腦袋探前，可惜，却被那兒臂粗的鐵枝阻住，張大了眼，盡量往外面張望。

——他忽然聽到了一陣隱隱傳來的叱喝聲與打鬥聲。

他聽清楚了，叱喝聲與打鬥聲是從園外傳進來的。

他凝神聽着，雙眼眨也不眨，目光透過那排修竹的隙縫，向前看去。

那陣陣的打鬥聲，就是由那個方向傳來的。

楚秋千起先是感到詫異，但隨即閃過一個念頭——會不會是「天殺」中的古鳴與薔薇找到來了？

這很有可能，因爲他非常了解「天殺」這個殺人組織的能力，不然，這個組織也不會震動江湖了。

——對於追踪及搜索這種手法，據他所知，「天殺」確有獨到的手法，不然，怎會無往而不利？

打鬥聲越來越清晰，楚秋千越聽，他的臉色越凝重。

因爲他從那陣陣打鬥聲中，聽到一種女子的叱喝聲，很像是薔薇的聲音。

要是他們就慘了，因爲楚秋千現在被困在石室內，加上失去了賴以護身的「犀甲」寶衣，要是薔薇他們找到來，他就危險了。

× × ×

找上松竹園的，確是薔薇古鳴他們。

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還有五名身穿玄青色勁衣的殺手，其中就有在小酒舖中扮成老頭的兩名殺手。

封不平就是松竹園的主人！

松竹園位於鎮外一條河溪邊，佔地約五六畝。

鎮上的人誰也不知道封不平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只知道他很有錢，喜愛花草松竹，十年前來到鎮上，選中了鎮外靠河溪的那幅地，於是興建了松竹園。

松竹園的外院中，種植了很多盤虬蒼勁的松樹及修竹，確是雅逸幽雋。

但這時已有不少松竹遭了殃，斷折倒下。

因爲薔薇古鳴他們已與封不平的手下動上了手。

雙方就只有古鳴與封不平沒有動手，各自注視着打鬥的情形。

「天殺」中的殺手，每一個皆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殺手，不但身手高，殺人的手法更是令人心寒，既兇猛又快而準，每一招使出，皆是殺着。

封不平的手下也不簡單，不但身手不錯，而且悍不畏死，雖然一動手就給薔薇用暗器殺死了兩個，五名殺手也殺了他們三個，他們依然毫無懼色，也不慌亂，利用人多，以二搏一，與薔薇他們展開兇猛凌厲的拚殺。

封不平更是令人莫測高深，因爲他在眼見五名手下被擊殺，依然神色不變，甚至連眉毛也沒皺一下，只是注視着古鳴。

古鳴也在注視着他。

「若我猜得不錯，閣下就是名動江湖的胡琴殺手古鳴！」封不平鷹目中暴射出兩縷寒芒。

古鳴心頭震動了一下，他實在料不到對方能識破他的身份。而他却一點也摸不清對方的底，更不知對方的身份來歷，他只知道，對方就是那位在小酒舖中，驀然發難，令到他們功虧一簣，救走了楚秋千的神秘人。

他是接到「天殺」中，專門負責追踪調查的人員方面的報告，找到來的。

至於那些人是怎樣查悉並找到松竹園的，連他也不知道，因爲在「天殺」中，他們的專責殺人的殺手，其它的事，自有專責的人去做。

古鳴斷了一條左前臂，用巾帶包紮好一隻衣袖空蕩蕩的，那截空袖幌動了一下，冷靜地說道：「好眼光，一眼就認出老夫！」

頓一頓接着又道：「請教閣下怎樣稱呼？」

封不平斜眼瞥視一下打鬥中的敵我情形，見手下還能支撐得住，遂笑笑說道：「區區封不平。」

「封不平？」古鳴目中露出疑惑之色，心念飛閃不已，他怎也想不起江湖成名高手中，曾有這個姓名。

「閣下一定從未聽聞過區區的姓名吧？」封不平依然語帶笑聲：「不過不要緊，你們不是一樣找到來麼？」

古鳴沉着臉，冷哼一聲，「閣下好大胆，竟然敢插手管咱們的事，識相的快將那姓楚的交出來，否則，這座松竹園將會灰飛烟滅！」

封不平的目光閃了閃。「閣下憑什麼要我將姓楚的交出來？」

「就憑這個！」古鳴的右掌一翻，現出一面古玉牌，其上鐫刻着「天殺」兩個龍蛇飛舞的草字。

封不平的目光落在那面古玉牌上，神情震動了一下，臉上的笑容也凝住了。「閣下與他們原來是『天殺』中人！」目光掠掃向鬥場，臉色又動。

就在他目光掃掠的剎那，三名與薔薇纏鬥在一起的手下之中的一個，連一聲也叫不出，被薔薇的紅綢帶像蛇一樣將頭脖纏捲住，接一勒一扯，立時瞪目吐舌，整個人被扯飛離地，疾撞向其餘兩人。

那兩名青衣大漢慌不迭閃讓不迭。

「叭」一聲，那名業已氣絕身亡的手下被薔薇一抖紅綢帶，像離弦箭一樣，飛撞在牆上，爛泥一樣滑落在地上。

緊接着，又有一名青衣大漢被一名殺手一刀砍倒在地上，却死不了，慘呼着滾動起來，一地是血。

封不平的臉色終於變了。

「停手！」封不平倏然大喝一聲。

激鬥中的雙方驟聞這聲大喝，各自撤招躍退開來。

「閣下怎麼了？」古鳴嘿嘿笑着，直視着封不平。「是否改變了主意？」

封不平陰沉着一張臉，艱澀地說道：「不錯，區區改變了主意，願意將姓楚的交出來。」

「明智之舉。」古鳴得意地哈哈大笑起來。

封不平這刹那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咬着牙說道：「不過，區區有一個條件。」

薔薇氣勢咄咄迫人地說道：「咱們從來不與人談條件的！」

古鳴急朝薔薇打了個眼色，對封不平說道：「這一次例外，你說出來聽聽。」

封不平乾咳一聲。「區區交出姓楚的，咱們這段樑子就算揭過了，從此不得追究。」

古鳴沉吟着，薔薇目中煞光閃閃，正想開口說什麼，古鳴一提手，說道：「好，老夫答應你。」

封不平目注古鳴。「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區區這就帶你們到內園石室，將姓楚的交給你們。」封不平一側身，作了個「請」狀，隨即快步朝內園走去。

古鳴瞧了薔薇一眼，緊隨着封不平。

薔薇對五名殺手以目示意，身形急掠，追上了古鳴。

五名殺手留在外園，負責戒備。

× × ×

楚秋千從大笑聲中，聽出了古鳴的聲音，這一下他驚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必須逃出去，否則，古鳴他們搜到這裏來，他豈不是成了甕中之鱉？

楚秋千一面注視着窩外，一面在飛快地動着腦筋，想出一個脫身的辦法。

可是，任他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脫出石室的辦法，他根本不可能將用岩石砌成的厚牆震塌，更不可能將兒臂粗的鐵枝拗斷，那道在外面鎖起來的鐵門更不可能將之毀爛。

他的心不由抽緊。

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可說英雄無用武之地。

他頹然退回床邊，一屁股坐下來，神色頹喪至極。

垂着頭，他的思想這刹那變得有點呆滯了。

驀地，他像受驚的蚱蜢般，一下子從床上蹦彈起來，撲到窩前。

——他聽到一陣輕微細碎的脚步聲向石室這邊移過來。

目光急速地從窻口往外瞧看，竹影婆娑中，他看到一條纖柔的人影悄快地走過來。

他的目光緊緊地盯着那迅速走近的纖柔人影。終於，他看清楚了，是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穿一身淡青色的丫環裝束，雙唇抿得緊緊地，神色有點驚惶，邊走邊向園門那邊回瞥一眼。

楚秋千不知這丫環模樣的少女來這裏做什麼，心中却升起了一絲希望。

那少女落在窻口上，看到了楚秋千，臉上沒來由地一紅，但脚步沒有慢下來。

楚秋千忽然覺得這少女的容貌頗美。

少女走到窻前，望了楚秋千一眼，有羞怯地垂下頭，倏又抬起來，扭頭向後瞥了一眼，急促地低聲說道：「你身上穿着衣服嗎？」

楚秋千臉上一熱，心想：這少女怎會知道他曾經身無寸縷？却急說道：「有穿衣服。」

接又懇切地說道：「姑娘，請你放我出來好嗎？」

楚秋千說出這句話，自己也覺得荒謬，這少女無疑是封不平的人，自己求她放出來，豈不是夢想？

那知少女却抬頭瞟了楚秋千一眼，嬌聲說道：「婢子正是來將你放出去的。」

楚秋千一時驚喜得睜大雙眼，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吶吶道：「眞……眞的？」

少女却不答他，離開了窻口，快步走向那扇關鎖的鐵門。

楚秋千却呆住了——這眞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封不平的人竟然將他放出來。

一陣開鎖聲傳來，楚秋千才有如大夢初覺般，滿臉狂喜之色，衝向鐵門那邊。

鐵門也就在這時開了，少女探頭招手急切地說道：「快隨婢子來，遲了就來不及了。」

楚秋千來不及想這樣多，一閃身出了石室，那少女伸手牽着他的衣袖，慌急急地轉向石室後面。

楚秋千身不由主，跟着少女便走。

他這時也情急得很。

因為，他在閃出石室的剎那，已聽不到有打鬥聲傳來，那意味着雙方的打鬥結束了，不論誰勝誰敗，總之都是對他不利的。

這時再不趁機離開，還待何時？

他甚至忘了問少女何以肯冒險將他放出來。

× × ×

說險眞是險到極，楚秋千被那少女牽着衣袖急步轉折入石室後面，園門口便出現了封不平，古鳴薔薇三人。

封不平一馬當先，急步走向隱於園角，被一排修竹遮蔽住的石室。

古鳴薔薇緊隨其後，但却保持適當的距離，由於兩人皆摸不清封不平的底，所以一直保持警惕，恐防封不平耍花樣。

穿過那排修竹，封不平一步搶掠到石室窻前，目光往室內一瞥，不禁臉色遽變，當堂呆了一呆。

石室內空空如也，那裏還有楚秋千的影子！

古鳴薔薇亦接踵而至，一見封不平的樣子，心頭一動，交換了一個眼色，左右一閃，將封不平「夾」在當中。

「閣下，怎麼了？」古鳴語氣極之不善。

封不平全身震了一下，惶急地說道：「姓楚的就關在這石室內，却莫名其妙地不見了！」

薔薇冷笑一聲。「眞巧啊！」

封不平目光一轉，掃了兩人一眼，急聲說道：「石室堅牢無比，鐵門在外鎖着，那小子怎能逃出來的？這簡直是無可能的事。」

「只怕是你一早就放走了姓楚的，不然，如你說般，他怎能逃出石室。」薔薇語聲冷峭得令人聽了打寒顫。

「姓封的，你若將咱們當三歲小孩來耍，那你就大錯特錯了，你會嚐到苦果！」古鳴目中殺機充盈。

封不平這一來可眞是百口莫辯，他雖然深藏不露，但却自忖惹不起「天殺」這個組織，所以他苦澀地笑道：「兩位，區區就算有天胆，也不敢作弄你們，姓楚的確是被區區囚在這間石室內！」

薔薇冷嗤說道：「一派胡言！你既然將姓楚的自小酒舖救走，又怎會將他囚起來？」

封不平當堂為之口窒，因為他一時間找不出適當的藉口來解釋他何以會在救走楚秋千後，又將他囚禁起來。他當然不會將由於覬覦楚秋千身上的寶衣才冒險將他救出來，復將之囚禁。

因為，那件寶衣現在就穿在他身上。

罕世之寶，人人欲得，對於武林人來說，一件刀槍不入的寶衣，無異是一件罕世之寶，封不平又怎肯將這原因說出來，惹起古鳴薔薇的垂涎？只怕更加深了兩人的殺機！

薔薇一見封不平瞠目結舌，不知所措，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斷，俏目中殺機湧現。「姓封的，怎麼不說話哪？被我說對了吧？」

封不平心內大急，欲加以分辯，但越急，越想不出適當的理由解釋，目光急轉個不停，臉上變幻不停，就是說不出話。

「哼！」古鳴重重地哼了一聲，目射煞光。「姓封的，你可是自取滅亡！」

封不平身上穿了取自楚秋千身上的「犀甲」寶衣，雖然有恃無恐，憑他的身手，就是再加多幾名殺手，也奈何不了他，但他有家有業，實在不想毀於一旦，他亦深知若惹上了「天殺」這個殺人組織，無異是自取殺身之道，所以他一直不想與「天殺」結下樑子，也是他一見古鳴亮出那塊古玉牌，表明身份，決定將楚秋千交出來的主要原因，雖則他還想利用楚秋千，但權衡利害，他還是取其輕。

「兩位……唉，區區確是將姓楚的囚在這裏，兩位若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薔薇尖叱截道：「鐵門是鎖着的，窻枝也完好無缺，若不是你將他放走了，難道他有通天遁地之能？」薔薇在這之前，由於站的位置靠着鐵門那邊，所以一瞥眼就看到鐵門還是好好地鎖着。

——那少女在楚秋千閃出石室後，順手將鐵門關起來，並重新鎖好了。

封不平扭頭一看，當堂為之一窒——

鐵門確是鎖着。

這就令到他百思不得其解了，莫非楚秋千眞的有通天遁地之能？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此刻可說是百詞莫辯。

「姓封的，今日教你知道與咱們為敵的後果！」古鳴左手一翻，亮出了他的鍊子劍。

封不平不由微退半步，欲說話，薔薇已嬌叱一聲，手中的紅綢帶如飛虹乍展，飛捲封不平頭頸！

薔薇一動，古鳴也動了，身形一掀，鍊子劍暴刺向封不平腰脊。

兩人的動作配合得恰到好處。

封不平顯然料不到兩人說動就動，紅綢帶如紅雲一樣穿捲向他的頭臉，將他的目光遮蔽了，他自然看不到古鳴暴刺向他腰脊的一劍，不過他却聽到嘶空之聲，身形一矮，向後閃退！

他一退便退到石室牆壁前，避過了薔薇的紅綢帶，而他也以為古鳴的劍够不上距離刺中他，那知「卜」地一响，他的腰脊上仍然中了一劍，身形被撞得側貼在牆上。

封不平大吃一驚，腰上却不感到劇痛，只感到被撞擊了一下，他才猛然省起，他的身上穿了那件刀槍不入的「犀甲」寶衣。

但他也看清楚了，古鳴那柄長劍之所以仍然刺中他，原來是一把鍊子劍，劍身被一條鐵鍊繫着，自劍把處射了出來！

古鳴一劍得手，心頭大喜，那知却刺不入，反而被彈滑開來，不由驚詫得呆了一呆。

薔薇乍見之下，也是神情一呆，但隨即尖聲說道：「他一定是穿了那件『犀甲』寶衣，難怪他敢冒險將楚秋千救走，他將那件寶衣據為己有了！」

封不平的臉色為之一變。

「嘿！」古鳴逼前一步，神態兇厲。「姓封的，原來你是為了得到那件『犀甲』寶衣才將楚秋千救走，你知道麼，那件寶衣乃是咱們令主之物，你竟敢據為己有，今日你難逃一死！」

鍊子劍倏地長刺而出，蛇毒一樣標刺向封不平的咽喉！

薔薇抖手一揮，紅綢帶舒張如刀，攔腰擊向封不平的腰側！

封不平吃過一次虧，雖無損傷，但也不敢再領教鍊子劍的厲害，身形「忽」地貼牆拔騰起！

紅綢帶鍊子劍同時擊空。

但古鳴不等鍊子劍走勢已盡，手一圈一抖，鍊子劍登時折射而起，追刺封不平的足心！

薔薇亦是變招奇快，紅綢帶舒捲而起，飛纏封不平的下身！

封不平發出一聲怪叫，曲腿翻身，雙腿蹬在牆上，如萬弦箭般，激射向那排修竹！

古鳴薔薇身形疾轉，同時發出一聲叱喝，追掠向封不平，鍊子劍紅綢帶追擊如電。

可惜封不平的去勢太疾，鍊子劍紅綢帶竟然追不及他的身形。

封不平的身形已嗖地從那排修竹之間穿射過！

古鳴薔薇身形急掠，亦射向那排修竹中。

驀地，修竹中暴騰起一股烟霧，迅速蔓延擴散開來，剎那將那排修竹籠罩了。

古鳴薔薇差點一頭掠射入烟霧中，見狀心頭一慄，慌不迭身形一折，凌空倒射開去！

他們不但恐防烟霧有毒，也恐防封不平在烟霧中突施殺手！

古鳴與薔薇倒射回去的身形半途一折，倏地騰拔起足有三尺高下，目光越過騰升擴散的烟霧，察看封不平逃逸的方向！

但兩人却看不到封不平的身形，就這剎那間，封不平已影踪不見！

兩人的反應不可謂不快，但仍然讓封不平逃得失去了影踪。

「那厮一定是藉着園中的花草逃遁！」古鳴身形落地，臉色非常難看。

「他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再說，那件寶衣是令主珍愛之物，必要奪回來，否則，只怕咱們也担待不了。」薔薇抖手一抽，將一叢花草抽折，花飛草飄！

「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咱們先將他的窩毀了！」古鳴說完，身形急掠，一折，繞過烟霧，掠射向園門那邊。

薔薇嬌軀一幌，緊隨其後。

× × ×

外園中，五名殺手早已與封不平的手下拚殺起來。松竹園雖然人多，但怎能敵得過那五名出手必殺的殺手？待到古鳴薔薇掠到，松竹園的人死傷了大半，但五名殺手也一死兩傷，追殺松竹園的人！

古鳴薔薇覷着一肚子怒氣，正好發洩在那些松竹園的人身上，眨眼間，連殺五人！

古鳴與薔薇帶着四名殺手，一路殺進了內宅。

他們所經之處，無不血濺橫屍！

待到他們掠出松竹園，園內已沒有一個活人，連封不平的妻妾也不能倖免！

他們可謂心狠手辣，人殺光了，還放了一把火，將松竹園一把火毀了！

古鳴他們的身形才消失，松竹園已成了一片火海，衝天的烟火連鎮上的人也看到了。

× × ×

楚秋千與那名救他出石室的少女有路就逃，慌不擇路，不敢稍有停留。

奔跑中，楚秋千還不覺得怎樣，那少女却吃不消了，嬌喘連連，跌跌絆絆，越跑越慢。

——這少女原來一點武功也不懂，難怪如此。

楚秋千這時也顧不了男女之嫌，一把拉着少女的手腕，向前急掠。

那少女在這慌急的情形下，仍然紅了臉，楚秋千却看不到，否則，他可能也會臉紅。

也不知奔跑了多久多遠，總之兩人已氣喘如牛，才在一處崗脚下的一棵樹下停下來。

那少女雙脚一軟，坐倒在地上。

楚秋千猝然之下，身形被帶得一歪，這才驚覺到仍然抓着少女的手。臉上一熱，慌不迭鬆手。

少女的臉也紅了，幽然瞟了楚秋千一眼，接將頭垂下。

楚秋千一時間不知說什麼好，唯有喘氣。

兩人的喘息聲互相可聞，好一會，楚秋千才吶吶地說：「多謝姑娘……相救……在下還……還未請教……姑娘……貴……姓……芳名。」

少女喘了口氣，羞怯地抬頭瞟了楚秋千一眼，目光與楚秋千的目光相觸，急忙又移開，低聲說道：「婢子名青荷，公子叫婢子青荷就得了。」

楚秋千忙抱拳一揖。「青荷姑娘。」

青荷急閃身，從地上站起來，目光一閃說道：「公子太多禮了，婢子眞是受不起。」

楚秋千正容說道：「姑娘有恩於在下，在下怎能失禮，請姑娘不要自卑。」

接又道：「在下楚秋千。」

青荷接口道：「原來是楚公子。」

楚秋千不敢將目光落在青荷的身上，移向一旁。「姑娘大概很累了，請到那邊坐下歇一歇。」

青荷目光一抬，順着楚秋千的目光望過去，看到左面幾棵樹旁，有幾塊露出地面的石塊。

楚秋千當先走過去。

青荷姍姍地跟在後面。

兩人分別在兩塊石上坐下，楚秋千瞟了青荷一眼，說道：「姑娘，請恕在下冒昧，姑娘是封不平的什麼人？」

青荷幽幽說道：「婢子是封園主夫人的貼身丫環。」

楚秋千正色說道：「做丫環也是人，請姑娘不要再輕賤自己，別再自稱婢子好嗎？」

青荷自卑地說道：「婢子這樣自稱慣了很難改口。」

楚秋千正色說道：「姑娘，人貴自重，習慣是可以改的。」

青荷怯生生地抬眼望了楚秋千一眼：「那婢……自稱什麼？」

楚秋千道：「姑娘可以自稱我。」

「我……」青荷吶吶着說不下去。

楚秋千卻很高興：「很好。」一頓接道：「姑娘怎會冒生命之險，將在下自石室救出來？」

青荷悲聲說道：「因爲我不想被封園主汚辱，一個人又不敢貿然逃走，公子被封園主囚在石室，一定是好人，所以……婢……我才敢冒險將你救出石室。」

「姑娘怎知我是好人？」楚秋千注視着青荷。

青荷接說道：「因爲封園主不是好人，你被他囚禁，就是好人。」

青荷這種分辨好壞的界綫，倒是簡單直截，表現出她很單純。

楚秋千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分辨好人壞人的妙論，不禁莞爾一笑。「姑娘，不怕我也是壞人嗎？」

「不怕！」青荷不再那樣羞怯了。「因爲壞人不會將壞人囚禁起來的，就像狼不會撲殺豺一樣。」

楚秋千被青荷這種簡單的道理說得點頭不已。「姑娘怎會有開鎖的匙？」

青荷淺淺一笑：「今早我趁園主還未起身，捧水入房時，見到那條匙不知怎的從園主的身上滑落在床邊，於是我心頭一動，悄悄地偷取了，幸好他起身後沒有發覺不見了那條匙。」

一頓又接道：「我偷取到那條匙，才決定將你救出來，跟你一起逃走。」

楚秋千感激地看着青荷。「姑娘今後作何打算？」

青荷微微扭動了一下嬌軀，凄然說道：「楚公子，這一點我遠未想到。」

楚秋千但覺青荷楚楚可憐，惹人同情，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禁喟然嘆息一聲。

青荷抬起頭，訝然說道：「楚公子，你怎麼哪？」

「沒有什麼，不過一時感觸。」楚秋千將目光偏移，「姑娘，妳有親人可以投奔嗎？」

青荷忽地雙眼一紅，泫然欲淚，悲聲說道：「我自幼賣入封家，至今算來已有十二年，加上我不是本地人。就算有親人，也不知到那裏去找……」

說到最後，抽泣起來。

楚秋千想到自己也是孑然一身，雙眼一紅，鼻管酸酸的，但仍開口安慰道：「姑娘身世飄零實堪憐，不瞞姑娘說，在下也是孑然一身，是個被人收養的孤兒。」

青荷止住了悲泣，眨着一雙淚光盈盈的眼睛，咽聲道：「楚公子，那咱們眞是同病相憐了。」

說完，沾着淚水的臉上飛紅一片。

楚秋千看得怦然心跳了一下，青荷那模樣十足一朵帶雨海棠。

但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去安置青荷。

青荷瞧着楚秋千，見他不出聲，幽幽說道：「楚公子，你在想些什麼？」

楚秋千矍然說道：「在下……」

驀地一聲冷笑傳來。「好一雙狗男女，竟然逃到這裏來幽會！」

兩人聞聲不禁被嚇了一跳，楚秋千更是說不下去，忙循聲望過去。

青荷不用看，聞聲已聽出來的是誰，嚇得她渾身抖顫了一下，一臉驚駭之色。

楚秋千一望之下，也倒抽了口涼氣。

松竹園主封不平赫然站在左側一棵樹側下，距他們大約七八丈左右遠。

弱女險遭汚　禽獸墜崖亡

封不平鷹目中射出兩道惡毒的目光，注視着楚秋千青荷。「原來是妳這賤人做的好事！害得我家毀人亡！」

青荷驚嚇得整個人縮作一團，不敢將頭抬起來。

——封不平畢竟是她的主人，而且又處淫威之下，任她有多大的胆子，也不禁瑟縮驚怕！

楚秋千忙低聲對青荷說：「不要怕，在下不會讓他傷害你的！」

青荷依然不敢將頭抬起來。

「封不平，你來了倒好，我正想找你算帳！」楚秋千霍然站起來。

「嘿嘿嘿，」封不平從樹側後閃出來。「姓楚的，我不但救過你，還被你累得家毀人亡，你不感恩圖報，竟然還要找我算帳？這究竟是什麼世道？」

楚秋千一時爲之語塞，想一想，隨即

理直氣壯。「你冒險救出我，若不是有所圖，我姓楚的自然感恩圖報，但你救我是爲了奪取我那件『犀甲』寶衣，並將我關在石室內，點了我穴道，分明懷有目的，虧你還說得出口，要我感恩圖報。」

封不平臉皮輕輕搐動了幾下，咬牙說道：「青荷！妳這賤人偷了我的鎖匙，放了這小子出來，妳可知罪？還不快過來受罰！」

青荷瑟縮的身體抖震了一下，慢慢站起來。

楚秋千一見，忙擋在青荷身前，並低聲說道：「姑娘，有我在，不用怕他，難道你忘記了爲什麼才逃出來的嗎？」

青荷聞言渾身劇震了一下，但仍是站直身體，語聲雖然有點慌亂，但却異常堅決。「婢…我不會再聽你的了，自我逃出松竹園的第一步，我就再不是你的人！」

封不平這下可被青荷這番話氣得一口氣窒在胸口，臉色鐵青一片。「好大胆的賤人，竟敢對我這樣說話！需知道妳是賣與我終身爲婢的！你一日不死，一日就是我的人！」

青荷剎那臉色大變，挺站着的嬌軀抖顫瑟縮下去。

楚秋千一見，大聲奮然說道：「你雖然出錢買她爲婢，她侍候了你夫妻足有十年，這足已補償了，你人面獸心，欲將她汚辱，她脫離松竹園，就算告到官府，你也理虧！」

封不平確是理虧，聞言臉色變得極之難看，一時間竟無話可說。

但眼珠一轉，他又有話說了。「你兩人私奔，害得我家毀人亡，此仇不報，枉爲人！」

青荷被封不平說她與楚秋千私奔，一時間羞憤得直想一頭撞死在地上，掩臉痛哭起來。

楚秋千亦是羞憤難當，憤聲叱道：「一派胡言，含血噴人！青荷姑娘之所以救我，純是出於道義心，我才不會像你那樣卑鄙下流！」

封不平被楚秋千叱罵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目中兇光大盛，狠厲地說道：「姓楚的，不管你怎樣說，天教我在這裏遇上你與那賤人，不手刃你兩人，難消心中怨氣！」

楚秋千亦冷笑着，夷然不懼。「你不找我，我也會找你討回寶衣兵刃！」

封不平忽然狂笑起來。

楚秋千望着像忽然瘋了般的封不平，冷峭地說道：「十足一條瘋狗！」

封不平笑聲倏止，兇厲地注視着楚秋千，切齒說道：「寶衣就穿在我身上，你的兵刃就在我身上，有本領的，你過來拿吧！」

楚秋千目光暴盛。「我若無本領，也不會從『天殺』中叛離出來！」

封不平刹那臉色大變，驚疑地說道：「你本來亦是『天殺』中人？」

楚秋千頭一點，沉凝地說道：「不錯，但現在不是了！」

封不平吐口氣，目中兇光閃閃。「你若是『天殺』中人，還可免一死，現在你死定了！」

翻袖亮掌，掌中已多了一柄寒芒閃動的短刀！

刀長不過一尺兩寸，但形狀古雅，刀身彎如眉月，刀刃薄而利，把手頂端鑲着一雙閃爍的綠寶石，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短刀在手，封不平刹那間彷彿變了另一個人，殺氣透體而出！

青荷才止住哭聲，抬眼瞥到封不平那兇神惡煞的樣子，不禁嚇得驚叫出聲，向後縮退。

楚秋千忙側身說道：「姑娘不用怕，有我在，他斷不能傷害你！」

青荷這才停止了退縮，感動地瞟了楚秋千一眼，驚聲道：「楚公子請小心。」

「姑娘請暫且退到那棵樹下。」楚秋千不想青荷離得太近，免在拚鬥時，與封不平以可乘之機。

青荷「嗯」了一聲，匆匆退到丈外的一棵樹下。

封不平看得重重地「哼」了一聲。

楚秋千轉回身，目光落在封不平的短刀上，臉上閃過一抹訝異之色，脫口說道：「好刀！好一把『修眉刀』！」

封不平一舉手中短刀，傲然道：「想不到你也知道有『修眉刀』，今日就教你嚐嚐它的厲害！」

話聲才落，人刀如矢，帶起一道芒虹，飛斬楚秋千！

楚秋千赤手空拳，自然不能擋架封不平這把可以削金斷鐵的「修眉刀」，加上其來勢兇猛迅厲，他只好避讓。

滑步旋身，楚秋千在刀芒臨身的刹那，閃了開去！

封不平也就在那刹那，刀勢倏變，改劈爲削，刀芒一折，削向楚秋千的頸脖！

楚秋千料不到封不平在這樣勢猛的情形下，仍能如此快捷地變招，有如一氣呵成，幸好他自幼接受殺手的訓練，無論在各方面皆超人一等，反應更就敏捷過人，一矮身左爪右掌，攫擊對方的下盤！

「嗖」地一下疾响，封不平那一刀貼着楚秋千的髮髻頂削過，幾縷髮絲被刀氣摧折，飄飄散墜！

這一刀，楚秋千可謂避讓得險極！

「再接我這一——」封不平一刀削空，沉喝一聲，正想變招，那知「刀」字還未說出口，左腿右膝驀覺勁風急襲，疾忙一曲腿，身形一彈，翻掠出去！

在翻掠出去的刹那，「修眉刀」向下一揮，斬向楚秋千頭肩！

楚秋千苦無兵器在手，不能招架，只能避讓，吃虧不少，身形再次一矮，探手一抓，接揚臂撒出！

封不平身在空中，料不到楚秋千人急智生，竟然抓起地上一把砂土當作暗器撒出，身形硬生生倒翻起，短刀一封，那把砂石不是從他身下射過，便是被他一刀擊散墜地。

楚秋千砂土出手，身形斜掠，掠回青荷站立的樹前，將青荷護住。

封不平飄落地上，目光立刻落在楚秋千的身上，神態極之陰沉。「姓楚的，果然有兩下子，剛才那一刀若是換了別人，斷斷避不開！」

楚秋千確有同感，但表面上不顯露出來。「我若不是手上沒有兵刃，你早已站不住了！」

封不平八字眉聳動不已，但他爲人極之深沉，壓下一口氣，陰狠地說道：「姓楚的，看你避得過我多少刀！」

人刀如虹，再一次飛斬向楚秋千！

楚秋千身形倒掠，手一抄，接住六七尺後的一棵樹上伸出的橫枝，身形一翻，一道刀芒如急矢般自他身下飛射過，「奪」地射在樹身上！

封不平那一刀竟然追不上楚秋千的身形，差了那麼一點點，短刀刺入樹身內！

但他的反應也不慢，刀才刺入樹身，他的左脚已蹬在樹身上，藉那一蹬之力，拔刀倒掠出去！

楚秋千一翻掌在枝上，手一抖，一片青影飛射罩向倒射的封不平。

封不平沉哼一聲，短刀一舞，護住頭面。

那蓬青影大半射在封不平的身上，却紛紛彈開來，其餘的盡被他的短刀擊碎截落！

——那蓬暗器一樣的「青影」原來是一撮樹葉！

摘葉飛花！

楚秋千的身手於此可見一斑！

楚秋千見「暗器」射在封不平身上，竟傷不了他，彈射開來，先是一怔，繼之恍然——原來他穿了那件「犀甲」寶衣！

恍然明白的同時，楚秋千身形有如出林鳥般，從枝上向外彈掠出去，追掠向封不平！

封不平身形一翻落在地上，楚秋千的身形已撲掠到，封不平驟覺眼前一花，勁風襲體，慌不迭一刀劃出！

「劍」地一响，枝葉紛飛飄落，封不平急退一步，這才看清楚了，楚秋千手上握着一條斷枝！

封不平不禁怒氣上湧，沉喝一聲，身形欺前，刀光霍霍，一連向楚秋千閃電般斬出十一刀！

楚秋千這一次竟不閃不避，用手上的斷枝封擋招架封不平那柄斷金劍玉的「修眉刀」！

「劍劍劍劍……」一連十一下急响中，楚秋千手上的樹枝短了一大截，地上却多了十一截長短劃一的斷枝！

由此可見封不平刀法精純及出手之準確！

但無可置疑的，楚秋千的身手比他高些。

因爲楚秋千竟然能够用樹枝接下他那兇猛的十一刀！

× × ×

楚秋千忽然脫手，擲出了他手上的斷枝！

這一着實在大出封不平意料之外，回刀封擋已來不及，楚秋千在擲出斷枝的剎那，一脚飛踹向他的下陰，在這樣短的距離下，閃避實在不易！

但封不平的身手確實不凡，一刀截斬下的同時，擰肩側首，閃避那根疾射向面門的斷枝！

截斬的一刀逼着楚秋千半途收腿不迭，射向他面門的那根斷枝也被他閃避開正面，但他的耳朵却少了一點！

——那根斷枝將他的右耳外側射崩了一個缺口！

痛得封不平倒吸了口凉氣，手一捂，摸了一手血，不由兇性狂發！

厲吼聲中，封不平人刀有如一道飛虹，捲向楚秋千！

楚秋千欲避已無及，身形立刻被刀芒罩住了。

躲在一旁樹下的青荷見了，不禁驚得張口驚叫出聲。

楚秋千亦是心神一懍，快速地疾閃飛出的刀芒中閃轉騰掠，趨隙蹈瑕。

但封不平却仗着身上穿了那件「犀甲」寶衣，刀槍不入，全然是只攻不守的兇猛打法，招招不離楚秋千的要害招呼。

楚秋千起初還能從容閃避，並乘隙在封不平的身上擊了兩拳，但却傷不了對方，反而更加激起了對方的兇性！

二十招不到，楚秋千已險像環生，有幾次差那麼一點點便傷在封不平的刀下，要不是仗着身法靈幻，他早已傷在對方刀下！

裂帛一聲，楚秋千終於中了一刀，被封不平的「修眉刀」將左手一截衣袖削斷，前臂也被劍去一幅皮肉，鮮血沁湧出來，痛得他咬牙不已。

封不平見傷了楚秋千，刀勢更急更密，楚秋千的身形剎那完全被刀芒籠罩了。

「姓楚的，看你還能挺得多久！」封不平一刀倏地從中切入，斬向楚秋千的胸膛！

楚秋千臉色一變，身形偏旋，但封不平的那一刀竟然是虛招，半途中刀勢折轉，其勢有如羚羊掛角，一點不着痕跡，「劍」地橫削向楚秋千的腰臂！

楚秋千料不到封不平刀法如此精純奇詭，大吃一驚，欲再閃避已沒有可能，急切間，捧身一拳擊向疾削而來的刀鋒！

封不平也料不到楚秋千敢以拳頭迎擊他那柄「修眉刀」，心頭一動，刀勢不由一滯，隨即又疾削過去！

楚秋千等的正是這剎那的一滯，而他的拳雖然硬，根本挨不起封不平那柄斷金截鐵的修眉刀，他之所以出拳迎擊，便是想對方在大出意料之外，有所顧忌，而刀勢稍滯。

楚秋千果然一如所料！

他立刻把握這一剎那的機會，緊握的拳頭驀地化爲爪，電光乍閃般，翻腕搭抓住對方的刀脊。

楚秋千這一手實在精彩驚險到極，他的眼光若是不够銳利，出手若稍差分毫，那麼，他不但握抓不住封不平那柄短刀，他的手指也會被削斷！

封不平那柄修眉刀立時像被一柄鐵鉗子鉗住般，再也不能往前削出分毫！

這一次輪到封不平吃了一驚。

一驚之後他立刻定下神來，暴喝聲中，運勁全力削出！

那修眉刀向前一移，倏地又凝住不動了！

楚秋千目中精光閃射，雙唇緊閉，亦自運勁抵拒封不平從刀上傳來的强猛勁道。剎那間，兩人僵持着，誰也强不過誰。

不過，封不平却暗暗驚懍不已，想不到楚秋千年紀這樣輕，內功竟然與他在伯仲之間！

× × ×

兩人皆運聚全身的氣功，想壓倒對方，相持了差不多一盞茶時分，仍然分不出高下。

驀地，青荷發出一聲驚叫，叫聲短促，戛然而止！

一陣笑聲却緊接傳來，跟着是一陣急激的衣袂聲！

笑聲入耳，楚秋千與封不平同時皆吃了一驚，目光急往笑聲傳來之處瞥過去。

兩人一瞥之下，臉色同時一變！

胡琴殺手古鳴！

那陣笑聲就是古鳴發出的！

而薔薇及四名殺手，則圍着他兩人站着。

「天殺」不愧是名震江湖武林的殺人組織，前後不到一個時辰，又將封不平楚秋千找到了！

楚秋千不但一驚再驚，臉色亦一變再變。

——青荷倒在樹下的地上，動也不動，不知是死了還是昏迷過去，怎不教楚秋千心驚？怪不得她那一聲驚叫那樣短促。

古鳴就站在青荷倒地的那棵樹前七八尺。

封不平在一驚之下，急忙奮力抽刀！

楚秋千由於心驚青荷之生死，心神難免分散，內勁亦隨之一弱，被封不平一下子將修眉刀收回。

楚秋千也就在那剎那回過神來，身形暴退開去。

——他恐防封不平於抽回修眉刀後，向他遽然下手攻擊。

封不平却沒有乘機向他襲擊，因爲他心中另有打算，身形亦竄退數尺。

封不平是個心機深沉的人，他不是想將楚秋千殺傷，而是他權衡之下，若將楚秋千殺傷，那固然解恨，但却變成了他獨對古鳴薔薇等六人，那可是大大不妙，橫豎古鳴他們亦想殺楚秋千，何不借刀殺人？同時，古鳴他們必然要分開來對付他與楚秋千，這總好過集中起來對付他一人！

古鳴一步逼前，這一步竟遨七尺！

封不平楚秋千俱不由一懍。

古鳴嘿嘿一笑道：「從來沒有人能够逃得過咱們組織的追殺，你們也不能！」

封不平聞言，臉上不禁一變，目光連閃。

古鳴掃了楚秋千封不平一眼，接說道：「很好，你們兩人在此，省得咱們一個個去找。」

楚秋千表情却很平靜，一點驚惶之色也沒有，此刻，他只關心青荷不知是生是死，青荷是他的救命恩人，若青荷不救他，他早已死了。

但他却不敢將心意表露出來，若青荷未死，而又被古鳴他們看出他的心意，以古鳴他們的所爲，不難拿青荷來要脅他，那他的處境就不妙了。

現在他只希望青荷只是昏迷過去，越久越好。

封不平乾咳一聲，說道：「難道你們眞要趕盡殺絕？」

薔薇目中煞氣盈眶，冷然說道：「你幾曾聽說過咱們有放過一個？」

接又狠聲說道：「何況，你還知道了咱們的身份，若放過你，將來在江湖上散佈出去，豈不是將咱們身份暴露出去？」

封不平目光一閃，陰險地說道：「難道你們不想將姓楚的叛徒先殺了？」

古鳴接說道：「凡背叛組織的人，必殺！」

封不平奸笑說道：「你們自信憑你們六人之能力，能够同時殺死咱們兩人？」

薔薇嬌哼一聲。「當然可以！」但隨即沉默下去，

古鳴沒有開口，顯然在估量着。

封不平看在眼內，乘機說道：「你們若肯放過我，我答應與你們聯手擊殺姓楚的！」

薔薇目光連轉，望向古鳴。

古鳴亦望向薔薇，顯然拿不定主意。

薔薇向古鳴打了個眼色。

古鳴立刻明白了薔薇的意思，目光一回，却故作沉吟，一會，才沉聲說道：「你若答應老夫一個條件，老夫便破例答應放過你！」

封不平大喜，急急說道：「請說！」

古鳴注視着封不平。「你若答應不將咱們的身份說出去……」

封不平急接說道：「我以項上人頭保證！」

楚秋千驀地發出一聲冷笑。

古鳴薔薇封不平俱被那聲冷笑笑得一怔，望向楚秋千。

楚秋千再一聲冷笑。「你們倒是會做戲，可惜這是一場各懷鬼胎，勾心鬥角的戲！」

封不平兇毒地說道：「姓楚的，你在胡說些什麼？」

楚秋千毫不動氣，冷靜地說道：「封不平，你眞糊塗，你以爲他們眞會放過你麼？」

古鳴急喝一聲：「楚秋千——」

楚秋千却截斷古鳴的話聲：「我是『天殺』中人，對於這個組織的行事作風最了解，封不平，你若是相信他們會放過你，那就大錯特錯，後悔莫及，他們之所以答應你，只是權宜之計，待到集中力量解決了我之後，他們就會同樣對付你！」

封不平聽得臉色大變。

「休聽他胡說……」古鳴斷喝。

楚秋千急截道：「我不是胡說，姓封的，我與你本沒有深仇大恨，咱們的暫且撇開不管，若你與我聯手應付他們，足可以保住一命，要死要活，你自己考慮過再決定吧！」

封不平聽得心頭震動不已，他本來之所以答應古鳴他們，是有他的打算的，如今一聽楚秋千的說話，知道行不通了，他本就是個心智深沉的人，怎會糊塗下去，當下一挫牙，斷然說道：「姓楚的，我就相信你的，咱們姑且聯手對付他們！」

楚秋千長吁一口氣。「這才是明智之舉！」

古鳴却暴厲地掃視着兩人。「姓封的，你是自取死道！」一頓又道：「既然你硬要陪那小子一齊死，咱們就成全你！」

「姓封的，咱們既然同在一條船上，請將我的兵器還給我！」楚秋千向封不平伸手。

封不平猶豫了一下，從懷中掏出楚秋千那柄捲成一團的彈丸劍，拋給楚秋千。

「姓楚的，希望你別在我背後刺一劍！」

楚秋千手一抄接住了。「姓封的，我還不想死，你我之間的恩怨以後再說。」

「殺！」古鳴喝聲出口，鍊子劍像毒蛇噬人般標射出，疾射向封不平的咽喉！

封不平短刀急封，「叮」一聲，將古鳴的鍊子劍擊歪！

背後風聲急响，兩道刀光襲向封不平的頭肩腰股！

自後襲擊封不平的是四名身穿玄青色勁衣的其中兩名，古鳴一動，他們立刻也動了。

封不平心頭一懍，但隨即釋然，一矮身，修眉刀反臂揮出，對於攻向他身體的一刀，不閃不避！

疾斬向他頭肩的一刀從封不平的頭上斬過，但斬向他腰股的那一刀，却實實在在斬中了！斬是斬中了，但却斬不入！長刀反而被反彈開來，那名殺手不禁心中一驚，才驀然省起封不平的身上，穿了楚秋千那件「犀甲」寶衣。

那名殺手知道上當，急退，可惜太遲了。

封不平是計定了才硬挨那殺手一刀，豈肯容對方全身而退，修眉刀帶起一道乍閃倏現的弧芒，「削」地在那殺手的腰際劃過！那名殺手身形歪旋出去，口中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直歪旋出丈外遠，上下兩截腰肢才錯斷開來，只連着一層皮肉，旋摔在地上，斷口處噴出大股血雨！

封不平一刀得手，身形再一矮，滾倒在地，刀光裹着身體疾捲向另一名殺手！

他身形再矮的剎那，古鳴的鍊子劍如激矢般堪堪從他頭頂擦過，他只覺頭皮一涼，暗道一聲：「好險！」

古鳴鍊子劍射空，一抽一抖一放，鍊子劍在空中去勢一窒一折，飛鷹撲食一樣折射向封不平疾滾的身形！

古鳴在鍊子劍上的造詣，可說出神入化。

鍊子劍射擊在滾捲的刀光上，發出叮的一响，震彈起，接又射擊在刀光上，發出一連串急激的「叮叮」聲，追射不捨！

這情形，有如一頭飛鷹俯衝追撲一頭箭豬，每一下撲擊皆被箭也似的豬毛抵抗了，顯得無從下手。

刀輪飛閃中，剎那滾到那名殺手脚下，急斬其雙脚。

那名殺手一刀急斬下的同時，向後急躍！「噹」一聲，封不平疾滾的身形被擊得窒了一窒，接又滾前！

那名殺手急又一刀斬截下！

封不平的身形在兩刀相擊的剎那，又窒了一窒！

古鳴的鍊子劍也就在這剎那，流星飛射一樣，射入了刀光中，篤地射刺在封不平的身上，可是却刺不入！

但封不平的刀光亦爲之散亂！

那名殺手覷準這個機會，霹靂一聲，長刀疾劈封不平頭頂！

封不平却根本不理會古鳴的鍊子劍，修眉刀反臂迎上，截擊那名殺手當頭劈下的一刀！

古鳴抖手向前一送的剎那，臉色遽變，急喝一聲：「速退！」彈起的鍊子劍一沉，射刺封不平的頭頸！

那名殺手聞喝，心頭一懍，急切間却來不及將劈下的長刀撤回，但他畢竟是個有經驗的殺手，當機立斷，棄刀暴退！

也幸虧他當機立斷，若是猶豫那麼剎那，被截斬斷的不僅是那柄長刀，還有他的一條手臂。

那名殺手瞥見長刀被封不平的修眉刀截斬爲兩截，才知道對方的短刀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利器寶刀，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封不平一刀斬斷那柄長刀的同時，身形側滾，古鳴的鍊子劍以毫厘之差，擦着他的頸側，「噗」地射在地上。

頸側一涼一痛的剎那，封不平刀勢斜截而下，削向古鳴的鍊子劍！

「錚」一响，修眉刀削在那條鍊子上，出乎封不平意料之外，竟然削不斷。

他一驚之下，急抽刀。

但射插入地上的那截劍身被他短刀一削之力擊得倒飛起來，「嗒嗒噹」聲中，像蛇一樣反纏住他的短刀。

封不平這一驚實在不少。

「撒手，」古鳴喝聲中，左手運勁一抽一抖。

可惜他斷了一臂，新創之下，功力自不免打了個折扣，被封不平力抽之下，竟然扯之不脫手。

兩人力扯之下，那條不知用什麼金屬打造的鍊子被扯得筆也似直，緊綳綳的！

那名殺手一退丈外，雙手在左右腰上一搭一抽，赫然抽出兩截槍桿，其中一截尖削如槍尖，兩截槍桿一接一合一擰，便成了一桿九尺長的鐵槍，只是槍頭處少了一圜紅纓，一眼瞥見封不平與古鳴正相持不下，心中暗喜，身形向前一標，長槍急刺封不平頭頸。

封不平早就注意那名殺手的動靜，瞥見他標前出槍，心內一懍，急不迭滾動身形，滾向古鳴站立的地方！

由於古鳴一直在運勁半扯，封不平這一滾動，無疑也被他扯動了，加上本身疾滾，其速度快了一倍有多。

但古鳴在驟不及防之下，牽扯的力道驟失，身形不由向後傾仰，急退一步，才將身形穩住！

那名殺手的長槍竟然追不上封不平疾滾的身形，始終差那麼一點點，却追刺不捨。

古鳴穩住身形，欲將鍊子劍鬆脫，那料却纏得鬆不得，被封不平疾滾之下，短刀亦順勢捲纏下去，越捲越多，越纏越緊，想撤回來也不可能了。

古鳴不由驚悔不已，身形只好一路急退，希望與封不平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知就在這剎那，向着古鳴疾滾過去的封不平的身形突然揚漫起一片砂土，將他的身形籠罩。

古鳴立刻戒備起來。

那名殺手也心生警惕，追擊得沒有那樣緊。

——兩人皆恐怕封不平在土砂籠罩之下，他們看不清他的身形動作而驀然要出花樣，令到他們措手不及。

封不平滾動的身形這時有如一團塵霧，越滾越大，古鳴與那名殺手則完全看不到封不平的身形。

兩人警惕之心更高。

驀地，如車輪一樣疾滾的那團塵霧中，一條塵影如箭矢般向後貼地射出來，直射向那名追擊的殺手。

古鳴視綫由於那團塵霧所阻，加上只注意他那面，所以看不到那條倒射出的塵影。

那殺手却看到了。驚懍之下，他追刺下的一槍乾脆全力刺下，「噗」一响，刺不中那條塵影，刺在地上。

那名殺手也不奢望能刺中裹着塵霧射出來的封不平，他這一着，另有目的。

槍一入地，那名殺手有如持竿跳板般，藉勢躍騰起！

——封不平人刀已刺到他脚前，他不得不如此。封不平短刀倒空，身形却毫不停滯，從那名殺手的脚下直射出去。

古鳴也在這剎那才看到封不平向後射出的身形，心頭一動，大喝一聲：「截住他！」喝聲中，左手奮力抽扯被纏住的鍊子劍。

那知捲纏住封不平短刀的鍊子劍已被封不平鬆脫了，他奮力一扯之下，重心頓失，身形一仰，差點仰跌在地，連退兩大步，才將身形穩住。

那名藉槍桿之力躍騰起，避過封不平一刀的殺手，聞喝之下，身形一墜，壓得那枝槍桿一彎一彈。

他立刻脫手棄槍，身形彈翻，接掠射向封不平！

但封不平的身形已遠在五六丈外，接斜掠起，一蓬暗器也就在他掠起的剎那，激射向那名殺手。

那名殺手手上已多了一柄尖刀，暗器襲來，刀擊袖捲之下，將射來暗器全部捲擊落。

他的身形亦一沉，墜向地上。

一條身形接從他身上掠過，，追射向封不平。

那是古鳴！

遠在十丈外的封不平身形去勢如矢，「卜卜卜」一連三响，在他的身後左右，接連爆散開三團烟霧，烟霧濃而白，封不平的身形迅速消失在烟霧中。

古鳴的輕功實在高明，身形有如流星趕月，剎那射落在有如一堵烟牆也似，橫擋在空中的烟霧前，恨得他咬牙跺脚，却不敢貿然衝入烟霧。

——他不但見識過封不平這種烟霧，也領教過，他若貿然衝進去，豈不是成了個瞎子，萬一封不平就在烟霧中，給他一刀，那就危險了。

那名殺手也掠到，不敢衝入烟霧中。

「狡詐之徒！看你逃得到那裏？」古鳴接將目光移向薔薇那邊。

目光一瞥之下，他不由臉色一變，怒喝一聲，飛身縱掠過去！

——楚秋千在前急掠，薔薇則在後緊追，至於那兩名與薔薇一起圍攻楚秋千的殺手，則一死一傷，倒在地上！

這怎不叫古鳴驚怒攻心？

× × ×

楚秋千雖然失去了那件護身寶衣，但得回了他的彈丸劍，薔薇與兩名殺手圍攻他，他夷然不懼，憑着他的身手，足以應付有餘，五十招不到，他已將一名殺手的左脚斬斷。

剩下薔薇與另一名殺手，更加不是他對手，被他覷到一個機會，一掌拍開那名殺手的長刀同時，軟劍如毒蛇噬人般，標刺在那名殺手的咽喉上。

剩下一個薔薇，他本可殺了她，但他始終不忍下手，畢竟薔薇是他兒時的玩伴，伴着他一起長大，他本就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否則，他也不會叛離「天殺」這個組織。

但薔薇却似乎鐵了心，手下狠毒非常，似乎與楚秋千有深仇大恨，不殺他誓不不甘心。

× × ×

楚秋千好不容易才將薔薇甩脫掉，這時，連他自己也不清楚跑到了什麼地方。

倚在一塊山石上喘了口氣，他立刻想起了不知是生是死的青荷。

青荷於他有救命之恩，說什他也不會不加理會，而他之所以逃離那門場，目的正是想將古鳴薔薇他們引離那裏，免得他們傷害青荷——若她只是昏迷的話。

想起了青荷，楚秋千心急如焚，還未喘息定，便打量一下方向，認準了，長身急掠而去。由於不熟悉地形，他找了很久，才找到先前他與青荷歇脚的野地。

急掠到青荷倒地的那棵樹下，楚秋千的一顆心不由一沉！樹下地上，空空如也，那裏還有青荷的影子。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立刻在附近搜索起來。

現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青荷在他們離開這裏之後，從昏迷中醒過來，自己離開了這裏。這是最有可能的一種，死人根本不會自動失踪。

他憂心如焚地四處找着，根本沒有注意到自己走到了什麼地方。

突地，他停下來，凝神傾聽。——他好像聽到一聲極低微短促的女子嚶嚀聲。

果然，這一次他聽清楚了，又傳來一聲女子的掙扎哀求聲。

楚秋千精神立時一振，再聽。

這一次他分辨出發出聲音的方向了。

他循聲望過去，才發現自己站在山坡上，而聲音是從山頂上傳來的。

又一聲哀哭聲傳來，這一次他聽得更清楚，心神猛然一震——

發出哀呼聲的竟是青荷！

他不但聽到青荷的哀呼聲，同時也聽到一個男人的淫邪笑聲！

這聲音好熟悉，楚秋千想了想，終於省起了，這邪笑聲是封不平發出來的。

立刻，他明白了一切，一顆心也吸緊了。——必是封不平又偷偷溜回來，發現了青荷只是昏迷在地，遂乘機欲加以汚辱，但又怕他或古鳴薔薇他們尋回來，遂將青荷抱到這山上。

千萬不能讓那禽獸將青荷汚辱！楚秋千又急又怒，急不迭提氣飛掠上山頂！

× ×

山頂上只有疏落的矮樹，楚秋千縱掠上山頂之後，放目察看，一目了然，那裏有青荷及封不平的影子。

他不由怔了怔。

一陣急劇的掙扎聲又响起，楚秋千的目光倏然一亮，移向山崖邊一處長滿野草的地方。

那陣掙扎聲正是從那野草叢中發出來的。他立刻掠向那處山邊，同時掣出了彈丸劍。

他的身形堪堪掠到，山崖邊草叢中呼地冒起一條渾身衣衫盡褪，只穿着一件緊裹在身上，有如鱗甲般，漆亮閃光的皮衣的人影來。

楚秋千一眼就認出是封不平！

而他身上穿着的那件鱗甲皮衣，正是他被其取去的「犀甲」寶衣。

封不平亦一眼就認出撞破他「好」事的是楚秋千，臉色不由一變，神態獰惡！

「好小子，又是你！」封不平目中殺機湧現。

楚秋千身形煞停，立在一塊山石上，目光一掃草叢，透過草葉隙縫，隱約看到一具全身赤裸，一絲不掛的女體，仰躺在草叢中，動也不動，不知是死是活，他的心不由一沉！

他急忙將目光移開，落在封不平的身上。「封不平，你究竟是不是人？」

封不平目光惡毒如蛇，聞言不由一怔，但隨即哈哈邪笑起來。「區區當然是人，不然，怎會幹這種事？」

楚秋千從封不平身上仍未褪下那件犀甲寶衣這一點，猜測青荷大概仍未被汚辱，一顆緊搐的心放鬆了不少，嚼然聲中，彈丸劍抖得筆直，指着封不平，肅殺地說道：「你簡直連禽獸也不如！」

封不平邪惡地乾笑着。「姓楚的，上次沒有殺你，弄到區區家毀人亡，今次又被你撞破好事，今次絕不會再放過你！」

楚秋千亦怒氣如山地說道：「你雖然救過我，但你另有圖謀。一筆勾消，萬惡淫爲首，今日若不除去你這淫惡之徒，道義何存！」

說完，飛身一劍刺向封不平的面門！

這一劍速度聲勢之迅厲，有如雷電乍發！

封不平那柄修眉刀可能棄在地上，倉促間來不及抓起來，雙手空空如也，但他伏着穿了刀槍不入的護身寶衣，但頭臉却沒有護着，所以他只好急閃！

他向左閃出！

但楚秋千的劍有如靈蛇一樣，筆直飛刺的一劍倏地有如毒蛇般閃折，疾刺向封不平的頸側！

封不平顯然料不到會有此一着，大吃一驚，臉色一變，間不容髮間，身形暴退一步！劍鋒擦頸生寒刺過，但又猝然倒折彈回，叮刺封不平的頸側！

封不平料不到楚秋千的彈丸劍有如靈蛇般靈動矯活，吸口氣，上身一仰，再退一步！

楚秋千得理不饒人，劍身嚼然一震，急刺十九劍！

封不平苦於手上沒有兵刃，加上楚秋千的彈丸劍不是凡品，鋒利異常，雙掌沾不得，而楚秋千攻的又是犀甲衣護不到的頭頸，他眞後悔在竄起身時，沒有將棄置在身邊衣服堆上的修眉刀抓起來，落得如此狼狽，只好左避右閃，退了三大步，才閃讓過楚秋千急刺的一十九劍！

楚秋千十九劍之後，劍身一顫，一劍千鋒，罩刺向封不平面門！

封不平眼前一花，只好再退！

但他只退出了一步。

這一步，令到他粉身碎骨！

因爲他在緊急之下，一時間省不起他的身後就是崖邊，一退再退，終於退到山崖邊沿，猶自不知，但楚秋千却看得清楚，他這一劍千鋒，就是要令到封不平不能左閃也不能右避，再退一步。

封不平再退一步，步下一空，身形向後一仰，驚震得他身形急幌，雙臂張動，欲想穩住身形！

這時，他只有一隻脚踏在崖邊！

楚秋千怎肯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拚着取不回犀甲衣，也要將封不平逼落山崖。

千鋒一斂，化作一道白芒，激得風聲急响，飛刺向封不平的咽喉！

封不平在這生死關頭，也顧不了楚秋千的劍鋒銳利無比，雙掌急拍，欲將楚秋千的軟劍挾在掌中。

但他却雙掌拍了個空！

楚秋千的軟劍劍身一折一沉又一彈，彈刺在封不平的胸膛上！這一劍雖然刺不入封不平的胸膛，他那一刺之力，足以將他的身形撞得向後一仰！

封不平的身形就搖搖欲墜，被楚秋千劍尖一撞，如何還站得穩，身形向後仰傾，不由張口發出一聲驚呼，身形一沉，脚下土石滑跌，他的身形亦朝山崖下疾摔下去！

楚秋千一步掠到山崖邊，探頭向下望去，但見崖深百仞，崖壁如削，壁下亂石聳立，有如鬼怪，封不平的身形有如隕星急墜，手脚掙蹬，猝然墜撞在一塊嶙峋的石上，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

叫聲迴蕩在山崖上空，久久不息。

楚秋千縮回身形，返身望向草叢。

這一看，令到他心跳耳鳴，臉紅耳赤，血氣奔騰不已。

草叢中，青荷一絲不掛，纖毫畢露，閉目仰躺着，但却胸脯起伏，顯然是昏睡過去。

在她的身旁，紊亂地堆着一堆男女衣服。不用說，那是封不平與青荷的衣服。

楚秋千急忙將目光移開，長吸一口氣，鎭定心神，然後也顧不了那樣多，走入草叢中，胡亂檢起一件衣服，覆在青荷的軀體上，然後手忙脚亂地拍開了青荷的穴道，緊接着躍出了草叢。

他的脚才落地，便聽到青荷咻咻的氣息及慌急的動作，他只好開聲說道：「青荷姑娘，現在不用慌怕了，姓封的已摔下山崖，粉身碎骨。」

青荷在草叢中嗯嗦有聲，背向草叢的楚秋千知道她在將衣服穿上。

好一會，青荷從草叢中站起來，身上業已穿回衣服，幽淒羞情地說道：「多謝公子相救。」

楚秋千轉過身，正容說道：「姑娘言重了，妳不也救過在下一命嗎？此處不宜久留，咱們還是下山吧。」

青荷幽幽地瞥了楚秋千一眼，低聲說道：「公子，你請先走。」

楚秋千欲說還休，看了青荷一眼，舉步朝山下走去。

青荷眼光複雜地深望了楚秋千的背影一眼，相隨在後，亦向山下走去。（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黃鷹・文
黃耀基・圖

風雲十七劍

濃烟瀰漫中 殺手逃無踪

正午。

沒有陽光，漫天烏雲有如奔馬一樣自西南急馳向東北，急風亦有如利刀一樣斬下了漫天枯葉。

段天王冒着雨點般的枯葉自東北向西南逆風奔來，一雙眼始終都睜大。

利刀一樣的急風不住襲向他的眼睛，但即使眞的有一柄利刀向他的眼睛襲來，他也不會將眼睛閉上。

殺人十年，他的眼睛亦已磨練得有如鞍旁的斬鬼刀一樣。

那柄刀刀身長三尺四，連柄四尺三，闊半尺，厚逾一寸，重達五十五斤，一刀斬下，開碑裂石，雖名「斬鬼」，斬的到現在仍然都是人。

死在他刀下的人，大都是死在急風之中，怒雪暴雨之下，他喜歡在怒雪暴雨之下殺人，也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殺人，才能够令他得到快感。

他身高九尺，眼似銅鈴，眉如漆刷，雙臂有千斤之力，也所以才用得動一柄那麼重的斬鬼刀。

曾經有一次，他只是橫刀大喝一聲，他要殺的那個人便已心胆俱裂，活活給當場嚇死，大多數他要殺的人面對他，便已矮了半截，跪地求饒。可是他的刀仍然斬下去，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饒過一個人，無論那個人怎樣軟弱，怎樣可憐。

這樣殺人實在太不是味道，可是他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非殺之不可。

只因爲他是一個殺手。

得人錢財，替人消災，是作爲一個殺手最起碼的條件。

× × ×

秋已深，古道上秋意蕭瑟，秋雨雖未來，秋風已令人愁煞。

走在古道上的七個人有四個有意無意伸手抓着頭上戴着的竹笠，只怕被急風吹去。這四個都是僕人裝束，腰掛單刀，背負行李，緊緊跟着前面三人。

前行三人兩個看來就像是保鏢武師，中年，亦是頭戴竹笠，一個腰纏練子鞭，一個背插雙鈎，左右保護着一個肥肥胖胖的錦衣人。

這個錦衣人坐在一匹與他那樣肥肥胖胖的棕馬上，搖搖擺擺的，好像隨時都會掉下來。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非常精緻的白范陽竹笠，整張臉都罩在竹笠下，總該比走路的六個人要舒服，却在不住歎氣。

一直到他聽到了馬蹄聲。

急激的馬蹄聲有如驟雨亂打芭蕉，在這條寂靜的古道聽來尤其刺耳。

錦衣人雖然停止了歎氣，却沒有回頭，那兩個武師也只是漫不經意的回頭望一眼。

這條古道據說一直都平安得很。

來騎其快如飛，那兩個武師回頭看一眼的時候，還是遠遠的，到他們將頭轉回，已經非常接近了。

烏黑色的高頭駿馬，步大力雄，段天

王在關外找了三個月，看過了差不多五百匹馬，才挑出這匹馬來。

別的馬馱着他這個名符其實的彪形大漢與那柄斬鬼刀，一次便已經殘折，這匹馬到現在爲止已助他殺了二十七個人。

馬快刀更快，在經過錦衣人身旁的時候，那匹馬簡直有如箭射，段天王的斬鬼刀也就在那剎那出鞘。

他閃電般出鞘，閃電般斬向那個錦衣人。

刀光一閃，「刷」地一聲，錦衣人的頭飛起，連着那頂白范陽笠子飛進了旁邊樹林內。

沒有血，大概血還來不及流出。

這一刀之勁之準之快之狠，實在罕見，段天王能够名列當今十七個最負盛名的殺手內，果然是有他過人之處。

胖馬驚嘶，那個肥肥胖胖的無頭身子立即從鞍上倒栽下來。

段天王一騎已遠在十丈之外，突然勒住了韁繩。

希聿聿馬嘶聲中，坐騎人立，前蹄一奮一落，已然被段天王硬硬勒停，勒轉過來。

斬鬼刀並未入鞘，段天王環眼圓睜，瞪住了被他斬下馬的那個錦衣人。

× × ×

——朱藥，三十七歲，肥胖，七月正午將會帶着兩個武師騎着一匹與他同樣肥胖的棕馬經過城東北古道。

這一次的僱主除了奉上二千兩銀子的重酬之外，還奉上一份那麼詳細的資料。

段天王毫不考慮的選擇在城東北古道下手，好像他這種殺手，當然不會將兩個武師放在眼內。

在他來說這也是一件很沒趣的事情，但總算能够殺人在急風之中，快馬之上。

事情很簡單，進行得也非常順利，一如他意料，那兩個武師根本來不及出手阻擋，可是到他的刀將那個錦衣人的頭斬下，他便知道事情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了。

他斬下的人頭沒有一百，也有八十，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除了殺場的劊子手，只怕沒有什麼人比他更熟悉的了。

要知道他殺人最大的快感就來自引刀過頸的那剎那，他所有的精神氣力也完全集中在那剎那，所以他那剎那的感覺特別尖銳。

方才他並沒有那種强烈的快感，他甚至有一種感覺，那一刀並不是斬在一個人的脖子上。

× × ×

馬回，刀引，段天王暴喝聲中，拍馬舞刀，急衝向倒在地上那具無頭的屍體。

與之同時，錦衣「獵」然飛開，露出了一個人形的籐架，一個身材矮瘦，鬚髮俱白，相貌刁鑽古怪的老頭兒疾從籐架中滾出來，雙手一探一揮，便將籐架連同那一襲錦衣向段天王飛擲過去。

老頭兒隨即就地一滾，一彈而起，左右手已然多了兩截精鋼打成的釣竿，一接一合一旋，變成完整的一支，一個寒光閃閃，比一般六上許多的魚鈎接曳着鋼綫從釣竿上飛出去！

段天王馬奔到一半，籐架已夾着錦衣人兜頭罩下來，他的刀立即斬出，又是「刷」一聲，將那個籐架斬爲兩半！

也就在這剎那，他胯下坐騎一聲悲嘶，人立而起，一隻眼已變成一個血洞，鮮血狂噴！

那隻馬眼也就鈎在那個魚鈎上，半空中碎開一片片，洒落在地上。

段天王一眼瞥見，面色驟變，身形離鞍，在着地之前，已然一刀將那匹馬攔腰斬爲兩截。

馬血順着刀鋒滴下，迅速滴盡，這柄斬鬼刀，的確是一柄好刀。

段天王橫刀在胸，瞪着那個老頭兒，沉聲道：「瀟湘漁隱？」

老頭兒一縮脖子，道：「不得了，給這厮認出來了。」再一縮身子，縮進了那兩個武師的中間。

兩個武師的雙鈎一鞭已經在手。

鍊子鞭「颼」地抖得筆直，那個用鍊子鞭的武師笑接道：「不用怕，有我們保護你！」

老頭兒脖子再一縮，道：「方才他沒有看清楚我的脖子所在，我這顆頭顱才保得住，你們這種保護，老朽還敢領教？」

段天王冷截道：「你們都是司馬世家的人。」

老頭兒口快快地回應道：「老朽司馬直。」

話還未說完，他已經慌忙伸手將嘴巴掩住，舉止神態看來是那麼滑稽。

在他那隻手的中指上，套着一枚碧綠發亮的碧玉戒指，一看便知道價值不菲。

用鍊子鞭的那個接道：「我復姓歐陽，歐陽昌。」鍊子鞭隨即一抖，那條鍊子鞭銀光閃閃，每一節都嵌有鋒利的鈎刺，與一般有異。

「南宮宇——」用雙鈎的那個跟着接上話，雙鈎亦閃光，却是耀目的金光。

段天王聽罷大笑。「好哇，這其實是個陷阱，二千兩銀子便要買我段天王的命，不覺得出手太低？」

「不低的了。」一個輕柔的男人聲音一旁傳來，跟着就是一陣算盤珠撥動的聲音。

段天王循聲望去，只見一個一身銀衣，面圓如滿月，一臉笑容的大胖子從他身後不遠的樹林中走出來，左手托着一個算盤，右手不住的撥打着，一面道：「若是由我拿主意，最多給你二百兩銀子。」

「銀算盤歐陽笑。」段天王握刀的手一緊。

歐陽笑算盤一停一收，斜舉起來，向着段天王。「大多數的人都叫我歐陽算，其實叫什麼也是一樣，無關要緊。」

「銀算盤算無遺策，姓段的上這個當無話可說。」段天王接問：「可不知二千兩銀子的主意是那一個拿的。」

「是我——」回答的是一個身材與段天王接近的中年人，長相比段天王看來還要威武，一襲碧綠色花綉長衫，上下裝飾的全都是貴重的玉器，自歐陽笑相反的那邊樹林走出來，大笑着接對歐陽笑道：「怎麼你不早一些到來，好替我們省下千八百兩的銀子。」

歐陽笑歎息道：「那是因爲我知道你也是一個生意人，相信你一定會給他一個合理價錢。」

綠衣中年人大笑道：「你却是忘了除了玉的價錢，其他的我都不大清楚？」

歐陽笑亦自大笑。

段天王目光已落在綠衣人面上，這時候才問：「司馬如龍？」

綠衣人道：「也有人叫我司馬玉。」

段天王冷冷地道：「金南宮，銀歐陽，玉司馬，武林三大世家兩家的頭兒既然都來了，南宮世家當然也不會例外。」

語聲甫落，在他的後面已多了一對年青男女，俱都是一身金衣，腰懸長劍，男的瀟洒脫俗，女的明艷照人，嫵媚中透着三分剛毅。

段天王目光再轉，道：「這兩位想必就是南宮靈南宮素兄妹。」

歐陽笑接道：「人說段天王粗心大意，說這種話的人，只怕只是見過段天王的臉。」

司馬如龍插口道：「但他若不是粗心大意，又怎會上這個當？」

歐陽笑一怔，笑起來。

段天王按刀四顧，沉聲道：「江湖上傳說，南宮，歐陽，司馬三大世家聯成一氣，準備對付我們十七個殺手，原來是事實。」

歐陽笑一面撥打算盤一面道：「我們前後花了一萬三千六百兩銀，十三種方法，才能够聯絡上你這在斬鬼天王，安排好這個陷阱。」

段天王說道：「十七個殺手中你們第一個挑上我，在我來說，未嘗不是一種榮耀。」

歐陽笑算盤「劈拍」一响，道：「你是第十三個！」

段天王面色驟變，司馬如龍大笑道：「這若非我們做得太乾淨，太秘密，就是你的消息太不够靈通了。」

段天王鐵青着臉，問：「剩下的四個是那四個？」

歐陽笑道：「鬼書生、黑羅刹、紅衣錦衣侯。」

司馬如龍接道：「這三個我們已掌握了充份的綫索。」

南宮靈跟着說道：「還有就是你們十七殺手之首，你們口中的所謂老大。」

段天王一眨眼睛。「老大的身份下落，你們也都已有綫索了。」

南宮靈道：「還沒有，這所以我們給你一個活命的機會。」

歐陽笑立即接上口。「只要你將老大的秘密說出來，我們讓你離開。」

段天王大笑。「可惜這在我來說，也是一個秘密。」斬鬼刀隨即一展。

歐陽笑一聲歎息。「這實在可惜得很。」銀算盤接往胸前一貼。

段天王即時一聲暴喝，看似便要向歐陽笑那邊撲去，但身形一動，却是連人帶刀斬向司馬直。

司馬直釣竿一抖，魚鈎飛射向段天王的面門，歐陽昌鍊子鞭一展，銀光一道飛閃，同時向段天王攔腰纏去。

南宮宇金鈎亦出，地趨身法展開，人與鈎就地一滾，鎖向段天王下盤！

那四個僕人裝束的漢子手一掀，竹笠飛開，四柄銀刀齊出鞘，亦掩殺前來。

歐陽世家四象刀陣與崆峒「六合」，崑崙「九宮」，華山「三才」齊名，這四個漢子絕無疑問已得其精粹。

段天王斬鬼刀暴喝中飛舞，刀光飛閃，擋魚鈎，震飛鍊子鞭，地趨金鈎上跨過，立即又落入四象刀陣。

銀光一動，四刀分從不同的方向襲來，段天王盤馬舞刀，一喝一刀，連砍四刀，竟然連人帶刀將那四個漢子劈爲兩邊。

血雨飛激，段天王一身衣衫亦被那四個漢子的鮮血濺紅。

歐陽昌亦眼也紅了，長嘯聲中，鍊子鞭飛射向段天王雙目。

段天王刀一翻，鍊子鞭纏在刀鋒上，刀柄接一探，撞向歐陽昌前胸，歐陽昌棄鞭已不及，眼看便是凶多吉少，司馬如龍雙掌已從旁搶上，正拍在段天王撞來刀柄上。

一下異响，刀柄被震開，歐陽昌鍊子鞭亦脫手，段天王刀一翻，「獨劈華山」，當頭向司馬如龍斬下。

南宮靈、南宮素兄妹雙劍即時一齊刺至，都刺在刀鋒上，段天王一刀雖然威猛，亦被雙劍將刀勢撞散。

他的刀勢變化也非常迅速，一散即聚，環身三匝，將攻來的幾股兵器擋開，猛一喝，「橫掃千匹馬」，斬向地上彈起來的南宮宇。

刀光一閃，南宮宇攔腰被斬爲兩截。

沒有人及時擋得住這一刀，南宮靈南宮素雙劍搶救不及，一交鎖住了段天王的斬鬼刀，司馬如龍把握機會，雙掌直拍段天王的胸膛！

段天王左右掌急擋，也就在這剎那，歐陽笑銀算盤一抖，二十一顆算珠，三條珠柱一齊射出，都射在段天王的背上。

珠柱一端其尖如針，直射段天王的體內，段天王運起的內家眞氣立時被刺破，打在他背上那二十一顆算珠同時起了作用。那二十一顆算珠雖然都貫上了內力，但段天王眞氣若不破，對段天王來說，與搔癢無異，現在却每一顆都打得段天王一下劇痛，那打上穴道的更難受。

他的左掌也因爲眞氣一散，被司馬如龍雙掌硬硬震碎，悶哼一聲，身形一栽。

司馬直的魚鈎乘隙鈎進了段天王的咽喉。

段天王狂吼，抽刀，南宮兄妹也就在這剎那一絞一揚，那柄刀段天王再也抓不住，脫手飛上了半天。

司馬如龍亦把握這剎那，身子凌空一翻，雙掌一沉，左右齊拍在段天王「太陽穴」上！

段天王便是鐵打的身子也難以再經受得住，狂吼聲中，一個身子終於推金山，倒玉柱，隆然倒撞在地上。

這前後不過片刻，可是這片刻搏鬥的兇險、殘忍已足以震撼每一個人的心絃。

看着段天王倒下，各人竟然怔住在那裏。

一會歐陽笑才從腰帶上解下了一個錦軸，抖開。

錦軸雪白的緞面上寫着十六個名字，其中的十二個都已被一道血痕劃去。

有些血痕已變成深褐色。

段天王的姓名並不在其中，這之前他仍然是一個活人。

歐陽笑隨即俯身探手，以中指挑起了一股段天王傷口流出來的鮮血，劃在段天王的姓名上。

然後每一個人都吁了一口氣。

十七個江湖上最負盛名的殺手到現在已經被他們殺掉了十三個，只剩下四個了。這四個却更就是殺手中的殺手，尤其是那個十七殺手的頭兒，到現在，他們仍然是一片空白，一些綫索也沒有。

他們也不懷疑段天王的話。

這個人若是沒有幾下子，也不能够將其他十六個殺手聯結起來，那十六殺手也絕不會奉他爲首。

他們只是奇怪，那十六個殺手每一個都足以獨當一面，怎會信服一個連他們也不清楚的頭兒。

這已是三年之前的事，十七個江湖上最負盛名的殺手突然聯合起來，接下了之前沒有殺手敢接下的殺人生意，展開了一連串震動整個江湖的刺殺。

三年下來，江湖上死人無數，人人自危，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的仇人會買動那十七個殺手，對自己展開刺殺的行動。

金、銀、玉、南宮、歐陽、司馬三大世家在這一連串的刺殺亦死了不少人。

南宮世家的老主人，也就是南宮靈、素兄妹的父親，歐陽笑的兄長歐陽鐵，司馬如龍的兒子司馬乘風亦都被刺殺，這所以，三大世家才會聯成一氣，對十七殺手採取報復行動。

開始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張揚，一切都是在秘密行動，務求將十七殺手斬盡殺絕。

到現在他們仍沒有，只是那些既好事，消息又靈通的江湖人替他們將消息散播開去。

殺手無疑是一個古老的行業，但也是千百年來，最不受人歡迎的一種人，所以做殺手的人，身份大都很秘密，要僱用他們的人，也往往必須經過相當複雜的程序才能與他們聯絡上。

十七殺手也無一例外，可是三大世家仍能够很快將他們的十三個找出來。

三大世家勢力固然龐大，財富也是驚人。

據說南宮世家之內有一座金山，歐陽世家之內有一個銀礦，司馬世家則擁有一座玉庫，這所以江湖上有金南宮，銀歐陽，玉司馬的說話。也所以人力做不到的事情，三大世家都能够以財富來解決。

天下間，財富不能够解決的事情到底並不多，正所謂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不敢將消息透露出來的人在重金誘惑下，亦終於將消息透露出來。

三大世家一面綜合所得到的消息，一面擬好行動的計劃，選擇適當的時機，採取適當的行動。

能够找到十三個殺手的行踪已經不容易，何況還要將他們擊殺。

雖然將十三個殺手擊殺，三大世家付出的代價亦不少。

最令他們担心的就是，越難找出來的殺手，便越是厲害，正如段天王，他們將段天王擊倒，也折了歐陽四象刀陣，南宮雙鈎。

接下來的鬼書生、黑羅刹、紅纓錦衣侯又將會帶給他們怎樣的傷害？

還有那個十七殺手的頭兒，一個連姓名到現在也不爲人所知，連段天王等也不知的殺手又將會對他們採取怎樣的行動？

但可以肯定，三大世家都絕不會放棄他們的復仇計劃和殺死段天王之後，下一個行動亦展開。

這一個行動，他們要對付的是紅纓錦衣侯，一個也是不知姓名相貌的殺手，他們所掌握的只是聯絡這個殺手的方法。

這正如他們開始對付段天王的時候一樣。

× × ×

是拂曉，竹林中的霧氣仍迷濛，鳥聲間中一兩下，周圍仍然很幽靜。

韓鵬就在這個時候來到了這個竹林，背着的一個包袱也已經被竹葉上的露水濕透。

他一直走到了林中的一片空地才停下，伸手一抹胸前掛着的飛刀。

那些飛刀每一柄只有常人中指長短，插在縱橫交錯的五行刀囊上，數目應已過百。

在他的雙臂雙腿外側，亦縛着刀囊。

每一柄飛刀顯然都經過整理，排列得非常整齊，也非常乾淨。

他也知道那些飛刀絕沒有問題，但仍然小心檢視一遍才放心，這當然是因爲他現在要應付的一件事情非獨麻煩，而且嚴重威脅到他的性命。

急風一陣吹過，露珠紛滴，韓鵬仰起臉，讓露珠滴在面上，精神又是一震。

也就在此際，一陣啁啾聲大作，無數宿鳥驚飛，羽翼拍擊，劃破了竹林原有的幽靜。一下破空聲，羽翼拍擊聲中急响，寒光血影一道接向韓鵬飛至。

韓鵬偏身急閃，一支纓槍箭也似從他的身旁射過，「奪」地射進了一株竹樹內，尺半槍鋒，幾乎全沒進去。

韓鵬沒有望這柄纓槍，目光落在數丈外纓槍來處的一個矮竹叢上。

竹叢即時一分，走出了一個錦衣幪面人，他幪面的方式非常特別，除了眼部，其他部份都沒有束緊，綽有餘裕，風一吹，飄然飛揚，一身錦衣亦是用同樣輕軟的料子縫成，迎風飄飛，說不出的瀟洒。

韓鵬目光一落一縮，脫口一聲：「紅纓錦衣侯？」

錦衣侯稍理衣衫，沒回答，韓鵬深吸了一口氣，接問：「是呂順請你來的？」

「不錯——」這錦衣侯的語聲非常輕柔。

韓鵬雙眉一揚，道：「我們約好了在這裏了斷多年的恩怨，他自己不到，請來你這個殺手，是什麼意思？」

錦衣侯道：「當然是要我殺你了。」

「說他是一個懦夫，果然是。」韓鵬面上露出了不屑之色。

錦衣侯淡然道：「他人不在這裏，你就是怎樣罵他，也都聽不到，何必多作廢話？」

韓鵬冷笑道：「他當然聽不到。」反手將背負包袱拿下擲在錦衣侯面前地上。

包袱在地上翻開，一個人頭從中滾出來。

錦衣侯目光落下，一怔，道：「這難道是呂順的人頭？」

韓鵬道：「他是你的僱主，難道你竟然不認識他？」

錦衣侯道：「若是每一個僱主都要認識，相信我絕不會活到現在。」

韓鵬恍然地道：「你只是認識他們的錢？」

錦衣侯頷首道：「我也只是爲了錢而殺人。」

「這就是殺手。」韓鵬右手霍地一揮，一支短小的銅管飛出，半空中發出一陣異响。

在他左右身後不遠的幾片地面應聲翻開，赫然都是草蓆木板上覆上泥土。

每一個土坑都藏着七八個黑衣漢子，腰掛單刀，手執弩箭。

錦衣侯目光一掃，道：「神刀堂的弟子都已到來了。」

韓鵬道：「聽說你們做殺手的接受了聘請，無論僱用你們的人是否仍活着，你們都會依約去完成，將要殺的人殺掉。」

錦衣侯道：「以我所知，並不是所有的殺手都這樣有信用。」

韓鵬笑問：「閣下如何？」

錦衣侯道：「我的信用一向都是非常好。」

韓鵬又一笑，看似要再說什麼，身形突然暴退，倒躍上一株竹樹，反手一抱，停留在竹樹上。

那些黑衣漢子顯然都已有默契，同時扳動機括，無數弩箭飛蝗般射向錦衣侯。

他們配合得很準確，只可惜錦衣侯的輕功，比他們想像中高出很多。

他的身形在韓鵬一動同時拔起，一拔三丈。

韓鵬將這三丈也已計算在內，可是錦衣侯右手往竹幹一抓一按，身形又往上拔起來，這一拔的高度更在方才那一拔之上，然後又一拔，借力往一旁彈飛了出去。

弩箭完全落空，韓鵬既驚且怒，他的眼睛追着錦衣侯的身形移動，但錦衣侯飛到了什麼地方，他竟然判斷不出來。

事實錦衣侯那一飛並不是直飛出去，中間也不知再有幾多轉折，在韓鵬眼中，那周圍數丈的竹樹彷彿同時搖動起來，「簌簌」竹葉抖動之聲响個不絕。

他的眼睛沒有追尋下去，身形落下，大喝道：「兒郎們小心！」

那些黑衣漢子應聲拔刀出鞘，從土坑躍出，圍在韓鵬的周圍。

錦衣侯也就在這時候出現，像隻飛鳥凌空俯衝而下，撲向一個黑衣漢子。

韓鵬到底是練飛刀的，眼利手快，左右各三，六支飛刀疾射了過去。

錦衣侯竟搶在飛刀射到之前落下，那個黑衣漢子一刀方舉起，頭與握刀右腕已然被錦衣侯左右手拿捏住。

錦衣侯身形隨即一翻，落地，那個黑衣漢子却被他帶得一個身子疾揚起來，三支飛刀立時射進了黑衣漢子的身上。

脚步着地，錦衣侯雙手接揚，將那個黑衣漢子向韓鵬疾擲了出去，身形接一探，又將兩個黑衣漢子抄住，擲向韓鵬。

他雙手的動作非常敏捷，身形尤其矯活，人一被擲出，身形便欺進，右手再探，「拔刺」一聲，已然將插在竹樹上的紅纓槍拔出來。

韓鵬才閃開第一個擲來的手下，第二第三個又向他壓到，他再三閃避，飛刀已發不出來，到他將第三個手下也讓開，錦衣侯纓槍已經在手。

那支纓槍隨即飛旋刺出，裂帛聲中，三個向錦衣侯衝過來的黑衣漢子，一個咽喉被削開，兩個心胸挨一槍，身子亦被帶得飛起來，無不當場喪命。

韓鵬那邊一個翻身撲上，「錚錚」聲中，兩柄長約一尺，柄端繫着鍊子的短刀交替射出，飛射向錦衣侯的咽喉。

錦衣侯根本沒有理會韓鵬，迎着飛射向咽喉的短刀飛退，手中紅纓槍連連刺出，每刺出一槍，必將一個人刺殺槍下。

在他退後的同時，絕無疑問將一切算準，是以沒有一槍落空。

韓鵬雙刀緊追不捨，身形配合得恰到好處，就是追不上錦衣侯。

纓槍不住的刺出，一個又一個黑衣漢子倒在纓槍下，老大一片草地已然被鮮血染紅，周圍竹幹亦濺上了不少鮮血。

那些黑衣漢子雖然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在錦衣侯槍下，却只有等死的份兒，彼此武功的距離實在太遠。

這韓鵬並不意外，令他意外的只是錦衣侯並不急着殺自己，只顧殺那些黑衣漢子。難道這個人竟是如此喜歡殺人？

韓鵬動念未已，纓槍已停下，那些黑衣漢子亦已一個不剩，全都伏屍地上。

他待要飛出的雙刀不由一頓，錦衣侯沒有立即向他進攻，只是將纓槍挑起來，斜指着韓鵬的眉心。

韓鵬那剎那竟覺得眉心一寒，心頭不由一凜，雙刀忙自斜飛起來，交搭成十字，護着眉心。

錦衣侯的紅纓槍這才刺出去，不偏不倚，正刺向韓鵬的眉心，韓鵬的雙刀脫手飛出，曳着鍊子直取錦衣侯眉心咽喉。

雙刀曳着鍊子，長度遠在纓槍之上，錦衣侯若是原勢迫前。在他的纓槍刺進韓鵬的眉心之前，雙刀必然已先飛進他的眉心咽喉要害。

錦衣侯的纓槍却就在刺到一半的時候突然一變，一團槍花抖出，將雙刀曳着的鍊子纏過正着，一聲「脫手」往後一奪。

韓鵬雙刀果然應聲脫手，往上飛起來，他頂長的身子同時拔起，空着一雙手剎那彷彿化成千百，刀囊中的飛刀緊接一柄柄飛出，直取錦衣侯。

那麼多飛刀，在他的身形一起一落之間，竟然已完全發射出去，身手的敏捷當然重要，每一柄飛刀在身上所插的位置也必須計算準確。

這當然必須經過無數次的練習，才能够完全純熟以至萬無一失。

拔刀出刀純熟固然重要，刀射向同一目標更重要，這一切韓鵬都已做到了。

所有的飛刀都是射向錦衣侯，而且居高臨下，將錦衣侯往上拔起閃避的路途完全截斷。

錦衣侯纓槍被鍊子短刀纏着，要以之將射來的飛刀撥落實在不容易，何況周圍的竹樹也足以阻碍他纓槍的施展。

眼看他是閃避不開，非要傷在飛刀下不可的了，那知道就在那剎那，他纓槍一

沉，突然挑着了土坑旁邊的一張蓆子，擋在身前。

那張蓆子原是韓鵬手下在土坑埋伏掩飾之用，很闊，靱力也甚强，否則也不能抵受泥土的壓力，錦衣侯將它擋在身前，整個身子便都在蓆子的保護下。

那些飛刀也就落在蓆子上，每一柄都穿過蓆子，但已不能够傷害錦衣侯。

韓鵬發現不妙的時候，飛刀已盡射出去。他身形才落下，那張蓆子便向他迎頭罩下來，竟將他罩個正着。

錦衣侯將蓆子挑向韓鵬，身形緊接一動，纓槍一探，「奪」地刺進蓆子，再刺進韓鵬的體內。

韓鵬慘叫一聲，隨即連人帶蓆子被錦衣侯纓槍挑得飛起來，凌空墮進土坑內。

慘叫聲在土坑內斷截，那張蓆子正好將土坑蓋上。

錦衣侯纓槍一收，抖飛了槍尖上的血珠，正要轉身，所有動作突然一下停頓。

竹林的周圍同時出現了好些人。

一陣算盤撥打聲响首先在東南面响起來，霧氣一開，銀算盤歐陽笑含笑跨出。

南面霧氣開處，南宮靈南宮素兄妹雙劍齊現，司馬如龍隨即亦在西面出現，雙手拳握，骨節一陣响動，令人魄動心驚。

來自北面的是司馬直，歐陽昌二人，司馬直魚鈎提在右手姆食指中，隨時都準備曳着鋼綫彈射出去，歐陽昌鍊子鞭亦已在手了。

又是一陣急風，血腥吹飄，霧氣沸騰，竹濤飛捲。六個人一齊停下。

錦衣侯目光一轉，冷冷道：「金南宮，銀歐陽，玉司馬？」

司馬如龍道：「不錯是我們。」

錦衣侯接道：「看來江湖上的傳說並不是胡言亂語，完全是事實的了。」

司馬如龍接着說道：「拿下你幪面錦布。」

錦衣侯道：「閣下盡管動手。」

司馬如龍點頭道：「好像你這種見不得人的鼠輩，當然是不會將幪面的錦布拿下來。」

錦衣侯道：「陰謀陷阱，還有羣殿，名門正派的行事作風我總算見識到了。」

歐陽笑算盤一响插口道：「對付你們這種卑鄙無恥的殺手那用講甚麼規矩。」

錦衣侯點頭道：「就是這個理由已經足够支持你們一齊向我動手的了。」一頓接道：「我也不以爲你們下不了手，你們的心若不够狠，也不會看着韓鵬一夥盡倒在我槍下也不加援手。」

歐陽笑打了一個「哈哈」道：「韓鵬不是我們的人，甚至一些關係也沒有。」

錦衣侯冷冷的笑一聲，顯然根本就不相信歐陽笑的話。

司馬如龍接道：「三大世家又怎會有韓鵬這種不肖弟子？」

錦衣侯道：「樹大有枯枝，三大世家也不例外，韓鵬在江湖上雖然聲名狼藉，但無論如何現在都甘願爲你們效死。」

南宮靈冷笑插口道：「韓鵬事實與三大世家沒有關係，你堅決不信，我們也無話可說。」

錦衣侯目光一轉再轉仰天道：「一些關係也沒有，你們這來的倒是巧得很。」

司馬如龍大笑，說道：「那有這麼巧的事？」

錦衣侯道：「你們是利用他誘我出來的？」

「還有呂順。」

錦衣侯問道：「呂順也不是你們的人嗎？」

「也不是，但他的請你殺人却是出於我們的安排。」司馬如龍摸着鬍子。「我們雖然掌握了你的不少綫索，却不能肯定，呂順與韓鵬就是替我們證實那一切。」

「好辦法。」錦衣侯目光更亮，大加讚賞。

歐陽笑接道：「反正這兩個都不是甚麼好東西，留在江湖上也是害人。」

「一舉兩得——」錦衣侯目光再轉。「這相信就是銀算盤歐陽前輩的精心傑作了。」

歐陽笑笑道：「算不得甚麼。」

錦衣侯說道：「段天王被殺，我們已經非常小心，這一個計中計，我還是逃不過。」

歐陽笑算盤斜指錦衣侯，道：「十七殺手之中，據說你是與你們那個頭兒一樣的神秘，我們倒要弄清楚，你這厮到底是甚麼人。」

錦衣侯淡然道：「在我倒下之後，你們總會清楚。」

歐陽笑大笑。「那我們只好將你弄倒了。」身形驟起，銀算盤一揚，幾顆算珠射出，還有一條珠柱！

其他人同時發動，司馬如龍雙掌一面虛展，一面向前迫近去，南宮靈、素兄妹雙劍亦剪來，司馬直的釣竿，歐陽昌的鍊子鞭也攻到了。

錦衣侯暴喝一聲，纓槍一撥，將算珠撥落，左手接一翻，「噗噗噗」連聲暴响，十數顆白色的丸子從他的袖中射出，半空中相撞，一股股濃烟同時爆炸開來。

歐陽笑一聲「不好」，接喝一聲：「各人小心！」身形一頓，算盤一晃，又是一排算珠算柱疾射過去。

那不過眨眼之間，錦衣侯整個身子已然爲濃烟包裹，濃烟繼續擴散。

南宮靈、素兄妹、司馬如龍、司馬直、歐陽昌一齊停下，無不面露詫異之色，錦衣侯這一着却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一個個都緊盯着那團濃烟，緊執兵器，蓄勢待發。

又一陣急風，濃烟隨風翻滾，疾往前移動。

歐陽笑等包圍着那股濃烟往前移動。

急風一陣又一陣，那股濃烟籠罩的範圍也越來越大，當然也越來越淡。

不過片刻，濃烟已移前數十丈，司馬如龍急不及待衝入烟中，雙掌護住了全身要害。

烟中並沒有任何反應，司馬如龍暴喝一聲，雙掌連劈，身形一快，穿烟而出。

歐陽笑看着司馬如龍從烟中穿出，向自己衝來，急問道：「怎樣了？」

司馬如龍身形一旋，收住去勢。「烟中以我看應該沒有人。」

「然則人那裏去了。」歐陽笑面色一變。身形飄地往上拔起來。

他一拔數丈，身形隨又往上遊竄，掠上了一株較高的竹樹上，一面抓住樹幹，穩住身子，一面居高臨下，以眼睛搜索。

觸目一片青綠，竹浪翻湧，却是一個人也不見，而急風再吹，濃烟移動，歐陽笑看得清楚，果然不見有人在烟中。

——好狡猾的小子！歐陽笑雙拳緊握，竹幹「拍」地被捏斷，一個身子亦落下來。

司馬如龍身形一動，掠到歐陽笑身旁，道：「那個小子不在烟中？」

歐陽笑頷首。「相信他根本就沒有隨烟移動。」

南宮靈心頭一動，脫口道：「那些土坑……」一個身子倏的倒掠了回去。

歐陽笑一聲歎息。「難道他還會留在土坑裏等我們回頭來抓他？」

可是他仍然往那邊掠回去。

× × ×

錦衣侯不錯沒有隨同濃烟離開，只是藉着濃烟掩護，滾進了土坑，接將蓆子蓋在身上。

這動作固然要快，而且要恰到好處，才能够避免歐陽笑等人的疑心。

他當然不會呆在土坑裏等各人找回來，歐陽笑等趕回原地的時候，只看見他用的那支纓槍倒插在土坑裏。

司馬直立即伏倒地上，却是什麼也聽不到。

歐陽笑看看司馬直苦笑。「也許我們根本就選錯了地方。」

司馬如龍怒道：「這不過片刻，那厮能跑到那兒，我們立即去把他追回來。」

歐陽笑搖頭。「此地四通八達，我們又不能分散。」

司馬如龍道：「總不成就此作罷。」

歐陽笑道：「機會多着。」

南宮靈插口道：「只怕經此一變，以後要他上當便沒有這麼容易了。」

歐陽笑道：「有辦法的。」

司馬如龍伸手將那支纓槍拔起來，道：「這小子怎麼連兵器也留下。」

歐陽笑道：「錦衣與幪面錦布只怕他也會中途脫下，我們追下去，就是道左相逢，也不會認出來。」

司馬如龍道：「你是因爲這個原因才反對我們追下去？」

歐陽笑道：「我們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他却是知道我們在找他，抽冷子一下，我們只怕很難避得過他的暗算。」

「可恨！」司馬如龍雙手不覺用力，纓槍一折爲二。

南宮靈接道：「方才他那樣子逃去，倒是在我們意料之外。」

南宮素頷首道：「那些丸子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合成，竟然能够一下子弄出那麼濃的烟來。」

南宮靈沉吟道：「中原武林未曾聽說過有這種東西。」

南宮素詫異道：「大哥是懷疑這個紅纓錦衣侯並不是中原武林中人？」

南宮靈微一點頭，道：「我們也許可以由這些丸子查出他本來的身份。」

歐陽笑俯身於地上拾起了一角丸子的碎片，道：「這若非中原武林之物，我們便拿在手中，只怕也打聽不出什麼來。」

南宮靈歎息道：「而且我們也沒有足够的時間。」

歐陽笑點頭道：「我們安排好的步驟，當然不能够因爲這一次失敗改變。」

南宮靈緩緩地說道：「我們的報復一直都進行得很順利，只有這一次對付紅纓錦衣侯遭遇到挫折，希望這不會是失敗的開端。」

歐陽笑道：「你莫要因爲這一次挫折就畏縮。」

南宮靈道：「怎會。」

司馬如龍一旁道：「我們一直都沒有遭遇挫折，只是因爲我們這之前要對付的人，全都很容易對付，我們不也是早就安排妥當，先吃掉易吃的才吃難吃的？」

南宮靈道：「紅纓錦衣侯已經知道是難吃的了，黑羅刹鬼書生這兩個還是要吃吃才清楚。」

司馬如龍道：「黑羅刹方面，我們除了知道她是一個女人之外便一無所知，比較起來，還是鬼書生易吃。」

歐陽笑微笑道：「你莫要忘記，鬼書生的身份我們仍然未能够肯定。」

南宮靈道：「只要他不是一個眞鬼，我們就一定能够將他找出來。」

歐陽笑撫掌道：「不錯。」

南宮靈皺眉道：「紅纓錦衣侯說不定會給他們消息，着他小心防備。」

歐陽笑道：「那讓他去預備好了，這我們反而更容易成功。」

「欲蓋彌彰？」司馬如龍笑問。

歐陽笑大笑起來。「你這個老小子自從跟着我，非獨口齒靈利，頭腦也日漸靈活起來了。」

司馬如龍亦自大笑。

× × ×

錦衣侯聽不到這笑聲，這時候他正在半里外的一株高樹上，正從一個樹洞中將一個籠子拿出來。

籠子內養着一隻翎毛勝賽白雪，神駿非常的鴿子。

錦衣侯將鴿子取出，隨即將一個小小的紙卷放進鴿腿縛着的銅管內，反手將那隻鴿子拋上半空。

那隻鴿子翅膀展開，「拍拍」地往東飛遠。

鴿子瞬息飛逝，錦衣侯目光轉回，忽然一聲：「你來了。」

一個一身黑衣，有如一條黑豹的女人應聲從一叢枝葉中竄出，走過一條橫枝，來到錦衣侯身旁。

她的身材比較矮小，但骨肉均勻，長短適中，令人看來一些矮小的感覺也沒有，豐滿的胸臀與纖細的腰肢在緊身的黑衣下尤其誘人。

她的相貌也充滿誘惑，剪水雙瞳簡直就要將別人的魂魄勾懾出來。

可惜的是她的眉鼻太尖銳，嘴唇也太薄小，細看之下，難免就令人有一種冷酷無情的感覺。

她的眼睛在冒出那叢枝葉的時候亦有如冰石一樣，可是看到了錦衣侯便溶化開來，變得溫柔而誘惑。

她的動作一樣充滿了誘惑，一種帶着强烈的獸性，接近原始的誘惑。

錦衣侯看着她走來，不由歎一口氣。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師素貞在長城上和仇香散步，仇香向師素貞表明眞心愛她，但當仇香知道師素貞已有身孕時，立即憤怒地要馬上離開，師素貞哀求他娶她，仇香不答應，失望之際，師素貞一刀把仇香剖腹殺死，仇香之死已引起武林的震驚……仇元凱和趙池齊到歸來山莊找師抱眞討回公道，師抱眞答應在兩個月內搜出師素貞交給他們任由處置……太原府捕頭王烈被一女子請到鬼莊相晤，王烈見她並無惡意，遂立即前往，那女子並非他人，她正是師素貞，師素貞向王烈訴說她的遭遇和……

細訴傷心事　捕頭伸援手

王烈插口問道：「甚麼地方？」

師素貞道：「陽高縣北。」

「請繼續說下去。」

「可能是我手上提着血淋淋的內臟，因此又引來了幾隻野狗，我便把內臟一塊一塊切給那些野狗吃，心中只當是在割切趙南星的心肝，心情爲之舒暢不少。」

「然後妳便遇上了金龍公子仇香？」

「正是，他不知爲何到了那裏，認出我是師素貞，趨前和我交談，說願助我解決困難……」

「當時他沒有提起趙南星在懸空寺遇害之事？」

「沒有，他一定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一定會提出詢問，唉……若是那樣的話，他也不會死了！」

「妳爲何殺了仇香？」

「這……我……我會告訴你的，我……」

她忽然又激動的痛哭起來。

王烈問道：「仇香欺辱了妳麼？」

師素貞哭道：「不是！是……是我勾引了他！」

王烈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勝詫異地道：「妳勾引了他？」

「是的！我勾引了他！因爲當時我認定趙南星不要我了，而我……而我已有身孕，你知道這是很不名譽的事，我是急病亂投醫，我迫切的想找個依靠……」

「妳錯了，師姑娘！」

「是的，可是當時我徬徨無主，心想要是仇香願意娶我，我會一輩子死心塌地的侍候他，做他最忠實的妻子……」

「他知道妳已懷孕的事麼？」

「我沒有馬上告訴他，當時我渴望得到他的愛，所以就先給他最大的奉獻；我心裏的想法是：如果他能够原諒我已非完璧，肯娶我爲妻，爲我掩飾不名譽的事，那麼即使一輩子做他的奴婢，我也是願意的。」

「妳想得太天眞了。」

「不過，我另外一個決定是：當我對他做最大的奉獻之後，如果他不能接受我已懷孕的事，我便要殺了他！」

「後來妳就殺了他了？」

「是的，事後，他提出了心中的疑問，我才坦白的告訴他我已懷孕，他的態度登時變了，一言不發便要離去，我向他下跪哀求，要求他收留我，我告訴他願意以全心全意的愛換取他的憐憫，可是他不接受，他以卑視的眼光看着我……」

「唉！」

「於是我就突然一刀刺入他的腹部……」

「師姑娘，我很同情妳的遭遇，也很了解妳當時的心情，不過我認爲妳那樣做是錯了，他也錯了；妳錯在想法太天眞，他錯在不該……」

「是的，我知道我錯了，不過我今天來找你，不是爲這件事而來的，我殺了仇香，我自然會給他父親一個交代，聽說金龍堡主給我爹兩個月的限期，要我爹在兩個月的期限內找到我，把我交給他處置，是麼？」

王烈吐了口大氣道：「不錯，要是令尊不能在兩個月之內把妳交出去，那就……」

師素貞哽咽道：「王捕頭，我早已想開了，我對這世間早已無所留戀；可是我……我要把趙南星的孩子生下來，這是我今夜找你的目的之一，我希望你轉告金龍堡主：再過七個月，等我把孩子生下來，一切安排妥當之後，我會主動上門償命，還給他一個公道，請他不要再去找我爹了！」

王烈道：「好的，我替妳轉達就是了。」

師素貞道：「不過，請你不要說出眞情，我勾引仇香是一件極無恥的事，我只告訴你一人，不希望別人知道，請你無論如何守住這個秘密，爲我們父女保留一點顏面，好麼？」

王烈點頭道：「好的。」

師素貞道：「另外還有一個要求，這也是我今夜來找你的最大目的……」

王烈道：「查出趙南星死亡的眞相？」

師素貞道：「是的，據說他被人吊在懸空寺附近的樹上，兇手剖開了他的腹部，把他的心肝挖走了。這分明是一項陰謀，目的可能就在嫁禍於我；你願不願答應我這個要求？」

王烈沉吟道：「這個……」

師素貞道：「你是不是還不相信我的話？」

王烈道：「不，我相信。」

師素貞道：「我原以爲他變了心，現在既知他遇害的情形，可知他對我並未變心，那天他不告而別，必是中了奸人的毒計，這件事若不查個水落石出，我死不瞑目！」

王烈默然不語。

師素貞道：「你……你不願幫我這個忙？」

王烈道：「不是……聽妳這麼一說，趙南星之死，可能是一項大陰謀下的犧牲者，不過此事一定牽涉極廣，不是三兩天即可查明之事……」

師素貞道：「是的，我知道內情一定很複雜，可是我沒有能力親自去追查，我想來想去，只有你能幫我這個忙。」

王烈問道：「趙南星有沒有與人結下深仇大恨？」

師素貞道：「沒有，他的生活很單純，他甚至可說還不曾下過江湖，怎麼可能與人結仇！」

王烈道：「其父趙池呢？」

師素貞道：「我不清楚，好像有不少人看不起他父親，至於原因何在，我沒有問過趙南星，他也從未提起。」

王烈又沉默下來。

師素貞道：「要是你不願意過問這件事——」

王烈搖頭道：「不，妳誤會了，令尊是一位人人崇敬的大俠客，在下一向很敬佩他的爲人，因此也很樂意爲妳追究此事。我現在考慮的事是……我該不該辭去捕頭的職位……」

「辭職？」

「是的，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絕不是兩三天可完成之事，而我目前身爲太原捕頭，要辦的案件太多，分身乏術。」

「你的意思是……？」

「我看……我幹了兩年多的捕快早就有些煩了，不如就趁此辭職不幹也好！」

「王捕頭……」

「妳不必在意，我眞的早就不大想幹了，身爲公門中人，所受限制太多……對了，要是知府大人不讓我辭職，我便請一年長假，全力追查此案！」

「謝謝你，王捕頭，我師素貞會一輩子感激你的；我不想說報答的話，我知道我不能報答你甚麼……」

王烈笑了笑道：「我也不期望妳報答，人活在世上，總該多做些有意義的事，如果我能查出趙南星被害的眞相，把陰謀者抓出來公諸於世，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接着，王烈又問了一些他們私奔當天的詳細情形，然後說道：「在我追查過程中，假如我有需要再和妳見面，如何找到妳？」

屋頂上的師素貞想了一會，才答道：「你去過五台山吧？五台最高峯的北台名叫『斗峯』，上有靈應寺一座，供無垢文殊菩薩……」

王烈道：「是的，我去過該處。」

師素貞道：「如果你有事非見我不可，可去靈應寺後的山頭上插上一面白旗，然後去台懷鎭楊林後街的顯通寺等候，我會設法和你相見，但請千萬爲我守密，我不想在分娩之前被人找到，包括我爹在內都不能說，我這個要求希望你能做到。」

王烈道：「好的，明天我去向知府大人請一年長假，然後我便先去雲溪金龍堡見仇元凱，爲妳轉達妳的要求，不管他接受與否，我便接着再去見見子母劍趙池——對了，妳能不能寫幾個字給我？」

師素貞道：「寫幾個字？」

王烈說道：「是的，妳就寫：『茲聘請王烈代本人追查趙南星死亡眞相……』再將妳的姓名寫上即可，這樣我才師出有名。」

師素貞道：「好的，請稍候片刻。」

一會之後，從那破裂的天窗上飄下一方素帕，那上面寫着兩行血書……

× × ×

雲溪，在湖南臨湘西南四十五里處。名聞天下的金龍堡，就在這個地方。

金龍堡主仇元凱創建這個金龍堡已有二十餘年之久，他的「金龍劍法」在武林中是公認的無敵奇學，凡是從金龍堡出去的劍士都能在武林中佔一席地位，這也是金龍堡主仇元凱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可是，他如日中天的地位和名氣，都因愛子仇香的慘死而變得毫無意義了。

他只生一個兒子，仇香是他們仇家承繼香烟和金龍堡未來的主人，他的生命就像皇太子一樣的寶貴，却不料一聲晴天霹靂，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了少堡主仇香死亡的噩耗！

這個打擊，對仇元凱是太悲慘太殘酷了，然而他能怎樣呢？殺死愛子的兇手竟是好友師抱眞的女兒師素貞！爲了爲愛子報仇，他有能力將師抱眞一家人殺個精光，但是這有甚麼用？就算他把全天下的人都殺光了，也救不回兒子的一條命，何況他不是那種不講道理的人，抱師眞已經明明白白的表明願以他的一條老命抵償，他還能對師抱眞要求甚麼呢？

自歸來山莊歸來之後，他變得蒼老了許多，他變成一個沒有希望的老人，一直把自己關在書房中，除了酒甚麼都不吃。

這天，他的拜弟——金龍堡的副堡主「雲龍三現爪」歐陽逸——領着王烈來到他的書房門口，舉手敲門：「大哥，快刀翁的長孫王烈到訪，你見不見啊？」

「替我謝了吧！」

從書房中傳出了沮喪的聲音。

雲龍三現爪歐陽逸看了身邊的王烈一眼，又大聲道：「大哥，王捕頭帶來了師素貞的消息呢！」

正在房中喝酒的金龍堡主仇元凱聽了這話，神色微微一振，慢慢掉頭望向房門，終於說道：「那就請他進來吧！」

房門被推開，歐陽逸領着王烈走入書房；王烈上前抱拳行禮道：「晚輩王烈，冒昧拜訪，幸勿見怪。」

仇元凱知他是太原捕頭，乃起身還禮道：「好說，王捕頭請坐。」

王烈落座之後，肅容再拱手道：「令郎不幸亡故，晚輩首先在此謹致無限哀悼之意。」

仇元凱長嘆一聲道：「謝謝，老夫命

該無嗣，夫復何言……」

他看了在旁的歐陽逸一眼，接着問道：「剛才老夫這個拜弟說王捕頭帶來了師素貞的消息，那是怎麼回事？」

王烈回答道：「晚輩見到了那位師姑娘。」

仇元凱目中出現了憾的精芒，問道：「那賤婢此刻人在何處？」

王烈道：「仇堡主，您先冷靜的聽晚輩說明和師姑娘見面的經過情形好麼？」

仇元凱喝了很多酒，但沒有醉，他慢慢的從鼻孔中噴出一股熱氣，努力使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微微頷首道：「好的，你說吧。」

於是，王烈便將師素貞約見自己的經過情形說出，只將師素貞「獻身」給仇香的一節隱瞞不提，然後便說出了師素貞的要求：「她說再過七個月，等她生下趙南星的孩子後，便會親自上門領罪，她願一死抵償，只希望仇堡主不要再去找她的父親，因爲此事與她父親無干，她願一人承當。」

仇元凱靜靜的聽完之後，沒有立刻開腔，又默然良久，才冷冷問道：「她有沒有告訴你她因何殺了我兒子？」

王烈道：「沒有。」

仇元凱目光一凝道：「你沒問她？」

王烈道：「問了，但她不肯說。」

仇元凱情緒激動起來，面上起了强烈的抽搐，沉聲道：「王捕頭，你知道麼？老夫只有那麼一個兒子，他的死…他的死是無可彌補的！老夫可以殺了她，甚至殺死她全家人來洩恨，但這都不是問題，問題是老夫要知道她爲甚麼要殺我兒子！」

王烈以凝重的表情道：「也許，她會親口告訴仇堡主爲何殺了令郎，由於她不願告訴晚輩，所以晚輩無法回答仇堡主這個問題。不過……晚輩猜想那也許是一種突發事件，當時她以爲趙南星遺棄了她，而她已有身孕，可想而知她的心情十分悲傷憂急，在那種情況之下，要是令郎說了些甚麼不中聽的話，她一氣之下，是很有可能失去理性的。」

仇元凱搖頭道：「不，不可能是如此，兒子是我的，我很了解他，他不是那種尖酸刻薄的人，他絕不會在那種情況之下出言侮辱她！」

王烈略略舒展一下身子，說道：「很抱歉，這件事晚輩無法給仇堡主一個滿意的答覆，晚輩只是受師姑娘之託轉達她對仇堡主的要求而已。」

仇元凱從鼻孔中噴出一股長氣，緩緩問道：「她現在何處？」

王烈道：「不知道。」

仇元凱凝目逼視着他道：「是她沒有告訴你，還是你不肯說？」

王烈說：「她沒有告訴我。」

仇元凱道：「如只爲轉達此事，何須勞動你王捕頭呢？」

王烈道：「她還要求晚輩替她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

仇元凱登時面露驚詫之色道：「這話的意思是：趙南星不是她殺的？」

王烈點頭道：「是的，她承認殺了令郎，但不承認殺了趙南星……」

當下，將師素貞陳述其與趙南星私奔的經過情形，轉述了一番。

仇元凱不勝駭異道：「你相信她所說的一切麼？」

王烈道：「相信。」

「憑什麼相信她的話？」

「她既有勇氣承認殺死令郎，如果趙南星是她殺的，自無否認之理。」

「她認爲趙南星的不告而別，是中了奸人之計？」

「是的。」

「目的在嫁禍於她？」

「以趙南星的死亡情形來看，兇手確有嫁禍於她之意。」

「她只是個姑娘，兇手嫁禍於她幹甚麼？」

「也許兇手的目的是在打擊她父親，因爲她父親是名滿天下的一位大儒俠……或者，兇手的目的是在挑起師、趙兩家起衝突，而從中得漁翁之利。」

仇元凱聽了這話，面色微微一變，沉默了下來。

王烈道：「仇堡主，晚輩有個不情之求……」

仇元凱思緒好像飛到很遠的地方去了，沉默良久之後，才說道：「你說。」

王烈道：「據晚輩所知，百劍堡主子母劍趙池是目前武林中少數的風雲人物之一；百劍堡勢力之大，也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可是好像有不少人瞧不起趙池這個人，仇堡主能告訴晚輩這是爲甚麼嗎？」

仇元凱神色一冷道：「此事老夫不清楚，也許是他性情異於常人，有些地方使人受不了之故吧。」

王烈道：「師抱眞以忠厚聞名於世，是一位通情達理的武林前輩，可是當他得知其女與趙池的兒子交往之後，據說非常震怒，嚴厲警告其女師素貞斷絕與趙南星的關係，晚輩覺得此事十分古怪，子母劍趙池並非黑道人物，百劍堡勢力之强更在歸來山莊之上，按說他的兒子趙南星是配得上師素貞的。」

仇元凱冷冷淡淡地說道：「此事老夫確實不清楚，王捕頭何不去請教師抱眞本人？」

王烈察言辨色，知他不願說明，於是言歸正傳道：「那麼，關於師素貞的請求，仇堡主……」

仇元凱道：「你去告訴她：如不希望見到其父受連累，唯一的辦法就是現身說明，若小兒罪有應得，老夫認了便是！」

王烈道：「晚輩不知師姑娘目前行踪，無法轉達仇堡主的意思，不過她若現身與晚輩相見，晚輩自當轉達堡主之意。」

說到此處，起身準備告辭，又道：「她殺害令郎是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她已決定以自己的一條命來抵償，只要求仇堡主讓她生下孩子，仇堡主答應與否悉聽尊便，晚輩告辭了。」

語畢，深深一揖。

仇元凱起身說道：「王捕頭，老夫有一言勸告：你是局外人，最好莫惹這場是非。」

王烈微笑道：「仇堡主金玉良言，晚輩當謹記在心，此番晚輩離開太原，主要是受託追查趙南星的死亡眞相，此事與仇堡主應無任何衝突，仇堡主請放心便了——

一告辭。」

× × ×

離開了金龍堡，王烈即乘騎一路南下，他打算先去歸來山莊見見大儒俠師抱眞，然後再去百劍堡見子母劍趙池……

臨湘至衡山約有五百里路程，非一日可至，所以他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前進，以免坐騎累倒。

上路不久，他就發現有人在後面悄悄的尾隨着自己，他斷定跟踪者必是金龍堡的人，目的是希望捕獲師素貞，心中不禁苦笑道：「王烈啊！你實在不應該答應師姑娘的要求，這可能是一場可怕的武林是非，你那有能力排解這場牽涉武林一莊二堡的是非呢！」

不過，他並不後悔，他是經過一番愼重的考慮之後才答應了師素貞的：他覺得師素貞值得同情，應該給予援手，而且自己若能查出趙南星的死亡眞相，說不定可破壞一樁武林大陰謀，消解一場不必要的大兇殺，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這天下午，他來到一個小鎭上，下馬進入一家飯館打尖，正低頭飲食間，忽然嗅到一股蘭香之氣，一抬頭便見到桌前站着一個姑娘。

這姑娘好漂亮！

她年約十八九歲，容貌甜美，穿着一身黑色勁衣，背上斜揹着一口長劍，全身上下的打扮充分顯示她是一個行走江湖的女子；但是雪白的膚肌在黑色勁衣的襯托下所給予人的感覺十分强烈，王烈恍似接觸到一輪皓月，不覺看得傻了。

「我可以坐下麼？」

黑衣姑娘臉露甜笑，姿態非常迷人。

王烈看看店內的幾張空桌子，笑了笑道：「好像還沒客滿吧？」

黑衣姑娘含笑道：「我知道，我想跟你談談。」

王烈欠身道：「請坐。」

黑衣姑娘道了謝，在他對面坐下來。

王烈吩咐堂倌添上碗筷，又多點了兩個菜，才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黑衣姑娘道：「白，白牡丹。」

王烈一笑道：「白牡丹爲何穿起黑衣服？」

白牡丹微笑道：「這是我的夜行衣，昨夜我去某處辦了一件事，還來不及換下來。」

王烈道：「妳我以前見過面麼？」

白牡丹道：「沒有。」

王烈道：「知道我是誰麼？」

白牡丹道：「不知道。」

王烈納罕了，瞇起眼睛道：「既然不認識我，那麼——」

白牡丹搶着道：「我雖不知你是誰，却知你必是一位俠客！」

「爲甚麼？」

「因爲你有一把刀。」

「江湖上帶刀的人何止我一人？」

「不錯，但你臉上有一團正氣。」

「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嗯，我希望我沒有看錯，你貴姓大名？」

「王，王烈。」

「快刀王烈？」

「不敢。」

白牡丹喜得差點跳起來，笑道：「太好了！太巧了！這下我眞是找對人了！」

王烈迷惑的望着她，問道：「妳是不是金龍堡裏的人？」

白牡丹一怔道：「我……你怎麼認爲我是金龍堡裏的人？」

王烈道：「不是？」

白牡丹道：「不是！」

王烈道：「我今天曾去金龍堡拜訪仇堡主，離開金龍堡不久就發現有人在後跟踪，那不是妳麼？」

白牡丹詫異道：「我沒有啊！」

王烈端起飯碗，抓起筷子，向她招呼道：「來，咱們邊吃邊談，不要客氣。」

說畢，繼續吃飯。

白牡丹也很大方，跟他一起吃起來，邊吃邊說道：「王捕頭，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王烈道：「甚麼事？」

白牡丹說道：「我的一位義姊黑牡丹落入洞庭君手裏，性命危在旦夕，須得趕快去救她出來——你知不知道洞庭君這個人？」

王烈一聽「洞庭君」三個字，心弦微微一震，抬起頭來道：「我小時候也聽人說過洞庭湖上有個神秘莫測的洞庭君，據說此人的武功高不可測，來無踪去無影；又聽說他本是一位俠客，後因傷心愛妻龍女之死，性情大變，常在夜間出現傷害人命……不過，後來我祖父告訴我——」

白牡丹忽然打岔道：「你祖父是『快刀翁王遨』？」

王烈點頭道：「是，他已年高九十，早已退隱林下了。」

白牡丹道：「他告訴你甚麼？」

王烈道：「他說所謂『洞庭君』與『龍女』，只是一種神話傳說，實際上並無其人。」

白牡丹道：「不對，昨夜我還親眼看見他呢！」

王烈問道：「他多大年紀？」

白牡丹道：「好像才四十出頭，身着一襲白色長衫——」

王烈失笑道：「如果眞有洞庭君這個人，那麼，他應該已是古稀老人了。我小時候聽說的洞庭君就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白牡丹道：「我相信我昨夜見到的人必是洞庭君不錯，除了他之外，有誰能練就登萍涉水的功夫在湖上狂歌行走呢？」

王烈目光一凝道：「哦，妳確實看見有個人在湖面上行走？」

白牡丹點頭道：「是的，前天晚上，我和我義姊黑牡丹夜遊洞庭湖，後來我們便在船上睡覺，睡到下半夜，我忽然聽到我義姊在船艙外驚叫了一聲，我趕緊跑出船艙，一看我義姊已不在船上……」

說到這裏，她的眼睛濕了，放下碗筷，低首凄然，一時竟不能言。

王烈問道：「會不會是投水自盡？」

白牡丹抹了一把眼淚，搖搖頭道：「不，我義姊沒有自盡的理由，當時船是靜止的，如有人落水，我一定看得出來。」

王烈道：「沒找到屍體？」

白牡丹道：「沒有，後來船家告訴我說，我義姊可能是被洞庭君抓去了，他說

過去幾十年常有美女在湖上失踪……」

「後來呢？」

「我們一直在附近的湖上尋找，直到昨天早上才罷。昨夜我又去湖上尋找，到了下半夜，忽然聽到遠遠的湖面上有人在唱歌，唱的是：『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心，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愴然涕下……諸君試望：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岩疆。猪者！流者！峙者！鎭者！此中有眞意，問誰領會得來……』我聽這歌聲眞氣充沛，知是武林高人，連忙出艙觀看，便見一個白衣中年人由數丈外的湖上踏水而過，施展的竟是武林失傳已久的登萍涉水的神功，只一眨眼就遠去不見了。」

王烈聽完了她的描述，心中驚奇已極，暗忖道：「眞有這回事麼？洞庭湖上當眞有這麼一位神仙般的人物？」

他以半信半疑的眼光望着白牡丹，靜靜的凝視她好半晌之後，才又問道：「白姑娘，妳是何方人氏？師承何人？」

白牡丹道：「我是山海關人，師父叫『公孫五娘』；我義姊黑牡丹是宛平人，師父叫『九指神尼』，是個出家人。我和我義姊是在江湖上相識的，因爲她叫黑牡丹，我叫白牡丹，而且年齡相差不多，便結成姊妹。上個月我們連袂南行，想見識見識中原名山大澤，不料竟在洞庭湖上出了事——王捕頭，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協助我救出義姊？」

王烈仍然一眼不瞬的望着她，道：「妳怎麼會找上我？」

白牡丹道：「我自知不是『洞庭君』之敵，須得找個幫手才行，剛才進入這家飯館打尖，見你佩帶一把刀，心想你可能是一位俠客，因此才厚顏相求……」

王烈笑道：「白姑娘，我希望妳說的一切都是事實，我最不喜歡受騙，當我發覺受騙上當時，不管對方是誰，我都會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白牡丹面現情急之色道：「這是眞的，我沒有騙你，我原想返回山海關向家師求援，只因路途太遠，怕我義姊遇害，所以……」

王烈道：「好吧，妳請吃飯，今夜我陪妳去洞庭湖找找看。」

他決定幫助白牡丹去洞庭湖救人是有一番道理的，他的看法是：如果白牡丹所言屬實，那麼自己就誤一兩天行程去救回一個姑娘是值得的；但如白牡丹所言不實，那麼她誘騙自己去洞庭湖必有某種目的，說不定她和殺害趙南星的陰謀有關，是則她便是「自動送上門來」的一個有力的破案綫索。

吃過飯後，他便與白牡丹一起上路，白牡丹也有一匹坐騎，兩人並轡馳騁於前往洞庭湖的路上，不久天就黑下來了。

「王捕頭，這次是出來辦案的麼？」

「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我請了一年的長假，現在的身份已非太原捕頭了……」

「爲甚麼要請一年的長假？」

「我要去辦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不便以捕頭的身份來辦，所以只好請假。」

「我可以知道那是甚麼事嗎？」

「不可以。」

「……」

這天晚上，當月亮上升的時候，白牡丹已領路來到洞庭湖畔。

在月光下，號稱八百里，烟波浩蕩，渾無涯岸的洞庭湖，他們所能看到的只不過是一小部份，時值仲夏，長江倒灌，正是湖水上漲的時候，一眼望去，眞是一望無垠，洞庭之水遠連天了！

白牡丹在靠近湖邊的一座小山坡上下了馬，說道：「咱們把坐騎拴在這裏，然後——」

只說到這裏，她便突然呆住了。

因爲，就在此時，四下黑影幢幢出現，從樹林中走出來七個劍士！

這七個劍士年紀約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間，面貌都很英俊，身材也比一般人高大一些，每人各有一套不同的裝扮，唯一相同的是手上都有一把劍。

劍鞘上，貼着一條小小的金龍。

王烈一見之下，心弦微微一震，脫口道：「來者可是金龍七英？」

金龍七英，是金龍堡主仇元凱親手調教出來的七個最傑出的門下，他們的劍術造詣已達第一流的境界，在江湖上已罕有敵手，每人都可獨當一面，因而贏得「金龍七英」的美譽。

王烈沒見過「金龍七英」，但一眼看見他們的裝扮時，便斷定他們必是「金龍七英」不錯。當然另一個使他作此斷定的原因是：今天他於離開金龍堡後，曾發現有人在後面跟踪，認爲跟踪者八成是金龍堡的人之故。

他猜對了。

七劍士在他和白牡丹四周站成一個包圍的圈子之後，當中一人便開口道：「王捕頭，在下七人正是金龍堡的文震宇、沈默、孟彬、葛崇儀、韋仁師、王慧龍、慕容瑜！」

王烈抱拳道：「王烈久仰七英大名，今日有幸識荊，快慰生平。」

爲首的文震宇也抱拳還禮道：「不敢，王捕頭才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我等七人與王捕頭一比，何啻螢火之對皓月！」

王烈微微一笑道：「七位忽然在此現身，不知有何貴幹？」

文震宇道：「要請王捕頭和師姑娘折返敝堡一行，見見我們堡主。」

王烈一怔道：「師姑娘？」

文震宇道：「不錯。」

王烈再問道：「文兄說的師姑娘可是指師抱眞的女兒師素貞？」

文震宇道：「正是！」

王烈擺頭四望，訝然道：「師姑娘何在？」

文震宇冷笑一下道：「王捕頭何必裝蒜，師姑娘不就在你身邊麼？」

王烈又是一怔，看了身邊的白牡丹一眼，忽然明白了，失笑道：「你以爲我身邊這位姑娘是師素貞？」

文震宇點頭道：「不錯，我們雖未見過師素貞，但可想而知她就是師素貞！」

王烈不禁哈哈大笑道：「文兄弄錯了，這位姑娘芳名白牡丹，是山海關人氏，不是甚麼師素貞。」（未完）

前文提要：

初入鏢局，橫掃大江南北，威名四播，有一天，他回去曾寄居過友人張哲侯家中探望，哲侯出門，由其妻柳媚擺酒招待，酒入歡腸，慾火中燒，竟和柳媚繾綣起來，事後悔愧對不起朋友，不能發乎情，止乎禮，事隔一年後，再去探望他們夫婦，遇上玉郎君鄧宛如將哲侯夫婦因爲他而被人殺害，叫他不要去張家，徐龍飛知道敵人是衝着他而下手的，做成情狂慾海二人死，引咎終生悔恨遲了。

徐龍飛的夜鳴龍吟刀有氣雄鉦鼓，銷鋒鑄鏑，

初試夜鳴刀　勝過劍千鋒

艾可不時會覺得：我跟徐爺爺有很多相似地方，比較起來，我像徐爺爺的孫女兒多於像我爺爺的。連爺爺當年也有時會瞅住我歎氣說：「天啊，你的天才，你的性格甚至乎你的頭痛毛病，都好像好像徐龍飛。我跟他是那麼好朋友，你不如改姓徐，就當做是他的孫女吧？」

當然誰也不會認眞，連爹媽聽見了也只是笑而已，並無絲毫不悅。

我想說的，其實是關於「發怒」。我雖然很不容易發怒，但誰要是碰到這個開關，我一怒之下，也是誰也擋不住的。

那個觸動我發怒開關的人姓杜名水南。這姓名還算好聽，外號却不怎麼好了。江湖上他被稱爲「狠公子」，據說是由於他外表像濁世翩翩佳公子，爲人行事却狠毒而又卑鄙。總之，他是個但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之人！

又由於他本身武功極是高明，又狡詐多疑，等閒仇家根本動不了他。何況他還有一個父親「一劍千鋒」杜歸山，號稱爲江南第一快劍，此人出道廿餘年未逢敵手。一出劍對手必是有死無生，連有些像是擂台形式的場面，在衆目睽睽之下，出劍仍是如此毒辣。

現在輪到杜歸山的獨生子杜水南活躍稱霸了。不過他的稱霸並沒有用糾衆結幫，自任甚麼幫主門主那些手法。亦不打家劫舍諢參勒索，也沒有開賭場妓院等情事，他倒是眞眞正正的稱霸橫行，外人不愼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司馬翎・文
黃耀基・圖

倚刀春夢

一句話得罪了他，十之八九丟掉小命。

假如他看中一個女孩子，則不管良家婦女也好，是青樓艷妓也好，他一定要得到手。玩厭了才放人。

假如他沒錢花，任何黑道上有名有姓之人，都是他存錢的地方。他會帶幾個得力手下去「提款」，提不到就殺人。對鏢局也大概這樣，只不過似乎客氣點而已。

他似乎很有運氣，手下眞有好幾個人才，故此殺人之後，官府公事方面，從來沒有囉嗦。至於要靠武力解決之事，他本身以及幾個得力手下一直都很勝任有餘。而他天生那種殘忍無情自私的性格，可也眞是做「惡霸」的材料。

我在船上碰到這個人，那時心裏已覺得有點不妥。這船由武漢到南京，搭客很多。我多花點錢，又因爲我是女性，得以分配在船頭一間較小艙房，這個艙房只容六人，多半讓女客佔用，不像大艙那邊橫七豎八擠上幾十個臭男人。

我放好包袱，又把布包的夜鳴刀放在枕頭下。打開舖蓋，也不理會另一個中年女性搭客，逕自躺在那狹窄而有欄邊的床上，舒服伸伸懶腰。反正還有二十日水路，同艙的搭客遲早一定熟得好像幾十年的朋友一樣，故此不必忙着招呼。

忽然兩個男人乒乒乓乓走入來，態度放肆橫蠻無禮。其中一個就是「狠公子」杜水南，另一個則是他的影子余嵩。此人身量高大，鬍鬚繞頰，背後斜揹一把闊身利斧，樣子駭人。至於杜水南却長得蠻漂亮，衫飾華麗，腰懸綠鞘吞金鑲玉寶劍，年紀最多廿七八。看他人才外貌，無怪會有「公子」之稱！

一個船家也跟着進來，苦着臉流着冷汗，向那中年女客和我，跪下叩頭說：「兩位堂客眞對不起，小的忘了這艙房是杜爺包下的，請你們大量包涵挪一挪，這一程不收錢，算是小的一點意思……」

那中年女客應了，動手收拾東西。而我還未有所表示，杜水南已道：「算啦，我們也只有兩個人，她們住這兒沒關係，那位大嫂還有這位姑娘都不必搬，都是出門人，自當互相方便……」

我看了他還有那余嵩的眼睛，便知道他們爲何不趕走我們之故。我心中冷笑暗想，你這傢伙一世好運，沒有碰過狠人，且看你這回怎樣對付我？

原來他還有四個長隨，都背着挑着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幾乎佔了半個艙房，但都堆塞在我們這邊，杜公子他們的路自然仍是通行無阻，還得騰出小圓桌周圍的地方，以便那厮飲酒用飯！

總之，我和另一個女客簡直被堵塞住，出艙外之路舉步維艱。如果打算碰都不碰及那些東西行李的話，那就乾脆坐在床上，徒興咫尺天涯之嘆好了！

我很不滿意此人的囂張無禮，由見面第一個印象直到後來種種，都使我想教訓教訓他之心有增無減。其實他長得相當英俊，晚飯時又殷殷邀請我和那女客一道吃。不過他那不時流露出來頤指氣使自高自大的神情和小動作都的確令人厭惡憎嫌。

他和余嵩談及幾天前怎樣去整一家鏢局，用怎樣的無理取鬧手法殺死了一人，殺傷了七人，然後收取了不少銀子才揚長

而去。他們笑得很响亮很開心，但那一家鏢局的人都一定十分煩惱，傷亡者的家屬必定極爲痛苦。

我聽了幾乎想掀桌子大罵一場或者大打出手，但不知何故却又忍住了。我可不是貪圖他們美味的酒菜，也不在乎他們的殷勤，而是有點好奇，想親自體會觀察這「狠公子」杜水南到底怎樣一個橫法？如果他對我有興趣而我不肯的話，他最後會用怎麼手段？

那四個長隨白天在這邊侍候，晚上回大艙睡覺。三天之後，據我耳聽眼見，有的搭客莫不叫苦連天。因爲那四個如狠似虎的長隨出入之時，任誰稍爲妨碍阻擋了他們，登時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晚上幾十個人擠得像沙甸魚，空出幾乎半個艙讓他們四個人伸手展脚的睡覺。饒是如此，他們好像還不大滿意。

那杜水南和余嵩每頓飯喝得醉醺醺，之後就開始高談闊論。這天晚上他們照例一面喝酒一面大談種種欺負人的英雄史。

我和那女客怯怯陪着吃點飯，正要想法子回到床上睡覺，我看見杜水南向余嵩打個眼色，余嵩一點頭，伸出長臂攬住那女客，他手長掌大，攬了一圈還大有賸餘，巨掌兜住那婦人胸脯，揉捏幾下，笑道：「咱們出去看看長江的夜景。」

那婦人想是出門慣了，見多識廣，並不如何驚惶掙扎，就讓余嵩摟着出去了。

我一口眞氣在全身經脈間順暢奔流，使最後一絲不適之感也祛除了。假如我沒有這種本事，現在應該全身發熱發軟，癱在座位上動彈不得。說良心話，杜水南的手段的確極之厲害，所使用的藥物次次不同，而每次都顯示力量極强。根據徐爺爺給我那些典籍中，其中一本藥書所記載的徵象看來，杜水南已得三家不同秘傳方子或藥物了。

杜水南瞪大眼睛瞧我，我微微而笑，既不軟軟倒下任他擺佈也不說話。他皺起眉頭，大聲喝道：「李三，進來。」

一名長隨應聲推門入艙，看了看我，現出驚詫神色。顯然他一定奇怪我爲何不是全身赤裸躺在床上？

杜水南聲音冷凝，面色很壞，說：「你們剛才幹了些甚麼事？」

李三道：「有幾個王八旦囉嘛抗議，說他們晚上睡得太擠，又說他們不是不花錢趁船等等。我們一火就丟了七個人到江裏……」

怪不得剛才我聽見乒乓水聲，還有一些人驚叫聲。

杜水南道：「那傢伙都淹死沒有？」

李三有點尷尬道：「有一個會泅水，回到船上，小的們沒有再丟他落江。」

杜水南冷冷道：「不行，水淹不死就用刀子……」

李三應一聲是，轉身欲出，我知道李三不是做戲，他眞的要依令行事。我更知道杜水南問李三這些話，根本是要把我駭得骨酥脚軟，這時雖然藥物無效，但我也絕對不敢反抗他，只有任他爲所欲爲。

我突然怒火冲冠，胸膛幾乎要炸開。我是因爲那些被丟到江裏糊里糊塗淹死了的人而憤怒。這些人毫無還手之力，以杜水南的聲名身份，就算橫行得殺死一百個武林高手，也沒有關係。可是那些無拳無勇的普通人，連半點自衞能力都沒有。但他們都有父母親戚，有妻兒朋友……

我越生氣，越是笑容滿面。但却不容李三這種敗類再去害人。我伸脚一勾，李砰一聲跌一大交，我猜他一定還不知道自己爲何會跌一大交。

杜水南眉頭大皺，殺氣騰騰道：「李三，你怎麼啦？你活得不耐煩了？」

李三其實已被我脚尖勾了一下穴道，所以既爬不起身，又只會哼哼唧唧而不能說話。

我柔聲道：「杜公子，您何必爲這些人生氣？」

杜水南馬上浮起相當吸引人的笑容，頷首說：「對，對，他們都不算甚麼，只像螞蟻一樣。」但接着眉頭皺起，又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我從未聽過艾可這個名字，你可是剛踏入江湖的高手？你師父是誰？」

我聳聳肩，問道：「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杜水南道：「你勾倒李三，我不是沒有看見。而更重要的是我用了三種不同藥物，都迷不倒你。所以我更渴想知道，你的本事從那兒學來的？」

我雖然仍在微笑，却不禁暗暗惕凜。既然這厮也瞧得出我的「無影脚」，則他的父親「一劍千鋒」杜歸山自是更加高明厲害。

不行，我絕不可輕忽大意。我可能會被「一劍千鋒」杜歸山殺死，如果我對他了解得不够的話。

故此我胸前衣服忽然裂開，好像是因爲我太驚慌吸氣太多，而扣子沒扣好所致。我自己也很滿意的那對乳房完全暴露在燈下，白皙的皮膚使燈光反射得更明亮。

這時用力吸氣發出聲音的人是杜水南而不是我了。他眼睛盯住我胸脯似是移開不得。我乳房不算巨大，但與衆不同的是像一對白玉琢成的竹笋形狀，高高挺突。據說這一型的乳房，最使男人心醉神搖。現在看杜水南的樣子證明這說法沒有錯。

我輕吹他一口氣，口脂香氣薰漫艙內。他貪婪嗅吸幾下，兩眼更不離我胸脯。

我一連問他十幾個問題，包括他父親在那裏，助他橫行爲惡的手下是些甚麼人？都在甚麼地方？他以强梁霸道手段搜括了多少銀子？他有多少姬妾？另外又糟塌過多少女孩子等等。

不明就裏的人，定必十分驚詫何以這麼一個倔强自大的傢伙，竟會有問必答？其實這些還不算奇怪，最高潮是他親筆寫了一張提取黃金三千一百五十兩的字據：押上鈐記。另外兩張字據是關於存放別處的古玩珍寶，寫明歸我所有。

連我自己也覺得做得十分精采，這是我頭一遭利用色相及藥物，施展「天人奪志」的禁制心靈功夫，故此杜水南才會乖乖聽我吩咐。這門古怪功夫乃是雲夢澤冰心府不傳秘學，世上罕有人知，見過的人自然更少了。感謝徐爺爺，還有我爺爺，他們搜羅的無數秘典異笈，不論是原本或另行抄錄的，奇功秘藝多得不可勝算。但我也沒有辜負他們一番心血，那麼多的東西我全裝在腦袋裏，自己還煉成其中幾種

。這「天人奪志」大法就是其中之一。

我當時是想到這種功夫徐爺爺決不能煉，因爲他不是女性。而我自問長得不錯，身材也很好。又想到假如有一天被人抓住動彈不得，此時這門奇怪功夫就可以派上大大用場了。倒沒想到第一次施展，竟是用來取得要緊情報，以及把他不義之財囊括過來。

我一聲多謝便把字據通通收起，絕無半點慚愧不安之感。我爲甚麼要不安要慚愧呢？像他這種黑心毒腸之人，零碎剮了還嫌不够，何況區區金銀財物？

艙外有脚步聲，我一屁股坐在杜水南懷中。他雖是心神喪失，雙手却會作怪，一下子又捏住我乳房。

進來的人是余嵩，他一瞧就瞪眼怪笑，叫道：「妙，妙，這種女人一萬個裏挑不出一個。」忽然歎口氣，又說：「只不知公子你幾時才玩得厭？」

我一聽而知他們一定時時一齊玩女人，所以不必忌諱迴避。而杜水南玩厭了的女人，多是余嵩接手無疑。

這些我都不管，問道：「陪你出去那位大嫂呢？」

余嵩獰笑道：「她東問西問，舌頭長得可厭。我便讓她到江裏泡泡。或保證她下輩子一定不敢多咀多舌。哈……」

他所謂「江裏泡泡」，絕不是當眞在水裏泡一下的意思，而是簡直丟到大江裏。目下天氣尚冷，漆漆黑夜茫茫大江，那婦人的命運自是有死無生。

我的怒氣已經惹出來，所以現在不必再發怒了。我再瞧他一眼，亦是再度斷定他的武功門派以及造詣有沒有看錯之意。

我接着拂開杜水南在我胸前捏摸的手，站了起身。

他目光落在我高高尖尖挺出的乳房，舔舔咀唇。

我認爲讓他瞧瞧並無一絲一毫損失，假如他不是長相粗鄙難看，就算讓他摸摸也沒有關係。理由是他一定死在我手底，既然他很快就變成死人誰還跟他計較呢？

我迫前一步半，脚步落向八卦陽宮地水師方位。脚底一落地，已等如判了那厮死刑。我微笑道：「你的大斧最好拿出來。據我看你的『六丁金剛斧』雖然最多只有四成功夫，但肯定比你的拳脚工夫高明得多。你最好聽我勸告。」

余嵩大吃一驚，但眼光仍然戀戀在我裸露出來的乳房上轉了又轉，才說：「你到底是誰？你想怎麼樣？」

我已經給過他可以盡力反抗的機會，他自己錯過了那是他閣下的事，我那有那麼多時間跟他慢慢扯？

我另一隻脚忽然踏落陰宮「天水訟」上，身子稍扭移到東北角。這一扭之下，乳峯誇張地變了形狀。余嵩目光沒有放過這等誘人景象，我猜凡是男人都一定如此。不過我另外又發現，如果我身軀沒有及時移開，那麼我驕人的雙峯必定被他一拳打扁了。他那一拳出得無影無聲，全無威勢。但我知道那是「陰風拳」，不論是招式力道或後果，都極盡陰毒能事。

那余嵩的震驚大概由於我躲得過他這一拳的原因居多，我猜從前他使出這一招「陰風拳」，定必是十拿九穩，對方非躺下不可。但如今我不但躲過，還用纖纖指尖戮了他一下。

余嵩陡然間連連喘氣，好像拚命跑了幾次萬米長途賽事。

我搖頭道：「瞧，我早叫你拿出大斧。雖然結果仍然一樣，但起碼你可以連劈我六斧之後才敗陣。但現在呢？你一招就沒戲唱了！」

余嵩忽然連連後退，轉眼出了船艙，我沒有追出去，很快就聽見噗通水聲一响，我知道這個人從今永遠消失世上，於是注意力轉到如楞似呆的杜水南身上。

我將胸前衣服扣好，他眼光已沒有乳房可以定住，便自清醒了一半，眼珠開始骨碌碌轉動。

我拿出解藥，稍微放慮之後，決定解除現在使他頭昏腦脹，使他不能集中精神思索的藥力。

武林人物很講究單打獨鬥，以及給予對手公平拚鬥機會這些規矩。武功高强而又有英雄胆色的高手，多數遵守規矩表現出風度。

但我以女人的眼光看這些規矩，總覺得狗屁不通之至。因爲我永遠不會跟男人來切磋印證武功那一套。所以如果我非出手不可，那一定是我要修理對方，或在對方想侮辱想殺我之類。

對於杜水南這種人更加不必給他任何機會，一刀砍下他的頭就天下太平，無數冤魂也會十分感激。我之所以讓他清醒，主要原因是讓他知道我的怒氣，同時要他自己也嚐嚐面對死亡時那種恐懼和絕望。

他打個噴嚏，甩甩頭，很快就完全清醒站了起身。他看見我左臂挾刀，右手拿着他的劍，軒眉一笑，道：「你打算用我的劍對付我？」

眼光接着落到我胸前，笑容裏增添了淫邪意味，又說：「我記得好像看見你美麗的奶子，又用手摸過。可是又不怎麼記得清楚了，你到底給我摸過沒有？」

女人通常會面紅不敢回答，尤其是未婚少女。我却冷如石像，點頭道：「你摸過。」

他不禁驚疑瞧我，大概想瞧穿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接着爆發出大笑聲，道：「滋味不錯吧？但在床上銷魂滋味更好。你自己脫衣服還是要等我來？」

這厮當眞是禽獸色狠，居然提脚跨步起來。

我微哂把劍掉給他，相距雖然只有兩三尺，却絕不至於使他手忙脚亂，亦不至於誤以爲我想用劍擲傷他。

他綽劍在手，跨出的脚反而縮回，面色大爲沉凝，輕佻淫褻神情已不復見。慢慢說道：「你隨手一擲，劍上傳來的內勁沉雄得駭人，我相信你必是相當可怕的敵手。」

我沒有否認，說：「就算換了你父親在此，他也一定不敢輕視我。」

「你究竟想怎樣？與我結仇爲敵並不聰明。這樣做法對誰有好處？」

「我，」我冷笑回答：「因爲殺死了你，可以平息我一部份怒氣，對我身體有益吧！」

對我固然是有益了，但對他却有害無比。他當然不會乖乖伸頸讓我砍一刀。

他的手搭落劍把，動作表示自信沉穩。我知道他心裏怎樣想法。他必是深信在這狹窄艙房內，輕便寶劍大佔便宜。何況他杜家著名快劍更能發揮威力？

但這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想法，武功之道千變萬化，尤其以性命爲賭注之時，各種情況更須估計得清楚。在狹窄空間跟寬闊地方的打法當然不同，再加上兵器和武功手法路數等不同，便衍生無窮盡變化。

我看見他拔劍出鞘，然後像毒蛇般刺到，一振之間連刺五劍。劍勢已發之後才冷喝一聲。若是眼力稍差之人，可能連他拔劍動作也看不見，更別說看得清楚他一劍五刺手法。

然而在我眼中以及感覺中，他仍然太慢了一點，每個動作都好像慢鏡頭分解動作一樣。故此我寶刀出鞘橫胸，讓他每一下都刺中刀身，這一招在我來說還是故意把速度放慢一點的。

他第二劍又是五刺，尖鋒取襲我胸部。我刀勢沉下少許就擋住了。跟着刀身沉到腹部，恰好又使他第三劍的五刺徒勞無功。

我覷得眞切，夜鳴刀掣電似揮出。刀鋒切過他持劍手腕時，如切豆腐。那劍啪一聲墜地，劍把上還附着一隻斷手，五指仍然緊握不放。

他瞧過一眼，才相信那隻握劍殺人無數的手已被砍斷，登時面色如土，全身都軟了，幾乎不能保持挺站姿勢。

我冷笑道：「你恐怕已沒有心情跟我上床了。看來你已沒有甚麼用處，我打算砍下你的狗頭。」

用死亡折磨人家，是「狠公子」杜水南很拿手把戲，所以有機會的話，便不妨讓他自己也嚐嚐滋味。

地板上那個惡奴李三哼唧着想爬起身，我一脚踢中他咽喉。他發出含糊的哎哎叫痛聲，雙手猛抓喉嚨，全身劇烈抽搐痙攣。

杜水南眼睛驚駭得快要突出眶外，雙腿顫抖，接着實在支持不住，砰地跪下。

我手中夜鳴刀嘯風吟鳴一聲，刀光劃出一個寒光耀目的半圓形，一落便收，刀身已隱沒在鞘裏。杜水南人頭滾出六七尺，連慘叫聲也來不及發出。

此人固然該死，他那些手下惡奴亦不可活。尤其是另有好幾個武功高强的壞蛋擁着杜水南爲非作惡無數。這些壞蛋正是地道的損友，他們當然也不該活下去。

當我誅殺船上餘下三個惡奴時，只要看看那些被欺凌侮辱得半死的搭客，他們面上那種又驚懼又歡喜神情，便知道一定沒有殺錯，知道絕對稱不上殘忍毒辣……

× × ×

七日後我來到杭州。尚是仲春微寒時節，但我知道西湖水碧山青百花競妍，正是濃妝艷抹最是醉人光景。我可以想像得到遊人如鯽情侶雙雙，笙歌滿湖之熱鬧。

我自個兒淒淒清清滿身風塵走入一家客店。這幾天捨舟而陸行，大有僕僕困頓之感。所以我趕緊先放好行李，洗個熱水澡。看看天色尚早，還有個把時辰才是午餐時間，於是我舒舒服服躺下，不多不少酣然睡了整整一個時辰。

我挾刀出去，緩步走向西湖。半個時辰後，我已處身樓外樓的樓上。運氣不錯，座位正在窗邊，因此我得以看見近隣「平湖秋月」的亭台樓閣。放眼遠眺，水光山色，還有白堤以至蘇堤的繁花似錦，垂楊拂水……

店伙照我吩咐擺了兩副碗筷，上來四個菜是「東坡肉」，「敎化鷄」，「西湖醋魚」，「龍井蝦仁」。一盤饅頭，一碗大米飯。

女孩子不適宜在公衆場所喝酒，尤其不宜獨酌。所以我取消，來兩斤紹酒的意圖。

那碗大米飯裝進肚子之後，我拿起一個饅頭。但那人爲何忽然停步在我座邊？同時我發覺本來很喧鬧的場面，很快就靜了下來。

那人個子中等，國字形面孔有一對濃眉以及高挺的鼻子，年紀大約三十餘歲，身上衣着一望而知是公門高級人物。

他樣子嚴肅中又有善解人意的味道，所以不但不令人憎嫌反而平添不少魅力。

等我瞧清楚他之後，他才低聲清晰地說：「我性衞名遠，我的確不想打擾妳，但有一個疑問使我有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當然這個疑問是有時間性的，所以我忍不住過來打擾你。希望你肯原諒並且准我坐下來講話。」

我一看他眼神，就知道這傢伙是那種死纏到底之人，你縱然拒絕，但他的人非坐不可，話也非講不可。

與其拒絕無效，何妨索性大方一點？所以我點點頭，還示意他坐在空着那副碗筷的位子上。我問：「你想說甚麼？」

衞遠反而問我：「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

此時四下喧鬧漸漸恢復，大概是一衆客人看見我們很友好樣子之故。

我說：「你衣服告訴我你是公門捕快頭子，很多食客也知道，所以他們起初以爲有熱鬧看。你如果不是公人，我就不知道你是甚麼東西了。」

衞遠的微笑看來還不錯，相當吸引人，但他已經三十多歲，絕不可能還沒有妻兒，以此他的魅力打了不少折扣，他說：「艾姑娘，妳的話更無禮些，我也不敢生氣。」

這傢伙眞不簡單，居然知道我姓艾，由此可知事情有點複雜，大概有點傷腦筋。而且以他堂堂浙江一省捕頭之尊，何以不敢生我的氣？（我當然知道他是當今天下數一數二的名捕頭）。

他聲音更低些，却清晰有如放大喉嚨說話，道：「你敢惹江南第一劍杜歸山，你殺死他寶貝兒子杜水南以及他的隨從，接着又在安慶等兩個地方，殺了他十一個朋友和得力手下，我贊成與否暫且不論，只想知道你來杭州幹嗎？莫非你不知道杜歸山就住在離此不到三十丈遠的『鋒廬』？你究竟正在等候甚麼人？」

我笑一笑，道：「你到底還有幾個疑問？」

他有點尷尬：「如果我說多過一個疑問，你可能誤會我審問你，所以我說只有一個疑問。」

這個頗有吸引力的中年男人實在很和

氣也很客氣，只不知他手上功夫有沒有嘴吧這麼高明？我說：「我八百年前就知道杜歸山住在杭州，但他不是江南第一劍，最多也能說他是第一快劍，第二個問題，答案是我根本不是等人。」

衞遠瞧瞧多出的碗筷，疑色掠過面上，道：「老實說，我一向自負猜測推理的本事還不錯，但我想來想去，都猜不出你約了一個怎樣的人會面，我怕此人一來就揭開謎底，故此趕快向你請教。可是你既沒有約人，何以叫人擺兩份碗筷？」

我向他眨了眨眼睛，道：「假如你有兩個人的食量，却不幸是個看來只能吃半碗飯的女子，你怎麼辦？你叫很多飯菜行嗎？」

衞遠大有感激涕零之意，說：「多謝你坦白賜告，要不然我想破腦袋也是白饒。請讓我裝作是你等候的人，這頓飯也請讓我請客。」

我笑笑，覺得男人有時就這麼可愛，即使是老練如衞遠這種人物亦不例外，我問他：「你請我吃飯當然很好，不過你最好算算看，這頓飯會花掉你多少俸銀？此外，假如杜歸山知道了，找你要人，你怎麼辦？」

衞遠歎口氣，道：「你說得都對，如果我有老婆，她一個月這樣吃上幾次，我非得貪污枉法不可。又幸而我跟杜歸山沒有一點交情，如果他公事公辦，非要打官司不可，我大概還有點辦法應付他。」

現在我才發現這傢伙眞不簡單，也可以形容爲「狡猾」。不過他能把我的一切行動調查得那麼快那麼清楚，這一點可不能不佩服他。

幸而論到智慧成熟方面，女性十八歲就可以抵得上男性三十歲，故此我雖然只有廿一，却可以等如男人三十多歲了。換言之，他並不比我「狡猾」，我也不比他「簡單」。

我不再開口，津津有味吃我的饅頭，直到所有東西都吃光，喝幾口茶之後，才道：「我現在要去找杜歸山，你來不來瞧熱鬧？」

他想了一下，苦笑道：「天知道我多麼想去。但我却不幸是穿制服吃公家飯的人……」

我用筷子挾一顆金粒給他，大約三錢重吧。我笑笑說：「我的賬我自己付，如果不够，算你倒霉，再見……」

直到我站在「鋒廬」門口，我才想通了爲何我不敢放下五兩或十兩金子。原來因爲我感覺到衞遠那傢伙表面雖然圓滑，但骨頭其實很硬。如果我錢留多了，他一定會覺得是一件侮辱，但我爲何追想這件事？我爲何要關心他的感覺？

鋒廬的大門跟一般豪門巨宅的大門沒有甚麼分別，例如正中大門永遠是關着的，平常日子家人出入，總是在側門，除非來了聖旨或特殊身份的大人物，才大開中門迎接。

我踏上台階，心裏揣測現下當世之間，還有甚麼人可以使杜歸山下令大開中門迎接的人？

側門內走出一個像門房之類老家人，雙鬢皆白，老眼略見昏花。然而兩邊太陽穴高鼓，動作脚步緩慢而不是龍鍾蹣跚。這老傢伙裝蒜裝得不錯，可惜碰上我艾可，他再假裝也不行，我根本連他擅長的三種武功絕藝一眼就瞧了出來，他怎能瞞得過我？

我瞧瞧那兩扇大門，放棄了打破它門的心思，等着向那老家人點點頭，道：「我就是艾可，你一定可聽見過我的名字，但你的呢？」

老家人訝然說道：「我應該聽過你名字？」

我笑臉不改，道：「當然應該之至，你家主人的獨生兒子死於我刀下，這個消息難道你們還沒有收到？如果還不知道此事，那我就先到別處去，遲些兒才來。」

老家人深深歎口氣，眼睛忽然不再昏花而是烱烱有神，腰肢也挺直得多，道：「艾姑娘，千萬別走，老奴杜千左，我看看小主人呱呱墜地直到長大，所以聽到這個不好消息，心裏很痛苦。」

我說：「但你們有沒有想過杜水南加諸無數人家的不好消息呢？人家難道不痛苦？」

杜千左道：「我不敢反駁姑娘，妳肯不肯聽聽敝上的看法？」

「那最好不過了！」我道：「我根本就想找他的。如果你說他不在家，我反而會失望！」

他作個請我入屋手勢，並先行引路。

這本是極之合理而又合禮的行爲，但我動也不動，因爲像這種相當高明的詭謀毒計，徐爺爺曾再三提醒教導過我，如果我竟然還會吃虧的話，那就是活該了。

杜千左從側門內回轉來，訝道：「妳不是說要見我家老爺麼？」

我點點頭。

「但你不動怎麼行？」他說：「我家老爺近十年未出過大門一步，你站在這兒的話，就算等上一年，也見不到他。」

「我一定會見到他。」我很自信的說：「假如我不肯入屋，他必定出來見我，你敢不敢打賭？」

杜千左道：「那也隨得你，不過我實在不怎麼明白你的意思。」

我笑了笑：「你叫杜千左，大概最少還有個杜千右之類的搭檔，他就站在門後面，我有沒有猜錯？」

杜千左淡然道：「杜家左右二將，也曾在江湖上掙得一點虛名，你知道我們不足爲奇。」

狗屁，我幾時聽過甚麼杜家左右二將？我只不過從他名字以及武功特徵上，想到他會有一個拍檔，而那窄窄側門後面，正是施展他三種武功其中一種「斜側鋒」雙劍聯手殺敵的上佳位置。

他們也許當年眞的在江湖上掙到聲名，但那麼久的事情，他既不知道也不必知道。

我提高聲音，高得二三十丈的人也可以聽見。我說：「叫你們主人到後面園子見我，假如他不去，我轉身走了，你們可能要花很多功夫才找得到我。因爲我化妝易容之術幾乎比我刀法更好。」

說完我慢慢走下台階。

杜千左沒有急急奔回報訊，在台階上俯視着我，道：「你現在是不是轉身要走了？」

我停步搖頭，笑道：「我既然敢來，當然不至於見了你就害怕得趕緊溜走，我打算從側巷繞到後園，你有甚麼意見？」

杜千左立刻道：「沒有意見，完全沒有意見。妳請吧！」他必是測不透我含有深意的微笑，故此不敢再出花樣，例如提出替我帶路之類的建議。

我從一條後巷繞到宅後，躍上圍牆，只見那後花園佔地最少有五畝之廣，右邊有一塊數十丈方圓的草地，邊緣處有座亭子，更右邊靠近園牆處，有幾株濃蔭老樹，樹下則有些密密的灌木叢。

那亭子內已經有兩個人，遠遠與我對瞧。他們都是五六旬以上的老者。其一裝束與杜千左一樣，個子比較高大，相信就是杜千右了。另一個高瘦老者樣子冷峻而又清俊，手提一劍，他的樣子使我不禁記起了「狠公子」杜水南。

此人果然是「千鋒一劍」杜歸山，號稱爲江南第一劍（其實只是第一快劍）。他是杜水南的生身之父，故此面目神情有些相肖這一點，實是合理之至。

這時我已站在草地中央，杜歸山也獨自來到我面前兩丈處停步，他手中之劍居然長達四尺二寸，劍鞘鑲金嵌玉，名貴嶄新得好像剛剛製成的。

他冷冷打量我好一陣。他的眼光和表情都使我胸臆中隱藏着的「雷霆之怒」有增而無減。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只有像他這種父親，才會教養出殘忍惡毒如杜水南那種寶貝兒子。

我並不在乎他的注視，關心的只是那杜千左。這厮剛剛奔到亭上跟杜千右會合說話。此時我耳朵暗暗全力注意着六七丈外的亭子，而眼睛則冷漠瞧着杜歸山。

杜歸山不動，我也不必急着動。他不開口，我更無必要先說話。因此我們像兩具木像一樣對瞧，却許久不言不動。

終於杜歸山說話了。他道：「你脅下挾着的莫非眞是『夜鳴刀』？」

我頷首道：「對，你眼力還不錯。」

「我應該不會瞧錯。」他聲音冰冷無情得有如他的撲克面孔。「我縱橫湖海之時，神刀鐵胆徐龍飛已經退隱，他的後輩對我很尊敬，所以我極遺憾不能見識『夜鳴刀』的威風，你雖也挾着夜鳴刀，雖然也殺氣迫人。但可惜你終於竟是個女孩子。如果是個男子漢，我就不至於失望遺憾了。」

他遺憾也好失望也好，都不關我的事。況且他若是在我刀下身首異處，那時一切都更不必談了。因此我並不反駁一語，只淡淡一笑，當作回答。

這個敵人當然屬於不好惹不好碰之類，我早已知道了。不過我怒氣一發，可就不管他是天皇老子或者甚麼東西了。雖是如此，但我對敵時仍然小心翼翼，決計不肯大意。

我審視過他的指掌腕臂以及腰腿脚等部位，已有相當精要翔實資料。以我看來，他除了夙負盛名的一劍千鋒快劍之外，最驚人的還有一樣，那就是眞正達摩心法的「彈指飛劍」神功。不過假如他正當施展一劍千鋒的快劍之時，又如何能够用同一隻手使出「彈指飛劍」那種銳利如劍刃，可在七步外殺人的指力呢？

他身子微移左方，我的脚幾乎比他還快已踏在東方陰宮「風天小畜」位置上。

古語說「盛名之下無虛士」，這話時時不錯。如果我不是佔到「風天小畜」一步先機，接着轉到陽宮乾位的話。我知道必定會被他一輪旭日似的快劍，一共六六三十六劍，殺得遍體流汗。弄不好可能還被刺中三五劍，即使不死，那可也眞够瞧的了。

他的劍鋒如風馳電掣，在我曾經站立的地方嘶嘶勁射。每一劍其實都距離我肌膚不超過兩粒米擦過，假如我這一招「挾刀高崗」沒有配合上「逍遙仙步」的話，定出現上述被殺得汗流浹背甚至受傷的場面。

從前每個人出手時，在我眼中以及感覺中，都太過緩慢遲鈍。我覺得甚至可以在他們每一招每一式之間，點上一支香烟或者喝一口酒。然而這個杜歸山第一次使我沒有這種感覺，使我不能不用盡全力力爭先機。我底下跟着已從「乾位」一走，陰宮，「水火未濟」，二走陽宮「地水師」，三走「天地否」，四走「山雷頤」，五走「地火明夷」，六走「風火家人」，七走……

總之我大約繞了一個圈子，這幾步只不過有如普通人眨一下眼睛的時間而已。可怕的是杜歸山已追蹤我每一個位置發出無數劍，只要我慢了百分之一秒，我身上起碼多出十個八個會流血的傷口。

亭子上兩個老家人不知從那兒摸出一把長劍，都是四尺二寸，疾如飄風撲入戰圈。

那杜千左果然是使左手劍，杜千右則用右手劍。他們左右雙劍聯手，顯然只須阻我一下，便可大功告成。

我寶刀閃電出鞘，刀身一橫已抵住杜歸山七劍，冷笑道：「堂堂江南第一劍，也要倚多而勝？」

冷峭話聲中，我彈起九尺。杜歸山劍鋒嘯然進到我小腹要害。我刀勢一壓，叮叮擋住三劍，身子再昇起七尺。

兩道劍光宛如經天長虹，一左一右兜繞射到。劍尖鋒威當然集中我身上要害，凶厲氣氛瀰漫百丈之內。

眞眞豈有此理，以江南第一劍杜歸山的威名，居然當眞讓手下之人羣毆，實是恬不知恥之極。

我身子一側一扭，如果在地面，我就等如從「地雷復」逆移到陰宮「雷山小過」位置上。

直到此時我才施展「逆運」之法，這也是我戰略之一。我已經使杜歸山以及他手下二將習慣了我「順行」的方向，我忽然逆運忽然完全相反，他們顯然一下子不怎麼能够適應。

夜鳴刀光芒如雪，洒出千重刀網。一捲一絞之下，杜千右胸口中了一刀，像稻草人一樣張手扎足掉落地上。

此人雖死，但杜千左竟然以一種暴戾愚傻，執拗寧死的劍法，無視我砍向他的頸子的寶刀（他實在有機會直墜落避過這一刀的），劍上殺氣大增，逕刺向我的右胸。

他這一劍就算刺中了我，我亦不至於死，甚至不至於重傷。而他却必定身首異

處，必定變成沒有腦袋的孤魂野鬼。

只不過我負傷落地時，却還有杜歸山已早一步在地上等我。他那時正好可以棄去成名數十載的快劍，改用達摩秘傳心法「彈指飛劍」神功絕藝。

我即使眞有九條命，肯定也活不成。但我能用其他甚麼手法砍殺杜千左而不至於死於杜歸山「彈指飛劍」之下呢？

劍光如匹練瀉天，刀光却如雷奔電閃。際此人命死生一髮之刹那，天地冥晦暗淡，只有精魂所附的劍氣刀光縱橫飛舞。

我的刀法劍影帷幕一條縫隙中掠入，那杜千左的頭顱，忽然脫離身體飛出六七丈。

然而我身子却已不由自主向地面急墜，我已選擇了先殺死杜千左，以他性命爲我墊底之一途。然後才攻怎慮樣躲過杜歸山致命的一擊。

我看見杜歸山手中四尺二寸長劍像枯枝一般了無生氣掉墜脚邊。他五隻手指圈成環形，姆指食指扣得緊緊。他雙眼的光芒如雪如電緊緊盯住我。

他的眼光不會殺死人，他的手却會。如果我估計得不錯的話，以他表現出的手法功力，那一招「彈指飛劍」我現在最多能擋住他食指彈攻的指力。這股指力就像無形劍氣一樣，可以洞穿牛腹。我還能擋得住他這一記自是極之了不起了，可是他第二下以姆指捺出的指力，便已完全無法抵抗了。

我唯一還可以慶幸的是我或者可以不至於立斃當場。然而這有甚麼用呢？難道那杜歸山見我受傷之後，竟會忽然大發慈悲讓我離開不成？

世上當然沒有此理，所以我根本連想都不想及這種奇跡。在那一刹那間，却已用盡平生智慧找尋活命的機會。

可憐的是看來已全無機會。假如杜歸山沒有杜千左杜千右兩名老家將合力夾攻，他一定會死於我「夜鳴刀」下。那是因爲他的「彈指飛劍」神功，如若沒有目前這種優勝條件的話，根本無法出手傷我。

我的脚離地尚有三尺，寶刀使出「破浪勢」直豎推出。如果我的脚比現在長兩尺，那麼這一刀剛好抵住他食指指力之後又恰可沾地換得少許力量，那時就可以封住他姆指一捺的凶威了。

那杜歸山食指才一彈出，指力尖嘯聲突然中斷，那是因爲他指力雖然銳利如劍，却仍然被我寶刀鋒刃破爲兩片，聲音登時消失。

而此時他脚下反而發出「哧」的一聲，好像有人在他身邊踩了一脚似的。

他本能地目光一沉，謝天謝地，我已爭取到這百分之一秒了。我脚板一碰地面，新力陡生。寶刀登時化的「飛聲八極」之式。杜歸山姆指捺出，跟着中指無名指小指一齊彈出，一時指力破空之聲大作。

他的指力雖是鋒利似劍，可是我的寶刀更快更急，一一予以剖破。

我深深吸一口氣，眞力從丹田流轉全身。夜鳴刀「錚」然龍吟，精光迸射耀眼欲花。

然而這龍騰虎躍海嘯山崩的一刀我沒有發出。我壓刀冷笑，道：「杜歸山，你這一輩子休想贏得我了！」

杜歸山點點頭，仰頭敎息一聲，又慢慢俯身拾起長劍，一回手劍鋒已刺入胸膛。但他身子沒有立刻倒下，冷峻面孔還是那麼冷峻，道：「你說得不錯，我這一輩子已沒有機會贏你。我只想知道，你現在的刀術，比當年的徐龍飛如何？」

我老早已有了答案，所以毫不猶疑，道：「雜七雜八的功夫徐爺爺可能沒有我煉得多。但若論刀法，你雖然有杜千左杜千右這種秘密武器，却一定不能使他陷入像我那種險境。」

他倒也很乾脆，只長嘆一聲，便跌倒了。他得到答案，縱是心有不甘，但大概已沒有甚麼遺憾。

然而我可跟他不一樣了，我四下張望幾眼，然後走到相距最近的一株大樹下，盡量使聲音溫柔動聽，說：「你自己出來呢？抑是一定要我把你揪出來？」

濃蔭裏飄落一道人影，輕功頗爲不俗。此人就是浙省總捕頭衞遠，亦是當今天下最負盛名的捕頭。

他微微而笑，我覺得他笑得很瀟洒很吸引人，至少很吸引我。可是我可不願意讓他知道，當下面孔一板，聲音冷漠得有如對一個既不相識而又厭煩的人說話：「我今天沒有死，全靠你整古作怪扔了一件甚麼東西在杜歸山脚邊，讓我爭取到一點時間。我先問你，你扔出那東西，爲何不向他身上招呼？」

我自己也覺得態度惡劣橫蠻得豈有此理。人家怎麼說也算是救了你而不是害你，却如何像審賊一樣審問？而偏偏人家決不是賊，而是堂堂浙省的總捕頭大人。

衞遠拱手道：「姑娘別生氣，我當時只想到一點，那就是以杜歸山這種高手，不難及時知道我那錠銀子決取不了他性命。因此他仍然全力先對付你，却睬都不睬我那錠銀子。那時我豈不是賠了夫人……噢，對不起，是賠了銀子又折兵？……」

他的態度好得叫人思疑，有禮得叫人起鷄皮疙瘩。

我回頭瞧瞧杜歸山屍體，腦海中忽然泛起剛才九死一生的危險一幕，禁不住打個寒噤。

然而更令我驚心的是這個這個三十多歲還娶不到老婆的衞遠，他的微笑，那可恨的樣子，竟然揮之不去，仍在我心中出現……

× × ×

地方不大却裝飾得很華麗的議事廳，我知道這是長江鏢局的「心臟」，等閒之人一步也踏不入此地，事實上除了全鏢局五位首腦會議之外，平時只有一個人常在此處，這個人就是方少眉，據說是徐龍飛的小徒弟，以前徐龍飛的兒子徐東風未死，方少眉只算是五人議會的一份子，其後他掌舵了，就代替徐東風常常坐在這兒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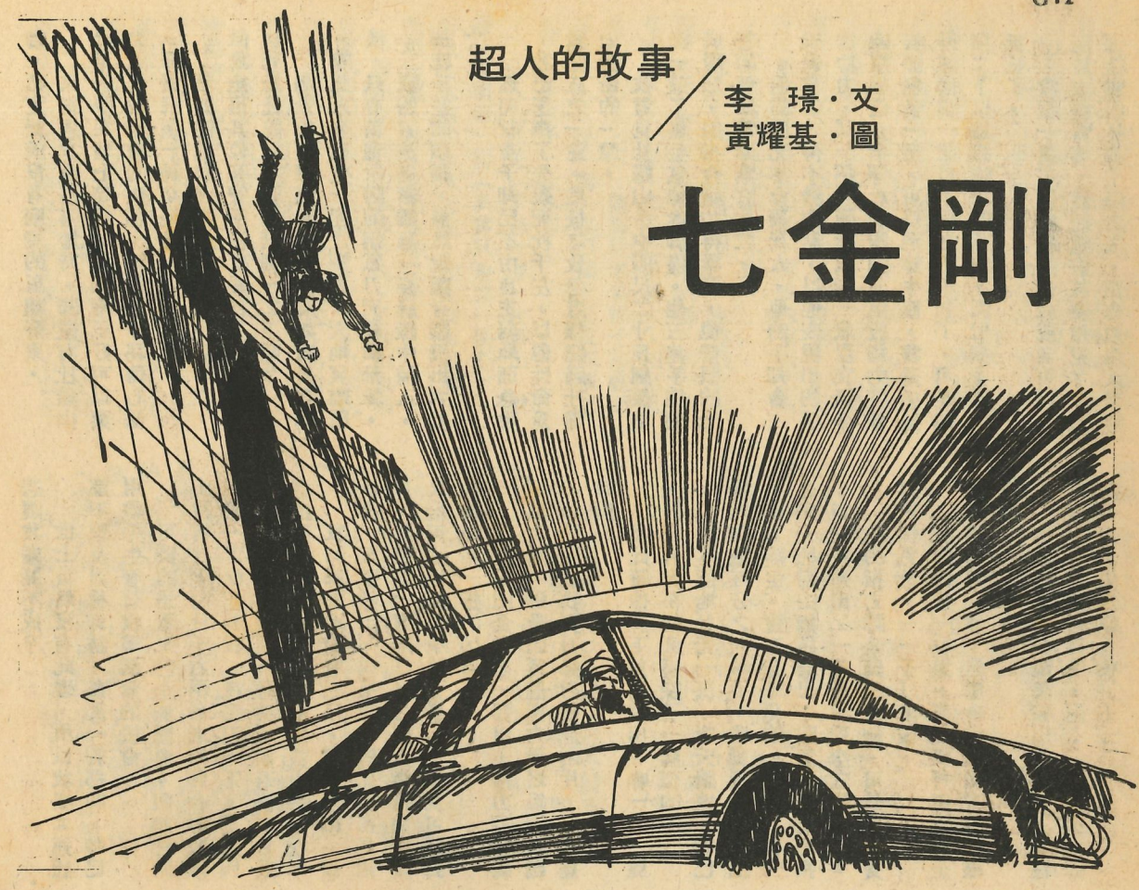
長江鏢局不管生意多麼的大，人手多麼的多。但權分五瓣，這意思是說徐龍飛當年離開，作下了這樣的安排——他把權力分散給五個人，一是他的兒子徐東風，一是小徒弟方少眉，另兩個是他的舊夥計（都是武林名家，大概除了徐龍飛之外，很少人敢誇說贏得他們）。最後一票就是他自己了！

（未完）

超人的故事

文・李璟
圖・黃耀基

七金剛



前文提要：

范大發帶史勿夫來到地下賭場的貴賓室賭沙蟹，贏了二個出千術賭徒的錢，其中一個賭徒不服，被范大發派人打死，驚動了警方追緝，圍捕賭場，查出另一個賭徒也遭人暗殺，知道史勿夫曾在賭場贏了錢，這兩人之死和他有關係，警方雖然出動了情商客串當地查案有名的人協助追查，亦未將案情弄清，當警方再向酒店內的「七金剛」另五名男女追查時，超人發現有人暗中盯梢他們，趕忙由樓上躍下，只捉得一名逃走的房車司機，也查不出什麼名堂……

警方追綫索　賭王求合作

泰萊警司和超人剛回到警局裏面的辦公室，又接到一宗報告：有個整容師被人用「鐵水」淋死。

泰萊當時並不太過留心這件事，因爲他正有太多的事件處理，但超人却敏感地想到一個可能性：「整容師，會不會有人想改頭換面？」

「鐵水」就是具有腐蝕性的硝鐵，可以在利那間把人體的肌膚灼熔，令到傷者死亡。黑道中人最喜歡用這種東西去傷害他的仇家們。

泰萊警司聽了超人的話之後，也覺得事有可疑，於是就帶了超人和助手等人，趕到事發現場去。

現場已有大批警探正在偵查。

兇案發生的地方，是鬧市中心區。一個七彩霓虹管的招牌，上面用不同顏色的霓虹管，堆砌成一些字體：「化醜陋爲美艷，專門創造奇蹟，留日整容博士鮑正整容所」。

一名便衣偵探警官走過來，向泰萊警司報告此案發現經過：——

原來整容師鮑正並非住在這裏，這裏只是他替顧客們動手術的地方而已。

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鮑正晚上多數住在郊區的豪華別墅之內，然而根據醫官的初步判斷，他是死於昨天晚上九至十二時之間，那段時間，照經常情形，這整容所之內是沒有人留宿的，因爲這兒的辦公時間是早上十時至晚上六時止。

鮑正爲什麼會一個人回到這兒來？當時與他一起的，還有一些什麼人？

根據現場環境顯示：兇手可能超過兩個人。現場一片混亂，好一些整容的儀器，都被碰碎，弄毀了。死者則倒臥地上，至死仍以雙手捧面，可以想像到他當時也經過一番掙扎。

門鎖十分完整，沒有被人破壞的痕跡。因此，警方初步認爲是熟人所爲，最低限度也是相識的顧客做的。

另有疑問就是：爲什麼鮑正的助手不在場？爲什麼這麼深夜他要一個人回到這裏？爲人整容麼？還是約了朋友？

根據以往慣例，鮑正只在辦公時間爲愛美的女士們整容，那時候助手，護士以及麻醉師等等，都會跟他一齊工作。但一般都會在六時以上完成，最多也決不會超過七時。

這時候，鮑正的妻子也哭哭啼啼的趕到現場來，她先較早時接到一名女護士的電話才知道丈夫不幸遇害的。那名護士沈琪就是發現此案的人。

因爲沈琪住在隣近，所以鮑正配了一套這裏的鎖匙給她，讓她每日早上九時半至十時這一段時間內，先到這兒開門上班，好讓其他職員稍後也有門口入。豈料今天早上九時四十分左右，沈琪開門入來時，就發覺這裏面一片凌亂。當初她還以爲被小偷爆竊，後來入到手術室才發覺死者倒斃地上。

超人和泰萊警司看見鮑太太這麼漂亮，雖然不知道她的年紀，但是，以死者鮑正的年紀忖測，鮑太太也應屬中年婦人，仍然這麼動人，可見一定又是整容的功勞。因爲她手足的肌膚已暗示出這婦人年紀不輕。

鮑太太道：「他這幾天以來，行動有些古怪，我已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泰萊立刻問她：「你覺得他有些什麼不對？」

「他經常接到一些電話，似乎被人要脅。」鮑太太道：「他也知道整容這門手術並非百分之百有效。有時亦有失手。」

泰萊苦笑道：「請恕我本人不是女人，也從不整容，自然不明白其中奧妙。」

鮑太太解釋：「有些人不聽勸告，例如我丈夫認爲她們不適宜動手術，但她們硬要照做，到頭來很容易出事。出事後，說話就多了，萬一遇上一些黑人物，勒索是大有可能的事！」

「也有黑人物前來整容麼？」泰萊奇怪地問。

「一些歡場女子，例如舞小姐，整容，隆胸是常見的事。」鮑太太又說：「她們大都與黑人物有密切關係。以前我丈夫也試過，結果破財擋災。」

「這一類事件，你們何不報警？」泰萊警司仍站在警方立場講話。

鮑太太道：「我們還要在本市生活，還要靠這門技藝吃飯的，自然希望少一些新聞傳出去，以免影響以後顧客的信心。同時，本市黑人物的手段，唉，你現在也見到了……」她未說完，已忍不住哭了。

泰萊道：「你們做錯了，如果你們早報警，今天的事可能不會發生。」

一名女警在旁勸鮑太太不要哭，一名偵探警官過來，錄取她的口供。

超人道：「現場上證據顯示，有人一度把死者按在這椅子上，你瞧——」

超人指指一張手術椅，上面也沾染了腐蝕性的硝酸，他說：「這不會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假如不是黑人物做的，我却担心是史勿夫和他的新合夥人做的。」

泰萊警司過去問一名偵探督察：「發現一些什麼綫索？」

「手術椅，玻璃瓶以及若干地方，可以找到不少指紋，相信對我們會有帮助。」那名偵探道：「同時死者的口袋裏，還有一個電話號碼，以及一張寫得潦草的字條，亦可供參考。」

泰萊警司是外國人，自然看不懂中文，超人却是半個外星球人，也一樣不懂字條裏寫了一些什麼。

那名華籍偵探對泰萊警司道：「上面寫着：『到訪未遇，晚上八時再訪，因手術有問題。知名。』這應該是熟人寫給他的。」

再看看另一張字條的電話號碼，泰萊警司發覺，兩者之間的筆跡與紙質均不相同。

泰萊把鮑太太召來，出示那二張紙，問道：「你可知道這是誰寫給他的？」

「這——」鮑太太審愼而小心地看了一遍：「這是王姑娘的字跡。」她指指其中一張寫了電話號碼的小紙。「這裏的電話，大都由王姑娘接聽。」

王姑娘是這裏一名女護士，她剛上班。但被一名探員攔在門外。

泰萊把她召入屋內。

問道：「這是你寫給死者的？」

那名女護士道：「是的，這是拍紙簿撕下的。一位小姐不肯講姓名，只留下電話號碼。」

「那麼，這一張字條呢？」泰萊又出示了另外一張字條，上面正是約死者有約的。

王姑娘瞥了一眼，搖頭道：「我從未見過這一張字條啊。」

「這些字跡呢？」泰萊又問。

王姑娘還是搖搖頭：「未見過。」

「晚上八時，通常還有些什麼人在這裏？」泰萊警司問道。

「沒有人。」王姑娘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却望向鮑太太。

鮑太太道：「事到如今，不怕對你們說得明白一些，我丈夫並非一個太忠實的丈夫。」

「這意思是——他對你不忠實，還是對顧客不忠實？」泰萊問。

「對我。」鮑太太愛恨交併，咬咬下唇又說：「他經常藉故應酬，與一些不正經的女人幽會。有時亦會借此作陽台。」

「你以爲他會不會因此而惹下了殺身之禍？」泰萊警司又問。

「可能的。」鮑太太道：「如果惹上惡人的情人或妻子，難免被勒索。最近他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會中了人家的圈套。」

泰萊警司靈機一觸，轉向負責登記和接聽電話的王姑娘問道：「你們一定有一本掛號登記的册子，可否給我們看看？」

王姑娘把整容手術的册子搜了出來，交給一名偵探督察小心查閱最近數日以來顧客的名單。

泰萊警司和超人則跟死者的妻子鮑太太討論着一些有關整容手術的一般情況。

鮑太太以前是丈夫的得力助手之一，後來有了孩子，不再來協助丈夫的業務，除非遇上了特殊情形。根據她說，死者鮑正的整容手術最易引起糾紛的，就是女性的隆胸手術。

許多女人爲了討好男人，經常會想盡了千方百計，在身裁，樣貌方面下功夫，整容師的生意主要也是由這班人而來。但

是隆胸是無法保持永久性的，主要因爲隆胸手術乃移植一種「矽化合物」，這種東西在人體內保持三數年後，就會變型。

因此聰明的整容師，都會坦白告知顧客，甚至雙方簽下保證書及有效期，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但是有些整容師則爲了爭取顧客，事先並無此項聲明，於是往往亦因此而引致糾紛，萬一那些有黑社會人物做後台的職業女性，她們稍有不滿，勒索事件便由此產生，一般整容師爲了聲譽，只好破財擋災。

鮑太太這一番解釋，泰萊警司和超人聽在耳裏，都感到乏味。

那位偵探督察則說道：「這裏有一個名字，爲什麼會塗去了呢？」

偵探本來向王姑娘查問的，但却引起了泰萊警司和超人的注意。

王姑娘向偵探督察交代：「他叫我塗去的。那是一名外國人！」

「你指的『他』，可是死者？」泰萊警司立刻過來問王姑娘。

王姑娘點點頭：「正是。鮑先生叫我不必再爲此人登記，但我發覺那外國人仍然來找他。」

超人聽到了「外國人」這一句，彷彿注射了一股興奮劑。他說：「你可認得那名外國人？」

王姑娘道：「當然認得。他第一次找到這兒來，由我登記的。」

泰萊問：「他叫什麼名字？」

「泰萊，他叫泰萊。」王姑娘答。

泰萊警司立刻下意識地摸摸自己的面孔，就是超人和在場的警方人員，也望向他。

泰萊笑對各人說：「我的樣子這麼英俊，何必整容？」然後他又在口袋裏取出一幀相片，交給王姑娘認人：「請你看看是這個人？」

那照片中的人正是報失踪的史勿夫。

那名護士王姑娘冲口而出：「他正是泰萊，就是他了！」她指住那幀照片。

毫無疑問，史勿夫在這裏登記時，改了「泰萊」這個英文名字，不敢用「史勿夫」。

超人在這時候也忍不住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泰萊警司自然明白超人說話的意思，他所以插手此案亦無非爲了超人的提示，才會匆匆趕到現場來，當然他覺得此案並無可疑之處，直至到現在才證明超人沒有估計錯誤。同時亦由此點證明超人已經進一步習慣了地球人類的思想邏輯。

超人問王姑娘：「跟這個外國人在一起的，還有一些什麼人？」

「一個外國女人，以及三名中國女子。」王姑娘回憶着說。

「那一定是哉絲。」超人道：「其他三名中國男子可能是他們的拍檔。」

泰萊警司說道：「史勿夫與哉絲另找新拍檔，相信必有原因。」

那名便衣偵探督察則問王姑娘：「他塡的地址是什麼地方？」

因爲登記册上的「地址」一欄已被塗去，可以看清楚到底寫了一些什麼。

王姑娘道：「是一間酒店，我記得是一個遊客區的酒店。」

「記得那一間酒店嗎？」

「美國酒店。」

「那一間房。」

「這倒忘記了。」王姑娘道：「我只記得是美國酒店，房號却忘記了。」

「誰把這兒塗得這麼深色的？」

「鮑先生，」王姑娘回頭指指仍然躺在地上，由警探把守着的屍首。

泰萊不禁插咀問：「爲什麼死者要塗他的姓名地址？你可知道嗎？」

「不知道。」王姑娘搖搖頭：「通常他很少理會這本登記册的。」

「我們先去美國酒店一次。」泰萊警司對那便衣督察說：「這裏交給你了。」

泰萊於是帶了超人和助手，匆匆趕往遊客區的美國酒店，他出示手上一幅史勿夫的照片，也向負責人表明了自己身份。

但是，櫃枱的招待人員却異口同聲的說：「我們從未見過此人。」

泰萊警司又再取出了另一幀外國女子的照片——那是哉絲的。

那三名酒店的接待人員分別看了，還是搖搖頭：「我們從未見過她。」

也許有些人以爲外國女人都是差不多一樣的模式，金髮，碧眼以及高鼻。但是不論那一種人類，雖然人有相似，却各有不同，那只不過是異於眼光認爲「差不多」而已。情形亦如外國人看中國人一樣。

酒店中的招待人員，每日負責登記，接待外國遊客不少，所以一經他們看過，好易就分別出來。

泰萊警司等人原是滿懷希望而來，却想不到剎那間彷彿所有綫索都被剪斷了。

他們惟有再度回到兇案現場去。

× × ×

一間豪華住宅之內，范大發正和兩個「怪物」坐在客廳的沙發之上，看着電視機。

電視台的新聞報告員，正報導一宗兇案發現的經過情形。

螢幕出現鮑正整容所內外的現場環境，外勤採訪人員則訪問警方負責人。

一名警方發言人透過傳播媒介，要求市民提供二名外國男女的消息。

范大發和那二個「怪物」一直都十分平靜，但看了這一段警方的特別呼籲，他們都感到吃驚起來。

那二名「怪物」，外形古怪，他們雖則身上分別穿上一般人的衣服，但頭大如斗，包裹着大量的白色繃帶，只露出了雙眼和口鼻等處。看上去就十分像日本神怪片集中的「怪物」。

他們當然不會是什麼眞正的怪物，只不過是史勿夫和哉絲而已。

他們在范大發等人的安排下，改換了另一副面目，藉此避過警方的注意，也避過同伴柯賓等人的追尋，當然，這全是范大發威迫利誘的結果。

范大發一直認爲自己十分聰明，而且手下們又够心狠手辣，做得也够乾淨了，但是，想不到警方還是找出了綫索來。

爲甚麼？——范大發在吃驚中，亦覺莫名其妙。爲甚麼警方會把兩案牽連在一起？那豈不是連「誰是兇手」他們也知道了？

范大發不知道柯賓等人已報案，也不知道泰萊和超人他們憑史勿夫和哉絲的照片，查出整容師鮑正之死，與二人改容有關，所以難免越想就越感到吃驚不已。

范大發的得力助手阿智，這時候也走到了客廳裏來。范大發從電視新聞中看到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阿智頓然也陷於沉默之中。

阿智不愧是一名智囊人物，他的頭腦冷靜，經分析後就安慰范大發：「波士，放心好了，我們手脚都做得乾淨，警方絕對不會懷疑到我們的身上來。」

范大發却担心地說：「然則，他們爲甚麼會把兩件事扯在一起呢？」

「可能只是想當然的事而已。」阿智忖測之中，亦有他的根據：「因爲七金剛的目標頗大，說不定那個史勿夫的同伴已經報案，說他們的同伴史勿夫和哉絲失了踪，要求警方找尋他們的下落。」

范大發想想也是道理，就是史勿夫和哉絲他們聽來，亦覺放心不少。

哉絲是一名女賭徒，在美國輸了不少錢，結果在賭場中邂逅柯賓等人，彼此由於志同道合，結成了知己，一齊在賭場中混，但是在未遇上史勿夫之前，他們還是沒有必勝的把握。

後來他們雖則結合成「七金剛」，目標是遊遍世界，賭遍全球賭場。但是，這次給范大發擄來這裏之後，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的志願和計劃。

哉絲和史勿夫雖則有多少迫於形勢，但是，他們覺得范大發亦言之有理。

范大發對他們說：此地遍地黃金，根本不必走遍全世界，只要彼此合作，保證所獲更多。

史勿夫本來就覺得到處賭，到處贏，終會被列入不受歡迎的黑名單，倒不如改頭換面，用另一種方式與范大發合作。

因此，他們終於也得接受了改容的手術。

范大發爲了這秘密不致外洩，派人去把整容師鮑正殺了滅口，看來亦情有可原，因爲阿智的巧妙安排，鮑正亦爲厚利所動，不但每天晚上利用公餘時間爲史勿夫和哉絲進行改容手術，還不讓整容所內其他助手與護士知道此事，甚至連妻子也瞞過了。

× × ×

范大發和史勿夫他們的計劃雖然被超人猜中了，但是苦無確證。

就像阿智口中所講的一樣，他們在整容所內的兇案現場，的確做得十分乾淨，而且以「鐵水」淋死鮑正，這手法也够高明，要不是遇上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剛在偵查此事，實在很難把兩件事連貫在一起，假如是一般偵探，憑現場情形亦好容易想到「黑社會因勒索不遂，毀容洩憤」，那方面去。

現在泰萊警司既然憑超人的提示，知道史勿夫和哉絲已經改了容，要找他們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就妙想天開的對超人說：「史勿夫的同伴說他有第六靈感，你是超人，我相信你也可以試試。」

超人苦笑：「雖然我從未試過，但我相信我無此能力。」他又反問泰萊：「你怎麼會以爲我也可以做得到？」

泰萊道：「記得有人以死光槍射擊你，一般地球上的人類，勢必化爲烏有，但你却遇强越强，死光槍不但射不死你，你還因此而可以在晚上見到黑暗中的一切，於是又多一雙夜眼，若以地球人類的邏輯，根本無法解釋，但你只是借地球人的軀體投胎，我有理由認爲你也可以產生第六感。」

超人不大明白地問：「就算我有第六感，這又有什麼用呢？」

「只要你有此能力，我自有辦法。」泰萊警司沉思着說：「現在我想我們先要分頭進行兩件事，第一，通知所有機場海關，以及碼頭等處，以防他們跑到外地去。因爲本市沒有地方給他們賭，地下賭檔也越來越少。第二，設法與柯賓他們接觸，勸他們暫時不要離去。因爲只有他們最清楚史勿夫和哉絲的生活習慣，小動作以及眼神等等。」

超人還是不明白：「難道叫他們與我們合作麼？」

「首先以公事爲理由，希望他們留下來一個時期，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才再想辦法。」泰萊警司說着又站了起來說：「現在我要去見局長，半小時後再在這裏見你吧。」

泰萊警司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超人在那兒呆呆地閉目靜思，試試自己是否亦有第六感。

「咯咯咯！」忽然有人叩門。

「進來！」超人睜開了雙眼。

進來的却是一名探目陳榮，他們是認識的，因爲陳榮也是反罪惡情報組裏面的人，常常要找泰萊警司的。

「警司去見局長，你找他嗎？」超人問。

陳榮却故作神秘地，從口袋裏，取出了一副撲克牌來，笑道：「我們玩兩手好嗎？」

「在警司辦公室賭博？你好大的胆子啊！」超人口中雖然這樣說，心裏早已猜出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果然陳榮一邊掩門，一邊對超人說：「放心，本來就是警司叫我試試你會不會賭錢的。」

「好吧！」超人也眞的想找一個對手來試一試：「你想怎麼樣賭？」

「賭二十一點，我做庄。」陳榮一邊「洗牌」，一邊在几子旁邊的沙發坐了下來。

超人竟然趁住陳榮「洗牌」的時候，閉目養神，其實只有自己明白，他只不過試試自己是否也眞有第六感而已。

陳榮開始派牌，超人也開始猜測對方的底牌，而且一再閉目瞑想。

陳榮因爲受泰萊警司所託，故此他的目的亦不志在贏錢，而是測驗超人的第六感。情形就像一般賭場裏的「二十一點」賭桌一樣，先讓超人叫牌。

超人睜開雙眼道：「我雖然只有十四點，但我估計下一張牌是花花綠綠的皇后，而你牌面是七，下面一張底牌則是六，總共也只不過十三點而已，照牌例，你一定硬性規定非要牌不可的，可不是嗎？」

原來超人很聰明，他雖然不常進賭場，但聽得多了，却也明白其中奧妙。

陳榮還未看底牌，現在聽超人這麼一說，才急急去看他的底牌，原來是一張「5」，連同上面的「7」，共是十二點，與超人所猜的差了一點。再要一張，竟然是「K」——即皇帝，與超人所猜也不符，但點數却同樣算作十點。

至此，陳榮當然是輸了。

這本來就是一項任務——由泰萊警司親自交託下來的任務，所以陳榮又繼續再試下去。

在以後幾次之中，超人有輸有贏，看來他很認眞，却無必勝的把握。

泰萊警司回來了。

他問陳榮：「怎麼啦？」

陳榮道：「照我觀察所得，他沒有第六感。」

超人也說：「是的，我顯然盡力去想，也沒有辦法掌握必勝的秘訣。」

泰萊警司道：「算了，今天的試驗就到此爲止。」

然後他又對陳榮道：「我知道你相當熟悉黑道中的情形，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到一個老千？」

陳榮怔了一怔：「要騙子麼？」

「不，不是騙子，是賭桌上面的老千。」泰萊警司道：「我們要找一個出老千的高手回來，最好用計迫他們非跟我們合作不可，如果不涉及警方更妙，我可以派超人去助你一臂之力。」

「好吧，警司，我儘管試試。」陳榮明知這是任務，自然也得接受下來了。

於是陳榮帶着超人，一齊離開了警司辦公室。

超人雖然具有外星球人的血統和不凡身手，但外形與常人無異，而且看來非常年青。

超人與探目陳榮走在一起，就像一般年青人一樣，沒有什麼特別惹人注意的地方。

陳榮對當地的下層社會非常熟悉，所以他與超人約好，當晚先去一處私人俱樂部賭博，但是超人坦白說道：「我懂得賭的很少，二十一點只是其中一種，而牌九天九之類，我完全不懂。」

「你放心，」陳榮說：「你不懂的，我都懂，我們依時集合，否則很難向警司交差。」

於是他們約好黃昏時再見。

× ×

這是一間私人俱樂部，許多中下層的人，只要有門路，就會到此聚賭。

陳榮與超人都以「熟客」的身份加入賭局，事前陳榮顯然關照過這裏的主持人，而超人雖不入局，却一直陪伴着陳榮，形影不離的。

陳榮加入的是沙蟹局，而且也早已知道先後入局的二名男子乃串謀的大老千。

陳榮先贏後輸，也是意料中事，等到他身邊的錢都輸光了，陳榮又召來俱樂部的主持人培叔，由他出面担保，簽了欠單。再賭，又輸了。

至深夜，二名老千不肯再賭，還要陳榮清付欠單上的錢，陳榮於是答允帶他們回家去。

二名老千不知究竟，親自押住陳榮離開了俱樂部。

超人在後面亦步亦趨的，令到那二名老千非常不滿。

「小子，這裏沒有你的事，你先走吧！」其中一人對超人說。

超人故意說道：「我怕你們難爲我的朋友。」

二名老千交換了一個眼色，道：「我們只是要他還錢，只要他有錢還，我們又怎麼會難爲他？」

「你弄錯了。」陳榮忽然對二人說道：「我還以爲他還錢給我呢。」

「你說什麼？」二名老千頓感意外。

陳榮道：「可不是嗎？你們出老千，騙了我的錢，但在衆人面前，我不好說穿，然而現在，情形可不同了。」

「嘿，你眞有種，欠我們的錢，還敢指我們出老千？跟我回去見堂叔，他是担保人啊！」其中一名年青人一手想抓向陳榮的衣襟。

陳榮一手撥開他：「你們這一次上當了，請先看看我的證件，我是警探……」

豈料話猶未完，二名老千已一聲暗號，隨即拔足飛奔，分向二個不同的方向逃走。

只見陳榮也及時關照了超人一聲，兩個人分頭去追那兩名老千。

超人負責追逐的，是個年青人，他不但走得很快，也不斷尖叫起來，超人雖然不知道他叫什麼，却不難想像得到那是一種暗號。

果然，一輛中型房車急急開至，車內跳出三名彪形大漢，分持刀棒，攔在超人的前頭。

超人眼見那名年青老千已奪上那輛汽車去，他想此行任務失敗，情急之下，硬闖過去。

但是，那三名大漢却刀棒交加，圍攻超人。

超人急急揮拳踢腿，只見那車子已再次開動，把那年青老千載走了。

「卜」的一聲，一名大漢手中的木棒，攔腰打在超人的身上，立刻折爲兩半。

超人無心戀戰，因爲他的目標只在乎前面車子裏面的年青老千。所以眼看一柄利刀迎住他砍來，超人也惟有揚臂擋格。

就是持刀的大漢也以爲超人只是一個瘋子而已，手臂又如何抵擋得住那利刀？何況他那一刀也砍得很着力呢。

豈料「錚」一聲。

刀光一閃，刀鋒折斷爲二，而超人若無其事地，已闖了過去。

另一名持刀大漢自後追上，利刀自後面劈向超人的肩背之間。

超人只想及時抓住在逃的老千，根本沒有理會來自背後的襲擊，直至「錚」一聲，他才回頭張望，那襲擊超人的大漢這時已嚇僵了。

他幾乎難以置信，超人根本沒有絲毫受傷，而他手中的刀，却因爲用力過度，折成兩截。

超人含怒揮拳，那嚇呆了的大漢被他擊中，身不由主地往後跌了出去。

「轟隆」一聲！

那大漢不偏不倚，撞向一座路邊的公衆電話亭，又見「隆」然一响，電話亭整座倒塌了，而那大漢亦已昏了過去。

超人無暇理會他們，放眼前望，但見那車子已開得又快又遠，正在街口那邊拐彎。

超人情急之下，雙足一頓，雙臂上伸，凌空飛上了半天去！

那兩名大漢正忙搶救他們的同伴，未有留意到超人，否則一定又是嚇個半死。

超人急急高飛，以防失去那車子的下落。

豈料當超人居高臨下俯視時，却看見那車子已完全停止下來，他也惟有急急下降街道之上，發覺那車子裏面根本沒有人在內。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往四下裏張望，只見一幢大厦的大閘雖然關閉，但透過門往內張望，却見電梯門剛剛打開，竄進電梯裏的背影，正是超人不久之前見過的人，當超人闖進去時，電梯門已關閉，電梯正上升。

超人想硬闖進去，但回心一想，却又担心看更人會從中阻攔以及報警，因此他只有瞪住那電梯的指示錶板以及那些小小的燈號。

燈號停在「10」字，超人立刻退回街上，仰望高處，只見其中一個窗口的燈光驟然亮了起來，超人按層數一算，那兒正是十一樓，亦即電梯「10」字那一層。

超人四顧無人，立即凌空飛了上去。

當他飛到十一樓窗口時，只見屋內一名男子正手忙脚亂地，收拾行囊，準備離去，毫無疑問，一定是剛才他和他的同伴聽到了陳榮是探目，所以担心遲早警方亦會查到這兒來。

超人靈機一觸，就揀着他進入房間的剎那間，由窗口竄了入內，然後悄悄將大門上了鎖，再將鎖匙帶走。

正當超人要由窗口爬出去時，想起了那具電話，於是又回頭把電話綫扯斷了。

也是超人剛剛由窗口飛走，那男子已挽住簡單的行李由房內出來。

他想打開大門離去，但大門上了鎖，於是他四處找尋那一串鎖匙。

鎖匙找不到，他當然無法離去，至於爲甚麼找不到那串鎖匙，他感到迷惑，因爲他明明用鎖匙開了大門然後才可以入來的，假如鎖匙掉在街上，他根本不可以入屋。

他想撥個電話出外求助，但電話綫又被人扯斷了。

在這一剎那間，他嚇得雙足發軟，想像到已有人跟踪他，入了屋內他也不知道。於是，他又在戒備中四處展開搜索，但屋內就只有他一個人，他更加吃驚不已。

× × ×

街道上，有一輛車子剛剛開至。

車內有四名男子，匆匆落車，正想走進屋內去，超人就在這時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四個男子之中，有一個正是被陳榮探目追踪的老千。他們見到超人，又是大吃一驚。

四個人之中，除了那老千之外，其餘三個大漢都領教過超人的厲害了，知道他刀槍不入，明知不是對手惟有回頭就走。

唯一例外的一個都有槍在手，他在呌喝聲中欲想掩護那老千撤回汽車之內，但超人却毫不畏懼地，步步緊迫：「你怎麼會有槍？快些告訴我，陳探目可是給他們殺死了？」

那大漢却不等他說完，「砰」的開了一槍！

一枚子彈擊中超人的胸膛，但是超人並未因此倒下去。相反，超人却趁住對方嚇得口定目呆之際把那支手槍奪取過來。

那名大漢難以置信地驚叫一聲，回頭就跑，超人却沒有去理會他，因爲那輛載住一名老千的汽車，即將開走了。他必須及時制止。

那名老千剛開車，就被超人匆匆趕到，將那輛房車用力一推，車子立即翻側，車內那名老千嚇得連聲大叫「救命」。

超人拉開車門，一手把那名老千揪了出來：「告訴我，陳探目怎麼樣了？」

「他……他只是被我的弟兄們鎖在路旁的鐵欄杆之上。」那名老千在嚇得幾乎昏迷的情況下，吶吶地說。

「快些帶我去吧！」超人一手提起他，凌空就地起飛，更加嚇得那老千魂不附體，超人却一邊挾着他飛行，一邊向他警告：「你想活命，就快些帶我去陳探目所在的地方，否則我會讓你跌得半死。」

那老千惟有凌空指示超人向一處僻靜的街道。由於他人在半空，離開地面足有百多二百呎，俯視下去，難免雙足發軟。

事實上只要超人雙手一鬆，他隨時都會粉身碎骨。

超人居高臨下，果然在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之旁邊，見到一條人影正在極力掙扎。

超人挾指着那名老千，降落道旁，那條人影果然就是陳探目。

陳探目看見超人又出現在他身邊，不由得大喜過望。

但是那老千却說，手鐐的鎖匙在一名同黨的手上，陳探目又急又氣，眞想揍他兩拳，無奈他雙手被一副警探常用的手鐐鎖在欄杆之上。

超人試用雙手把手鐐連接的地方用力一扯，手鐐隨即分開，陳探目於是恢復了自由。

那老千嚇得雙足發軟了下來，跪在地上求饒。

陳探目道：「快些起來吧，我並非想拘捕你，只是有事跟你商量而已。」

超人則說：「你的同伴已被我困在屋子裏，我們一齊回去吧。」

於是一行三人回到那幢大厦門前，超人對陳探目道：「你帶他入屋乘電梯上去，我由窗口入去替你們開門吧！」

那名老千不知道超人已取去了他居所的鎖匙，惟有讓陳探目押住他乘電梯上樓去，而超人則獨自由窗口飛上去，進入屋內。留在屋內的另一名老千看見有人由窗外飛入，又是嚇個半死。

那名老千正在焦急萬分，因爲他既無法找到鎖匙開門，亦不能與外間用電話連絡，甚至連電話綫如何被人扯斷，他也不知道。

想不到現在竟然會有人，由窗口爬入來。

超人笑道：「你想逃走，我倒可以介紹你一個方法，就是由窗口跳下去。」

那名老千吃驚地怔了一怔：「朋友，你到底想怎麼樣？爲甚麼要苦苦糾纏住我

呢？」

超人沒有理會他。

門鈴响了，超人跑去開門，讓屋外的陳榮探目和那名中年老千入來，而屋內的年青老千却嚇呆了。他不明白，爲甚麼那鎖匙會落入超人的手上？爲甚麼剛才他遍尋不獲？難道自己見鬼！

那中年老千入來之後，隨手把大門緊閉，然後向年青的同伴交代：「這位陳探目原來只是找我們幫幫手，因此你不必太過緊張。」

陳探目道：「這件事可能是我錯了步驟，假如直接對你兩位講個明白，就不必攪出這許多事來。但是這樣也好，最低限度我們經此一役後，也知道兩位不但有同黨，而且技藝高超。」

中年人道：「不如我們開門見山的談談好嗎？你到底希望我如何幫你？」

陳榮探目道：「設法先擺脫你那班兇神惡煞的同伴。再帶你去見我的上司。」

「爲甚麼要見你上司？」中年人吃驚地問。

「很簡單，因爲主意是由他出的，我們只是負責物色像二位這麼樣的人選回去。」陳探目又說：「我知道你們担心一些什麼，不過我不妨告訴你們，如果要拘捕你們兩位，我只須撥個電話就行，但這是一件秘密任務，所以你們是否答允與我們合作還是其次，最重要還是把這秘密保守着。」

中年人與年青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年青人問道：「可否讓我們再商量一下？」

「可以的。」陳探目又向他們發出警告：「希望二位切勿使用詭計，否則，我也沒有耐性再跟你們玩了。」

於是二名老千轉入房內商量。

數分鐘後他們出來，終於答允了跟陳探目去見泰萊警司。而這間屋則上了鎖。

這時候陳探目和超人才知道那中年人叫徐常，年青人則叫駱平。

到了警局之後，陳榮和超人立即帶他們進入警司的辦公室去。

泰萊警司很客氣地招呼他們坐下來。

陳榮探目向泰萊警司交代過之後，退了出去。只留下超人，徐常和駱平。

泰萊警司開門見山的說：「今次我們是想借助二位的高超技藝，去找二名外國人。但據我們所知，他們已改了容。因此這件事可能有點困難，不過我們警方仍會另外派人協助兩位。」

泰萊警司於是把他的計劃一一說了出來。然後又解釋：由於他們是職業老千，自然熟識許多私家架步——那些地方大部份是賭博場所。

泰萊憑想像：史勿夫與哉絲假如眞的經過了改容手術，那麼，他們的目的無非就是：第一，容易離開當地，避過海關人員的耳目。第二，容易在本市憑史勿夫的神奇第六感贏取金錢。

關於第一點，泰萊警司覺得可能性較低。理由很簡單，萬一二人改了容，要取得合法證件離境，幾乎不可能。唯一祇可能用假證件。那又何必改容？

因此，泰萊認爲史勿夫可能會改用中國人的臉譜出現。如此一來則較易混入一些非法的賭博場合，向賭檔或賭徒出主意。徐常和駱平既然是職業老千，自然常常到該等非法場所去。

陳探目又入來了。

他手上有一份電腦剛剛打出來的資料，上面赫然有徐常和駱平的犯罪紀錄——亦即所謂「案底」。

陳探目把那些資料交到了泰萊警司的手上。

泰萊警司瞥了一眼：「單憑這些，二位已經可以白食皇家飯半年以上，再加上毆打警探、當街打架、奪警槍、行爲不檢、糾黨襲擊陳探目和章先生等等罪名，法官可以判你們十年以上的徒刑。」

二名老千嚇得面無人色。

「不過，現在我們不妨先來談判一下。」泰萊警司又說：「我們先放你們回去，將你們的同黨打發走。但今晚的事，你們要發誓不能對外人透露半句，否則我會加控你們許多許多嚴重罪名。相反，如果你二位合作，把事情做得好的話，警方會放你們一馬，甚至給你們一些賞金，讓你們改過自新。如何選擇，你們有權細心想清想楚。」

徐常與駱平你眼望我眼，終於也感到無可抉擇，決定跟警方合作。

但是徐常却說：「我們不必出去了，就當給你們抓住，這樣我們更易向同伴交代。而且，他們此刻一定四散，不敢再回到那巢穴去。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因此你們有什麼吩咐，大可現在就講清楚。」

泰萊警司對二名老千道：「我首先要求二位稍爲化裝，然後出動去找那二名可疑人物。因爲二位在那些私家俱樂部以及地下賭場人面較熟，萬一被他們的同黨認出了，只怕不會上當。」

超人却獨持異議：「警司，我以爲他們最好以眞面目示人，如果化了裝，反而未必可以令他們自投羅網。」

泰萊回頭徵求陳榮探目和二名老千的意見。

陳榮探目道：「章先生的意見也有點道理，他可以負責保護兩位，即使以眞面目示人，亦不會有危險，因爲控制住史勿夫的人，一定會專揀以爲必勝的對手做對象，實行扮豬食老虎。」

「陳探目和章先生都言之有理。」老千徐常說道：「如果在幕後操縱史勿夫的是江湖上的人物，應該很容易認得我。」

他頓了頓，又說：「我在江湖上混，最少亦超過十年以上了。」

經過了一番商討之後，泰萊警司終於決定依照超人的建議，以眞面目讓二名老千開始出現於一些私家俱樂部以及地下賭場等處。除了超人和陳探目之外，還加上了一些剛由偵探學校訓練出來的新人，暗中協助。因爲這羣年青人在黑道中人的眼中比較陌生。

× × ×

范大發高興得幾乎叫起來！

史勿夫和哉絲已經開始拆綫了，他們正面對鏡子，瞪住鏡中的自己。

他們完全換上了另一副新面孔，陌生人絕不可能知道其中奧妙。即使昔日「七金剛」的成員，也不會懷疑他就是史勿夫，以及她就是哉絲。

至此范大發等人亦不得不佩服整容師的驚人技藝，的確天衣無縫。

即使史勿夫與哉絲二人也感到無限驚奇。

他們對住鏡子看完又看，由面孔、眼睛以至頸項，再看向手、脚時，整個人又呆住了。

當時范大發等人正望向二人，因此當二人感到愕然之際，所有在場的人也呆住了。

范大發面上的笑容首先消失，他急忙走過去：「怎麼啦？有什麼不對？」

史勿夫道：「我的手脚……」

范大發道：「是的，你們是白種人，但面孔却變了黃種人的臉譜，因此，心水清的人可能看出破綻。不過你放心，我們要出現的地方和時間對我們都有利。只要把你們手上的汗毛剃去，不會有人注意你們的手。」

哉絲道：「還有眼睛呢。」

史勿夫也說：「是的，我們的眼睛畢竟是藍色的。」

范大發安慰史勿夫：「我會選一副茶色眼鏡給你配戴。所以眼睛即使是藍色，也不必太過担心。」

阿智則說：「改容手術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總之，目前形勢對我們已非常有利。」

史勿夫問：「然則我們幾時出動？」

范大發道：「我已派人回去注意一些地下賭場以及私家俱樂部，只要時機一到，就是我們財源廣進的時刻。現在先讓我們飲一杯，慶祝改容手術成功。」

哉絲道：「爲什麼還要等？我們大可以到隣埠的B城賭場去。」

史勿夫也說：「是的，那豈非更加完美？B城賭場有贏之不盡的錢。」

范大發道：「到B城賭場去，只是遲早的事，但目前還不可以輕舉妄動，即使到本市各非法賭博場所，我們還是要小心翼翼。」

史勿夫和哉絲關照了一個眼色，再無意見。

客廳之內，氣氛十分之融洽，大家紛紛舉杯之際，外面又有個大漢闖入：他是范大發派出去打聽消息的綫眼亞仲。

亞仲對范大發道：「柯賓與五個男女又回到B城賭場那邊去了！」

「什麼時候動程的？」范大發問。

「不久之前。」亞仲又說：「看來他們對史勿夫仍存一綫希望。」

史勿夫不等范大發說話，就說道：「放心，我不會再向他們歸隊的。」

范大發道：「你以爲他們還有本事再贏取B城賭場的金錢麼？」

史勿夫道：「雖然說，賭博全憑運氣，但亦講技巧。當日我們一班人組織『七金剛』，除了我的第六感之外，還有梵廸的數理推算，他雖然是一名電腦專家，但心算却比電腦更快。他能計算出各種機會率，以決定我們應否再要添牌。此外，柯賓、奇連、艾蓮等人都是職業賭徒兼老千，因此他們自然比較一般賭徒更勝了一籌。所以這次他們就算五個人再進軍B城賭場，仍有機會贏大錢的。」

哉絲却沉思着說：「我看，他們可能另有目的。」

× × ×

賭王阮圖正在他的辦公室裏，突然接到消息：「七金剛」中的五名成員，又殺進了賭場來。

阮圖立刻叫助手把傳眞的秘路電視開啓，在各巡迴鏡頭中，找尋柯賓等人的下落。

果然，五金剛此刻已經盤據了一張賭桌。

那是一張二十一點的賭桌。

阮圖立刻下達命令：「派人從旁監視柯賓等人，如有發覺他們出老千，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立刻通知保安人員，拘捕他們。」

賭王的助手奉命出去吩咐賭場中人做事，他自己則留在秘路電視旁邊監視。

賭場外面，表面上顯得一片輕鬆，因爲他們一班賭徒正把五金剛包圍，以欣賞的心情看柯賓等人賭「二十一點」。但是，賭場中人却是一片緊張。他們奉命監視五金剛，但在未發覺他們出術之前，又不可以「有失風度」，所以各職員惟有嚴陣以待，冷眼旁觀。

可能因爲這不是假期，又是早上近午間時份，賭場中人客不太多之故，所以五金剛輕易同據一桌。而最令賭場頭痛的場面，就是讓他們的人佔據了最後一門。

結果，「七金剛」中的五個成員，只賭了一小時左右，却贏了數十萬元。

賭王和他的下屬們雖然虎視眈眈，却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出術。

由於參觀的人越聚越多，賭場方面出動保安人員維持秩序。柯賓等人也覺得乏味，示意各同伴撤退。

五個人迅速離開了賭場。

柯賓對身邊的祖尼道：「他們會上當嗎？」

「肯定會的。」祖尼是一名退休的特務。

仲們分乘二輛街車，回到稅居的酒店去。

在這間酒店裏面，仲們分別租了四間房，除了柯賓與艾蓮同居一室之外，其餘每人一間。

但當他們一齊回到酒店時，五個人一齊向住祖尼那一間房進發。

祖尼只是朝住房間的門緣瞥了一眼，就回頭對柯賓等人說道：「魚兒果然上釣了。」

各人湧入房內，果然有個人昏倒地上，手足被繩綁起來。而繩索的另一端，却在衣櫥之內。

祖尼由衣袋內取出了一支噴霧劑，朝住那昏倒的男子頭面一噴：一分鐘不到，那傢伙已甦醒過來。

「怎麼啦？」祖尼問他：「找到了你所須要的東西嗎？朋友。」

那男子年約三十，屬年青力壯之流，他滿臉慚愧，瞪住眼前五個人，又看看綁住他手脚的繩索，再望望天花板等處，最後摸摸後腦：「我怎麼會這樣的？」

祖尼指指衣櫥之內，說：「這是我設計的野馬套，任何竊賊只要伸手入內，繩套就會綁死他：你不但伸手入過衣櫥，還不小心踏上了與地毡同色的絆馬索，更被

隱蔽起來的迷魂氣體噴射過，可謂多災多難啊。」

那男子苦笑：「你們的確了不起，他們低估了！」

「你指的他們是誰？」祖尼問。

那男子道：「有人要偵查你們，我只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

「是不是賭王叫你來的？」

「我不可以透露得太多。」

「那麼，我只有報警了。」

那男子態度冷靜，說道：「你去撥電話好了。」

祖尼眞的走到電話几一旁，那男子的態度仍然鎭定得出奇。柯賓回頭對祖尼道：「報警豈非便宜了他？」

祖尼含笑放下了聽筒，笑道：「你以爲我眞的會致電報警那麼笨嗎？」祖尼一邊說，一邊回到那男子的身邊：「你這麼鎭定，連報警你也不怕，證明你的身份特殊。」

那男子不言不語也不笑。

祖尼對柯賓他們說：「不如放了他，這樣，他一定會感恩圖報。」

柯賓於是協助祖尼，將那男子的繩索解開。

繩索把那男子的手脚都綁痛了。他用左手摸着右手的手腕，又再改用右手磨擦左手的手腕，瞪住祖尼他們：「你們聽我忠告，最好早些離開這裏。」

「爲什麼？」柯賓問。

「我不可以說得太多。」那男子又說：「各人應該是聰明人，又何必要我說得太過明白？」

祖尼突然把那男子抓住：「你別再賣弄關子，如果你再不講實話，我只有犧牲你。」

那男子仍然不知厲害，直至祖尼將他抓起，擱腰高舉過頭，把他身體的上半部推出了窗口外面去，隨時可以把他摔到街上去。

只要祖尼放開雙手，那男子就會跌得粉身碎骨。

那男子這才着急地苦苦哀求：「求求你別這樣，我們有話可以慢慢說啊！」

「不用多說。」柯賓在旁問道：「我問你，可是賭王派你來的？」

「是的，但他要置身於事外。」那男子答得爽快。

「我再問你：他要你查我們一些什麼事？」

「他要知道你們爲什麼再折返B城，更要知道你們是否利用儀器帮助你們去贏錢。」

祖尼仍未放下他，他稍加掙扎就會脫離了祖尼雙手掉落去。因此他說：「你們放我落來慢慢講好嗎？」

「不！」柯賓道：「你再切切實實回答我們一個問題我就放你：我們總共有七個人，結果有二個不知所踪，可是你們做的？」

「你那二個同伴的下落，我們全不知情。」

祖尼是個退休特務，手段一向毒辣，他故意將雙手一鬆，那男子隨即往下墮，嚇得他魂不附體地呱呱大叫！

然後祖尼却很有分寸，沒有眞的把他放下去，只是嚇嚇他。

由於那男子被祖尼捉住臀部與大腿之間，頭部和上身已伸到了窗外去，而面部又向天，雙手只要稍爲掙扎一下，就像在游泳池中仰泳一樣，只有增加下墮的壓力而已，所以那男子絕對不敢掙扎！

相反，祖尼却是可放可收，隨時置對方於死地！

柯賓在旁又問：「你波士可是把我那二個同伴擄去？快些乖乖的告訴我，否則你只有死路一條。」

那男子道：「不！根本沒有這回事。據我所知，我波士對二名外國人也感到興趣。」

柯賓正想再問下去，外面突然有人叩門！

柯賓向艾蓮遞了一個眼色，示意她去應門。

艾蓮以爲只是侍應生，所以隔住門板對外面說：「沒有叫酒水，什麼事？」

豈料門外人却道：「我們是警方人員，要查房。」

柯賓也聽到了，其他人當然也聽到，不由得大吃一驚！祖尼惟有暫時放過那男子！

門開處，果然出現了三名穿上了制服的警察。

爲首一人正是帶隊的警官：「你們都是同住在這一間房嗎？」

「不！」柯賓道：「這是祖尼住的。」

警官先生，我們也正想找你們呢。」

「什麼事？」那位警官的視綫正放在那名被祖尼抓住的男子的身上。

林賓指指那男子：「祖尼在他的房間中抓到了一個賊，我們正要知道他的來龍去脈。」

「好極了，請將他交給我。」警官示意三名警員過去接收。

但是祖尼却說：「我們知道此人大有來歷，他不是一般小偷。」

「這點我們會回去慢慢查問的。」警官彷彿就正是爲了此事而來。

但是他又爲了表示大公無私起見，召來了酒店裏面的侍役：「他可是你們認識的人？」

侍役打量了那男子一遍，搖搖頭：「我們根本不知他是誰。」

警官又裝腔作勢地問那男子一些口供；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這只是一種做作而已。

警官回頭又要查驗五金剛的證件，然後才表示要請他們回去問話。

以柯賓爲首的五金剛心裏明白：這是賭王阮圖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們不受歡迎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但是身爲特務人員的祖尼，那一口氣却難咽得下。

祖尼毫不客氣地對那警官道：「我們又不是老千，爲什麼你們却不分皂白？是不是爲了賭王阮圖的緣故？我們抓住這小偷，反而人贓並獲，但你們却[illegible]不理似的，這又是什麼意思？」

那警官道：「你們的資料，我們已交給國際刑警調查，現在請你們回去問話，雖則只是例行公事，也必然有個理由。你到底去也不去？」

柯賓向各同伴關照了一個眼色：「大

家冷靜一些，聽我講幾句話吧！」然後他又特別對祖尼說：「我們不妨跟他們回去，反正我們又不是騙子，怕什麼？」

祖尼不作聲，雖然他的心裏還是很不服氣！

一千人等，終於被警方帶走。

五金剛明知這是一幕活劇，却也無可奈何。想不到他們有兩個同伴無緣無故的失了踪，警方反而沒有消息，却處處針對他們。

祖尼事後回到酒店的房間裏，越想越氣，終於忍不住對柯賓他們說：「我主張轉入地下活動，專門針對阮圖的賭場而展開行動。」

職業賭徒出身的奇連，首先表示贊成：「對了，今天這一口氣很難咽得下，我們怎麼可以永遠處於被動？」

但是柯賓說道：「猛虎不及地頭虫，算了，讓我們找到史勿夫和哉絲他們再說吧。」

祖尼道：「坦白說，憑我第六感，我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他。」

「你這是什麼意思？」柯賓知道祖尼是一名退休特務，所以認爲他的說話必有根據。

祖尼道：「柯賓，也許你說得對，猛虎不及地頭虫，故此我更有理由相信史勿夫和哉絲已遭毒手！」

刹那間，所有人都呆住了。

祖尼又說：「因此，當我們有多少跡象或證據時，必須替我們的同伴報仇。」

這時候又有人拍門。

奇連過去應門，進來的却不是酒店中人，而是賭王阮圖的代表——阮圖的弟弟阮謀。

阮謀經過了一番自我介紹之後，帶來了阮圖的口訊：「我大哥首先對各位表示同情與關懷，因爲他剛獲悉警方曾經麻煩過你們，也知道史勿夫先生他們至今未有消息。今晚我大哥想請五位賞面，到他的郊外別墅去，吃一餐便飯。」

五金剛又是意外地一怔！

阮謀留下連絡電話和名咭之後，就走了。

臨走前阮謀又與五金剛約定，黃昏時來接他們到阮圖的別墅去。

柯賓待阮謀走後，立刻與各同伴商量：「你們猜猜它又是怎麼一回事？」

祖尼道：「不管是吉是凶，我們也得去一次。」

「對了。」奇連道：「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說不定史勿夫他們都困在阮圖的別墅之內。」

艾蓮却另有提議：「不如我們先向警方備案，萬一有什麼不測，也不致死得不明白啊！」

各人經過商量好之後，決定屆時依約赴會。

× × ×

賭王阮圖的別墅位於郊區一處山崗之上，背山面海，風景幽美怡人。五金剛置身其間，如入仙境。

阮圖設下盛宴招待，美酒佳餚，處處顯得殷勤，反而令到五金剛有點兒不好意思。

席間，阮圖主動提出：「五位打算幾時離開本城？」

柯賓借着酒意，嘻哈大笑起來：「閣下可是担心我們贏光了賭場的老本？」

阮圖也格格地笑了一陣：「以前的確有過這一份顧慮，但現在就不會。」

「爲什麼？」

五金剛幾乎異口同聲地問。也互相交換着萬二分驚奇的眼色。

「以前你們主要依靠史勿夫先生的第六感，但是現在，他仍沒有下落。」阮圖說着向在旁伺候的助手打出了一個手勢。

祖尼立刻就有了反應：「你可是把史勿夫和哉絲扣押起來了？」

「不！我是個正當商人，何必出此下策？」阮圖又說：「而且，我知道你們底子清白，任你們如何『以技術取勝』，亦無法令我們永遠輸下去。何況自從你們在敝賭場出現之後，已轟動A市和B城兩地，許多爲了好奇而來的賭徒，一方面進貢給我們的『必勝賭術』，一方面參觀你們的『必勝賭術』，一方面進貢給我們，令到我們近來的生意額大增，自然我們也大有進賬。否則，今晚我又何必破費請客？」

五金剛覺得阮圖不似是開玩笑。但這並非表示他與綁架史勿夫無關。

不久，助手取出了一個厚皮紙信封，裏面有一叠資料。阮圖將文件取出，交給五金剛：「這是我在世界賭聯會取得的資料，知道你們七位並非老千，而全憑史勿夫的第六感贏了錢，所以我實在也可以放心。於是我想出了一個好主意，認爲我們雙方大可以合作。」

阮圖此言一出，頓令五金剛大感到意外！

想不到賭王果然悄悄派人到外國去起清了他們的底子，還暗示有事求助他們，表示雙方可以合作。這的確令他們發夢也想不到。

但是，五金剛既然拋江渡海而來，闖蕩江湖也有過不少時日，再加上每一成員都非善類，自然亦非泛泛之輩。因此他們的警覺性也特別高。

尤其是身爲退休特務的祖尼，更加敏感地想到這可能是一項詭計。只是他習慣了冷眼旁觀，先了解對方的企圖再說。

柯賓却忍不住問：「你想我們如何合作？」

阮圖道：「根據我們獲得的資料顯示，知道各位都精於賭術，所以我想請各位做我的顧問。反正史勿夫先生和哉絲小姐還未有消息，我想五位一定會留下來。我們賭場方面可以供給各位一流的食宿，以及給予一份優厚的固定薪酬。你們以爲如何？」

奇連忍不住笑了：「這辦法倒也妙絕，阮先生，也虧你想得到。」

梵廸說：「千萬別以爲我們的目的單單爲了贏錢，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們除了須要生活之外，還要滿足自己。賭博是一門藝術，我們正向這方面深造！」

身爲首領的柯賓也說：「是的，我的成員們絕非老千，也不會出術，但是他們都是賭博專家，精於計算。最初只是實驗性質，後來證明我們的合作幾乎無往而不利，於是合作下去。」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惡人船（三）

馮嘉・文
黃耀基・圖

故佈疑陣　殺知情人

人已經逃掉了，司馬洛是追之不及的了。

司馬洛廢然從窗口轉身，摸摸地上那個人。那個人抬起頭，辛苦而軟弱地說：「呃——」然後就一軟而仆回下去。

他已經死了。

「媽的！」司馬洛說，「滅口，他們下面有同伴，看看這個人情形不妙，就給他兩槍。」

白秋儀還是躲在沙發的後面，把守着她那個崗位。

「你可以起來了，」司馬洛說，「我不相信會再有人來這裏了！」

她爬出來了，不斷困難地咽着口涎說：「老天！老天！怎會弄成這樣的？」

「這些是來找我，也是找你的吉帝斯先生的人，他們似乎認爲如此就可以一箭雙雕了！而他們也是差點就成功了的！」

「他們——也知道我跟吉帝斯先生的關係？」她恐懼地說。

「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司馬洛說，「也許是跟我而來的，也許他們是早已監視着你，等我也一起來，總之無論如何，他們是已經知道了！」

她祇是張着嘴巴在那裏發呆。

「我倒希望他們來得遲一點，」司馬洛說，「眞掃興，我們正在柔情蜜意的時候，他們就來了。眞可惜，等我們眞的成爲了好朋友之後再來不行嗎？」

「你——還有心情講這樣的風涼話！」她沒好氣地說。

「我一向是一個樂觀的人！」司馬洛說着就把這個從窗口進來的人也翻轉過來，問道：「認識他嗎？」

「不，」白秋儀搖搖頭，「這一類人，我是不認識很多的！」

「也不要緊了，」司馬洛說，「人總是有來歷的，屍體雖然不會講話，但是也不會說謊，不會逃走，我們也許可以查出他們的來歷！」

「這是兩具死屍！」她說：「在我的家裏！」

「我們現在有兩個問題，」司馬洛說，「第一就是把屍體搬走，在別處發現，那就與你無關了，第二就是，他們可能還

她匆匆跑回房間裏找到衣服穿上了。

當她再回到樓上來的時候，司馬洛亦已經穿好了衣服，而且把那二具屍體的身上所有證件等物也都翻了出來，檢視了一遍。

司馬洛抬頭看着她：「怎樣了？」

「沒——有困難，」她喘着氣說，「不過我要費了很大努力才能使他不送我上來，我告訴他我的未婚夫在樓上，不大方便！」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這倒是眞的是使他冷了半截了，臨走才潑一盆冷水，你斷了後路了！」

她瞪着他：「現在還是把門掩上好了，萬一他眞的上來看看，那就不得了！」

這一點司馬洛亦是同意的，他把門掩上了，並且搬一張小沙發過去頂着。

她說：「一會兒會有好一些人來的，不過你用不着担心，他們——不會麻煩你的。」

司馬洛聳聳肩：「現在，雖然我跟吉帝斯還沒有見過面，但我跟他也總算得上是患難之交了。他說些什麼呢？」

「我沒有辦法跟他直接聯絡到的，」白秋儀說，「不過這件事情，自然有人會間接通知到他的。現在來的人，會替我們辦妥這件事情了。」她頓一頓，看看他：「你不會那麼快就走吧？」

「我想不出這個時間有什麼好的去處，」司馬洛說，「而且，我想留下來保護着你——假如你不介意的話。」

「這樣也好，」她說，「正如我們早些時所安排的，你留在這裏，需要聯絡的時候，也方便一些！」

那些人在大約半小時之後才來了。

來了四個人，他們是悄悄地來的，似乎當司馬洛這個人並不存在，匆匆地進行他們的工作，首先就是用兩隻布袋把兩具屍體載起來，搬走了，跟着他們又再上來弄那度門。

他們倒是相當能幹的人，迅速而順利地把那給槍彈打壞了的門鎖拆下來，換上了一把新的，跟着又用一些灰泥把門上的子彈洞塡了，再補上一些油漆。這樣，在白天看起來，油漆的顏色是可能有點參差的，不過起碼不會懷疑是有子彈洞給塡回了。

難得的就是他們這樣做了一番，也完全沒有發出什麼聲响，這樣的靜夜，樓下的人一點都不察覺。

做完了之後，他們又悄然而走了。

白秋儀嘆了一口氣。「現在，我家裏總算——唔——乾淨一點了。」

「我們也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一下了。」司馬洛說。

她瞪了他一眼。

「我是說，」司馬洛說，「我們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也祇好睡一覺了，」他對她做了一個手勢：「你還是去睡吧，現在，除了睡覺之外，還有什麼好做的呢？」

「我呃——還得洗一個澡。」她說。

雖然她還是剛剛洗過了澡不久，但是做了這許多事情，又在地上打過許多個滾，也確是的需要再洗一次的，因爲她現在的身子可能比未洗那個澡之前更加髒。

「我也是的，」司馬洛說，「不過你先來吧！」

「我看現在用不着拿着槍提防了，」她一面脫下衣服走向浴室一面說：「我們已經有人提防着。」

「我看也是的。」司馬洛說，但他不過是這樣說吧了，其實他並不打算完全放棄警戒。他是一個小心的人，假如她的人失手了呢？

她出來了他也進去洗一遍，而除了浴室之外，他們任何燈都沒有開，這樣是比較好一點的，沒有開燈，那就任何人都沒有那麼容易暗算他們了。

當他出來的時候，他就連浴室的燈也熄了，在黑暗之中，他看見她躺在床上，身上還是沒有穿什麼，而他則反而已在身上圍上了一條大毛巾。

「怎麼了？」他說，「現在我已經不懷疑你了，你也不需要作這種避嫌的裝扮了！」

她沒有做聲，而司馬洛亦是用不着她再出聲暗示了。他在她的身邊坐下來，手輕輕放在她的身上。她果然沒有反對。他覺得，他們繼續剛才的遊戲，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她是歡迎的，起先祇是靜在那裏，但後來熱情開始沸騰，便也合作起來了。她不是一個處女，這一點司馬洛當然是並不感到意外。不過她也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就是緊湊然而又很熟練。他們合作得非常之好。

動作的節奏中緩慢而瘋狂，熱度亦升得很高，而水份也增加了。他盡可能在那銷魂的邊緣停留得久些，而讓她能够多幾次登上最高的高峯。最後，她似乎表示他已經足够了，忽然收得緊緊的，於是他便無法再忍耐下去，而熱情盡洩。

他們終於停下來，緊張的情緒得到了美好的鬆弛。

也許她就是爲了這個目的，而他亦有一半是爲了這個目的。他們都是需要這樣的。

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剛才，我眞的是很害怕！」

「有我在這裏，」司馬洛說，「你用不着害怕了。」

「現在我相信了，」她說，「你表現過你的本事，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我祇是運氣好吧，」司馬洛說，「那兩個傢伙，我希望你們的人能查出他們的來歷。」

「應該能够查出的。」她說。

「究竟吉帝斯現在是在哪裏呢？」司馬洛問。

她搖頭：「暫時還別談這個的好！」

她還是很固執，在未接到明確的指令之前不肯討論，司馬洛也祇好不做聲了。

她打了一個呵欠：「也許，我們應該睡覺了，我們不能够不休息的，不然將來怎樣辦事呢？」

「對了，我們睡吧。」司馬洛說。

他們相擁在床上睡着了。司馬洛也的確是睡着了的，但說他睡得熟可又不是，說他睡得不熟又不是，說他睡得不放心亦不是，他這個人是有高度警覺性的，很容易就睡得很鬆弛，然而假如有什麼變故的話，就是很細微的聲音亦可以把他驚醒。

前文提要：

司馬洛去找已退休的職業綫人了解傳教士之死與在漁村出現那個混血兒吉帝斯，他有一個走私集團在M市，黑船和他有什麼關係？那綫人叫去找白秋儀，她是一個孤兒，由吉帝斯撫養大的。司馬洛找到她想約見吉帝斯，二人經過一番巧妙鬥智以後，白秋儀才知道司馬洛的動機，他們兩人的處境，都受到賊人盯梢要找尋的，正在此時，有三個人先後而來，第一人破門而入被司馬洛開槍打死，第二人從窗口又被繳械制服，正想審問時被第三人從樓下開槍打死滅口，司馬洛想追落去已來不及了。

這間多事了一天晚上的屋子，終救安靜下來了。

× × ×

然而，另一間安靜了相當久的屋子，又再度多事起來了。這就是那條小漁村中的那間小屋子，傳教士曾經住過，亦死在那裏的，現在則是這另一個叫洛活的傳教士和那個孩子住在一起。

凌晨時份，孩子在睡眠中給一些聲音吵醒了，好像有人叫喊，然而叫聲又在半途窒住，似乎這個叫喊的人的咀巴給掩住了似的，孩子醒過來，又聽不見聲音，懷疑自己也許是做夢。但並不是做夢，隆隆的脚步聲，使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做夢。

跟着隆隆的聲音更响，好像有一件什麼沉重的東西從樓上滾下來似的。

正是！有一件沉重的東西從樓上滾下來。

這件沉重的東西就是一個人，而這個人，就是傳教士洛活了。他好像坐滑板似從樓上滑了下來，雖然距離跌死的程度還遠，不過還是跌得一時呆住那裏，動作不靈。

他呻吟着滾轉身。

另一個人的雙脚從上面踏下了兩級樓梯，低沉的聲音說：「不要再動了，你逃不了的，你有什麼地方可以逃？」

看來情形就是洛活企圖逃走，但是失足而從樓上滑了下來。

洛活再打了一個滾，相當困難而緩慢地。

「站起來！」樓上的人得意地微笑着：「你是一個男人就站起來不要逃走。」

「撲」的一聲响，洛活脚邊的地板上開了一個洞。

上面那個人是有槍的，而且槍咀上還裝上了減音器，所以洛活要逃走，也所以那人說洛活是逃得不遠的。

洛活的手扶着樓梯，那姿勢很奇怪，就像要把那梯級舉起來似的，跟着他忽然叫起來：「不要！」

但是孩子沒有聽，孩子手中的刀子已經擲出去了。

樓上那個槍手「哇」的一聲大叫起來，身子一搐，手中的槍也無目的地連放了幾槍，另一隻手吃力地要伸上去掩住眼睛，但此時腿子已經站不穩，就倒下了，而沿着樓梯直滾下來。

他這一滾却是與洛活不同，他是打着跟斗滾下來的。到了地之後他還動了一動，似乎要爬起身來似的，但是結果沒有這能力，人一放鬆就不動了。

洛活爬起身來，走過去，此時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這把手槍却並不是取自那個槍手，而是他從樓梯的梯級下面取出來的。

「我已經叫過你不要了？」洛活怪責地說。看來他也是有他的計劃的，他把槍收藏在這樣一個出人意表的地方，那個槍手也是不會提防，他剛才顯然就是打算把他這槍取出來而把那個槍手制服。

孩子沒有做聲。

洛活把那個槍手翻轉過來，搖搖頭，說：「他已經死了。」

孩子的刀子刺中了槍手的一隻眼睛，正如孩子對司馬洛所講的，這把刀子未必就不能够取人的性命，主要還是看刺在什麼地方吧了，這樣刺中眼睛，却是未必能致人於死，但是這個槍手跌下來，一撞之下，那把刀子就陷得更深，而直透腦部了，而且，他也未必就是死於這一刀，當他跌下來的時候，因爲是毫無準備地打着跟斗，所以他的頸骨也跌斷了。當一個人頸骨斷掉了，他就差不多是必然要馬上死亡了，重要的神經和氣管都是在這個地方的，總而言之，這也是孩子的一刀引致的。

「他死了，」洛活嘆口氣說道：「我也不能問他什麼了。」

「但我祇是救你的命吧了？」孩子說，「他用槍指着你，還放了一槍。」

「我早叫過你別管這件事了。」洛活說。

孩子聳聳肩：「我已經管了。」

「你已經殺死了你的第一個人了，」洛活沒好氣地看着他，「滋味如何呢？很過癮嗎？」

「假如他是殺死傳教士的人，」孩子說：「那就一點也不難過。」

洛活搖搖頭，動手在那人的身上搜索起來，一面對孩子說：「不要開燈，你到各處窗口看看他有沒有同伴，他也是從窗口爬進來的！」

孩子動身走了，後來他又回來，走到洛活的身邊，洛活已經在這人的身上搜過了一遍。他問孩子：「你認得他嗎？」

孩子搖頭：「假如你問我他是不是上次來的那隊人的其中之一——他不是的，」跟着又反問：「你認識他嗎？」

洛活點點頭：「這是一個殺過不少人的人！」

「你又是誰呢？」孩子問。

洛活聳聳肩，但不是正面答覆，他說：「我就是在這裏等着這樣的人出現？」

「你講話的口氣，——」孩子說，「跟某一個人很相像。」

「我是司馬洛的朋友，」洛活說：「司馬洛不方便留在這裏，我是可以的。」

「唔，」孩子說：「你實在不是傳教士了？」

「我用不着問准教會，教會亦不會知道，」洛活說，「反正在這裏做傳教士，亦是不會得到什麼好處的。」

「那我們現在該怎辦呢？」孩子問。

洛活伸手抓着後腦，遲疑着：「我也不知道，都是你累事，本來我們留下一個活的，可以問出很多事情，但是現在他死掉了，變成了一具屍體，而且，我亦是要担心你的安全的。」

「你用不着担心我的安全，」孩子說：「我是會照顧自己的，我剛才還救了你的性命呢？」

「眞多謝你！」洛活苦笑着。

「看樣子他是一個人來的，」孩子說，「不然，另一個人也應該出現了，還等什麼呢？」

「也許是的。」洛活還是在抓着後腦說道。

「他們顯然也是爲了那本日記而來的，」孩子說：「他們似乎想知道黑船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看來正是如此的。」洛活說。

「這些究竟是什麼人，爲什麼這樣心急要知道呢？」孩子問。

「我們也不知道黑船上發生了什麼事情，」洛活說：「我們也想知道，怎麼猜呢？」

「我有一個主意，」孩子說，「這個人已經死掉了。他的死，就祇有你和我兩個人知道，假如我們把他埋起來，就沒有人會知道了，這樣，他們會再有人來，他們再來一個，我們就再捉一個，或者殺一個。」

「老天，」洛活說：「十年之後，你又會做一些什麼事情呢？現在已經有這樣硬的心腸了。」

孩子聳聳肩：「我的心腸本來就是很硬的，我祇是不喜歡害人，不過，有人害死了我最尊敬的人，那我就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了。」

「將來——」洛活嘆一口氣，揮揮手：「也許將來的事情命運是自有安排的，誰知道呢？司馬洛小時候也是這樣的。」

「司馬洛——告訴我多一些關於他的事情吧？」孩子說。

「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洛活說：「我們還沒有研究清楚我們現在應該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的主意不好嗎？」孩子問。

洛活搖搖頭：「今天晚上我都差點死了，我都沒有充份的把握保護你，等在這裏，下一次可能沒有這樣的運氣，而且，下一次可能不止來一個人了。我們終於會給殺掉的，我不能够讓你死。」

孩子失望地垂下頭，嘆一口氣：「那又怎辦好呢？」

「我們逃走？」洛活終於說，「我們留在這裏，他們可能派更多人來殺死我們，也可能知道這裏有個陷阱而不再來了，所以留下來是沒有好處的。」

「你有什麼可以逃走的地方嗎？」孩子問。

「你祇要肯跟着我就行了，」洛活說，「你願意換一換環境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闖嗎？」

「這個主意也不錯，」孩子說，「我們會見到司馬洛嗎？」

「很可能會的。」洛活說。

「好吧。」孩子也同意。

他們馬上就就收拾東西要離開，洛活主張把那個人的屍體留下來，因爲收藏不容易，留下來可以表明是他們兩個幹的，也許不會連累村中的人。而且這人身上的證件他都已記住了，把他留下來讓警方處理，他的同黨雖然未必會給警方找到，但是多多少少亦會有些麻煩感的。

孩子亦贊成這個做法，於是他們就這樣摸黑離開了。

他們在離開村子相當遠的路口上找到一部停着的汽車，顯然就是那個人開來的，這也不算是一個意外，因爲洛活在那人的身上已經找出了車匙，而且這人也不會是步行而來的，這人祇是把車停在離開村子較遠的地方，步行進來，以免讓人注意到他的來臨。

現在，這部車子正好讓洛活和孩子作爲交通工具。

車子是不留下來了。

車子開動時，孩子說：「我相信這村

子不會再有一位傳教士了。」

「看來是不會了，」洛活說：「他們要想辦法自己救自己的靈魂了。」

「你不信神嗎？」孩子問。

「還不需要，」洛活說：「我相信一個人，首先要盡力幫助自己，假如自己都不肯幫助自己，求神求人幫助，那都是笑話。」

「這是司馬洛教你講的嗎？」孩子問道。

「他教我？」洛活皺了一下眉頭，然後搖搖頭，「不，不是，我又不是他的爹生，不過我們有許多地方的想法則是相同的。」

「我的想法，」孩子說，「好像跟你們也是很相同的！」

× × ×

太陽光也從窗外射進來的時候，電話鈴的响聲才把白秋儀驚醒過來，她很費力才張開眼睛，看見司馬洛原來早已起床了，正在走來走去，吸着一根香烟，不過因爲他是光着脚的，而脚下的乃是地毯，所以他走起路來並沒有聲音。

電話當然是由她接的，她一伸手把聽筒碰跌在地上了。

司馬洛走出外面去了，讓她方便講這個電話。

後來，他聽見她把電話掛回了，才再走進來，說：「我正在盤算着早餐的問題，你這裏雖然有厨房，厨房裏也有冰箱，冰箱裏却沒有食物，可以說是家無隔宿之糧——」

他停住了，因爲她的臉色很不妙，一個女人在剛剛睡醒時樣子照例是不會好看的，不過現在的她却實在遠離水準，他也沒有提出問題，祇是站在那裏看着她。

她木然地說：「死了。」

「誰死了？」司馬洛問。

「吉帝斯先生，」她說：「他給殺死了。」

「老天！」司馬洛搖搖頭，在沙發上倒下來。

她忽然一跳起身走到他的面前：「這是你的詭計嗎？你來了，他就死了。」

「不是。」司馬洛搖搖頭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不想費太多唇舌去否認，假如她相信就是相信，假如她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她知道他昨夜在這裏沒有離開過的。

「你——來了，」她說：「把我們的人引出來了。你找人跟着，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落——」

她握着拳頭一步一步向他走過來。

「你要殺死我嗎？」司馬洛問。

她洩氣地把高舉的拳頭放下來，搖搖頭：「不！」

「我來是要找吉帝斯，」司馬洛說：「我也許會用你所講的方法找到他，但是我不會殺死他，因爲我來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殺死他，而且，我做事通常盡量避免假手他人，尤其是假如我要殺死他的話，我更不會叫別人動手。」

「我知道，」白秋儀飲泣着說：「對不起。」

「現在，」司馬洛說：「你要不要吃點東西，然後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吃不下什麼東西。」她說。

「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也不清楚，」她說：「他祇是死了，有四個保護着他的人，也一起給殺掉了。」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司馬洛站起來說，「穿上衣服。」

「但我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她說。

「你的電話不能用嗎？」司馬洛看她六神無主的樣子，就指出這個也許她是忽略了的可能性。

「我我——試一試。」她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低聲講了一陣，後來她放下電話，對司馬洛說：「一會兒有車子來接我們。」

「很好，」司馬洛說：「你洗一個臉，穿上衣服吧。」

× × ×

吉帝斯死亡的地方也是他暫時躲藏的地方，一座很大的郊外屋子，屋外還有很大的花園，也許這邊正是這個地方的缺點，偷襲容易。

白秋儀沒有提到的就是還有兩隻大狼犬也死去了。頭頸分離，似乎是給大刀劈的。

四個保鏢死在屋外，有兩個是死於刀子的，一個是喉嚨割斷了，另一個是心窩給刺了一刀，另外兩個則是死於槍彈，一槍畢命，吉帝斯則是沒有死得那麼簡單。他死得一如那個傳教士，在死之前受過逼供。也許他供出了，也許沒有，不過看來總之是難逃一死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很抱歉，我這一來，你們跟吉帝斯先生聯絡，就洩露了秘密——」

「不是這樣的，」毛明說：「我們並沒有直接聯絡，祇是間接打電話，沒有人有本領可以這樣快查出來。」

毛明就是把他們載來的人，他是一個非常高大而强壯的人，很可能一生都不笑，樣子看上去就像電影中的科學怪人，看來像很笨，但開口就知道他並不是那麼笨的。

「究竟——這是怎麼回事？」白秋儀掩面哭泣着。

司馬洛看看毛明：「你有一個地方可以安置她嗎？我看她暫時也不適宜上班去了。」

白秋儀此時的安全也的確是值得担心的。

「可以的。」毛明點點頭。

「假如你不介意，」司馬洛說，「我對安全的方面是有一點提議的。」

「很好，」毛明說，「你是一個一流高手，假如你提出的意見我不考慮，那我是一個很笨的人了。」

司馬洛到此時還不知道毛明是什麼身份，因爲毛明自己並沒有講出來，而白秋儀也沒有指出，不過照情形看，毛明應該是吉帝斯最信任的人，或者是吉帝斯手下最大的人了。司馬洛說：「把她收藏在熱鬧一點的地方。也許，我之所以還活着而吉帝斯先生已經死了，就是因爲我是一直都在熱鬧的地方，而吉帝斯先生則是躲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對方要殺人，不過在殺人之前要問話，假如有隣居，附近會有人聽到聲音的話，這樣做就不大方便了！」

「這是一個道理，」毛明說，「我會找一個這樣的地方的。不過遲一些，我自己送她去，目前她留在這裏總不會有危險的！」

白秋儀迷失似的站在那裏，看來她果然不善於處理這一類事情，那間旅行社的寫字間才是能够讓她盡展所長的地方。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嘆一口氣，毛明亦在他的旁邊坐下來。白秋儀楚楚可憐地對司馬洛說：「你不是說過要吃點東西嗎？抑或是喝一點東西？」

「吃一點東西和喝一點東西。」毛明說。

司馬洛祇好不表示意見。

「我去弄！」白秋儀說着就去了。

當她走開了之後，毛明說：「我不是想指使她，不過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有點事情讓她忙一下是會好一些的。」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現在我跟你談還是跟她談呢？」

「我，」毛明說，「她是不知道那許多事情的。」

「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呢？」司馬洛問。

「我們祇好自己埋葬自己的人了，」毛明說，「我們的事情自己解決，而且假如叫我向警方回答問題，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好。」

「昨晚那兩個人，」司馬洛說，「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我沒有埋葬，」毛明說，「現在也許已經給人發現了。不過假如你問警方他們是什麼人，警方可能祇是能够告訴你他們是職業兇手。但你問我，他們不但是兩個職業兇手，而且是黑船上的人。」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你是有跟我合作的意思了？」

「爲什麼不呢？」毛明說，「你不論是什麼目的，應該跟我們是沒有矛盾的。他們不能够殺死吉帝斯先生而不殺死我。我活着，那我就不管與什麼人合作，總之能够消滅他們就是了！」

「你是誰？」司馬洛問。

「吉帝斯先生對我的意義，等於他對白秋儀的意義。」毛明說。

司馬洛聳聳肩：「單單有決心是不够的。這些事情，也要講本領才行！」

「我們有相當充足的人手，」毛明說，「也有各方面的勢力。我們有槍。」

「但吉帝斯先生還是死了！」司馬洛說。

毛明的臉立時變得血那麼紅，而且也動得很快，似乎在那血的紅色還未升到他的額部之前，他就已經跳了起身，而且執住了司馬洛的衣襟，把司馬洛整個提了起來。

他的人很高大，司馬洛雖然由坐的姿勢改變爲伸直身子，雙脚還是未能觸到地面。

毛明執住了他的衣襟使他的雙手失去了部份的自由，不能揮動如意，於是司馬洛就祇好用腿。他的兩膝向毛明的兩邊肋骨一撞，毛明痛得叫一聲，放手，司馬洛跌下來，就馬上跳開了。

毛明再向前衝，但衝了兩步就停下來，搖搖頭：「你不是我的敵人，跟你打沒有意思。但是，令人太難過的話，你可以少講嗎？」

「我祇是要試試你的本領吧了，」司馬洛說，「我不喜歡跟一些連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的人合作。至於剛才那句話，我得講一聲對不起！」

「算了，」毛明在沙發上再坐下來，「關於吉帝斯先生的事情，昨夜我不在這裏，他差我去辦一些事情，我本來也不贊成躲起來的，但他認爲重要的是讓對方找不到他。而且這裏也有狗！」聳聳肩，「我是不很會打架，但我手下的人都是絕對服從我的命令，尤其是現在吉帝斯先生又出了事，他們很生氣，他們會不惜犧牲性命爲他復仇的！」

司馬洛凝視着毛明，並不覺得毛明是一個不會打架的人。雖然他是在毛明的肋骨上踢了兩脚，但是却是毛明先把他整個人提了起來的。氣力許多人都有，但如此的快速則是並不容易，尤其是施於司馬洛這樣一個人的身上。

毛明的手心不在焉地伸進衣袋裏取出一件東西來玩弄着，又說：「我們要殺死他們，每一個！」

司馬洛還是沉默着，他是看着毛明手中在玩弄着的那件東西。

那件東西斷掉了。毛明低低地咒罵一聲，丟掉。

那是一枚硬幣，毛明把它放在手指間捏曲了，又再扭平，然後又捏曲了。金屬疲勞使這枚硬幣經不起多少次這樣，就斷掉了。他的手力使人吃驚。這件事情司馬洛也是做不到的。

「現在的錢沒有以前那麼好用了，是嗎？」司馬洛說。

毛明茫然瞥了司馬洛一眼。他沒有司馬洛那種幽默感，亦並不欣賞。

仰們都是在考慮着如何開口討論合作的問題，而白秋儀從厨房裏把早餐拿出來使他們有更多一點時間考慮。喝酒還是太早一點，所以他們喝的是咖啡。

白秋儀雖然說不可能吃下什麼東西，她結果也還是吃了一點。

後來，她又替他們把東西拿回厨房中去了。她自己動手洗，這樣亦即是說她有意給司馬洛與毛明一個談話的機會。

司馬洛說：「我看，你對這件事情會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也許你先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先告訴我你知道一些什麼，和你要做一些什麼。」毛明說。

司馬洛覺得他們似乎還是有着了能够完全互相信任的困難存在着，於是司馬洛說：「你說是黑船上的人來尋仇，我却有點懷疑。」

「你認爲黑船上的人全部都死了？」毛明問。

「傳教士有一本日記，」司馬洛說，「他記着那天發生的事情。他是跟你們之中一個人上船去，他看見船上的人全部都死了，於是吉帝斯下令把船炸掉。船上有炸藥。因爲傳教士看見的祇是這麼多，所以他就祇記下了這麼多，我也是祇知道這麼多。既然黑船上的人全部都死了，又怎會有船上的人來尋仇呢？」

「船上的人是怎樣死的呢？」毛明問，「像我們這裏所見到的那樣？」

「唔——我不能不承認，」司馬洛說，「憑傳教士的日記上所記的，行事的手法是相同的。」

「全部？」毛明說，「怎樣才算是全部？他知道黑船上本來有多少人，抑或是他看不見一個活人，所以他說是全部？」

「有點道理，」司馬洛說，「你說死的並非船上的全部人？」

「並不是全部的人都是死在船上的。」毛明說。

「誰在船上，誰不在船上呢？」司馬洛問。

「你究竟是幹一些什麼呢？」毛明反問道。

司馬洛覺得他現在也可以坦白一點了。他說：「我正在找一個人，我相信我找的這個人就是在黑船上。」

「仇人？」毛明問。

「假如是朋友，」司馬洛說，「那就不難找了。人在黑船上，沒有辦法奈何。幾乎沒有人找得到黑船，那麼黑船上的人，當然也更難找到了。」

「那你又怎麼知道黑船的上面有一些什麼人呢？」毛明又問道。

「是他的一位好朋友告訴我的，」司馬洛說，「當然是一位已故的朋友！」

「唔，」毛明說：「那麼，你大概亦知道黑船上的全是什麼人了。船上的全是一些無地容身的人。他們在許多地方都與法律有過太多的磨擦，法律不肯放過他們，而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地方可躲了。」

「於是，」司馬洛說，「他們就躲在黑船上。事實上黑船就是他們組織的避難所，做海盜，可以在公海上來來去去，有時駛到一些武力不够的地方去停一停。」

「看來你對黑船也知道得不少。」毛明說。

「祇是那位已故的間接朋友所講的吧了，」司馬洛說，「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做那些喪心病狂的事情。」

毛明聳聳肩：「我們有一個人到黑船上去過最後一次，船上的人傳教士不認得，但我們這位朋友則是認得的。我們有死者的名單。我唸給你聽吧。」他隨即唸出了一連串的名單。這其中也有些人司馬洛是「久聞大名」的。

當毛明唸完了之後，司馬洛聳聳肩，說：「這些人，離開了這個世界，倒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

毛明瞥了他一眼，一時之間沒有做聲，似乎不大同意司馬洛這句話的講法。沉默了一陣之後，他問道：「你要找的人，在這名單上嗎？」

司馬洛搖搖頭。

毛明問道：「也許這算是不幸？」

「也許是不幸，」司馬洛說，「但亦可能是運氣。幸運的就是他再沒有一艘黑船可以躲了。」頓一頓，又說：「我要找的這個人叫楊哲。認識他嗎？」

「這個人不容易找，」毛明說，「而且找到了的話也可能是替你自己找到了麻煩。」

「麻煩我是有豐富的應付經驗的。」

司馬洛說，「楊哲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毛明說。

「是吉帝斯先生的朋友？」司馬洛又問。

「也不是！」毛明搖着頭。

「但是，」司馬洛說，「吉帝斯先生在黑船上祇有一位朋友，」毛明說，「這位朋友就是在死者的名單上。」

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一個？」

「比羅里斯，」毛明說，「吉帝斯先生欠他一個很大的人情。當他知道比羅里斯死了的時候，他也不方便把屍體運回岸上來埋葬，所以也就祇有把船炸掉了。這算是一種海葬！」

「唔，比羅里斯，」司馬洛說，「假如把他運回來下葬，也許有人會來要把他的屍體掘出來了！」

「這當然是原因之一，」毛明說，「而且埋葬他的人，也要對很多人解釋。」

「祇是爲了與比羅里斯有交情，」司馬洛說，「就要與黑船上的人，做生意了嗎？」

「做什麼生意？」毛明問。

「吉帝斯先生是走私大王，」司馬洛說，「黑船搶掠回來的貨物，由他去脫手，當然是兩皆有益了。也許還會是吉帝斯先生獲利更大！」

「誰告訴你是這樣的？」毛明問。

「吉帝斯先生親自帶了車隊去，」司馬洛說，「而且是貨車。貨車就是用來載貨的。」

「不錯，」毛明說，「但是，誰告訴那隊車子去時是空着的？」

「但是，」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難道你是說，那隊車子乃是送貨去的？」

「正是，」毛明說，「比羅里斯不特會有一些要求。他要求槍械，吉帝斯先生是不會答應的。但他要求的藥物和一批日用品。在人道主義立場而言，這是不能拒絕的！」

司馬洛還是在看着他。毛明又說：「你也許是在奇怪，爲什麼吉帝斯先生要親自押運吧？」

「你是一個感應力很强的人，」司馬洛說，「你告訴我是爲什麼吧。」

「因爲交貨的地點是在那條小漁村，」毛明說，「吉帝斯覺得這情形不大尋常，所以他要盡量小心。尤其是他又希望那條小漁村的人——你也知道，與黑船碰過面的人照例是活不下去的。」

「唔，」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够好的理由。但爲什麼要到那小漁村去呢？」

「死人是不會講話的，」毛明說，「還沒有活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司馬洛說，「吉帝斯先生又是爲什麼要躲起來呢？」

「假如是你碰到這種情形，」毛明說，「你又會怎樣做呢？」

「我不是你們，」司馬洛說，「你告訴我你們的理由吧。」

「你也是正在躲，」毛明說，「我猜你的理由是盡量多引一些人出來。這也是吉帝斯先生的理由之一，但他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爭取一些時間，弄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並不知道船上發生了什麼，他知道有人來找他，但不知來者是誰。船上的死者，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殺死的，亦可能是不在船上的那一半人殺死的。」

「唔，」司馬洛點着頭，「他不知道來找的會是一些什麼人，所以還是避之則吉好些了！」

「不錯，」毛明說，「假如是船上的另一半人，已經不容易對付了，假如是有胆量把船上的人殺死了一半的，那當然是更不容易對付的，所以還是不要出現的好。不論是哪些人，都是不會講道理的！」

「看來是黑船上的另一半人先找到了吉帝斯先生，」司馬洛說，「他們不知道黑船上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所以他們要用刑，使吉帝斯先生對他們講出來。正如你所說，他們是不講道理的，問完了之後，就把人也殺掉了！」

「是的，」毛明說，「所以吉帝斯先生不能够不先避一避他們！」

「黑船上來的人，」司馬洛說，「他們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即是說他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那亦即是說，並不是自相殘殺。死的一半不是他們殺的！」

「這也可能是故佈疑陣，」毛明說，「他們故意弄成這個樣子，使人以爲不是他們幹的。他們既然殺了比羅里斯，就不能不把吉帝斯先生殺掉。傳教士知道這件事，他們要把傳教士也殺掉。你知道這件事，他們也要把你殺掉。他們也許不想有人知道黑船上的人還活着一半。」

「這也是一些可能性，」司馬洛說，「但假如這些可能性並非屬實，亦不是一個好現象，因爲那就是說確有另一幫人謀殺了黑船上這些惡人的一半，還有一半活下來，而我們給夾在這兩幫人的中間。」

「不錯，」毛明說，「這本來是一件令人很頭痛的事情。」

「本來？」司馬洛問。

「是的，」毛明說，「假如吉帝斯先生還活着，就令我很頭痛，但是現在他已經死去了，我就沒有什麼顧忌了。」

「你又打算怎辦呢？」司馬洛問。

「很簡單，」毛明說，「是誰殺死吉帝斯先生的，我就去找誰！」

「假如是另一些人把黑船上的人殺掉，而黑船上餘下的人要查出來呢？」司馬洛問。

毛明的眼中閃着危險的光芒：「爲什麼要把事情想得那麼複雜呢，司馬洛先生？是誰殺死吉帝斯先生的，我就找誰，他們兩幫之間誰是誰非，我才不管！」

「但你仍不能够肯定吉帝斯先生這件事情是誰幹的，」司馬洛說，「也許殺死黑船上的人的另一幫人來故佈疑陣呢？他們做了這件事情，亦是不希望太多人知道的。假如他們故意留下用刑的局面——」

「不是！」毛明肯定地搖搖頭。

「爲什麼這樣肯定呢？」司馬洛問。

「因爲，」毛明說，「我有整張船上的人的名單。兇手行事，都有一定的作風，正如俗語所講，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他站起來，對司馬洛招招手說：「跟我來！」

他們進入了另一間房間。這是屋中的書房。

毛明走到一幅掛在牆上的抽象畫面前，揮揮手，說：「你看看這個！」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不會欣賞這種東西。我祇知道這是一堆安排得很古怪的顏色，假如你問我是不是倒掛了，我也不會知道。」

「簽名證明沒有倒掛。」毛明說。

「對了，」司馬洛說，「有畢加索的簽名。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不是眞的東西。畢加索的作風不是這樣，而且簽名亦不是這樣！」

「這更本來並沒有簽名，」毛明說，「現在你再看清楚！」他從桌上拿起一塊半球形的玻璃，放在那簽名上。

那塊半球形的玻璃是作放大鏡用的，平的一邊放在平面上，就可以把平面上的字放得很大。司馬洛拿着那塊玻璃，在簽名上小心地移動着，就發覺那簽名原來是由一些很小很小的字構成的，假如不是用放大鏡就看不出來。而這些字都是名字。

「黑船上人的全部名單。」毛明說。

司馬洛一面看一面運用他那攝影機般的頭腦記牢了，一面說：「爲什麼這樣祕密呢？名單知道的人並不少。」

「誰告訴你很多？」毛明問。

「你也唸得出來了。」司馬洛說。

「我並不是任何人。」毛明說。

「還有那個與傳教士上船去看的人，」司馬洛說，「你不是說他也知道嗎？」

「他是第三個，」毛明說，「我們之中沒有第四個了。」

「哦，」司馬洛說，「假如你們三個人萬一遭到了什麼不測，名單還會有機會交給別人！」

「也差不多了，」毛明說，「三個人祇剩了我一個！」

「另一個呢？」司馬洛問。

「他是第一個死去的，」毛明說，「他總算死得很快，他的心臟有毛病，受不起刑，從他的屍體看就知道兇手還沒有機會怎樣用重刑，因此他也沒有機會招供！」

「頓一頓，「我們已經埋葬了他！」

「那我更非要看清楚不可了。」司馬洛繼續把那隻放大鏡在簽名上移動着。

「吉帝斯先生在這裏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有很多空閒時間，這簽名是他自己動手填上去的。

司馬洛看完了之後，嘆一口氣：「眞是洋洋大觀，好一艘黑船！一船都是惡人，怪不得黑船會有這可怕的聲譽了。」

「他們把船漆成黑色倒是合理之至的！」毛明說。

司馬洛回到沙發上坐下來。毛明說：「你不要抄下來嗎？」

「已經抄下來了，」司馬洛說，「我的腦子，就像是一架攝影機！」

「那很好，」毛明說，「這些名字上是有號碼的。你認識這些人——我是說，你對他們都是久聞大名的了，因此對他們的作風也是頗有印象，你認爲可能是哪幾個人在這裏做這件事情的呢？」他在寫字桌後面迅速拿起筆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些字，又把那張紙摺成一團。

司馬洛想了一陣說：「我認爲是二號，三十五號，十七號。應該是這三個了。昨夜給我殺掉的那兩個是六號和八號！」

「也許我們不一定看得很準確，」毛明說，「不過，我們的看法是相同的。」

他把手中那張紙向司馬洛一丟。

司馬洛接住打開來，看見紙上寫了二、三十五和十七這三個號碼，下面則是有六及七用圈子圈着。

司馬洛點點頭：「唔，我看，我們在一起，吵架的機會亦是不會很多的！」

「好，」毛明說，「我們先找這三個號碼。此外，當然還有第二十號，就是你那位朋友楊哲。那一個先找到沒有關係。他們可能是在一起的，亦可能其中一個會招供出其他人的所在。假如你不反對這是第一步的話。」

「不反對，」司馬洛聳聳肩，「我也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計劃！」

「當然，」毛明說，「假如找到了楊哲之後，你的任務就已經完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就此拋棄我們！」

「你錯了，」司馬洛說，「還有那位傳教士之死，這就不單是楊哲一個人的責任。我的立場其實跟你是差不多的。」

「他也是你的一位朋友？」毛明問。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

「實在他是什麼人？」毛明問。

司馬洛聳聳肩：「其實不是一個好惹的人，退隱江湖已經很久了，不過還是死於江湖的糾紛之中。」頓一頓，「也因此我奇怪黑船爲什麼偏偏揀他所在的地方作會合地點。」

「他們——這些名單上面的人，」毛明說，「也許其中有一些，是與他過不去的？」

「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司馬洛說，「這位傳教士並不跟我談他過去了的事情，而我亦是從來不問他，也不去查的。既然他已經退出了，他就也不打算再牽涉進去的了。」

「我認爲這是有詭計的，」毛明說，「船上的人有人要殺死他，他其實早會死了。殺他一個人，太明顯一點，但假如是黑船到過這裏，全村的人都看過了黑船，那麼就全村的人都是有理由被殺，那時就不會有人懷疑這是單單爲了對他一個人而做的事情了。」

「也許正是如此，」司馬洛說，「假如是的話，那麼事情的意外發展可以說是救了全條村子的人。本來全村的人都是會給殺掉的。」

司馬洛走過來從毛明的手上拿過來一塊彎曲了的東西。那本來是平而直的，是一條鐵條，用來作鎖紙用的，現在已經給毛明拗得變成彎曲了。司馬洛說：「毛明兄，假如你不改變這個習慣，那麼你每到過一個地方，就很快會有人知道了。你會留下些別人沒有氣力留下來的紀念品。」

「噢，對不起，」毛明說，「我相信這一點應該注意的。」他把那條鐵條拿回來，小心地拗直了。

「跟着的一個問題就是，」司馬洛說，「我們怎樣找得到這些人呢？他們在黑船上已經是很難找了，沒有了黑船，更不知道如何可以找到他們。」

「我相信不會難過當他們還在黑船上的時候，」毛明說，「他們都是爲了走投無路才藏身在黑船上吧了，現在沒有了黑

船庇護，他們也是需要很小心行藏的。」

「也許，」司馬洛說，「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秘密公開，以使他們更難藏身，顧得逃走就顧不了麻煩我們？」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毛明說，「在必要的時候，我們亦是可以這樣做。」

「那我們還等什麼呢？」司馬洛說，「爲什麼我們還不動手？」

「我們還要把死者埋葬。」毛明說。

「葬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就葬在這裏。」毛明說，「反正吉帝斯先生本來就是很喜歡這個地方的。你在這裏休息一下，今天晚上我們離開。」

「一定要等這麼久嗎？」司馬洛問。

「這是安全的問題，」毛明說，「我們有很多人在這裏，而我們是正在戒備着的，目前我不相信敢來進攻。而他們監視着的是必然了。我們即使走得快，亦是擺不脫監視。」

「因此要借黑暗掩護？」司馬洛問。

「可以這樣說，」毛明說，「但又不一定是的。晚上，我們會來一部直升飛機，一飛就飛到另一個地方去，看他們怎樣跟踪吧。」

「好主意！」司馬洛一拍毛明的肩，却好像拍一座石像。

× × ×

司馬洛在床上醒過來時，外面天色已開始暗下來了。

是白秋儀走進他的房間，使他醒過來的。其實她又不算是吵醒了他，祇是她進來，他便醒了。就像有一種心靈上的感應，使他知道她是要他醒過來的。

而司馬洛的感應也並沒有錯。

她拿進來一份晚報，說：「我認爲你應該看看這個！」

司馬洛奇異地看着她，問道：「這個地方也買得到報紙嗎？」

「不是買，」她說，「是派來的。每天有一個人單車送來。祇要多出錢，更遠都有人肯送到。」

「唔，」司馬洛說，「這個送報紙的人，也要多賺一份錢了。」

白秋儀把報紙交給他，問道：「你要不要吃一點什麼？我去拿上來給你。」

「很好，」司馬洛點了點頭，「多謝你！」

他並沒有吃午飯就睡了，因爲昨夜睡得不够，而反正要在這裏等天黑，就不如睡一覺了。

她出去了，司馬洛打開報紙來看看。

這報紙上刊登有昨夜那二個被他壯白秋儀家消滅了的殺手的新聞。他們在一條荒僻的街上被人發現了，相信是移屍在那裏的。是誰殺他們以及爲什麼殺他們就很難講了，因爲他們都是仇家很多的人。這兩個亦是給通緝得很緊的要犯。

報紙上並沒有提到的是他們乃是曾在黑船上的人。因爲警方和報社都不知道有此事。

也因此，他們的死亡並沒有給與另一段新聞聯在一起。

這另一段新聞就是關於那條小漁村發生的另一件命案。

新來的傳教士與本來在屋中的那個孩子不見了，却留下了一具屍體。這屍體的身份亦很容易查出來了，就是另一個給通緝得很緊的犯人。

這個新來的傳教士洛活，沒有人知道他實在是什麼人，而村中的人也很担心他與孩子的安全。

司馬洛則並不很担心。他祇是特別注意那個兇徒死亡的情況。他看了兩遍，一直搖着頭。看來，孩子已殺了第一個人。他會有什麼感覺呢？

白秋儀又出現在門口，說：「毛明請你下去一起吃，好不好？」

「很好，」司馬洛說道，「我馬上就來。」

他們三個人一起在廳中進食那頓可以算是午餐亦可以算是晚餐。司馬洛把報紙放在手邊，毛明瞥一眼報紙，說：「你看過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看來我們又可以取消一個號碼了。」

「三十四號。」毛明說，「但是，那個孩子的安全你担心嗎？」

「一點也不担心！」司馬洛說。

「很好，」毛明說，「幹得很好！」

他們在沉默中吃完那頓飯。白秋儀也許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也許不明白，但是她並沒有提出什麼問題。

吃完了之後，毛明說：「大概還有二十分鐘，我們就可以起程了。」

白秋儀站起來，走到窗前去，看着那外面的一片黑暗。司馬洛知道她是正在看什麼。吉帝斯的臨時墳墓就是在那邊。毛明發過誓，在事情解決了之後會來爲他好好地正式修築一座，而司馬洛亦答應過，假如毛明或者白秋儀做不到這件事情的話，他亦會回來做的。

現在，司馬洛說：「你們都很尊敬他，他一定是一個相當偉大的人！」

「也許依全世界的水準來說他不是一個最偉大的人！」白秋儀說，「但是對於我和毛明來說，他就是最偉大的！」

「沒有幾個人能够依全世界水準算是偉大的，」司馬洛說，「總會有一部份人不同意的。偉大還是個人主觀的崇拜。不過，我還是可惜見到他遲一點，沒有機會與他結交。」

「你可以爲他做這件事情，」她說，「他會感激你，我也會感激你！」

「我是爲了很多人做這件事情，」司馬洛說，「我是非做不可的！」

白秋儀看着他，問道：「你會再回來看我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們大家都會再回到這裏來的！」

「這是一個希望？」白秋儀問。

「不，」司馬洛搖搖頭：「這是一個信心。」

她皺皺眉頭。也許她不明白，信心與希望究竟有些什麼分別。其實根本就沒有分別。信心就是等於希望。

那架直升飛機在二十分鐘之後來了。忽然之間就從天而降，他們都以最短的時間登上去，跟着，直升飛機便又飛走了。

這屋子裏忽然之間就沒有了人，祇剩下埋在泥土裏的幾具屍體。假如有人在監視着的話，即使明知有直升飛機來接，也還是無法跟踪的。

× × ×

洛活吸着烟斗，整理着魚絲，孩子好奇地看着他。

「媽的！」洛活說，「這裏沒有魚。魚都給你釣光了！」

他們兩個人在海邊釣魚，孩子的收獲相當豐富，洛活則祇是釣到了一條小的。

「我不明白，」孩子說，「你用這許多機器，怎麼可以釣到魚呢？」

「這不是機器，」洛活說，「這是專家設計的，最新款的釣魚工具。魚竿是玻璃纖維的，怎麼大的魚都拗不斷。一共買了一千五百元。」

「沒有魚上釣又怎會拗斷呢？」孩子說。

洛活困惑地看孩子手中的魚絲。孩子連魚竿都沒有，祇是用手拿着魚絲，他却可以釣到許多魚。

孩子說：「我不明白，你的手不碰魚絲，沒有感覺，怎可以釣到魚？」

「我就是不會感覺，」洛活說，「我只是看這隻浮標，這東西也買了五十元。有魚吃餌，浮標就沉下去，我便把釣竿提起來啦！」他這樣說着時，浮標沿下去，他便連忙把釣竿提起來，却又是拉起來了一隻空的鈎子。他喃喃着說：「媽的，假如不是買了一千五百元，我就要把這東西丟掉了！」

「你老是看着浮標，」孩子說，「眼睛也會太疲倦了。我用手拿着魚絲，那就是閉上了眼睛也可以感覺得到！」

「也許你的方法是比較好的，」洛活說，「科學家要一大堆儀器才測得出是吹什麼風，老資格的漁民，祇要在手指頭上沾一些口水，舉起來就已經知道是吹什麼風了。也許，你可以教我如何感覺？」

「這……每一種魚的吃餌方法是不同的，」孩子說，「譬如我剛剛釣的那一條就很狡猾，不會一下就吞鈎，所以牠來吃餌時就不要動，給牠一點時間，讓牠把鈎子吞下去了才拉絲！」

「怎麼可以感覺到是哪一種魚呢？」洛活問。

「這個要講經驗，釣上許多年才分得出來，」孩子說，「我會走路時就已經開始釣魚了！」

「所以！」洛活嘆一口氣，「我沒有幾年經驗，也祇好靠這副買了一千五百元的東西了！」

孩子聳聳肩。的確，他的感覺是沒有辦法向洛活傳授的。不過，過了一陣之後，洛活總算也釣上來了一條大魚，全是運氣，他也沒有機會因爲浮標沉下去就拉起魚竿，那條魚一吃餌就是自動上鈎，差點把魚竿也拉得脫了手，洛活相當狠狠才把魚拉了起來。

魚放進了魚簍之中，再吊回水中養着的時候，洛活才舒了一口氣。他微笑道：「你看，世界上的事情，許多時候還是要講運氣的，這條魚就是運氣不好，而我的運氣好！」

「你說司馬洛先生也是運氣很好的。」孩子說。

「是嗎？」洛活說道，「我有這樣講過？」

「是的，」孩子說，「你別騙我吧，你不會忘記的，你祇是不願講他的事情吧了。」

「有什麼好講呢？」洛活問，「他的人又不在這裏。我不是對你講了很多我自己的事情了嗎？」

「司馬洛先生什麼時候會來呢？」孩子問。

「他很忙，」洛活說，「他要好一段時間之後才能來了！」

「你告訴了我很多你的事情，」孩子說，「你把自己講得很英勇！」

「我不是騙你的，」洛活聳聳肩說，「騙你我又不會得到光榮獎！」

「你既然那麼英勇，」孩子說，「爲什麼你又要在這裏躲起來呢？」

「我並不是在這裏躲起來！」洛活說，「是你在這裏躲起來！我在這裏保護着你。」

「我們爲什麼不出去幫幫忙呢？」孩子問。

「你能够幫什麼忙呢？」洛活問，「不要告訴我你的飛刀是多麼厲害了，沒有用處的，你連旅行證件都沒有，假設司馬洛在某一個地方，需要你去幫忙的，你又怎樣可以去呢？難道我把你放在一隻箱子裏偷偷帶去嗎？」

這個問題，是這個精於釣魚的孩子回答不出來的。也因此，他不能够再提這件事情了。

孩子過了一會之後又說：「假如有人找到我們呢？」

洛活四面望望：「我們祇好把來人殺死，或者給來人所殺了！」

孩子沉默下來。後來他的手忽然把魚絲一扯，却扯了一個空。魚絲收上來，沒有了魚餌。

「這好像還是你第一次賠了魚餌而釣不到魚的！」洛活說，「怎麼了？你有什麼心事嗎？」

「沒有。」孩子說。

「你好像很希望有人找到來，好讓你一顯身手！」洛活嘆一口氣：「我却不希望發生這件事情。這不是好的，死的可能是我們，而且，這也會幫助你養成一種壞習慣！」

孩子沒有做聲，祇是在魚鈎上再裝上了魚餌，投進水中。

× × ×

司馬洛與毛明一起走在黑夜的街上。毛明又高大而悽子又醜，實在是一個很搶眼的人，不過此時他們所走的地方是沒有什麼行人的，所以他們也不怕惹起什麼人的注意了。

司馬洛說道：「我向來是很少與人合作的。」

「但也不是沒有與人合作過，」毛明說，「你還是担心我會拖累你，本來應該辦得很好的事情，會變成辦得不好嗎？」

司馬洛聳聳肩：「這一點，就要嘗試過了才能知道了。」

毛明沒有做聲。看來他是打算用事實去證明這件事情。

他們在黑暗的街上轉了兩轉，就到了荒郊的地區，走入樹林，行了一陣，便看見了前頭樹林之外，斜坡的一下面有一座花園洋房。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利害在當前　合力去擒魔

前文提要：消耗實力，尤其是天魔教方面，經他除去護教以上的有五、六人之多，現在又離間金花魔與淫狐反目，削弱了天魔教的主力，放走被魔教擄來的黑白雙怪愛徒方玄年，反間雙怪與天道教的猜疑，向淫狐獻計攻打君山，先火燒四海鏢局，反過來將天狐的巢穴，告知天道教杜門秀才，點火撥風，務將兩派邪魔一一收拾，部署之後，將計劃通知恩師和三義，配合時機出擊，然後脫離天魔教再回到天道教，相機行事……希望天龍一脈，雙龍配合，邪魔收拾，正氣屹立。

火姬聞言又是一呆道：「甚麼？他，他不是惡君平？」

杜門秀才大笑着道：「這叫做戲中有戲，乃我杜某人生平得意傑作之一；他究竟是誰，你等下再看看就知道了！」

俞人杰從後面洗淨手臉走出，火姬果然大感意外，直楞楞瞪着一雙丹鳳眼，將俞人杰遇身上下打量了又打量，彷彿不敢相信惡君平公孫節，與眼前這名英俊的青年，會是同一個人似的。

俞人杰知道，無論在天魔總壇中，或是現在的這位杜門秀才面前，對方這種眼光，無疑的均可爲被注視者帶來殺身之禍而有餘，因而連忙轉身走向棋局，一面於口中笑着道：「兩位前輩，勝負如何？」

杜門秀才跟着走過來笑道：「行了，行了，兩位已經拚了一個通宵，也可以歇息下來，養養精神了！」

袖手神醫往起一站道：「好，好，暫時停一停，等會兒再來！」

神行無影伸手攔着道：「不行！」

袖手神醫道：「怎麼不行？」

神行無影道：「下完了再走！」

袖手神醫道：「咱們一殺就是幾十局，偶而一局下不完，算得甚麼？」

神行無影說道：「笑話！老夫好不容易——」

袖手神醫哈哈大笑道：「說下去呀！好不容易怎麼樣？哈哈哈，好不容易下了一個通宵，才在這一局中，稍爲佔了一點優勢是不是？」

神行無影抓住衣袖不放道：「不管怎麼說，這一局也得下完！」

杜門秀才道：「下完，下完，一個通宵都熬過去了，也不在乎這一會兒。」

跟着又轉向火姬說道：「你去後面吩咐準備酒菜，順便着人去找那位賀師傅，告訴他就說俞總鏢頭回來了！」

火姬領命而去，臨走，還朝俞人杰偷偷溜了一眼。

俞人杰假作沒有看到，心中則止不住暗暗嘆息：「好一個無恥而又不知死活的女人，當着新歡面前居然也敢如此不加檢點！」

這邊，袖手神醫坐下去，抬頭笑道：「這一局你雖然在盤面上，看起來好像好一點，其實輸贏尚不一定，又何必如此認眞？」

神行無影指着棋盤說道：「下棋，下棋！」

袖手神醫在棋盤上約量掃了一眼，隨即在棋盤中間，有力的拍下一子。

俞人杰看清袖手神醫落子之方位，幾乎驚叫出聲。

原來他趁兩人爭持不下之際，已將盤面大勢觀察清楚。到目前爲止，這一局棋，的確是持黑子的神行無影稍佔優勢；黑棋不但已經有了大片空地，且正糾纏着一條白龍，白棋這條大龍要給吃掉了，至少得輸百路以上！

不過，黑棋的陣形，亦非無懈可擊，白棋只要使出一點手段，仍然不難脫圍而出。

白棋這條大龍一活，黑棋原先之空地，必然要受破壞，那時的勝負之數，就很難說了。

可是，白棋放着有路不走，竟妄想就地做眼求活，這自然要使俞人杰大吃一驚。因爲白棋就是連走兩手，也只能做成一個眼，黑棋若是機警一點，在外圍再補上一子，裏面的白龍，便要死定了！

沒有想到，神行無影跟着打出的一子，竟然落在不關痛癢的右下角。

至此，俞人杰方始明白，兩個都是大臭棋，只不過是在臭的程度上有所分別而已！

杜門秀才微微一笑，向俞人杰招手道：「我們過去那邊坐！」

坐定之後，杜門秀才問道：「怎麼未將那小子帶出來，是不是被天狐帶去青石嶺，一直沒有獲得下手的機會？」

俞人杰搖頭道：「事情之變化，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杜門秀才微怔道：「怎麼呢？」

俞人杰道：「就在尹端華尹師傅傳訊的第三天，小子突爲金花魔戚本禹刼去，如今天魔壇中，已爲此事亂成一團……」

杜門秀才又是一怔道：「誰？金花魔戚本禹？他刼去這小子有何用處？」

俞人杰道：「老魔有個兒子，名叫戚玉郎，外號花花公子，也是一名護教，不知得了一種什麼症候，據老魔說，他寶貝兒子的病，只有我們這邊的施前輩才有辦法，所以，依晚輩猜想，老魔不惜出此下策，可能就是爲了挽救他那寶貝兒子的一條性命。」

杜門秀才連忙問道：「老魔如今在那裏？」

俞人杰道：「沒有聽到消息，要是晚輩沒有猜錯，老魔會差人在這幾天內，自動來向我們談條件也不一定。」

杜門秀才點點頭，沒有開口。

廳外忽然走進一名武師，送上一封密函，俞人杰一眼認出，正是淫狐日前着人送出的一封，想不到今天才到達，杜門秀才接過拆開，匆匆看了一遍，不由得打鼻中哼了一聲，向來人揮手道：「送信的那傢伙，拿下砍了，然後將人頭送去嘉魚，就跟上次一樣！」

那名武師退去後，杜門秀才順手將信交給俞人杰；俞人杰隨接過來，隨意望了一眼，又遞回去道：「這封信，晚輩看到過了。」

正在說着，賀大寶自廳外匆匆奔入。

他看到俞人杰，就像見到了親人一般，高興得什麼似的，一進門，便高嚷着道：「兄弟，你回來了麼？」

俞人杰含笑站起，兩人互相拍着肩膀，親熱了好一陣子，方始分別重新落座。

不一會，酒席排開，袖手神醫和神行無影的一局棋，亦告適時結束，神行無影笑得很爽朗，大概終於扳回了一陣！

一席酒喝下來，俞人杰酩酊大醉。

第二天，俞人杰清醒過來，解下腰間那隻荷包，仔細檢視了一遍，然後將賀大寶叫進來問道：「昨天是不是賀兄將我扶進來的？」

賀大寶搖頭道：「不是，咱也醉了，連咱是怎麼回來的，咱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樣，老弟幹嗎問這個？」

俞人杰信口回答道：「沒有什麼。」

心底下則止不住暗暗冷笑，他預計的一點不錯，姓溫的趁着他酒醉，果然在他身上動過手腳！

賀大寶道：「咱口渴得很，老弟想不想喝點熱茶？」

俞人杰道：「好的，你去泡茶，順便看看附近有沒有人，要是發現什麼，只當沒有看到，懂不懂我的意思？」

賀大寶點點頭道：「咱懂……」

不一會，熱茶取來，俞人杰悄聲問道：「怎麼樣？」

賀大寶搖搖頭道：「附近沒有一個人，姓溫的據說去了華容，姓施的和姓蔡的則在前廳下棋，只有七八名武師在前面廂房中推牌九。」

俞人杰道：「我離開的這段時間，他們待你怎樣？」

賀大寶道：「還不算錯。」

俞人杰又問道：「每日裏幹些什麼活兒？」

賀大寶道：「吃、喝、拉、睡！」

俞人杰道：「能否各處隨意走動？」

賀大寶說道：「往哪裏走？動不動就是機關，有的往上扳，有的往下拉，有的還長長短短的按上好一陣子，咱一見到腦袋瓜子就發脹，除了出入通道、客廳、臥室，和那大廚房，咱根本甚麼地方也不想去。」

俞人杰道：「那麼，這裏的情形，你還是一點不清楚了？」

賀大寶道：「咱只知道三個傢伙，每個人都有好幾個老婆。」

俞人杰道：「平常進進出出的武師多不多？」

賀大寶道：「很少。」

俞人杰道：「少到什麼光景？」

賀大寶道：「少到幾乎整天看不見一個人，就像和外界完全隔絕了似的。」

俞人杰思索了片刻，點頭道：「我知道了！」

賀大寶道：「老弟知道了什麼？」

俞人杰道：「姓溫的一定將這片山腹劃成了許多區域，我們現在活動的範圍，

顯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他處理教中重要事務，和接見其他心腹時，必然是在另一處地方，你自從來到這裏，也沒有見到過那位副總鏢師尹端華對不對？」

賀大寶道：「鏢局中人，咱可一個也沒有見到過。」

俞人杰道：「黑白雙怪呢？」

賀大寶道：「就是那兩個鬍子又長又亂，弓腰駝背，看上去活似圖畫中南極仙翁的老怪物麼？」

俞人杰精神一振，道：「是的，兩人如今在那裏？」

賀大寶道：「兩人住別處，要進入那座院子的手續非常麻煩，咱只跟另外兩名武師進去過一次。」

俞人杰問道：「那一次是進去幹什麼的？」

賀大寶說道：「爲兩個老傢伙收拾客廳。」

俞人杰道：「你還記不記得進去的走法？」

賀大寶道：「記不清楚了。」

俞人杰想了一下道：「那麼，兩人每日三餐的飲食都由誰人送進去？」

賀大寶道：「那個時常在大廳中，看姓施的和姓蔡的下棋，愛穿一身紅衣裳的女人。」

俞人杰微怔道：「火姬？」

賀大寶搖搖頭道：「咱不清楚她叫什麼姬。」

俞人杰喃喃道：「眞是怪事，不知道姓溫的手段高明，還是這女人別有一套，兩人居然一下親密到這種程度……」

賀大寶道：「親密個屁！」

俞人杰道：「賀兄這話怎講？」

賀大寶道：「這女人根本就是一個人盡可夫的賤東西！」

俞人杰詫異道：「賀兄連她的外號都不知道，怎知道她人盡可夫？」

賀大寶道：「眼見爲眞！」

俞人杰道：「賀兄見到什麼？」

賀大寶道：「見到她一逢着機會，便朝那個姓施的拋媚眼！」

俞人杰一哦道：「賀兄自信沒有看錯嗎？」

賀大寶哼哼道：「咱腦袋不靈，一雙眼睛可亮得很！」

俞人杰道：「就算姓溫的不在旁邊，她難道不怕蔡公明那斯看到麼？」

賀大寶道：「姓蔡的那斯一摸着棋子，連爹娘的姓都可能會忘記，她又是站在姓蔡的身後，怎麼會被發現？」

俞人杰沉吟不語，他覺得這裏面大有推敲之處。很明顯的，這絕不是單純的男女情慾問題：淫狐巫馬五郎和杜門秀才溫思廣，無論哪一方面，都比袖手神醫強，火姬這女人，並非不明事理，不識利害，就算她淫蕩成性，她寧可去找那些普通武師，也比找上這個老傢伙安全可靠。那麼會不會是，她因爲受了姓溫的藥物禁制，想將姓施的勾搭上手，藉以獲得解脫呢？這一點，倒是愈想愈有可能……

俞人杰正思忖間，院子外面忽然隱隱約約傳來一陣砰砰聲響，似乎有人正在狂亂的敲打什麼。

俞人杰吃了一驚道：「是不是那些賭錢的武師打起來了？」

賀大寶搖頭笑道：「不是！」

俞人杰又問道：「那麼是那裏來的聲音？」

賀大寶道：「是那兩個老怪物在砸傢伙！」

俞人杰道：「經常如此？」

賀大寶道：「一天總有上這麼一二次，這裏的牆壁和傢俱，還好都是石頭做的，不然這座機關不早給砸爛了才怪！」

俞人杰輕輕嘆了一口氣，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金花魔爲了兒子，兩怪爲了愛徒，可是都是人之常情。只是前者乃咎由自取，後者則係無妄之災；他可以一再敷衍金花魔，却不能聽任兩怪長日在痛苦中煎熬！於是，他從床上爬坐起來道：「你留在這裏，我出去走走！」

賀大寶跟着站起來道：「咱也想出去走走！」

俞人杰道：「你不要跟來，我要去辦點事。」

賀大寶道：「辦什麼事？」

俞人杰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就是他將方玄年的信交給兩怪，兩怪一定馬上就走，兩怪跑掉了，姓溫的一定會疑到他的頭上來，他跟着一走，並無多大困難，但是賀大寶怎辦呢？還有兩怪久處深山，人情世故隔閡至深，這君山四週均爲姓溫的爪牙，沒有姓溫的命令魯莽闖是否出得去？

所以，他不由得停下脚步問道：「那些黃金還在不在？」

賀大寶指着床下道：「都在那底下，你走了之後，每月俸銀，仍然照發，咱領來統統一起放着，總數是多少，咱也不知道。」

俞人杰道：「你來這裏，有沒有出過去？」

賀大寶道：「去岳陽跟城裏的娘兒們鬼混過一個晚上。」

俞人杰道：「一個人？」

賀大寶道：「兩個人。」

俞人杰道：「還有誰？」

賀大寶道：「那傢伙咱也不認識，是姓溫的要他跟去的，各化各的銀子，咱也沒有去管這些……」

俞人杰點頭道：「過來，我跟你說幾句話。」

接着，他在賀大寶耳邊，低低吩咐了一番，賀大寶邊聽邊點頭，然後由賀大寶解開外衣，將床底下的黃金，儘量纏入腰際，紮束停當之後，賀大寶先出去，找着上次那名武師，硬拉着出了門。

這邊，俞人杰等賀大寶走了一會兒，方才從石室中走出來。他沿着走廊，向前廳走去，在經過那道石門時，門旁陰影中，突然伸出一雙手臂，將他自背後一把抱住，兩隻香軟的柔荑，則將他一雙眼睛，蒙得緊緊的，同時自背後傳來一個低低的聲音道：「你猜奴家是誰？」

俞人杰本可輕易加以化解，但他已猜知對方是誰，因而臨時改變主意，站着不動，冷冷說道：「不用猜了，在下只覺得芳駕的胆子實在不小！」

火姬湊上耳邊道：「怕什麼？」

俞人杰道：「你可知道這兒已經不是天魔總壇？」

火姬低低一笑道：「那麼你又可知道我們那位溫大秀才中看不中吃，只是『虛有其表』？」

俞人杰一怔道：「你說什麼？」

火姬輕聲笑道：「你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要不要奴家再……」

俞人杰攔着道：「那麼他將你留下來幹什麼？」

火姬笑道：「他說袖手神醫已經爲他開了方子，現在尚缺其中兩味藥，等這兩味藥配齊了，他便能回復生龍活虎……」

俞人杰再度打斷她的話頭道：「你像現在這樣，要被那位武師進來撞見了，你以爲姓溫的不敢殺了你麼？」

火姬笑道：「是的，不過『你』字應改作『我們』！」

俞人杰道：「笑話！」

火姬笑道：「什麼叫笑話？」

俞人杰道：「姓溫的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

火姬道：「那得由奴家來使他相信，女人只須一滴眼淚，比你們男人千百句辯詞都要來得强！」

俞人杰道：「謝謝芳駕提醒，等姓溫的回來，爲了自保起見我只有向姓溫的說明一番了。」

火姬笑道：「你不會！」

俞人杰道：「何以見得？」

火姬笑道：「各人心裏明白。」

俞人杰道：「你以爲我已爲芳駕美色所迷？」

火姬笑道：「要你承認這一點，你當然不肯。不過，除開這一點，奴家還有理由相信你不會去向姓溫的告發！」

俞人杰道：「什麼理由？」

火姬笑道：「奴家雖然還沒有找出其中的原因，但奴家有充份的理由相信，你跟這個天道教事實上也只是貌合神離！」

俞人杰道：「芳駕這一套在這裏用不上！」

火姬笑道：「不盡然！」

俞人杰道：「就只有這三個字？」

火姬笑道：「是的，全部證據只有三個字，一個忠心耿耿的部下，應該不會在背後喊他們的頭兒爲『姓溫的』！」

俞人杰暗吃一驚，他沒有想到這女人心思如此細膩，尚幸當初他沒有採取劇烈手段，否則這女人老羞成怒，眞會反咬他一口也不一定！女人將雙臂移去他的頸子上，將他朝陰影中拉退一步，低低笑着道：「怎麼樣？姓溫的去了華容，那兩個在下棋，其他的武師都在賭錢，不到吃中午飯的時候，沒有人會想到奴家，也沒有人會想到你……」

俞人杰忽然啊了一聲道：「賀師傅，你怎麼又回來了？」女人嚇了一跳，連忙鬆開雙手。

俞人杰不敢怠慢，足尖一點，穿過石門，像箭一般，竄出甬道，閃身來到大廳中。

神行無影頭一抬，笑着招手道：「巧極了，老弟快來看看這盤棋！」

俞人杰心想，眞是難得，居然又被這廝佔了上風！笑着道：「前輩贏了麼？」

袖手神醫想了一會兒，拍的一聲，打下一子，俞人杰站定下來，一面掃視着棋盤，一面信口又問道：「有沒有吃到大龍呢？」

神行無影臉色變了變，忽然喃喃罵道：「他媽的，想不到還有這一手！」

袖手神醫哈哈大笑道：「下圍棋的樂趣就在這種地方，變化無窮！」

原來神行無影只顧了緊氣吃龍，忘記自己有好幾處接不歸，他叫吃一手，看起來緊了一氣，但是袖手神醫一粘，有一個反叫，他自己的五個子，却無法連接起來，袖手神醫有了這五個子，局面頓時改觀。俞人杰想笑又不敢笑，只好搭訕着向廳外走去，他從佛龕下面取出方玄年的那封書信，以及金花魔的那支玉葉金花令，在外面一直停留到開飯時候，方才返回地下，向大厨房走去。

火姬提了一疊食盒，正待要送去兩怪處，俞人杰彬彬有禮的向她欠了欠身軀道：「在下來替娘娘提了這些盒子如何？」

火姬很自然的笑了一下道：「這叫妾身如何敢當？」

俞人杰大喜，忙去對方手中接下那疊食盒。

走出大厨房，火姬回頭睨目道：「是不是惡君平裝久了，心計自然而然的多了起來？」

俞人杰正容說道：「也許是娘娘副堂主當久了，好多事都不放在心上，在下的這條性命還不致於那樣不值錢。」

火姬四下望了一眼，低聲道：「那麼有一個萬全之計，你要不要聽？」

俞人杰搖搖頭道：「在下想不出會有什麼萬全之計。」

火姬傳音說道：「一起離開！」

俞人杰詫異道：「你沒有受到任何禁制？」

火姬傳音答道：「他逼奴家服下了一種慢性毒藥，每天須服解藥一顆，方能保住一身功力，否則便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女人……」

「離開之後，你去那裏找解藥？」

「奴家決定任其自然。」

「你不怕失去一身武功？」

「只要你答應，我就捨得，這些年來，打打殺殺的，奴也膩煩了，現在但憑你小寃家一句話。」

俞人杰暗暗納罕，他實在不敢相信像雙姬這樣的女人，會對自己的一身武功毫不吝嗇。

不過，不管怎麼樣，他也不願在這種方式下，去達到拯救兩怪的目的，這女人現在的這番話，也許出於眞心，他可以一掌劈了這女人，却不能以一時的甜言蜜語，去欺騙一個人的眞感情！

火姬見他不開口，又催促道：「決定了沒有？」俞人杰搖搖頭，正待接腔之際，迎面忽然走來兩個人。走在前面的是杜門秀才溫思廣，跟在後面則是的華容別府那位侯師爺，無影神抓侯玄經！

大概前者在半路上和後者相遇，故又折了回來。無影神抓首先發出招呼道：「老弟回來了麼？」

俞人杰含笑欠身道：「是的，回來了，侯師爺好。」

杜門秀才揮揮手道：「食盒交給她，老弟跟過來，有件事我們談談！」

俞人杰交出食盒，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强自鎮定跟兩人走進西廂一間石室中。

三人落座後，杜門秀才先向無影神抓點點頭道：「你將經過情形說來聽聽！」

無影神抓從懷中取出一幅草圖，打開說道：「俞老弟提供的消息一點不假，天狐的巢穴的確設在黃梅青石嶺，經老夫小心偵察之結果，該處出入通道，是在一道石屏之後，開啓密門之法，老夫也揣摸出來了。依老夫之意，該處既然有第二條出入通路，大可不必多費周章，只須弄點炸藥，放在通道之中，將出口炸塌，便可將兩狐悶斃在內，不知教主是否以爲然？」

至此，俞人杰心上一顆石頭，方始放落下來。

杜門秀才聞言頷首道：「這也是個辦法。」

跟着又向俞人杰問道：「人杰老弟以爲這個辦法行不行得通？」

俞人杰稍稍思索了一下，抬頭答道：「晚輩有一句話，說出來尚望侯師爺不要見怪。」

杜門秀才搶着說道：「沒有關係，有什麼話，你老弟只管說出來，我們這是在研討問題，當然顧慮得愈週詳愈好。」

俞人杰望向侯師爺道：「師爺剛才說，經您探查之結果，發覺該處巢穴並無第二條出入通道，這一點恐怕不大可能。」

無影神抓點點頭道：「是的，照理說應該有此可能。」

杜門秀才接着道：「如果巢穴另有通路，使用炸藥一節，即難收預期效果。這一點人杰老弟有無彌補之策？」

俞人杰又思索了片刻道：「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設法找出另外的出入口，一一封死，然後行事，只是這樣做，在時間方面，似乎……」

杜門秀才道：「是啊！兵貴神速，遲則生變。既然連侯師爺都無法找出另外那些出入口，再派人去，亦屬枉然。人杰老弟，還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俞人杰點點頭道：「再不然就依師爺的老法子，前面的洞口，仍然照炸不誤，另外加派人手，密佈四週，就像圍獵一樣，冒出一個殺一個！」

杜門秀才點頭道：「此計大妙！」

無影神抓沉吟道：「這個辦法雖好，行起來可能不太容易，三狐之武功，非常人可比，尤其是這個天狐韋士雷……」

俞人杰道：「連兩怪也不是這名狐韋士雷之敵手？」

無影神抓苦笑一下道：「兩個老怪物，脾氣固執如牛，在沒有交還他們那個寶貝徒兒之前，你想兩個老傢伙肯出手？」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人杰又得請師爺包涵了。師爺要想兩個老傢伙乖乖聽命，難道就眞的找不出另外一套說詞？」

無影神抓一怔道：「怎麼說？」

俞人杰笑道：「如果他們那個寶貝徒兒已爲天魔教派人刼去，如今要將天、煉兩狐擒獲，便是爲了想跟對方來個交換，這一着，兩個老傢伙也會無動於衷？」

杜門秀才撫掌道：「妙，妙！」

無影神抓點頭道：「事不宜遲，老夫這就過去說說看！」說着，匆匆起身，出房而去。

俞人杰成竹在胸，目送無影神抓離去，仍然神色自若的坐在那裏，好像他只是就事論事，並不一定要跟兩怪見面。因爲他知道這個杜門秀才非三狐可比，只要稍露聲色，便可能被這厮猜透心意！

無影神抓去了約莫一盞熱茶光景，忽然瞥着額角走進來，不住搖頭道：「無法可想……」

杜門秀才微愕道：「兩個老傢伙怎麼表示？」

無影神抓嘆了口氣，狠狠說道：「黑龍老怪說，如何對付三狐，是我們的事情，他只知道人是我們弄去的，便得由我們設法找回來。」

杜門秀才又問道：「白龍老怪又怎麼說？」

無影神抓道：「白龍老怪一直沒開口，最後才慢吞吞的說了這麼一句：只要你們交出小徒，我們這兩把老骨頭，屆時聽憑你們支配，現在要我們賣命可不行！」

杜門秀才轉向俞人杰求教道：「老弟你看這怎辦？」

俞人杰皺了皺眉頭道：「侯師爺說得一點不錯，這兩個老傢伙果然固執得可以。唉！怎辦？說不得只好另外派人了！」

無影神抓自語似的道：「另外派誰好呢？」

俞人杰朝前廳指了指道：「勞駕前面下棋的那兩位辛苦一趟如何？」

杜門秀才冷笑一聲道：「他們兩個？嘿嘿，算了吧！」

俞人杰佯詫道：「怎麼呢？」

杜門秀才又嘿了一聲道：「酒席擺在那邊，叫他們去喝一杯還差不多！」

無影神抓忽然抬頭道：「老弟在口才方面，向爲老夫所佩服，能不能請老弟再去試一試？」

杜門秀才連忙接着道：「對，對，老弟過去試試！」

俞人杰搖搖頭道：「恐怕沒有多大用處。」

杜門秀才央求道：「請老弟務必勉爲其難，成不成是另一回事。」

俞人杰沉吟了片刻道：「我看這樣好了，侯師爺剛從那邊過來，如果晚輩馬上過去，很可能一開口便會碰個大釘子，不如等到吃晚飯的時候，吩咐後面大廚房多弄幾個菜，燙上一壺好酒，由晚輩送進去，然後晚輩便在一旁伺候着，讓兩個老傢伙先開口，晚輩再相機動以利害，似乎比較妥當些。」

無影神抓首表贊同道：「這個主意不錯。」

於是三人一起走到前廳，跟袖手神醫和神行無影一起用了飯，一直等到天黑，才由火姬領着俞人杰將酒菜送去兩怪處。

黑龍老怪指着俞人杰向火姬問道：「這小子是誰？」

火姬轉向俞人杰扮了個鬼臉，掩口道：「喂，小子，你是誰？」

俞人杰欠了欠身子道：「晚輩姓俞名人杰，是這兒的一名黃衣武師，奉教主之命特來伺候兩位前輩；兩位前輩如有差遣，只管吩咐。」

白龍老怪將他打量了一眼，注目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俞人杰答道：「十九！」

黑龍老怪嘆了口氣道：「只比玄年大兩歲！」

白龍老怪忽然瞪着火姬道：「你還站在這裏幹什麼？」

火姬吐吐舌尖，又朝俞人杰扮了個鬼臉，轉身出室而去。

白龍老怪回過頭來問道：「這位老弟能不能喝一杯？」

俞人杰含笑欠身道：「晚輩酒量很淺，多了不行，只能勉强奉陪着喝個三杯五杯，希望不要掃了兩位前輩的興。」

黑龍老怪手一招道：「行，行，坐下來，坐下來！」

俞人杰依言打橫坐下，兩怪思念愛徒心切，如今見了俞人杰，彷彿見到愛徒的影子，均有着一股說不出的憐愛之意。是以俞人杰坐下之後，兩怪面對面望着，竟然不知不覺的發起呆來。

俞人杰以箸蘸酒，在石桌上飛快的寫出一行字來：「有事相告，切勿出聲，謹防隔牆有耳！」然後，他用右手指着菜盤，口裏不住勸用，左手則比着手勢，指着桌子那一行字。

兩怪看清了那一行字，全露出意外之色。白龍老怪傳音說道：「我們已經看見了，老弟只管放心就是。」

俞人杰將方玄年那封親筆函，從桌底下遞去黑龍老怪手中，一面以眼色示意對方，不妨稍等一會兒，再行拆閱。接着他使出渾身解數，手口並用，一邊向兩怪大下「說詞」，一邊跟兩怪進行「筆談」，終使兩怪完全弄清愛徒目前下落之眞像。

在筆談中，他一再示意兩怪不可答應得太快，因而這一頓酒直喝到二更將闌，方告盡歡而散。

次日，他向杜門秀才報告「好消息」，不意對方却於同時告訴他一個「壞消息」：賀大寶跟一名武師去岳陽喝酒，一去就沒有再回來！

另據報信的人說：岳陽城中，金花魔的那月威記銀號突然關了門，但城外分壇中的天魔教徒，却在不斷的增加，目前已超過百人大關，且其中半數以上，均屬護法級人物！

兩件事情合在一起看，跡象至爲明顯：賀大寶和另外那一名武師，無疑已遭不測！

俞人杰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之後，裝作受了很大的打擊，半天沒講一句話。

杜門秀才百般安慰他，說一定要替兩人報仇。然後便由無影神抓侯玄經帶着黑白兩怪，以及另外幾名武師，興沖沖的首途就道，準備去搗毀天狐之巢穴！

這邊，杜門秀才大概受了天魔教徒已逐漸移師岳陽之影響，於是無影神抓帶人出發不久亦與神行無影蔡公明趕去華容。

俞人杰本想趁機請求重返四海鏢局，但繼之一想，終又暫時忍了下來。

黑白雙怪和賀大寶均已獲得安排，他一個人留在虎穴中，即使多耽幾天，又有什麼要緊？

不是麼？

如果姓溫的仍然信任他，他憑今天這一身武功，可說隨時均可離去；相反的，要是姓溫的已經起了疑心，他想走也走不了。

他假使沉不住氣，只有促使這位杜門秀才提前動手。

杜門秀才、無影神抓，神行無影，及兩怪等人一走，君山這座機關中，就只剩下袖手神醫一個要角了。

他找俞人杰下棋，俞人杰不便拒絕，只好下一盤輸一盤，輸得他興味索然，才告自動罷手。

俞人杰在對局之際幾次想以舉手之勞，將這個雖有活人之術，却無濟世之心的老混蛋加以解決，惟念及雙怪愛徒，及其他一些人，將來也許還有用得着這老混蛋之處，方將念頭打消。

散局之後，俞人杰回房休息。

沒想到他一腳跨進房中，身後那扇石門即告砰然一聲閉上！

返身一看，竟然又是那個淫賤女人！

俞人杰臉孔一沉，怒聲道：「你是不是以爲小爺宰不了你？」

火姬毫不爲意的點一點頭，道：「當然，以逍遙門下之身手，要取揚州雙姬之性命，自是不算一回事。」

俞人杰當場一呆道：「你說什麼？」

火姬抬頭平靜地道：「我說你我雖然正邪有別，目前之處境，則是一樣，爲了共同安全，只有携手合作一途！」

俞人杰板着面孔道：「芳駕說什麼，在下仍然聽不懂！」

火姬側目悠然道：「那麼，你少俠爲何還不動手？」

俞人杰嘿了一聲道：「動手只是遲早問題，我不信我不叫你走，你能出得了這房間！」

火姬淡淡一笑道：「我要出不了這房間，我就不會走進來了！」

好一個富心機的女人！她這一句話，正好擊中俞人杰之弱點。事實至爲明顯，這女人沒有自己送死的理由，她等在這房間裏，而不怕有人加害於她，必有所恃！

俞人杰想知道的，正是這一點：這女人仗恃的是什麼？

火姬見自己已佔上風，又笑了一下道：「現在可以平心靜氣的談談了麼？」

俞人杰仰臉道：「在下有的是時間，芳駕想說什麼，只管儘量發揮，不過在下希望有些不必要的話，大可省去。」

火姬跑去床邊坐下，抬頭從容道：「妾身第一件要告訴你少俠的事是：除非你少俠馬上動手，在這座總機關中，將來首先遇害的，將是你這位逍遙高足，而絕不會是我火姬解衣雷！」

「是姓溫的告訴你小爺是逍遙門下的麼？」

「恰恰相反！」

「這話怎說？」

「該說妾身正打算讓姓溫的知道這一點！」

俞人杰不期然怔道：「你是說——」

火姬微笑接着道：「不錯，到目前爲止，姓溫的還一無所悉，要是你少俠堅持下去，事情就很難說了！」

俞人杰道：「謝謝芳駕提醒在下還來得及殺人滅口！」

口中說着，已一步跨出，一掌如風劈出！

火姬含笑端坐，身軀紋風不動。俞人杰這一掌本含有試探性質，現見事有蹊蹺，連忙利勢住手！

火姬笑道：「心腸怎麼突然慈悲起來了？」

俞人杰道：「因爲在下忽然想到芳駕也許還有話說。」

火姬點頭道：「不錯，又被少俠猜中了，妾身的確還有話說。妾身要說的是：我解衣蓄不死，你少俠或許還可以多活幾天！」

俞人杰冷笑道：「還有別的麼？」

火姬搖搖頭道：「沒有別的了，少俠要動手，儘管請便！」

俞人杰道：「優柔寡斷，是吾人一大弱點，不幸在下也犯了此一毛病。芳駕能不能將因在下動手所引起的利害得失再說清楚些？」

火姬點頭道：「可以。」

說着，嫣然一笑，含笑接下去道：「其實，那也很簡單，只消兩句話，便可以說完了。第一是你殺得了妾身，却移不走也藏不了妾身的遺體。第二是你縱然能將妾身遺體收拾乾淨，也絕對走不進妾身那間臥室！」

「芳駕這意思，可是你說你業已預留遺書，上面載明如你一旦遇害或失踪，兇嫌會是何人麼？」

「這是遺書中的前半段。」

「後半段是否有幸與聞？」

「後半段妾身說得很含混，所以妾身在遺書中交代，要溫姓的快將雙怪設法截回，然後再從雙怪口中，打聽昨晚你們筆談之內容！」

俞人杰又恨又悔，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女人昨晚表面上佯裝離去，實際上仍然留在門外，根本未曾走開一步！

火姬似乎很欣賞他這種着惱的神情，笑眯眯注目問道：「如何？」

俞人杰陰陰反問道：「芳駕有沒有想到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

「在下劈了芳駕，馬上一走了之又如何？」

「這種想法很有趣。」

「還有沒有話交代？」

「沒有了，敬祝少俠一路平安！」

俞人杰眼珠轉了轉，終於深深嘆了口氣道：「算你贏就是了，說出你的主意來吧！」

原來他直到女人語含譏刺的說出這最後一句祝辭，方才突然悟及對方先前所說的一點不錯，他和她的境遇沒有兩樣，全給軟禁在這座地腹中了！

事實至爲淺顯：這女人雖然受了藥物禁制，但目前一身武功並未喪失，像刻下這種好機會，如果能够跑，她爲何不跑？

一句話：跑不了也！

火姬也嘆了口氣道：「你少俠總算是個明白人，雖然醒悟得遲了些，但最後終於能够辨識利害，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整了整臉色，又道：「姓溫的至遲明天中午便會趕回來，你我若是不想埋骨這座地腹，要設法就得趁早。」

俞人杰道：「對於如何脫身，芳駕是否已有腹案？」

火姬點頭道：「妾身已經想好了，咱們要想順利離開此地，只有在外面那個姓施的身上打主意！」

俞人杰道：「刦持？」

火姬點點頭道：「不錯，除此別無良策。」

俞人杰道：「要假如姓施的處境，也跟我們一樣呢？」

火姬微怔道：「會嗎？」

俞人杰道：「難說得很。」

火姬猶豫了一下道：「姓溫的這廝，沒有一件事做不出來，少俠所顧慮的，亦非全無可能，不過，事到如今，不管怎麼樣，就是冒險，也得試上一試……」

俞人杰手一擺道：「且慢！有一句話，我們得先說清楚。」

火姬愕然止步道：「等會兒再說不行麼？」

「不行。」

「說吧！」

「請芳駕記住：我們今日此舉，只是從權之計，一旦離開君山，便須分手。以後不問那裏遇上，陳帳新算，芳駕仍請小心！」

火姬微笑道：「要是不分手呢？」

俞人杰臉色一沉，冷冷道：「芳駕如果沒有一個肯定的答覆，在下願意仍然留在這裏，一個人賭賭運氣！」

火姬着惱似的道：「好了，好了，走吧，走吧，小命提在手上，還要講求這些，以後如再遇上，該小心的還不知道是那一個呢！」

俞人杰過去打開石門，讓火姬先行離去，然後隔了一會兒，方向前廳走來。

前廳中，袖手神醫正在跟一名沒有見過的武師下棋，火姬解衣蓄則在那名武師身後觀戰。

袖手神醫抬頭朝他笑了笑，說道：「連這位何師父都比你老弟强，過來看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學兩手過幾天咱們再下。」

火姬回過頭來，迅速飛出一道眼色。意思似說：儘管動手無妨，這邊的這個傢伙，已被我控制住了。

俞人杰目光銳利，一眼便看出這女人正將一條小腿，隔着椅架在那武師身上揉擦，那武師臉孔紅通通的，像是喝醉了酒，渾然不覺死期已近！

俞人杰見了，又噁心又好笑，當下從容走過去，口中笑着回答道：「這是第幾局？」

「第四局。」

「勝負如何？」

「前三局都是老夫僥倖，這一局黑子態勢不壞，現在，就看老夫能不能想出一着妙招來了！」

俞人杰伸出手去指着棋盤道：「下一着白子走在這裏如何？」

袖手神醫一攔道：「不能講出來！」

俞人杰手一抄，笑道：「對！講出來你這位大神醫就不肯乖乖就範了！」

火姬不敢怠慢，纖掌一揚，猛力下劈，才能恢復原先的一身功力？」

袖手神醫搖搖頭道：「那種藥不在這裏。」

俞人杰追問道：「在哪裏？」

袖手神醫答道：「在老夫房裏。」

俞人杰又問道：「假如留你在這兒，另外派人去取，如何才能到手？」

袖手神醫道：「去跟房裏的大丫頭說，要九號藥瓶，她就會拿給你。」

俞人杰轉向火姬道：「辛苦一趟，如何？」

火姬點點頭，說道：「妾身正好要去裏面去熱酒，這老怪物的話不一定可靠，還是馬上服下去，試一試那藥性，比較妥當。」

火姬離去後，袖手神醫施德修突然低聲道：「你老弟最好重新考慮考慮，這女人實在淫毒可怕，你跟了她去，準沒有好事，須知道溫教主一向待你不薄……」

俞人杰順手點了他陽網、意舍、胃倉、肩井、承筋等五處穴道，然後放開手，笑了笑說道：「溫教主待我，好又好在哪裏？」

袖手神醫以爲有了轉機，連忙接着道：「譬如說：你一進來，他便委了你個總鏢頭，如今又事事相商於你，直視你爲他的左右手，這種情形，要換了別人，試問辦得到嗎？再說：你老弟當初投進來以及不惜冒生命之險混入魔教，爲的就是要替金筆大俠報仇，如今若是竟跟這女人同流合汚，金筆大俠泉下有知，又如何能瞑目？」

俞人杰悠然說道：「這女人說，沒有

，那武師腦袋一歪，應聲昏厥過去！

袖手神醫駭然大叫道：「你們是反了麼？」

俞人杰五指一緊道：「在下這一手叫做『五丁把關』，是天山三義中，老二奇正手袁中和，成名絕學八十一式大擒拿中的三絕招之一，以閣下之精通脈理，當知會宗一穴，對人身之重要，閣下如果不想殘廢，最好安靜一點！」

袖手神醫施德修尚以爲他是被火姬解衣蓄的美色所迷，這時候改口又叫道：「老弟，千萬別上這小娘兒的當，這小娘兒是有名的人盡可夫，連施某人她都動過腦筋……」

火姬聽了，一點不生氣，笑吟吟的道：「大醫師可否先將解藥拿出來？」

袖手神醫施德修道：「你得先叫這位老弟鬆手才行啊！」

火姬搖頭道：「不必！就妾身所知，有好幾種重要的藥丸，你大醫師一直帶在身邊。」

袖手神醫眨了眨眼皮道：「老夫拿出解藥，你們肯不肯就此放手？」

火姬頭一搖，笑道：「一步一步慢慢的來，現在還沒有到你大醫師提條件的時候。」

袖手神醫無可奈何，只得以左手伸去懷中，摸出一隻黑色皮包，放在桌面上道：「自己拿吧，那隻瓶子裏裝的便是，一次的份量是三顆，熱酒冲服，三天之內，不能動情，尤忌……」

俞人杰五指一緊，打斷他的話頭道：「兩怪的那名徒弟，要服這裏面哪一種藥

溫教主的命令，誰也不能離開這座地腹，包括在下在內——閣下以爲有沒有這一回事？」

袖手神醫道：「笑話！」

俞人杰道：「這兩字作何解釋？」

「絕沒有這回事！」

「那我就上當了。」

「所以老夫奉勸你老弟，亡羊補牢，尚不爲晚，等那女人進來，快將她拿下，老夫担保會爲你老弟找個藉口，在溫教主面前，將此事掩飾過去。」

「在下要不試一下，又怎麼知道這女人所言非眞？」

「那就全在你老弟信與不信了，總之，你老弟應該知道，老夫這全是一番好意，老夫爲人，有口皆碑，你老弟將來儘可去向別人打聽。」

「我會記住這一點……」

正在說着，火姬走進來了。

她見俞人杰已將袖手神醫一條手臂鬆開，不由得大吃一驚，及至看清袖手神醫坐在那裏，就像一尊泥菩薩一樣，臉孔蠟黃，額汗如豆，方才放下一顆心來。

俞人杰問道：「藥拿到沒有？你服下去的解藥有沒有效驗？」

火姬點點頭，同時遞出一隻青色的藥瓶。

俞人杰打開瓶塞聞了聞，只覺得藥味很香，一時亦無法斷定眞假，火姬從旁笑着道：「裏面藥量甚足，何不請我們這位大醫師先服幾顆？」

俞人杰想想這也是辦法，於是從瓶裏倒出三顆藥丸，送去袖手神醫嘴邊，笑道：「有興趣否？」

袖手神醫一聲不響的張口服下了，俞人杰點頭道：「很好，至少這不是一瓶毒藥。」

足尖一抬，踢開袖手神醫的承筋穴，含笑接着道：「請大醫師聽清了：能够離開君山，一切都好商量，否則你閣下縱然醫術神通，也絕難挽救你閣下自己一條老命，起來走吧！」

然後，由火姬走在前面，袖手神醫居中，俞人杰殿後，一行通過地道，由破廟中，走出狹谷。

在快到湖邊時，俞人杰問道：「等會兒如何招呼船隻？」

袖手神醫輕輕嘆了口氣道：「罷了，老夫腿肚上，綁着一支小旗，取下來搖一搖，便有小船靠過來了。」

俞人杰拿着面小旗，側臉道：「你說溫教主待我不薄，視我如同左右手，怎麼這種小旗，我以前一直沒有見到過？」

袖手神醫又嘆了一口氣，俛首無言。

上了船之後，火姬傳音問道：「如何處置這老賊？」

俞人杰思索了片刻回答道：「等會兒你走你的，這老賊交我帶着就是了！」

火姬的嘴唇微微開閤了一下，欲言又止。

兩個時辰後，小船靠岸，天色已黑，火姬站在堤岸上發了一會兒呆，終於發出一聲低嘆，掉身逕自先走了。

袖手神醫見兩人竟然分手各自西東，似乎很感意外。

俞人杰押着他走了一段路，看見迎面

駛來一輛空馬車，便將那輛馬車喊住，上車之後吩咐道：「雲溪！」

袖手神醫施德修忍不住問道：「你要將老夫帶去哪裏？」

俞人杰悠然地反問道：「你想要去那裏？」

袖手神醫苦着臉道：「老夫那裏也不想去，如你老弟願意高抬貴手，什麼條件老夫都答應！」

俞人杰微笑道：「你且說說看，你能答應一些什麼條件？」

袖手神醫道：「如你老弟想習歧黃之術，老夫願就所知，傾囊相授！」

俞人杰笑道：「閣下的醫術，誠然使人羨慕，只是在下並不想有你這樣一個師傅！」

袖手神醫又道：「若你老弟想知道溫思廣那窮酸的種種秘密，老夫亦願從頭一一奉告。」

俞人杰搖頭道：「這不算條件。」

袖手神醫道：「爲何這不能夠算作條件？」

俞人杰笑道：「因爲這一部份，只要不放了你，早晚不愁你不說出來。」

袖手神醫沉默了片刻，像是鼓足了勇氣似的，突然低聲說道：「老夫還有一樣寶貝。」

俞人杰微微一笑，接口道：「有一部金筆縱橫七十二式，亦名縱橫譜的武學秘笈，是不是？」

袖手神醫一呆道：「你——」

俞人杰道：「我便是這部秘笈的舊主人！」

袖手神醫失聲道：「原來——」

俞人杰道：「所以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大醫師今天落得如此地步，實在怨不了別人；當年你若是不計較報酬，救活了金筆大俠，今天你大醫師又怎會處處依賴別人，如喪家犬，如漏網魚，最後甚至連一條老命都不一定保得住？」

袖手神醫辯駁道：「那你先前爲什麼要放了姓解的那個臭女人？」

俞人杰道：「放了她怎樣？」

袖手神醫道：「你難道不知道天龍府係毀於天魔羣兇之手，這女人亦爲當年謀殺要角之一？」

俞人杰道：「大丈夫要是非清楚，恩怨分明。今天沒有她，我就離不了君山，我不能殺她，是協議之一；錯開今天，你再叫她在小爺面前走過去看看！」

袖手神醫施德修道：「那麼你打算將老夫怎樣處置？」

俞人杰道：「這個到時候你自會知道，總而言之，一定會比你對平日求你治病的人，處置的方法要公平一點就是了！」

袖手神醫見這位小太爺口齒鋒利，對他姓施的平素爲人，又知道得如此清楚，深知多言無益，即未再說什麼。

馬車行駛了約莫個把更次，俞人杰探頭問道：「什麼地方了？」

那車夫回頭答道：「剛過城陵磯，前面快到草橋鎮，相公是不是想歇棧？」

俞人杰點頭道：「是的，到了草橋鎮，稍爲停一停，我要在鎮上看個朋友。」

× × ×

火姬沒有料錯，杜門秀才和神行無影兩個魔頭，果然在第二天中午時分回到君山。只是，整座地腹中：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杜門秀才因爲只有袖手神醫知道他的「毛病」，起初尚以爲得者一時色迷心竅，拐跑了火姬；及至仔細搜查了三名失踪者的寢室，才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

袖手神醫房中，所有之藥經藥典，以及各種名貴藥材，全都完整無缺；而俞人杰和火姬房中，原有之貴重財物，則均已不翼而飛。

最後，兩人在火姬房內，又搜出那封預留之書信。

依神行無影之看法，他認爲這封書信，仍有採信之價值。

所以他建議馬上派出人手，去將兩怪和無影神抓追回來，因爲他猜測火姬也是遭到了刼持。

杜門秀才連連搖頭，認爲他這種想法太天眞。

神行無影不服道：「不然他們將這封書信留下來，算是什麼意思？」

杜門秀才冷笑道：「什麼意思？想使你我中伏送命！」

神行無影道：「那難道就聽任他們這樣自由自在的一走了之不成？」

杜門秀才道：「換了別人，也許差不多；碰在我姓溫的手裏，恐怕沒有這麼輕鬆！」

神行無影道：「溫兄計將安出？」

杜門秀才說道：「你蔡兄等着瞧就是了！」

說着，指令一名小婢，去召來八名均作漁民裝束的武師。

他將八名武師分成四組，分別交代了四種不同的任務；八名武師領取機宜後即日先後出發；兩組奔華容，兩組奔岳陽。

兩天後，前往岳陽的兩組武師，有一組首先回報：說是一名叫三楞子的車夫，曾將一名少年和一名長鬚老者送到草橋鎮；車子是那少年僱的，原說要到雲溪，最後却在草橋鎮下了車。

杜門秀才望了神行無影一眼，面有得色的冷笑道：「我說如何？」

神行無影蔡公明向那武師問道：「車上只有兩個人？」

那武師答道：「是的，卑屬等也曾趕去兩人下車之處，秘密套問附近店家，據說兩人下車之後，曾一度進入對街之客棧，只是進去沒有多久，又藉故退了房間，以後就不知去了那裏。」

神行無影口中罵道：「好一個狡猾的小子！」

杜門秀才嘿了一聲道：「草橋不過是巴掌心大的一點地方，我就不信他小子能躲到那裏去！」

神行無影皺眉自語道：「那女人未跟兩人走在一起，這裏面原因何在，實在使人有點想不透。」

杜門秀才冷笑道：「慌什麼，抓到那小子後，一切自然明白，溫某人有的是手段，管叫他小子有得受用的！」

說着，向那兩名武師揮手道：「你們可以下去了！」

那兩名武師退去後，神行無影悄聲問道：「依溫兄看來，要不要馬上派人到華

容和岳陽，去將『四大金剛』或是『長白六絕』抽調幾人備用？」

杜門秀才沉吟一會道：「不一定，得看看情形再說。」

神行無影低聲道：「這小子突然拐走施老兒，事情頗不尋常，也許這小子當初投入鏢局，便是天山那三個老賊的主意。如果蔡某人沒有猜錯，小子此舉，很可能是因爲三個老賊之中，有人忽然得了重症。天魔教方面，不會發動得這麼快，倒不如趁此機會先將人手集中起來，除却此一心腹之患。」

杜門秀才點點頭道：「也是道理。」

神行無影奮然道：「小弟這就出去派人！」

這位與天山三義勢不兩立的大千山莊主，見自己的主張受到採納，登時顯得滿身是勁。

就在他離座起身，待向門外走去之際，門口光亮一暗，忽由兩名武師步履踉蹌地抬進一扇木板。

木板上躺着一人，口角流血，氣如游絲，正是教中的那位大師爺——無影神抓侯玄經！

杜門秀才一呆，連忙跳起身來，奔過去叫道：「侯兄不碍吧？」

無影神抓斷續地道：「只是一點內傷……無甚……要緊……快去……請……請……施副教主……先……先……給我……閉……住……穴道！」

神行無影站得較近，聞言之下，指出如風，忙爲他點了神昏穴。

無影神抓身軀微微一顫，隨即閤上眼皮。

杜門秀才急得什麼似的，不住搓手道：「這，這怎麼辦？」

神行無影想了想道：「他房裏的那些丫頭，不知道是否懂得用藥？」

杜門秀才連連搖頭道：「沒有用，這老兒甩藥，從來不開藥方，連那些藥瓶，都以暗號爲記，這老兒可惡就可惡在這種地方！」

神行無影道：「小弟早就建議你溫兄，向他要幾個方子下來，以備不時之需，你溫兄總是不聽，說什麼怕傷了和氣，現在怎辦？小弟在這方面，一竅不通，普通大夫，不一定治得了，而且時間上也不一定來得及。唉唉，眞傷腦筋！」

杜門秀才在屋中轉了兩個圈子，忽然站定下來，向那兩名武師吩咐道：「曾師傅去佟娘娘那裏，先拿點護心丸來。馮師傅速赴岳陽傳令：要鐵杵、飛刀、雙戟、黑心四金剛，在今天三更，齊集待命，快去！」

原來無影神抓在教中雖然只是一名清客式的智囊人物，其受杜門秀才倚重之程度，却遠在領有副教主名義的神行無影和袖手神醫之上。

起先神行無影建議派人前往草橋圍剿天山三義，杜門秀才雖然答應了，但顯然答應得很勉強。

如今，這位天道教主爲了挽救得力心腹的一條性命，就是有人阻擋，也阻擋不住了！

兩名武師，分別領命而去，杜門秀才又向神行無影道：「溫某人準備今夜親自跑一趟岳陽，華容方面，尚請蔡兄多多費心。長白六絕的脾氣你蔡兄是知道的，只要不離女人和酒，一個個聽話得很；你不妨這樣告訴他們：將來雙姬到手，溫某人一定履行諾言！」

神行無影道：「這個小弟知道。」

× × ×

同一時候，岳陽城中，黑天王喬半山的一支人馬也到了。

這位甚得淫狐巫馬五郎器重的新任金筆堂主，他在淫狐面前誇下海口，聲稱一定要把金花魔父子抓回總壇，但一路上鬼影子也沒有碰到半個，其惱火之程度，自是不問可知。

他首先去到城中的天魔分壇，叫來那名分壇主問對方金花魔父子最近有沒有在岳陽這一帶出現？

那名分壇主據實報告道：「城中的戚記銀號，前幾天突然關了門，看情形似乎來過。」

黑天王桌子一拍，勃然大怒道：「那你爲何不早說？」

那名分壇主爲之啼笑皆非，但他深知道這位過去的黃旗大護教，說什麼，就是什麼，毫無情理可言，當下只得躬身認罪道：「是的，這是卑壇疏忽的地方，尚乞堂主海涵。」

黑天王翻着眼皮道：「那麼你知不知道他們父子去了什麼地方？」

那名分壇主本想回說不知道，但一想到這三個字很可能要了他的腦袋，遂硬起頭皮扯謊道：「不曉得可靠不可靠，有人說是去了城陵磯……」

黑天王想也不想，立即跳起身來，揮手叫道：「來，孩兒們，追下去！」

跟他出去的那十多名護法，當然不乏頭腦清醒之輩，只是誰也不想多惹麻煩。於是，說走就走，大夥兒櫈子沒有坐熱，又向城陵磯進發。

到達城陵磯，天色已黑，只好先行落找。

落棧之後，略進飲食，接着派人出去，分頭打聽消息，就像放出一羣亂飛的蜜蜂……

那些護法們，比較穩重一點的，雖然知道這樣做無異大海撈針，依然照章行事，大街小巷，東張西望，當散步一般到處逛蕩；有一些狡猾的，則乾脆跑去窰子裏，大幹其風流勾當。這是他們一路上得來的經驗：弄得筋疲力盡回來，反而更像那麼回事！

客棧後面，是座三官廟，離黑天王等人落脚之客棧，只不過數十步光景，正是杜門秀才今夜約集四金剛之處！

說來也是事有湊巧，有一名陸姓白旗護法，在窰子裏荒唐過了，意興闌珊，只想睡覺，走到客棧門口，才想到回來得未免早了點，於是從小巷中穿過去，看見那座三官廟，認爲是個好地方，結果竟跑去廟中，在大殿後面放身躺倒，悠然進入夢鄉。

也不知過去多少時候，他仁兄忽爲一陣脚步聲吵醒。

他起初尚以爲來的是廟祝，及至聽到來人的談話聲後，才發覺情勢似乎有點不妙。

（未完）

太空穿梭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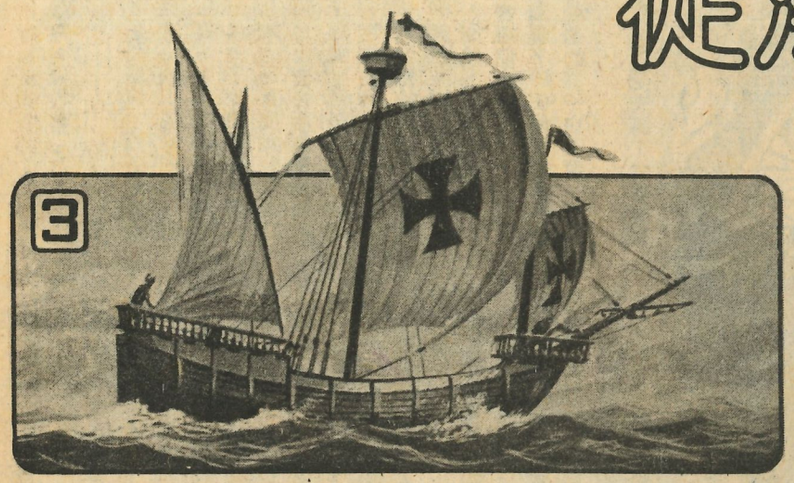
譯・戈刀

數千年來，旅行都是緩慢得像蝸牛一般的，在陸上，騎馬算是最快的了，但有時碍於地勢，依然有「欲速不達」之嘆，至於流徙民族，他們所能使用的只有駱駝，而駱駝的步伐，和人類的快不了多少，海上，最初當然是利用浮木，後來把木挖空，變爲獨木舟，過了若干年，才懂得使用風帆代替了划槳，但在順風順水的情況下，速度是改進了，可是，如果遭到了逆風，或者逆流，情勢就必須棄舟登陸，到時還要背上獨木舟，或者拉着水裏的木排，那就百上加斤了，直至十七——十八世紀蒸汽機的發明，才把這個世界逐漸縮細，但是，人類是不會因此而滿足的，他們需要更快、更方便、更安全的交通工具。到了今天，我們環遊世界所花的時間，在中世紀的時候，只够走二百公里而已，換句話說，那是比前進步了差不多百多倍。不過這仍舊只限在地表上的旅行，人類的慾望並不只限於這個階段的，他們渴望飛向太空，在今天的科技的進度中，十九不會失望。

▲石器時代，浮木是最初的交通工具，跟着便是把木挖空，變成了一只獨木舟，人坐了在挖空的地方也不會翻倒，而且跟坐在一塊平板上一樣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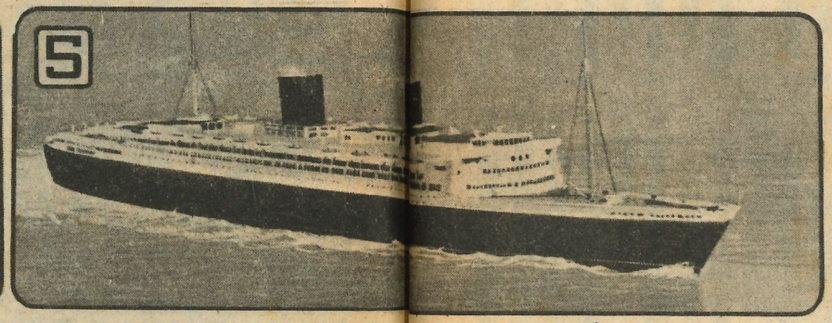
▲沒人知道第一只輪子是誰發明，但最早的記載則來自中東的索瑪地方（幼發拉底河下游一地區），那是一乘三千五百年前的靈車，但這書中的則是公元前八百五十年前的亞述戰車，戰車的輪子，已經懂得包上一層金屬，使它耐用一點，由馬匹牽引，跟着那一千年形式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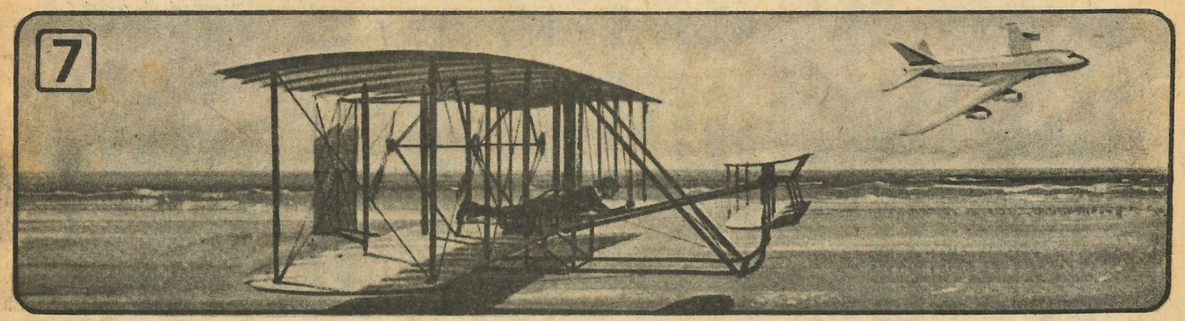
▲帆船的歷史和輪子的差不多，到了基督教時代，羅馬的船隻有長至三十公尺的，載重二百五十噸，包括乘客和貨物，圖中的是一艘十五世紀的大型帆船，它就是哥倫布的「聖瑪利亞」號，全長二十五公尺，三枝桅的，最快的船是十九世紀的快船「吉蒂沙克」號，由澳洲駛到英國，紀錄上是六十七天不够。



▲世界第一個火車頭是一八〇三年在英國康華爾地方建成的，四十七年後，如圖的火車頭替美國開拓了不少的新邊疆，單是美國，一八六六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建造了火車頭凡五萬個，世界上最快的蒸氣火車係西班牙所有，時速達二百零二公里，四十年來它一直保持這個紀錄，今天的火車頭，多數用電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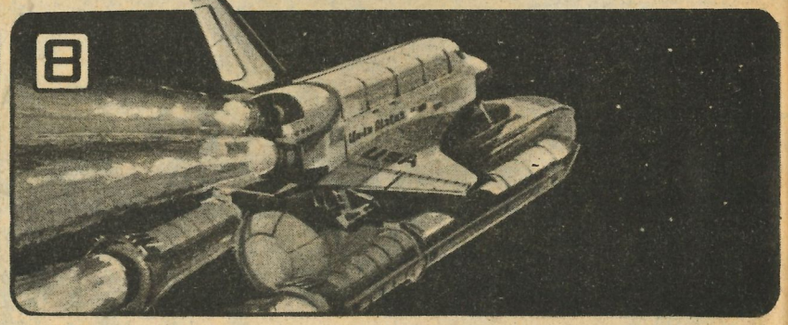
▲第一艘利用蒸汽推動的輪船是英國的「塞理雅斯」號，它於一八三八年橫渡大西洋，煤斤用完了，但船却在汪洋之中，於是船長下令把一切家具作燃料，發動引擎，上圖是世界最大的遠洋客輪「伊利沙白皇后」號，經常載客橫渡大西洋，但乘客不多，人們多數搭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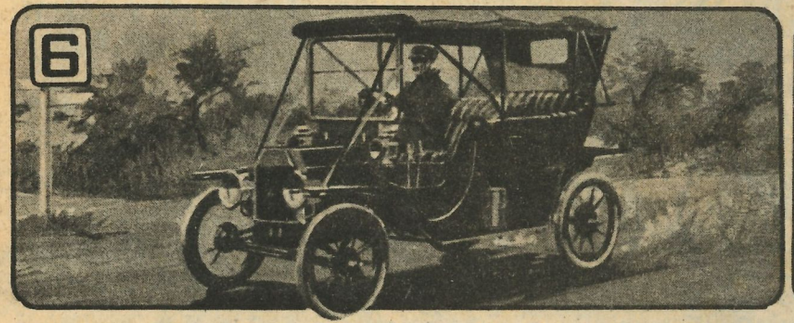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韋利兄弟創造了一副比空氣還要重的飛行機器，當時氣球已經面世若干年，不料那副飛行機器只走了十三公尺，即能升上空中，十二秒鐘內飛行四十公尺，於是人們銳意研究氣流的問題，精益求精。

圖中波音七四七的翼幅，就比韋利兄弟的那副飛行機器的長度長得多，可載乘客和機員五百人，時速達一千公里，機翼可携帶二十三萬二千品脫的燃料，全重超過三百五十噸，但更大的飛機，已在建造中。



▲太空時代開始於一九五七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衞星「敬禮」一號，進入軌道，四年後，加加里變爲第一個太空人，到了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艾思朗是第一個踏進月球的地球人，上圖的太空穿梭機是用來星際旅行的，同時，預定在一九八〇年至九二年之間，它將負起五百六十多項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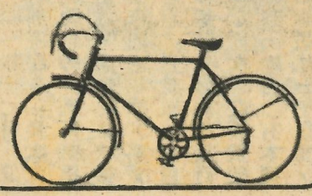
從浮木到



▲一八八五年，德國工程師賓治製造了第一部汽油推動的車子，早期的汽車是很骯髒和經常「拋錨」的，到了一九〇八年，這個問題才逐漸解決，福特T型汽車實行集體生產，到了一九二七年，製成的汽車達一千五百萬部，生產變爲過剩，集體生產才告停止。現在，汽車所造成的擠迫，污染和意外各國都頭痛。

未來世界幻想曲

根據進度，我們可以預測未來的交通工具將會有高度的性能，以及構造簡單化，同時又要價錢不貴。在擠迫的城市，單車就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甚至可能每人都擁有一部。



萬里招魂

富翁奧比音突然失魂落魄，私家偵探查悉他被妖婦施術，「靈魂綁票」，勒索一億美元，奧太太跟他兒子奧龍先後出擊，派出大批殺手，遠征火山湖，向怪物挑戰，企圖奪取囚禁在湖底鉄箱之內的「靈魂」。

擄去魂魄勒贖巨款

意大利有許多豪門富戶，乃是世襲的，生下來已經是巨富，到了他的一代，賺上加賺，越來越加富有，再又因爲他的事業越來越加蓬勃，他的子孫相當多，儼如一方之霸。四十七歲的巨富奧比音就是這一類人，他是三間大機構的董事長，掌握了鋼鐵業的皇座，綽號「鐵王」，至於他經營的鋼鐵生意，包括製造軍火、汽車、大大小小的機器，甚至鐵床或者用鋼鐵製造的枱椅都是他的產品，無怪他足跡所到之處總是有一帮人作伴，恍如七星伴月。

由於他的社會地位步步高陞，他本人固然是感到很有光彩，即使他的家族，仍是很榮耀，特別是他的妻子白芙蓮，更加顧盼自豪。

她已經四十歲，仍是充滿了青春光彩，在她跟奧比音居住的「雲石宮」之內，有三個巨型的健身室，另有小湖可以划艇，兼且有一個冷熱水供應的游泳池，一般遊客都渴望入內觀光，每一次宴客，那一座園林別墅足可容五百人，凡此種種，可以反映出奧家的聲勢浩大。

照理奧比音體魄强健，心情開朗，不會輕易患病，誰也料不到，在一個氣溫回暖的暮春之日，他忽然發生奇異的病，恍如失魂落魄，整日呆坐，或者喃喃自語，似乎患了神經病，如果他是平平無奇的人，早已被人送進瘋人院了，既然他是意大利首富階層當中的一員，那就大不相同，他仍然留在家裏享福。

白芙蓮覺得臉上沒了光彩，只是丈夫的反映，如果奧比音整天患病，不單是令她看了不舒服，還感到面目無光，原因是外間有些對他們極端不利的謠言，認爲他已經染上了瘋症。她渴望澄清謠言，總是沒有可靠的對策，因此她感到心煩意亂，坐立不安。

有一個晚上，她接獲一個神秘的電話，用嘲笑的口吻說：「奧太太，你不認識我，我却早已認識你，八年之前，你在羅馬歌廳享譽，紅透半邊天，那時我還是你的捧場客。我一直都希望你好好的過活，料不到你的丈夫忽然發生變化，沒有人知道他患的是甚麼病，我却知道一點，我很願意帮忙你，你是否有空，願意傾聽我的說話麼？」

聽他的口吻，似乎以前他跟她有過相當深厚的感情，是否如此？她沒有時間去分析這傢伙所說的話究竟有甚麼含意了，她急於獲悉的是丈夫究竟患了甚麼病，故此她有些焦躁，說：「我不知道你的大名，不知道怎樣稱呼你，我只能以感謝的心情跟你交談，相信你一定是懂得奧比音幹了甚麼，或者無意中得罪了甚麼人，以致發生怪病，你可否把這種秘密原原本本的向我透露呢？」

神秘客在電話機的那邊說：「奧太太，我當然是很誠意的協助你的，倘不是這樣，我就不會打電話給妳，至於妳丈夫發生這種古怪的舉動，看來他患了病，事實上他完全健康，毫無病態，只是被人盜取了魂魄！他近來有許多秘密是瞞着妳進行的，他暗中跟一個叫做千面女郎紅紫荊的巫婦幽會，做夢也想不到，她居然有本領盜取了他的魂魄，假如妳想他一切復元，只有依照紅紫荊的吩咐去做，一次過給她一億美元，贖回他的靈魂。」

白芙蓮聽得心上一震，說道：「你是否代表巫婦紅紫荊的人向我說出這個數字呢？」

「不，我不是她的代表，只是想妳們夫婦團聚而已。」

「假如我答應你提出來的要求，怎樣

交欵呢?」

「很是簡單，你把那些鈔票放在一個鐵箱裏面，再把它放在府上後園的泳池旁邊，自然有人把它拿走，那些鈔票到了手，奧先生即時可以復元。」

白芙蓮想了想，說：「我怎能相信你呢?假如你是刼匪，誘我把鈔票搬出來，入屋打刼，我豈不是吃了大虧?」

「是的，奧太太，在妳的一方面看，妳的確是可以這樣想的，其實我們也替妳想過，並且建議妳可以做一個小小的試驗，在指定的一段時間，妳把一萬美元放在鐵箱裏面，讓我們取去，我們可以給你十分鐘的時間看到一個清醒的丈夫，你認爲可信，然後跟我們磋商，仍未爲晚。」

「好的，如果妳同意，我希望即時進行這一項交易，放下電話機的聽筒之後，我就把一萬美元放在一個鐵箱裏面，任由你把它拿走，然後看看我的丈夫是否暫時恢復常態，希望你合作。」

神秘客聽了，欣然說：「奧太太，我願意合作，首先，你把鈔票放在鐵箱之內，打開了箱蓋，然後扶着奧先生出來，讓他坐在梳化上面，那個地方必須特別空曠，讓他剛剛恢復常態就吸到新鮮空氣，你明白我們的意思嗎?」

「我似乎並不徹底明白你的意思，不過，我們只是進行一項交易，用一萬美元去買十分鐘的清醒，其餘的事情，不必斤斤計較，要談的事情都談過了，現時我立刻入房拿鈔票，並且把奧先生扶出來，我可否讓他坐在小樹林旁邊早已放置的一張膠製梳化上面?」

「可以這樣做，當你看見鐵箱之內的鈔票不翼而飛之際，你就會發覺奧先生一切復元，記得這一點，他只有十分鐘的清醒。」

神秘的語聲終止了，她立刻走進寢室之內，看看奧比音，跟着把他扶到後園的膠梳化上面。奧比音的神色不弱，只是迷迷惘惘，倘若沒有人作伴，他不會到處走動的，呆呆的坐着，故此她很是放心，轉身走進寢室看看有沒有鐵箱之類的東西。

她發覺有一個長方形的箱子，只是木箱，並非鐵箱，長二呎多些，頗爲合用，打開保險庫，拿出一萬美元的現鈔，放入箱內，走到奧比音的身邊。

她伸手搖了搖他的肩膊，說：「奧比音，你覺不覺得冷?」

奧比音搖了搖頭。

「你覺不覺得餓?想吃東西嗎?」她連續問了兩句，奧比音仍是搖頭。

她沉住氣說：「你有沒有話想告訴我呢?」

奧比音仍是搖頭。

這一連串的反應，反映出他仍是神志不清。

她不再理會他，把一萬元美鈔放進一個木箱內，拿到靠近樹木那邊的空地上放置，大聲說：「神秘客，你現時可以施展法力給我看看了，相信鈔票放進木箱或鐵箱之內，沒有甚麼分別，你可以現形，把它拿去，同時作法使我的丈夫有短暫的清醒吧。」

小樹林那邊有一句話飛出來，說：「奧太太，請你稍爲退後，我要施展法力了，奧先生就快清醒，記得這一點，他只有十分鐘的時間，你想跟他商量甚麼，必須抓緊時間很簡單的向他請示。」

看來小樹林那邊似乎躲着一個人，用擴聲器把他想說的話傳出來，她想走向那邊看看，却又不敢輕舉妄動。

就在這時，忽然有一股勁風吹出，使她毛骨悚然，那一股强勁的風吹過，陰風四起，燈光變暗，風雲變色，她嚇到退後幾步，回到奧比音的身邊。

燈光越來越暗，忽然熄滅，她不由自主的尖叫一聲。

她的驚呼聲相當响，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那麼尖銳的呼叫聲可能把一家人吵醒，可是，風聲凄厲，遮蓋了她的呼聲，那就不同了，沒有人聽得到。

很快燈光復亮，她走近木箱那邊看看，發覺所有鈔票已不知去向。

突然，她聽到一陣熟悉的脚步聲，掉頭看看，她才知道走近身邊的人是奧比音，驚喜交集。

奧比音聳了聳肩，說：「白芙蓮，外邊的風這樣大，幹甚麼獃在這裏呢?走進屋裏喝杯咖啡好嗎?」

他的說話有條有理，跟患病的情況大不相同，白芙蓮喜出望外說：「好的，讓我替你弄一杯咖啡，大家一起坐着喝。」

兩人剛走進去，坐下來，她就按動電掣煮咖啡，每一個動作都是很快速的，她知道奧比音只有十分鐘的清醒，必須爭取時間。

奧比音看見她如此忙碌，一反常態，引以爲奇，說：「親愛的白芙蓮，你不是趕着去看戲吧?」

「不，我沒有約會，有足够的時間跟你談談，你懂不懂睡了多久?」

「似乎睡了一整天，故此我想喝杯黑咖啡提神，因爲我有許多事情急於處理，最要緊的事情還是打個電話給沙非爾，因爲他並非意大利人，是阿拉伯人，想向我買一批軍火，講好價錢之後，三個月交貨，我可能賺一億美元，不過，這一宗交易必須十分謹愼去做，因爲阿拉伯是意大利的死對頭。」

「如果這件事情對意大利不利，爲甚麼你要接這一宗生意呢?」她有些困惑。

「軍火有許多種，我只是替他製造一些射程並非很遠，兼且不會耐用的槍炮，打仗的時候並無實效，那就不會使意大利受到影响，你必須知道，他只是靠搜購軍火這一招中飽私囊，賺官方的錢，並非眞的準備打仗。關於政治方面，我不理會，只是無愧於心便算。」

說到這裏，他突然說：「我想喝的一杯咖啡呢?」

「咖啡已經煮好了，我立刻倒出來。」她盡快的倒了一杯咖啡給他，急急忙忙的問：「商務方面，你有甚麼重要的事情要吩咐我做的?」

她問得太過出奇了，奧比音向她瞪了一眼，說：「白芙蓮，妳好像想跟我討論關於遺產的事，眞是討厭!我一點病也沒有，如果你反反覆覆的向我查問，我可能因此無中生有的弄出病來!」

她不敢開口，看他喝咖啡。

奧比音喝了一口咖啡之後，緩緩地開口：「我的三個兒子，加上一個老友，即使我有甚麼不測，他們也會把那些工廠以及公司攪好的，你不必担心。」

「你的朋友很多，你以爲那一個老朋友最可靠呢?」她急急忙忙的問。

「除了巴比羅還有誰?」他只是說了這麼一句，忽然臉色大變，說：「白芙蓮，有一個巨人走近我，把我抱起來，他想把我帶走，我怎樣捨得離開妳呢?眞是可憐，我跟妳越走越遠了，我想看看妳也辦不到，想摸摸妳的玉手，碰碰妳的櫻唇，更加辦不到!」

他自管自的說，說到這裏，整個人向後傾倒，一雙脚伸得很長，顯然他仍是躺在梳化上面，看來相當可怖，似乎患了急症，又似是「中風」。

她大吃一驚，正想打電話找醫生，忽然聽到電話機的嗚嗚聲。

她走過去，抓起了聽筒，對方竟然是私家醫生雷朋。

雷朋說：「你是誰?我想找的是奧太太白芙蓮。」

「我正是白芙蓮，妳有甚麼事要找我呢?」

「因爲剛才我接獲一個神秘的電話，他對我說知，奧比音先生突然失去穩定的力量，搖搖欲倒，那不要緊，叫我通知妳，免得妳發生憂慮，這件事情究竟是怎樣攪的?」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控制了奧比音，你還是快一些趕到我家來吧，我也需要醫生的幫忙。」

過了一會兒，雷朋走進了奧家的雲石宮。

他早已知道奧比音最近發生了一宗奇事，失魂落魄，却又不是患病，他也到奧家診病過三次，始終沒法找到病源，那時他再到奧家，從她口中獲悉奧比音曾經有十分鐘的清醒，引以爲奇，更奇的是他剛剛清醒了十分鐘，還沒有喝完一杯咖啡，便即昏迷不醒，雷朋替他注射了一針鎮定劑，說：「不管奧先生是否患病，打了這一針，他就會酣睡，明天早上覺醒，一定比較現時的昏迷狀態發生好轉，不過，他的病態反應始終是存在的，我懷疑有人躲在暗處企圖傷害他。」

白芙蓮嘆息了一聲，說：「雷醫生，你所懷疑的事情，並非憑空的推測，確確實實眞有其事，爲了研究我丈夫的怪病，我使用二十四小時旋轉不停的微型錄音帶，我可以把它播放一次，你就能够更加清楚的明瞭我丈夫眞的受人控制了，這裏有兩卷錄音帶，一卷錄取我跟神秘客交談的每一句，另外一卷，錄取奧比音清醒之後說的每一句，最低限度，它證明了我曾經受到一個隱形的怪客威脅，並且損失了一萬美元!」

說完，她把錄音帶拿出來，放在巨型的錄音機播放，證實了她所講的話，句句屬實。

雷朋傾聽了一番之後，向她望了一眼，說：「你眞是了不起!我眞是不明白，你怎會想起使用微型錄音帶這一招呢?你根本上不是警探。」

白芙蓮說：「雖然我不是警探，我有些朋友是私家偵探，這個方法是他指導我如何安裝的，如果你不嫌我冒昧，我想介紹他跟你認識，澈底研究整個局勢。」

「我也想見見他。」雷朋友很鄭重的說，跟着補充一句：「有時醫生也會向私家偵探求助的，正如私家偵探有時要找醫生幫忙。」

巫婦下毒手用心險惡

午夜過後約十分鐘，高大而又英俊的私家偵探李洛走進門來，白芙蓮把他迎入第二重門戶，再入小客廳坐談，說：「我很高興，有機會讓兩個好朋友聚在一起，由我介紹。」

說完，她替兩個人介紹過，沉住氣說：「今晚所發生的事，照理應該報警，可是，我不想損害奧家的聲譽，故此，我考慮一番之後，決定不報警了，希望兩位替我保守秘密，現時我想把神秘客向我勒索一億美元巨欵的經過情形講述，再請兩位聽聽錄音機的語聲，首先要注意這一點，他是代表巫婦紅紫荊向我勒索的，此事可能與巫術有關。」

私家偵探李洛傾聽了一會，說：「奧太太，這件事情你處理得很好，眞的不應該報警，假如你報警，勢必涉及失去一萬元的巨欵以及奧先生清醒了十分鐘所說的話，並且送出錄音帶作證，那些錄音帶所錄取的正是奧先生本人的口音，他談及準備製造一批軍火，賣給敵對的國家，那是有罪的，照我看，你應該把它毀滅，最低限度也要把它收藏在最密的地方，別讓它落在歹徒的手裏。」

白芙蓮向他道謝。

雷朋說：「我想站在醫生的立場去研究奧先生所發生的病態反應，請你們注意這一點，所謂病態反應，並非指明那一個已經患病，只是出現病態的反應而已，有時一個人的體質發生變化，誤吃不良食物，或者被人催眠，又或他開始發生人格分裂，大腦提前退化，都有可能出現各式各樣的病態，包括了奧先生現時出現的病態在內。」

李洛說：「我是私家偵探，一向不相信巫術，我認爲巫術係催眠術，加上了藥物的刺激影响使然，它不會單獨發生效驗的，假如一個人對催眠術以及藥物各方面都有深長的認識，他就有可能假借巫術去進行邪惡的勾當。」

雷朋說：「李先生所講的話，與我的想法完全相同，我認爲奧先生極有可能受到催眠術的控制，換言之，他被人施展隔地催眠的一種邪術，使他忽然清醒，忽然昏迷，沒有進行這種邪術活動之前，他可能無意中吃進了一些古怪的藥物，例如：班鳩或者象皮樹。」

李洛很有興趣，說：「雷醫生，你講的班鳩是否七彩的硬殼甲虫，產地係西班牙呢?」

「是的，這種甲虫並非只是西班牙一個地方有得生長，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有牠的踪跡，不過西班牙甲虫往往被人用毒草飼養，使牠變成催情藥而已。」

白芙蓮微有所悟，說：「雷醫生，你

說的是否金蒼蠅呢?」

「是的，有些人吃了太多的金蒼蠅，逐漸覺得大腦麻痺，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特別容易接受催眠，不過，只是吃進沒有催情作用的甲虫，凡是屬於班蝥類，都有可能使一個人神志不清。」說到這裏，他望了望白芙蓮，補充一句：「奧太太，我並非說奧先生經常吃那些用作催情的甲虫，請勿誤會。」

白芙蓮嘆息了一聲，說：「雷醫生，我的意思跟你的想法剛剛相反，他正是吃進一些含有催情作用的甲虫，然後變成失魂落魄，被人催眠，假如眞有此事，那就加倍證實怪客口中說的巫婦紅紫荊了，不過，他並非在我的家裏吃到這種藥物的，他可能在另外一些女人的家裏無意中吃了它，雷醫生，你不是外人，我不妨把一種屬於我的秘密說出來，李洛先生並非奧家聘請的私家偵探，他是我私人聘請的，我早已獲悉他有外遇，把巨欵花在女人的身上，現時我想請李洛先生講述他秘密偵查奧比音的經過情形說出來。」

李洛不提防她這樣說，有點不安，很快他就把不穩定的情緒控制，說：「我是受僱於奧太太去偵查她丈夫是否有外遇的，相當奇怪，我每次跟踪他的時候，發覺他突然失踪的地方，竟然是墳場，以他的身份地位來說，即使他想玩女人，也不應該在深夜進入墳場的，何況墳場不是妓院，根本上沒有女人供應?故此我覺得此事必有一種深沉的秘密，叫奧太太暗中把一些可以長時間錄音的工具，裝置在他的衫鈕裏面，那種大衣是特製的，衫鈕特別粗，外邊看來，沒有絲毫可疑，其實它是可以吸收音响的，一共有六粒衫鈕，輪流吸收外邊的語聲以及其他音响，不必加進錄音帶，故此長期使用，沒有被他發覺，從那些鈕子帶來了許多古古怪怪的音响，反映出他從某一處墓穴弄開機關走進去，從另外一處走出來，坐上了汽車，然後離去，抵達一個銷金窩，然後在那個地方狂歡作樂，包括飲酒玩女人，可能他在無意中吃了一些神秘的藥。」

局勢逐漸明朗，奧比音結交了一個壞女人，她設法使他失魂落魄，勒索巨欵。

這樣子勒索是別開生面的，因爲被勒索的人仍然留在家裏，並非被人綁票。

這種情況可以說他的靈魂被人綁票，會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呢?頗覺耐人尋味。

私家偵探看水晶球

那晚白芙蓮欵待這兩位嘉賓在家裏小吃，喝了些酒，隨意閒談，逗留相當長的時間，然後分手離去。

翌日上午，私家偵探李洛單獨找奧夫人晤談，說：「奧太太，你昨晚發生的一些奇怪遭遇，我認爲它是可以運用偵探學的知識加以判斷的，最低限度證明對方只是綁匪集團當中的一個單位，不過假借巫術使你覺得難以對抗而已，現時我可以做幾種實驗給你看看，作爲科學實驗的用具就放在這個占士邦箱之內，首先，我想對妳說知，當妳把鈔票放在木箱之內，拿到後園空地，怪客有些不滿，因爲他必須使用吸管去吸那些鈔票，如果你依他的話去做，吸管吸去了鈔票，不會帶走箱子，因爲他說的是鐵箱，可是，你却把鈔票放在木箱裏，如果他始終躲在小樹林之內，他無法取走鈔票而把木箱留下來，故此他必須走出來，他早已預防有這種變化，預先準備兩排東西，分別控制燈光忽明忽暗或者製造風聲，說得清楚一點，不妨這樣分析，他利用風聲使你發生畏懼，跟着燈光變暗，最後，它完全熄滅，那時他乘機走出來，把鈔票拿走，很快就離開奧家打電話給我，因爲他必須在燈光明亮之後的十分鐘內打電話給我，除非他在附近有一個巢穴，否則他無法借電話打出去的，奧家的雲石宮附近沒有商店，即使有，它已經關上了門，這是條綫索，不可錯過。」

說完，李洛把吸管，造風機以及控制電燈開關的三種機器從占士邦手提箱拿出來，弄給她看。

她佩服到極點，說：「李洛先生，我眞是興奮，看來沒有把握破案了，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一句，奧比音的命運仍然握在匪徒的手中，假如你找到那個巫婦紅紫荊或者怪客，切勿傷害他們任何一個，要是他們喪命，沒有人能够使我的丈夫清醒了，此後他就一生活在噩夢裏面。」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一百個放心！我只是私家偵探，入屋找尋可疑人物，身上沒有手槍。」李洛很鄭重的說。

奧比音的怪病仍然繼續發生，絲毫沒有起色，却又不會逐漸沉重，似乎對方眞正的目的不過是金錢，因此她稍爲放心。

反而奧家的三個兒子把這件事情看得很輕鬆，他們全部不相信爸爸被巫術控制，始終認爲他眞的患了病，一致主張把他送到美國最先進精神病院治療。

三個兒子都不是白芙蓮生養的，因此她不滿他們的見解，十分傷心，再唔私家偵探李洛的時候，凄然說：「奧比音的妻子病逝，他娶了我，三個兒子都看不起我，因此他們對父親有很大反感，例如奧比音永遠是昏昏沉沉的過活，他們大權在握，更加開心，我必須要奧比音清醒過來，有時我甚至想籌一億美元去贖回他的靈魂，却又担心鈔票落在匪帮之手，對方把心一橫，仍是運用催眼術控制他，叫他自殺，豈非我間接謀殺他?如此一想，我就覺得心亂如麻，你已經活動了一週之久，這件案有甚麼寶貴的綫索沒有?」

李洛苦笑一下，說：「綫索是找到了，而且十定珍貴，可惜它更進一步的涉及巫術，我眞的給它弄胡塗了，不知道怎樣對付那些凶險，而又機智的匪徒。」

白芙蓮眉心一皺，很是焦躁，說：「李洛先生，你快些把這件事情有層有次的說出來，我相信你已找到匪帮的巢穴!」

李洛眉心一皺，說：「那晚我到處走動，始終沒法找到更進一步的綫索，事實上由府上的戶外駕車駛到附近任何一處有咖啡喝的餐廳，用不着花十分鐘之久，這一條綫索中斷了，我想說的是另外一條綫索，從水晶球找出來，一句話說，我想更爲深入的獲得綫索，靈機一觸，找一個最有名氣的老嫗卡福，她一生看水晶球，我覺得她有可能看出一些線索，果然不出所料，老嫗看了一會水晶球對我說知，奧比音的魂魄被妖婦奪去，放在鐵箱之內，那個鐵箱沉入意大利中部的一個火山湖，湖水只深三百呎，有時噴火，無人斗胆入內，這是我付出十五美元得來的綫索，可惜它牽涉到巫術。」

白芙蓮說：「看水晶球有些科學根據，它是透過對方心中所想的事物而講述的，有時頗爲靈驗，不過，你是私家偵探的身份，居然相信從水晶球獲得的指示，未免太過幼稚了。」

李洛絕不介意，說：「奧太太，你不要這樣快就給我如此輕蔑的批評，你應該注意這一點，除非有人預先把我的身份以及我的任務對老嫗卡福說知，否則沒有理由知道我想打聽奧比音的魂魄才去看水晶球的，故此她說的話可以看做寶貴的綫索，此外，我還可以把另外一種秘密奉告，吃私家偵探這一行飯的人，往往走進看水晶球的小屋之內，付欵看水晶球，希望得到一些口訊。」

「你的意思就是說紅紫荊，透過老嫗口中使你懂得一些綫索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

「如果你認爲眞有其事，我可以派人去火山湖走走的，此外，我還急於知道怎樣子的一種地形叫做火山湖，你說的火山湖究竟在甚麼地方，是否特別凶險。」

「好的，我當然傾全力去做。」李洛很是肯定的說。

大隊人馬遠征火山湖

李洛走開了不久，忽有一個電話打給她，她剛剛抓起聽筒就認得出那是神秘客的口音，對方很冷靜的說：「奧太太，剛才你的朋友到訪，大概他已經把一些寶貴的綫索告訴你，我可以十分肯定的指出這一點，奧比音的魂魄的確是鎖禁在意大利中部稱做雷神之家的一個火山湖裏面，因爲那邊有厲害無比的黑湖妖看守，比較安全!」

白芙蓮說：「她以爲放在鐵箱之內的魂魄也會被人偷去嗎?」

「她不是担心魂魄被人偷去，而是担心鐵箱被人偷去。」

白芙蓮嘆息了一聲，說：「我知道閣你不過，只是可惜，我並非大權在握，實在無法取得一億美元那麼大的財產送給你們。」

「不，你一定可以辦得到的，奧比音先生是羅馬的大富翁，人所共知。」

「我早說過，他的公司以及工廠俱是他的兒子管理，我怎能變賣他的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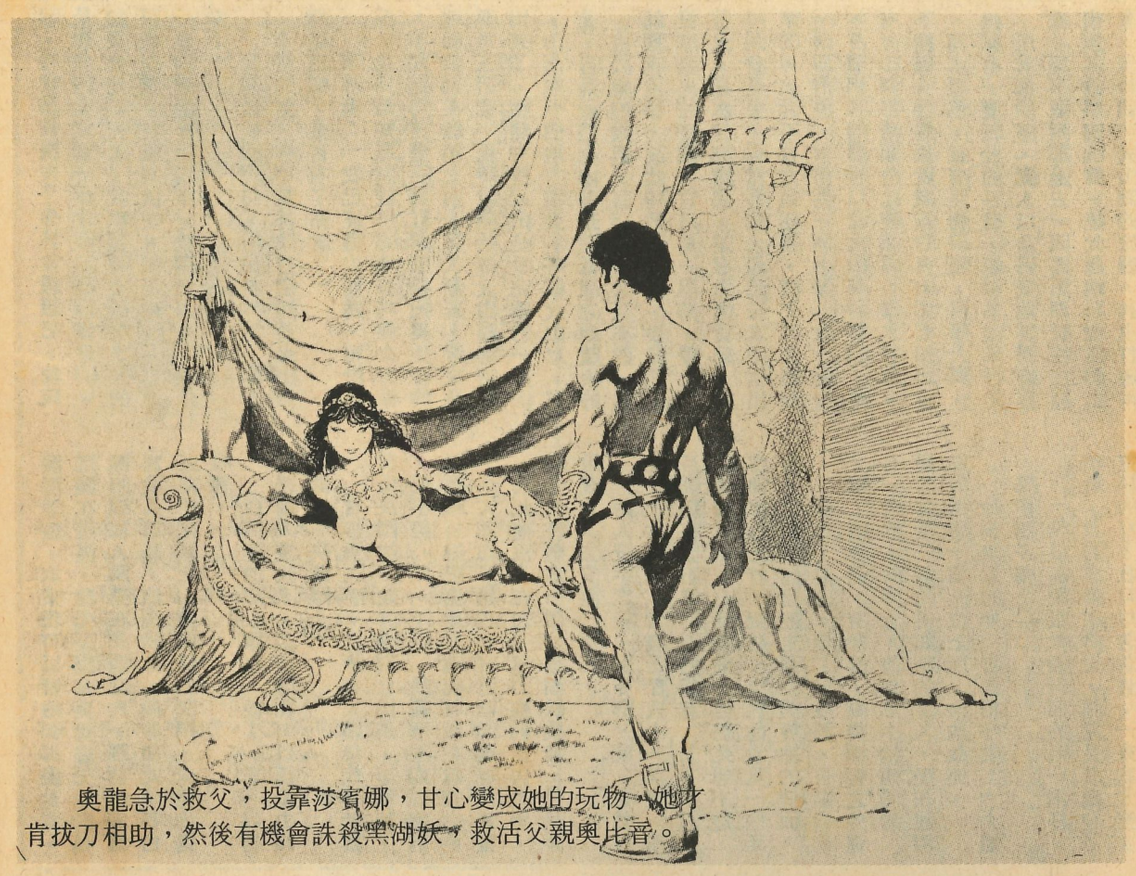
「假如他死了，你就可以變賣產業，依法分到遺產的一半。」

白芙蓮勃然大怒，說：「如果他死了，幹甚麼我向你們搖尾乞憐?」

她太過憤激了，掛斷了電話。

她沒有甚麼朋友可以磋商，只好找李洛談談，三日後，她打電話給李洛，李洛說：「奧夫人，我正想打電話給你，我們在外邊找個地方細談好嗎?」

她一口答應，一個鐘頭之後，他們二人在一間幽靜的餐廳見面，她十分憤激的說：「那天你走開之後，我接獲了對方打來的電話，使我極端憤恨，他居然向我暗



奧龍急於救父，投靠莎賓娜，甘心變成她的玩物，她才肯拔刀相助，然後有機會誅殺黑湖妖，救活父親奧比音。

示，叫我謀殺親夫？你替我想想吧，我只是想救回奧比音一命才跟他磋商條件的，如果奧比音死了，我爲甚麼要低聲下氣的跟他交談？我極端憤恨，如果你沒有更進一步的辦法提供出來，我願意到火山湖走走！」

說完最後的一句，她注視李洛，說：「李洛先生，你不是替我打聽關於火山湖的秘密嗎？是否有了結論？」

李洛說：「我已經盡力而爲，可惜得很，我只是知道怎樣子的地形叫做火山湖，不知道爲甚麼巫婦紅紫荊要把奧比音的魂魄鎖禁在鐵箱之內，沉入湖底，看來還要再三研究，現時我開始把火山湖秘密說出來了，雖然有些火山是很完整的一座山，山頂有一個地方噴火，叫做火山口，可是，另外一些火山却是在低窪之地噴火的，由於地勢太低，落雨之後久久不散，它就變成了湖，故此稱做火山湖，換言之，沒有噴火的時候，它只是一個湖，碰上了噴火，湖水立刻騰沸，並有白烟冒升，有時還會見火，畢竟那些火焰是在水中噴出來的，火光不會太過旺盛，噴了不久的火，便即消失，依舊是一個小湖，由於火山本身噴出來的熔岩以及火山灰的影响，所有火山湖都是顏色比較深的，湖水有毒，不能喝，作爲放置鐵箱的火山湖更加凶險，湖水黑色，且有怪物出現，形如大鱷，但却有一雙粗壯的手臂，能够站起來行走，所有探險家，獵人以及研究地質學的專家，都不敢到那邊去，因爲黑湖妖往往發出震耳欲聾的吼聲，故此該地稱做雷神之家，至於前往火山湖的旅程，我也打聽得清清楚楚，本來我可以冒險到那邊走走，問題在這裏，我先要證實奧比音先生的魂魄的確被人鎖禁在鐵箱之內，那個鐵箱確實投入湖底，然後動身，倘非如此，我白茫茫的走到火山湖跟怪物決鬥，未免太過魯莽。」

白芙蓮的眉心緊皺，說：「看來我們已經捲入漩渦了，必要時我可以傾全力跟黑湖妖一決雌雄！」

有鈔票在手，自然有人願意代替她跟妖怪決鬥的，並非她親自出馬，李洛聽了，絕不担心她，不過，爲甚麼巫婦紅紫荊那麼轉折的把奧比音魂魄收藏在鐵箱之內，沉入湖底？他必須替這個問題尋出答案，故此他沒有在白芙蓮的臉前自告奮勇，願意代替她第一個向黑湖妖挑戰，只是多說幾句話去安慰她而已。

兩人分手之後，就在那一晚，忽然又發生一件奇事，大概是深夜十一點鐘，李洛徘徊在雲石宮附近的街巷，若有所思，順着脚步走，走到疲倦，他仍是想不透，彷彿在心上打了個結，突然他看見一些光亮，才知道他已經走到一間餐室的前面。

他走了進去，要了一瓶酒，自斟自飲，喝了兩杯酒，有點醉，覺得酒香之外還有一股醉人的芬芳，他無意中抬頭看看，便即看見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坐在他廂座對面的一個座位上面，向他微笑。

她很無意的伸手打個招呼說：「小姐，喝杯酒好嗎？」

「我很高興跟你面對面的喝一兩杯，不過，我的家就在附近，你還是駕臨舍下乾杯的好！我可以告訴你，一來我是撈女婦，二來我的家沒有男人，也沒有男人找我，你可以安心的談個痛快，我知道你有許多心事，找個人談談比擺在心裏好些。」

他已經略有醉意，還被她的笑靨媚眼所吸引，不自覺的提起勁來，笑着付賬，跟她一起走出小餐室，還給她帶到附近的香巢之內。

這種格局似乎是一個撈女沒有熟客奉陪，希望賺點外快，隨便帶一個男人返家歇宿，當時李洛也是這樣想，可是，當他眞的被她帶入香巢之內，坐了下來，只是聽到她一句，他就馬上提高警惕，酒意消失了一半。

她緩緩的說：「先生，你覺得焦燥，因爲你想找一個女人，她叫做紅紫荊！」

這句話十分厲害，屬於私家偵探的一種快速反應，立刻發生，他不期而然的定神向她打量一眼，說：「你怎樣知道？」

「我當然知道，因爲我有一個契媽是看水晶球的，另外有一個兄弟是舞台演員，能够表演魔術。」

「那麼，你是……」他的酒意越來越少了，他沒有說完這句話，她替他續上去，說：「是的，我就是紅紫荊！」

他稍爲有些震動，很快他就恢復原有的冷靜，說：「你是存心跟我開玩笑的，你怎會是她？」

「眞是出奇了，你沒有看見過紅紫荊，憑甚麼你認爲我不是紅紫荊呢？」

李洛搖了搖頭，說：「紅紫荊是個巫婦，你的身上透着一股新潮氣息，當然不是巫婦！」

她想了想，說：「你要我證明自己是個巫婦，然後相信我是紅紫荊，十分容易，我立刻可以做出一種令你感到詫異的事情來，證明我是她！現時請你跟着我走進洗手間看看，你會看到那個地方只是一個細小的房間，有窗，也有鐵枝阻住，無法走出去，洗手間之內只有浴缸，根本上沒法收藏另外一個人跟我掉換的，我可以悄然走進去，走出來的時候立刻變成另外一個人，她就是你想像中的巫婦！」

他笑了笑，說：「好，我希望你眞的有這種法力！」

在他這方面看，認爲那是很難辦得到的，殊不料她從洗手間走出來的時候，整個臉孔變了形，除了臉肉橫生眼如銅鈴透露出一種邪惡的形象之外，身形體態又胖、又矮，看來有如巫婦。

她的語聲改變了，以沙澀的聲响說：「認得我嗎？我就是你想找的紅紫荊！」

「你眞的就是紅紫荊？」

「是的，誰騙你？如果你不相信，儘可以走進洗手間看看！」她說完，閃過一邊。李洛眞的走進洗手間看看，她說的話果然屬實，那個地方杳然無人！

他感到心上一震，那個巫婦冷笑一聲，說：「李先生，我們已經開口，說出來的數目，決不會減價，你是否相信一個人的魂魄能否有可能被人鎖禁在鐵箱之內？那是另外一回事，限你在三個月之內籌足一億美元的現鈔，交欵取贖，否則，我們一定撕票！」

李洛站定脚步，說：「爲甚麼你要把鐵箱沉入火山湖底呢？」

「我覺得那個地方比較安全，如果我

把鐵箱留在羅馬，它被人盜取，那就令到我招致莫大的損失。」

李洛再問一句：「紅紫荊，羅馬的富翁很多，爲甚麼你偏要揀他下手呢？」

「有兩個原因，第一點，他愛上了我，經常留在銷金窩之內，比較別人容易下手，另一方面，他當衆詆毀巫術，認爲它是落後民族的特徵，應該集中千千萬萬人的力量撲滅它，故此我要顯點顏色給他看看。」

談到這裏，紅紫荊忽然臉色一沉，下逐客令，說：「李先生，我只是一時高興，帶你到這個地方，讓你知道我的厲害，快些投降，你應該知道，切勿妄想派人調查這一層樓的戶主，假如你這樣做，包管你一無所獲，只是增加我對你的憎恨！」

相當奇怪，她的一雙眼居然在背光的地方透出一股青色的光亮，越看越可怖，李洛覺得她隨時變成野獸，趁着她沒有繼續惡化之前，早些走開爲妙，此念一起，他就移動脚步，走到門口那邊。

臨走之前，他很冷靜的說：「紅紫荊，恕我失陪了，認識了你，總算有些獲益，使我大開眼界！」

說完，他飄然而去。

翌晚他把這種奇怪的遭遇對白芙蓮說知，加上一句：「我在事後花了一個上午時間查探那一層樓的戶主是誰，才知道它是有名的凶宅，戶主在戰時喪生，屋內無法找到指紋，還有蜘蛛網。自稱是紅紫荊的女匪，眞的有些本領，不可輕敵！」

白芙蓮苦笑一下，說：「即使她的本領比現時厲害十倍，我也要跟她拚一拚了，因爲奧比音患病之後，我已失勢，如果他喪生，我可能被逐出奧家，我沒法忍受！說到這裏，我應該提及一件事情，我十分後悔沒有在兩三年前叫他寫下遺囑，使我在他撒手塵寰之後有些財富。」

李洛說：「你雖然是韻絃，跟他正式結婚，萬一他死了，你必然有很豐富的資產，怕些甚麼？」

白芙蓮的臉孔罩上了一層愁雲慘霧，說：「李洛先生，即使我沒有說出來，你也會懂得，近年他已經被妖婦迷住，對我缺少綿綿情意，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當然不會把預立遺囑的事情跟我商量，照我看，他可能已經寫了遺囑交給某一個律師保管，遺產全部由三個兒子瓜分，我只能够保留他送給我的首飾。」

李洛不想把話題岔開，說：「奧太太，你打算怎樣做？」

「我希望你協助我進行打撈鐵箱的工作，到時你爲我找幾個蛙人同行，那些蛙人曾經做過殺手更妙！你不必跳進湖裏，如果蛙人死個清光，找另外一批人去！」

跟着她說出一個數字，蛙人下水打撈鐵箱的費用，一次過給以三千美元，事成之後，再付七千，倘若某一個蛙人溺斃或者在火山湖被怪物所殺，另有一宗欵項付給他的家人，作爲安家費，也是每一位七千！」

李洛想了想，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除了傾全力進行這一項挑戰的壯舉之外，還叫另外一些人潛入湖中拍照，假如眞的有怪物出現，可以看清楚這傢伙的眞面目，下次出動，另想辦法對付他！」

「好的，你是否另找一些攝影師工作呢？」

「不，我所找的蛙人必然是泳技超羣而且擅長貼身搏殺的，其中有些人雖然打鬥的技術略差，但却懂得在水中拍照，那就可以兩全其美。」

白芙蓮聽了，喜形於色，說：「這件事情拜托你鼎力帮忙了，我先付三萬美元給你，事成之後，另有重賞！」

白芙蓮沒有嫁給奧比音之前，是當地的紅伶，兼且是第一流的歌星，手段闊綽，李洛接受她的厚惠，更加一心一意的替她賣命。

他只是僱用蛙人，自己沒有跳進黑色的火山湖裏面，並非怕死，事實上他並非蛙人，跳進湖裏毫無作用，再又因爲岸上必須有人主持一切，他是主管，當然不能够輕舉妄動，故此他不會太過冒險向黑湖妖挑戰。

由他組織的探險隊，共有十二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駕駛三輛大貨車，車內有足够的糧食以及水中攝影器材，另加潛水必需的氧氣筒之類的器物，浩浩蕩蕩，殺奔「雷神之家」。

怪物出現蛙人喪生

那個火山湖的地形十分凶險，看來只是一個湖，可是，細心看看，却又使他感到它危機四伏。湖水呈現灰黑色，兼且有些粘稠，形如泥漿，絕對不能入口，甚至皮膚沾染了它也會紅腫起來，必須穿上整

環球新書介紹

死神玩具

唐平是個電動玩具製造商，擁有一個規模很大的製造廠。爲了滿足自己的自大狂，竟然致力於製造電動人，亦爲了使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偉大」，於是警務署高級要員，奇俠司馬洛等，全被唐平製造的電動假人冒充，市面一片混亂。

警長殺死上級，司馬洛率衆大鬧軍部，上校生命亦受威脅。眞的司馬洛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爲人爲己，縱是龍潭虎穴，司馬洛都要闖一闖，與唐平鬥智鬥力，過程緊張刺激，題材創新。（每本$8.00）

套潛水用的膠衣，另加巨型的氧氣筒，蛙人俱是携帶魚槍落海的，隨時搏殺，仍是沒有把握找到鐵箱，更加沒有把握打贏黑湖妖，除此之外，他們夜間露營，還要預防怪物侵襲。

儘管各種備戰的功夫做到足，此行仍是沒有把握找到鐵箱的，因爲那個火山湖長一哩過外，有些地方水深二百呎，另外一些地方，在湖底經常冒烟，熱得要命，故此我們傾全力幹冒險的工作，仍不一定獲得最後勝利，只是盡力而爲。

抵達維斯威火山脚，繞着那一條山脈往南方走，走了八個鐘頭，便即看見一排深綠色的樹林，歐洲知名的「雷神火山湖」就在林木當中的一處，幽深莫測。

李洛率領羣雄進入火山區，沿着公路走，到了路盡草長的一處，把貨車停下來，各人自行携帶本身必需的蛙人用具以及攝影器材，至於紮營必須的帳幕和鐵柱，都是摺疊起來的，放在吉普車內，那一輛吉普車是預先放在貨車之內的，利用它把特別沉重的器物帶到黑色的火山湖旁邊，這個計劃是不錯的，當晚他們只是觀察地形，並不急於跳進湖裏搜索，翌日中午，然後選擇淺水地區輪流入水，看看水中有些什麼。

湖水的顏色很深，看不見魚，可以說一條魚也沒有，有些地方冒烟，沒有噴火，如果沒有使用特別適宜在海底拍照的照明燈，蛙人落水之後，只能够看見水中三呎之遙的一處，反之，帶了照明燈在海底走動，却又推進得非常慢，因此之故，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連續搜索三日，毫無所獲，另一方面，夜間因露營歇宿，不時聽到一些低沉又可怖的吼聲，似乎在湖中發出，使他們感到不安，即使輪流守衞，仍然担心湖中有怪物出現。

傳說中的黑湖妖，是否眞有這種怪物呢？再者，火山湖那麼大，怎樣搜索鐵箱呢？這些問題，使李洛感到心上有些重壓，終於在紮營搜索的四天之後，才發覺一些驚人的景象，叫做阿歷的一個蛙人，在二百呎深的湖底找到一個長方形的鐵箱，以爲一堆白骨，突然覺得湖水自行滾動，抬頭看時，他驟然看見一個有三十呎高的怪物，體型如鰹，却有兩條手臂，在湖底站起來，向他攫奪，他嚇得要命，趕快轉身急速游泳，由水中冒出湖面，大聲呼救，當時負責保護他的魚槍隊，一共有四個人，火速躍入湖中，潛入較深之處，跟怪物決鬥。

結果怎樣呢？四個人入水之後，阿歷以及另外一個負責拍照的蛙人沙摩爾先後逃生，爬了上岸，落水搏鬥的四個人，反而遭了毒手，湖水泛起了一堆血，他們沒有再露面，過了三個鐘頭，仍是踪影全無，即使他們殺了怪物仍是死路一條，因爲氧氣筒無法支持那麼長的時間，李洛只好宣佈他們壯烈犧牲！

沙摩爾在水中拍照，那些照片證實了鐵箱的準確位置，同時證實了黑湖妖是人與鱷混合的怪物，眞是可惜，牠皮堅肉厚，魚槍射中牠也沒法傷害牠，向牠挑戰的人，沒有一個活着走回來。

怎樣對付那一個怪物呢？李洛苦苦思索，仍是沒有對策，末了，他決心再派幾個人在翌日黎明的一段時間入湖搜索，帶着魚炮，那些人入水之後就此失踪，魚炮是响過的，他們沒有再在湖面出現，各人眼中所見的，只是一堆堆鮮血湧現湖水之上！

魚炮的爆炸力相當强，施放魚炮的人，當然是預先潛泳到別的地方的，決不會被魚炮炸死，既然他們永不回來，湖水有血，却又沒有看見怪物的屍體，顯然是他們已經喪命，怪物沒有死，怎樣辦呢？李洛認爲再拚也是沒用，只好抱着哀傷的心情離開火山湖，駕駛貨車離開險地。

這是他第一次遠征失敗的情形，他再度遠征，多帶一些蛙人，並且利用一種在岸上鼓風噴氣的膠管在湖中出擊，用强大的氣體保護蛙人，希望嚇走怪物，取得鐵箱，十分可惜，怪物絕不畏懼湖中的氣流，狂向蛙人襲擊，李洛在兩日之內，損失了九個蛙人，始終沒法取到鐵箱，逼於撤退。

他把一些在湖底對準怪物拍攝得來的照片呈送火山區辦事處，請求那個機構保護遊客的安全，抽乾湖水，用小鋼炮把怪物擊斃，這個主意相當好，可惜官方不肯接納，負責人嘉寧說：「李洛先生，火山區只是保護在公路上面走動的遊客，公路兩旁只是向左右兩邊伸展六十碼那麼遠的距離接受保護，更遠的距離屬於荒山野嶺，我們沒有力量保護遊客的安全，至於黑湖妖，姑勿論是否眞有這種怪物，就算有牠存在，我們也不會攻擊牠，反而覺得牠有利用的價值，以水怪爲名，吸引更多的遊客，並且禁止任何一個遊客或獵人傷害牠。」

負責人嘉寧爲了國家的利益着想，不但不肯保護遊客，反而保護怪物，李洛聽了這番話，氣湧如山，却又無可奈何，只好把實情向白芙蓮報告，跟着他自稱無能爲力，十分堅決的辭去她的聘請，她立刻變成孤掌難鳴，非常焦躁。

奧比音的私生子求見

當白芙蓮感到十分難受的時候，忽然有一個英俊的青年到訪，名片上面寫着「奧龍」，經營廣告畫，她頗爲驚異，姑且召見他，想不到他坐下不久就道達來意，他願意傾全力撲滅黑湖妖，把父親的魂魄找回來。

她大感驚異，衝口而出的說：「奧龍先生，你說及奧比音的時候，說出父親這個名稱，難道你是他的兒子嗎？抑或我聽錯？」

「奧太太，你一點也沒有聽錯，不過，我沒有辦法提出任何證據去證明我是他的兒子之前，我仍是把你稱做奧太太，沒有資格稱你做媽媽，這是我的苦衷，請你原諒，現時我想看看父親，你可以帶我去看看他嗎？」奧龍提出這個請求。

白芙蓮向他望了一眼，說：「奧龍，如果你眞是他的兒子，爲甚麼他沒有患病的時候你沒有到過雲石宮看他呢？」

奧龍說：「因爲他十分恨我，要是我在他完全清醒的時候，站在他面前，一定被他一脚踢走，我犯不着這樣做，不過，他是我的父親，雖然他恨我，我不恨他，

故此我要趁着他迷惘的時候看他，還想救他一命。」

白芙蓮臉露笑容，說：「奧龍，你眞是一個好人，像你這樣英俊的青年，一片孝心，他是沒有理由恨你的，爲甚麼你說得如此肯定呢？」

「因爲他恨透了我的母親，故此連帶我也被他憎恨。」奧龍悶悶不樂的說。

白芙蓮聽了這句話，以爲那個女人必然是背着奧比音偷情，跟別的男人來往，甚至想謀殺他，然後引起他的憎恨，那些恩恩怨怨，跟她無關，她不宜多問，這樣想了想，她就把話題掉轉，落在營救奧比音這方面的工作，說：「奧龍，你是否打算跳進火山湖把怪物殺掉，然後取出鐵箱，帶到這個地方，打開箱蓋，讓他的魂魄跟軀體復合呢？」

「是的，正是如此。」

白芙蓮眉心一皺，說：「奧龍，實不相瞞，我已經花了不少錢，聘請一個私家偵探，率領蛙人到火山湖向怪物挑戰，料不到我們這邊死了十七人，怪物安然無恙，難道你赤手空拳就有本領救他一命？」

奧龍說：「奧太太，我只是下了重大決心出擊，並非由我動手把黑湖妖殺掉，我只是煽動名女人莎賓娜跟妖婦巴得拉絲火併而已，如果巴得拉絲喪命，黑湖妖也會死亡，除了莎賓娜，我敢說沒有人斗胆向怪物挑戰。」

白芙蓮說道：「奧龍，你說的名女人莎賓娜是誰？妖婦巴得拉絲跟黑湖妖有何關係？你可以很簡括的把它講述給我聽聽嗎？」

奧龍說：「根據我在巫術總會獲得的消息，在意大利中部一直有兩派巫術互相傾軋，一正一邪，正派的巫術只是替人醫病，延年益壽，並非蓄意傷害別人，邪門的巫術召鬼害人，擄人勒贖，無惡不作，前者由名城那不勒斯的名女人莎賓娜主持，領導百多個頭目，後者由妖婦巴得拉絲主持，她並非住在大城裏面，與巨蟒爲伍，火山湖就是她的家，這一次巫婦紅紫荊佈局擄去父親的魂魄，當然是巴得拉絲策劃的，故此她要把父親的魂魄收禁在鐵箱之內，加上巫術的封條，送到火山湖，由黑湖妖看守，她們這樣做顯然是避免莎賓娜的干預，假如沒有奧家的人出頭，向她求助，她不會插手，我係奧比音的兒子，由我出頭，投靠她那邊，不惜任何代價，懇求她主持公道，使我取回鐵箱，那就有希望使父親恢復健康。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現時請你帶我到床前看看他。」

過了一會，奧龍就被她帶入寢室，站在床前，凝神屏息瞧望奧比音，看了一會，淚如泉湧，顫聲喊了一句：「爸爸！」

他跪在床前三呎之遙的一處，沒有半句埋怨奧比音，不停的替父親禱告，白芙蓮深深的感動，說：「奧龍，看來你大概是奧比音的孩子了，我很樂意在金錢方面支持你，希望你馬到功成。」

奧龍說：「我不一定需要金錢的助力，只是想知道父親發生怪病的經過情形，對於紅紫荊施展妖術迷惑父親的過程，我所知甚微，你當然比較我了解清楚，故此我必須見一見你，此外，我還想知道父親患病之後你做過甚麼救援的工作，即使是失敗，也不要緊，不妨全部講述，假如我向莎賓娜求助，在她的面前須講清楚父親患病的情況，實情如此，我懂得越多越好，相信你一定帮忙我的。」

白芙蓮果然接納他的請求，把這一宗靈魂被擄刼的奇事講得一清二楚，此外，還送他一萬美元的現鈔，作爲旅費，最後，她慨然說：「奧龍，我沒兒子，假如奧比音能够恢復神志，我一定想盡辦法使他不再對你仇視，還把你看做我的親兒。」

奧龍由衷的感激她，跪下來，吻吻她的玉手。

名女人莎賓娜拔刀相助

三天之後，奧龍進入名女人莎賓娜的「禁宮」。

酋長或土王爲了軟禁貌美如花的女人，把她們放在一個地方，用最名貴的首飾取悅她們，用最上等的餚饌供養，除了享受，還有守衞看守她們，表面上說是保護，實際上却是監視，那個地方就是禁宮，至於莎賓娜，她不單是一個很有權力的名女人，還是慾海嬌花，經常有些壯健的男人供她差遣，他們不准走開，她有一頭黑豹，監視他們的動態，十分嚴密，奧龍恃着他的體型健碩，容貌英俊，登門求見，自願變成她的愛情俘虜，只是想她替父親出一口氣，殺了黑湖妖，摧毀妖婦巴得拉絲的基地，料想她一定很樂意拔刀相助，果然不出所料，她眞的喜歡他，跟他有說有笑，携手同入羅帷，他盡可能的討好她，住了一週，她然後鄭重的說：「奧龍，憑你一個人的力量無法鬥得過巴得拉絲，我可以找幾個人帮忙你務求達到目的，雖然你送給我一萬美元，我拒而不受，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你必須遵守，如果你沒法覆行任務，我立刻袖手旁觀。」

「甚麼條件呢？」奧龍說。

「很是簡單，因爲奧比音當衆侮辱巫術，鼓吹各人集中力量勦滅它，我要他恢復神志之後設宴欵待各界知名人士，當衆講述他患病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他必須當衆宣佈以前他誤解巫術，招致飛來橫禍，今後他改變作風，不再輕視巫術了，希望各界人士用客觀的態度研究它，換言之，應該消滅的是邪門的巫術，正統派的巫術可以跟科學並存。」

奧龍急於救活父親，一口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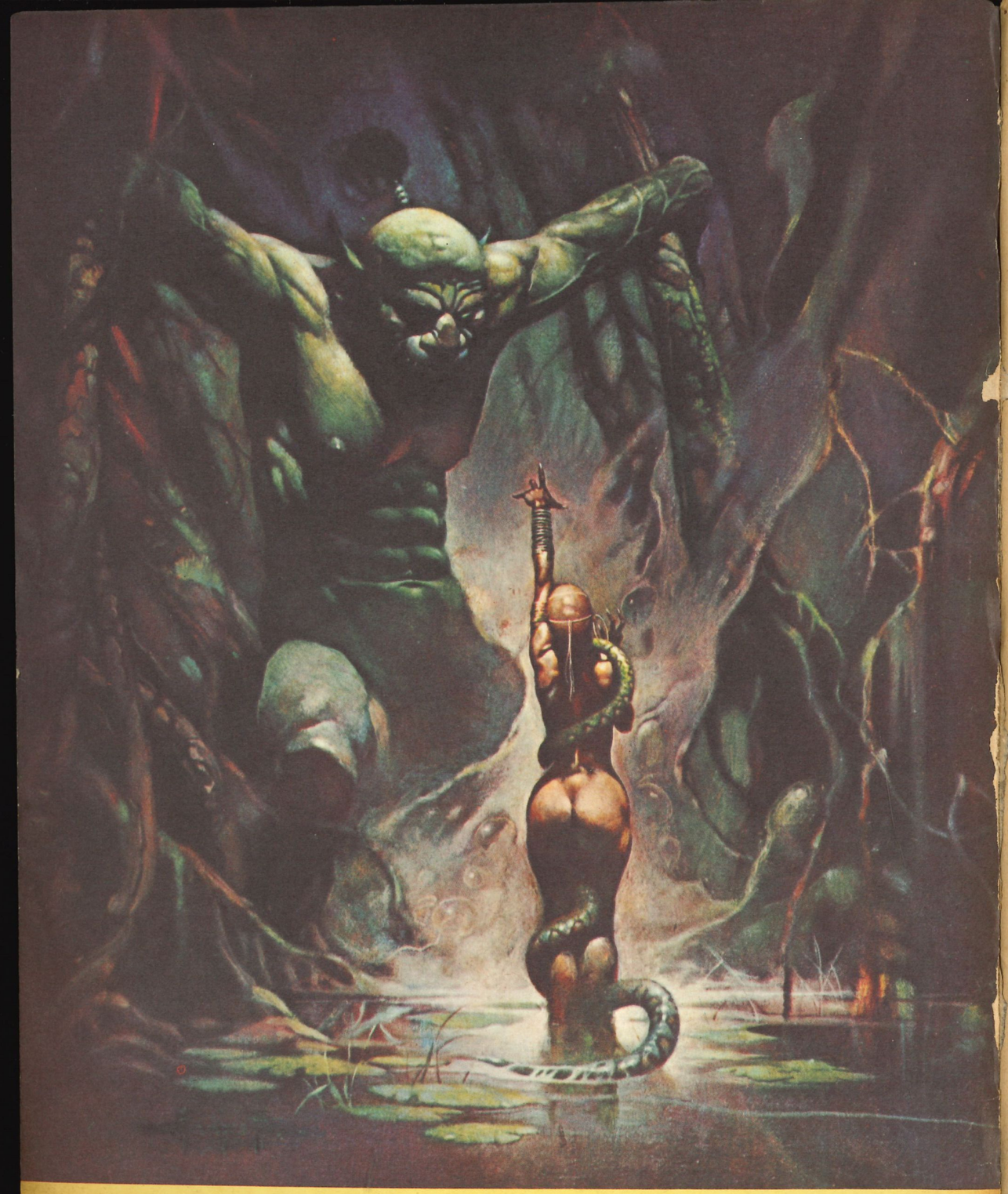
莎賓娜說：「你必須對天發誓，如果奧比音清醒，健康正常，不肯依照我的說話去做，你就親手把他殺掉。」

奧龍聽了，稍爲考慮，說：「莎賓娜，我說過的話句句作準，現得我用自己的靈魂保證，答應你的要求，奧比音如果不肯公開道歉，我就把他置於死地！」

莎賓娜臉露微笑，說：「好極了，你立刻依照我的吩咐去做，先行佈局殺了黑湖妖，然後誘殺巨蟒，並使巨蟒在死前反噬，纏死巴得拉絲。」

「怎樣殺黑湖妖呢？是否派蛙人跳入湖中跟牠搏鬥呢？」

「不，佈局殺牠必須兩種東西，缺一不可，第一種東西是活跳跳的大蝦，起碼準備二百磅，另外一種東西就是魚炮，入水自行爆炸，黑湖妖早已把湖中的魚蝦蟹



萬里招魂彩圖說明之二

控制黑湖妖的巫婦巴得拉絲嘉烈芝，纏在她身上的巨蟒，兇猛無比，奧比音之子奧龍，由萬里之遠趕來黑湖跟她決鬥，在九死一生之中，終於，招回奧比音之魂魄，使到他父親恢復神志。

吃光，發覺湖面有蝦，必然從水中冒升，見一隻，吃一隻，牠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直升機在空中投下魚炮，二三百個魚炮先後爆炸，牠一定腸穿肚裂，炸死了牠，妖婦巴得拉絲一定不肯干休，趁住你們夜間露營，尚未撤退，放出巨蟒入營加害，到時牠發覺那是空營，沒有人，有的只是白兔，必然把白兔吃掉，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白兔先行注射迷幻藥，巨蟒吃了牠，神志不清，巴得拉絲走到該處看看，牠照常的纏去她的身上，但却失去控制，把她纏死，到時她跟巨蟒同歸於盡，你就可以帶人潛入湖中，取出妖箱，記得這一點，沒有把鐵箱帶到羅馬的雲石宮前，千萬不要揭開封條，剛剛揭封，你就要把箱蓋揭開，讓奧比音看見鐵箱裏面的東西。」

「鐵箱裏面有些甚麼？」

「甚麼都沒有，有的只是他本人的魂魄！」

莎賓娜把一切細節逐項講述，奧龍的身邊有一萬美元，上述各種器物以及助手都是很容易辦得到的，另外租賃直升機，帶了好多魚炮，奧龍坐在機艙內，叫機師低飛親手把魚炮往黑湖拋下去。

黑湖妖貪吃新鮮的大蝦，終於被魚炮炸死了，肚子翻白，看來有如一頭絕大的鱷魚，但却有手有脚，並且有頭，又像一個禿頂的和尚，認眞古怪，牠首先喪命，跟着巨蟒跌進陷阱纏死妖婦巴得拉絲，牠也毒發身亡，大功告成，奧龍在湖底把鐵箱撈起，趕快搭預先租賃的大貨車啓程，沿着公路駛向羅馬，先行報告白芙蓮，準備一切，並且叫醫生雷朋以及私家偵探李洛在旁協助，揭開封條，打開箱蓋，各人合力扶住奧比音，讓他把頭部伸到鐵箱那邊看到箱內的東西，就在那時，有一條白氣由鐵箱裏面升起來，透過他的鼻子，鑽入體內。

奧比音吸了一條白氣之後，站直了軀體，打了一個噴嚏，渾身發抖，跟着睜開一雙眼，向各人注視，臉上露出了一個可愛的笑容，說：「各位嘉賓來得正好，今晚請你們在舍下吃一頓晚餐，我似乎睡得太多了，渴望多找幾個朋友談談。」

白氣被他吸去，分明是魂魄跟軀體合而爲一，再又因爲他的說話有條不紊，非神志昏迷，反映出他已經恢復健康，親友皆大歡喜。

表面上看來，似乎雨過天青，沒有甚麼事情值得憂慮，成問題的是這一點，否認自己曾經被巫術禁制，一度失魂落魄，只是酣睡了幾天，絕不相信白芙蓮所講的話，不肯公開設宴招待各界人士，當衆道歉，宣傳巫術的效驗，使他死裏逃生，令到奧龍十分憤恨，此外，還因奧比音看見他走近就向他辱罵，口口聲聲說他是賤人所生的野孩子，並非他的骨肉，這副景象，即使白芙蓮看了也發生反感。

旬日後，白芙蓮給奧龍帶去「那不勒斯」城拜訪名女人莎賓娜，送上許多禮物，跪下來懇求她不要逼奧龍行兇。

莎賓娜說：「我所講的話就是命令，如果奧龍不忍心殺死父親奧比音，我就要派人追殺他，這事情絕對不能含糊！」

白芙蓮跪着不肯站起來，痛哭不已。事實上她既然不忍心看見丈夫死在兒子的手上，也不忍心看見奧龍千方百計冒險救活父親，反而因此喪命，無怪她哭了又哭。末了，莎賓娜叫她站起來，說：「這是天意，奧家父子必須毀了一個，我把一包毒藥交給你，你在他們吃餐之後暗中把它放入一杯咖啡之內，兩杯咖啡只有一杯是有毒的，把它放入銀盤，送到父子的面前，讓他們二人分別取飲，你自己也不知道，那一杯是毒咖啡，任由他們自己的命運決定生死好了，這樣做可以使你如釋重負，問心無愧！」

白芙蓮逼不得已，只好照做，她冷眼旁觀，明知父子中必有一個人喝了咖啡不久就倒下來，不知道此人是誰，十分焦躁，額角滿汗，搖搖欲倒，末了，她實在支持不住，突然暈倒，十五分鐘之後，她被人救醒，剛剛睜開眼，她就看見奧龍，嘆息一聲，說：「奧比音死了，是不是？」

奧龍愁容滿臉，點了點頭，說：「他已經暈倒，你爲甚麼知道他會喪命？」

她不想說明此事的眞相，逼於說謊：「奧比音有很嚴重的心臟病，你看見的，近來他過度興奮，如果他的心臟支持不住，便會喪生，你是個好兒子，救了他一命，怎料他無福消受！」

奧龍聽了，反而說了許多話安慰她。

白芙蓮把這秘密緊緊保留在心坎的最深處，沒有洩漏半句，奧龍始終不知情。

他是奧比音到妓院遊逛時由一個妓女生下來的，她在他只有三歲時已病逝了，奧比音始終不承認奧龍身上有他的血統，他太過頑固了，他喪生後，奧龍就留在白芙蓮身邊，把她看做親生的母親。（完）

風雲路

（本文承自第36頁）

彭明浩拉開架式道：「這一年來，多承款待，讓你先出手，略表謝意。」

馬鵬哈哈大笑道：「明浩，不知敬老尊賢的人，你道會是怎樣一個結果。」

彭明浩故作心神一分地道：「是什麼結果？」

馬鵬標身而上，指化仙人指路，直點彭明浩玄機大穴，同時喝道：「死！」

馬鵬的手法，快如閃電，彭明浩驚慌失惜之下，似乎不知如何是好，身形一仰！登！登！登！倒退了三步。

馬鵬又是一聲大笑道：「明浩，你就……」話聲中手法一變，已落到彭明浩肩頭上，五指一收……

話還沒說完，五指也沒收緊，馬鵬的臉色變了，五指也收不緊了，瞪着雙目吐着大氣，說了個「你」字，人就向後倒了下去。他人倒下去之後，口中湧出一口鮮血，眼睛還是睜得大大的，他眞是死不瞑目，怎會被彭明浩在心口上拍上一掌呢？

他死都想不通這一點，其實，他也沒有辦法去想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知己而不知彼，可就把自己的一條命送了。

彭明浩在大家驚愕中，向查夫人一抱拳道：「幸不辱命。」

查夫人微笑揮手：「你和秀姑先回當陽去吧，此間未了之事，有老身善後。」

彭明浩向秀姑一招手，倆人併肩走出了金谷園。（全文完）

註册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药行均售

峨嵋药廠出品